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九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四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述庵先生年譜

清・嚴榮編撰
劉琳校點
郭齊一審
周斌二審

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述庵先生年譜》二卷，清嚴榮編撰。清嘉慶十二年青浦王氏塾南書舍刻本《春融堂集》附。

王昶（一七二五—一八〇六），字德甫，號述庵，又號蘭泉，江蘇青浦（今上海青浦區）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授内閣中書，直軍機房。會征緬甸、大小金川，以統帥幕僚隨軍，在軍中九年。累遷鴻臚寺卿、大理寺卿、都察院副都御史。歷江西、陝西、雲南等省按察使、布政使，官終刑部右侍郎。致仕後主婁東、敷文兩書院，兼修志乘。嘉慶十一年卒，年八十三。工詩詞，爲吴中七子之一，在京師與朱筠互主騷壇，有「南王北朱」之稱。著述甚富，主要有《春融堂集》、《金石萃編》、《明詞綜》、《國朝詞綜》；與修《通鑒輯覽》、《平定兩金川方略》、《清一統志》等。

此譜編者嚴榮爲王昶婿，吴縣（今江蘇蘇州）人，乾隆間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金華知府。據其自序稱：「乾隆辛巳、癸未、丙戌間，先生門下士景孝廉人龍嘗敘先生籍貫履歷以爲譜。越十餘年，先生在蜀，族弟啓焜又續譜之。更十餘年，今泉州太守王君紹蘭又爲增撰。然此三本所載間有參差出入，而各人紀載之法亦殊。榮不自量，竊欲合爲全譜，以示來兹。乃於公餘之暇，詳悉考覈，釐爲二卷，附諸集末。」由於編者與譜主的翁婿關係，見聞親切，故此譜記載翔實，而尤詳於譜主的著述及其與同時代許多學者文人的交遊；對征緬甸、金川也有較詳的記敘，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序

先生自通籍登仕途、四十餘載、歷中外、文事武畧、皆能以功名自顯、而學問文章之業、未嘗一日忘。撫掌之餘、更勤著撰纂緝、積至數篋。迨七十歲乞身歸田、又復兩入京師、還主婁東、敷文兩書院、兼修志乘。故前所著撰、久欲詮次而未果。及在敷文、目漸眚、乃亟請同志者考定編纂、而春融堂集亦以次編成。綜計先生編撰、春融堂集而外、若金石萃編、琴畫樓詞鈔、青浦詩傳、湖海詩傳、明詞綜、國朝詞綜、俱已剞劂行世。其餘尚有四十餘種、稾藏於家、等身之富、不足多矣。今先生已歸道山、諸同志請將年譜刻於詩文集之末、以資讀者瀏覽、錄譜寄示。榮忝在館甥、已將三紀、先生事蹟固已熟志之。而乾隆辛巳、癸未、丙戌間、先生門下士景孝廉人龍嘗

缺页

述庵先生年譜上

吳縣 嚴榮 瑞唐編

先生名昶、字德甫、號述庵、又因有蘭泉書屋、琴德居、故時亦以爲號焉。先世居浙江蘭溪縣、高祖懋忠、字思岡、始遷江南松江青浦縣西珠街角鎮。曾祖之輔、字幼清、 貤贈資政大夫、大理寺卿、 晉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祖琠、字曾淵、父士毅、字鴻遠、皆 敕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再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三 贈資政大夫、大理寺卿、 晉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曾祖母雷氏、祖母沈氏、嫡母陸氏、生母錢氏、皆 晉封至一品夫人。三代事實詳馬庶常曾晉所撰行狀及盧學士文弨墓志、錢少詹事大昕神道碑中。

雍正二年甲辰、先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未時生。時光祿公年四十有五、尚乏嗣、春游杭州、禱於靈隱寺、夢人授之蘭。明日市蘭以歸。逾兩旬、蘭茁芽二、一才出土、頂其一長尺五六寸許、葉森森如巨竹狀。及夏、沙燕栖於楹、同窠而異穴、人以爲祥。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生先生。

三年乙巳、二歲。

四年丙午、三歲。

五年丁未、四歲。光祿公授以宋周伯弜所選三體詩、兩月而畢。

六年戊申、五歲。讀楊用修廿一史彈詞、粗知歷朝事及古今名賢崖畧。

七年己酉、六歲。少羸善病、是年尤劇。

八年庚戌七歲。就傅、從同邑姜受百秀才[illegible][illegible]受業。

九年辛亥八歲。

十年壬子九歲。

十一年癸丑十歲。

十二年甲寅十一歲。

十三年乙卯十二歲。

乾隆元年丙辰十三歲。從同邑胡墅東貢生王道受業。時初學制舉義矣。先是光祿公撰集史記屈原以後迄於明季凡正人君子一百二十八爲百世師錄。塾中歸每日授二三十行。

二年丁巳十四歲。

三年戊午十五歲。從崑山蔡文舟貢生[illegible]受業。

四年己未，十六歲。光祿公年六十。

五年庚申，十七歲。從同邑陳穎傳貢生（龔詩）受業。秋，試於府，爲知府山西劉君（堯齋）所知，拔置第一。

六年辛酉，十八歲。二月，應院試，學政工部侍郎桐城張公（廷璐）以第一名入學。先生先於蔡貢生館中得東野堂韓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至是乃始學爲詩詞。

七年壬戌，十九歲。秋，游神余、横雲諸山，汎泖湖，作詩多效陶、謝、王、孟體。同里張行人（棨）劇獎賞之。

八年癸亥，二十歲。先生曾祖阡在吳縣靈巖山後硯山西鄉峯，以春日祭掃，遂游支硎、光福、石湖諸勝。

九年甲子，二十一歲。正月，娶鄒夫人。夫人爲宋龍圖閣直學士鄒忠公裔，申蕃先生（維翰）之女，居元和縣章練塘，其、陶說

世德詳無錫鄒氏家譜。二月、從光祿公游西湖、入靈隱、天竺、抵韜光寺、得詩十數篇。乃彙前所作、編爲蘭泉書屋集。四月、光祿公病、八月二十二日逝。時先生侍疾日久、哀勞彌甚、瘧痢交作。十一月、生子肇春。

十年乙丑、二十二歲。正月、肇春殤。

十一年丙寅、二十三歲。十一月、服除。先生居喪讀禮、不作詩文。

十二年丁卯、二十四歲。補左翼秀才。廷璋見先生詩詞、囑先生族兄鳳喈秀才鳴盛移書相贈。三月、在長洲謁蔣廸大恭棨、楊文叔顯武兩編修、勸學古人、以宋文憲爲法。八月、應江寧鄉試、國子監祭酒尹公會一爲學政、錄科第三。長洲吳企晉教諭泰來來定交、報罷、後往宜興、游西沆、罨畫溪諸勝、因

摹國山碑以歸。金石之好蓋自此始。

十三年戊辰、二十五歲。二月、學政兵部侍郎莊公有恭歲試取第六、補增廣生。乃與張策時秀才熙純、趙升之秀才文哲、凌叔子秀才應曾輩十六人爲文酒之會。三月、遊虞山、還訪陳見復進士祖范。五月、見惠定宇秀才棟、因識沈冠雲貢生彤、李客山布衣果。定宇博通經術、于漢學最深、冠雲通三禮、又與客山並以古文稱、自是潛心經術。與下詩人年齒倍于先生者、亦多爲忘年友。

十四年己巳、二十六歲。巡撫宗室雅爾哈善課所屬州縣諸生能文者、取入紫陽書院肄業、先生試第一。監察御史王公次山峻爲院長、同院中如褚搢升秀才寅亮、錢曉徵秀才大昕、曹來殷秀才仁虎皆以經術、詩、古文互相砥礪。

十五年庚午、二十七歲。四月、學政國子監祭酒蒲坂崔公紀科試取第一、補廩膳生。五月、禮部侍郎沈公歸愚德潛以年八袠予告歸、鳳喈、曉徵、來殷及先生皆游其門。

十六年辛未、二十八歲。王公次山以病歸常熟、沈公歸愚爲院長。春二月、鑾輅南巡、曉徵、搢升獻賦 行在、先生以病未及與試。秋、沈公甄錄先生、鳳喈、企晉、曉徵、升之、來殷及上海黃芳亭孝廉文蓮詩、爲吳中七子詩選。企晉別業遂初園在木瀆、擅花木水石之勝、淸瑤池館、小查山閣尤幽秀。午年、定宇、鳳喈、曉徵、來殷及張古樵則、沙斗初維材諸公往游、文酒之盛爲吳中數十年來所未有。自庚午至是兩年詩、編爲三泖漁莊集。

十七年壬申、二十九歲。春、過

皇太后六十萬壽，以春二月舉鄉試。正月，偕企晉赴金陵。會山朱覲辰孝廉（杜）復大會諸名士于秦淮，凡二百四十餘人，為江南友聲二集，先生與焉。四月，銅山周貢生（鑅嵩）以經學薦，抵吳來相見。九月，莊公復任學政，歲試第六，試詩賦第一。

十八年癸酉，三十歲。先生館于朱適庭上舍（鼎）、陳雨樓其說，肅徵（信恭）、子孟容（履長）、仲霖（用雨）皆受業。三月，學政通政使寧化雷公（鋐）科試第三，試詩賦經學皆第一。七月，赴金陵，與陶衡川秀才（湘）、嚴東有秀才（長明）、及程魚門秀才（晉芳）定交。鄉試中式第十一名，正考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蒙古夢公（麟），副考官翰林院檢討定興王公（太岳），同考官如皋縣知縣海寧陳公（堤）。十一月，由鎮江、揚州至如皋，陳公以公事出，偕族弟南明（啓焜）留於署者十餘月。邑中姜靜宰孝廉（恭壽）

篤周貢生（骨祐）輩皆舊交、同游水繪園、弔辟疆遺跡、爲詩以紀其事。時夢公已任學政、十二月、還至江陰、往謁。公出午塘集屬序、且詢吳下諸文士、先生以企晉、升之、策時、東有告焉。江陰翁鶴堂徵君（照）年七十餘、夙與先生交好、至是訪之、盤花旋竹、兩日而行。是冬、刻鄭學齋集。

十九年甲戌、三十一歲。正月、北上。二月、抵京師。禮部侍郎無錫秦公（蕙田）方仿徐氏讀禮通考之例纂五禮通考、屬先生修吉禮。三月、會試、內閣學士鄒公（一桂）知貢舉、正考官大學士海寧陳公（世倌）、副考官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內閣學士武進錢公（維城）。榜發、先生中二十四名。鳳喈、曉徵皆中式。同考官爲給事中臨川李公（友棠）。時先生名滿輦下、秀水諸襄七贊善（錦）、嘉興鄭炳也編修（虎文）、保昌胡靜園御史（定）以文

草風節名、皆愛重先生、而內閣學士仁和金公德瑛光敷招往談讌、因與秀水錢坤一編修載、王受銘舍人又曾、鉛山蔣心餘孝廉士銓友善。四月、試於 太和殿、讀卷官爲大學士滿洲來公保、大學士溧陽史公貽直、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滿洲阿公克敦、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常熟蔣公溥、刑部尚書諸城劉公統勳、戶部侍郎武進劉公綸、兵部侍郎安溪李公清芬、刑部侍郎漳州蔡公新、工部侍郎新建裘公日修及陳介、錢三公。先生以莊君培因榜二甲第七名成進士。又朝考於 保和殿、 欽定第三名。因驗看揀選入三等、不得用、歸本班候銓選、仍寓秦氏味經軒月餘。山東吳竣雲運使上功以書幣來請、乃赴濟南。運使使其子廷韓玉綸及楊星標懷棟受業。署中經史頗具、又濟南山水名天下、先生登臨

心經術。暇日偕其徒游大明湖、龍華橋、柳絮諸泉之勝。光祿寺卿沈公子大（起元）爲濼源書院院長、號善言易者、見先生如夙契也。十月、以辭家久、歸省、抵蘇州、而陸太夫人已于是月二十四日逝矣。先生既痛不能侍疾、又不及躬視含殮、終天之恨、慟不欲生云。是年詩編爲歷二齋集。

二十年乙亥、三十二歲。居憂。燮公約往校文、兩淮盧雅雨運使（見曾）邀往揚州、皆不赴。吳縣汪心撰秀才（爲喜）偕其弟應奎（與）受業於先生。沈公歸愚所刻七子詩選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真迦見而嗜之、附書番船以上沈公、又每人寄憶一詩、寄先生云、新吟兩卷重麻沙、海雨江風入齒牙。詢有詩書歸典則、偶將烟月鬭芳華。人如句曲陶宏景、詞比新宮蔡少霞。我欲據梧同詠嘯、滄溟何處見靈槎。

二十一年丙子、三十三歲。冬、將釋服、乃赴揚州運使之招。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四歲。運使使其子及孫受業。時程午橋編修夢星、馬秋玉日琯同知、佩兮日璐兩兄弟、江賓谷貢生昱、于九恂兩兄弟、及其家橙里昉、聖言炎、汪對琴秀才棣、臨潼張榆山貢生四科爲地主、酒坐詩場、于斯爲盛。二月、鑾輅南巡、召試獻賦諸生。兵部侍郎李公因培任學政、以先生所獻迎鑾①詩賦進呈。三月、召至江寧、試精理亦道心賦、鴻漸于逵詩、經義、御事異同論。命乞養在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錢塘梁公詩正、兩江總督滿洲尹公繼善、左副都御史諸城竇公光鼐閱卷、欽定一等第一、賜內閣中書舍人、即用。同賜官者爲曹仁虎、韋謙恆、吳省欽、褚廷璋、吳寬、徐曰璉、凡七人。四月、歸里。六月、復往江寧、寓袁子才

明府枚隨園、見總督尹公。時程綿莊徵士廷祚通易、頗不喜象數、先生實之申鄭、虞之說、無以難也。訪新建呂青陽布衣泰、得其十學術得以歸。八月、赴錢塘謁梁公於里第。天台齊次風侍郎召南方爲敷文院長、杭大宗編修世駿亦家居、先生往見之。佛者讓山篆玉居萬峯山房、大恆明中居淨慈寺、以詩畫名、先生過精舍、盤旋移日。居二旬、至吳下、寓蘋花水閣、歸。九月、鄒夫人病瘵日久、不離牀蓐、扶掖湯藥、左右需人、錢太夫人謀置篷室以供指使、於是納許孺人。踰月、將爲北行計、因往江陰辭學政李公。遂出大江、溯圌山而下、過焦山、鐵機上人留信宿、去。抵揚州、仍寓運使署中。而紅橋、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風景益勝、運使屬撰紅橋小志、以紀其盛焉。是年、在揚州度歲。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五歲。正月，無錫顧震滄司業棟高來揚州，以所註尚書屬考定。居數日東還，奉錢太夫人北行。四月，聞座主陳公　予告南還，薨于途，諡文勤。五月，抵京師，寓梧樹衚衕。八月，夢公以兵部侍郎卒于位。梁元頴侍講同書，梁公長君也，工詩，善書法，性幽澹，不妄與人往還，而獨與先生甚密。十一月，補授中書，編丁丑戊寅詩爲述庵集。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六歲。先是，梁公以工部尚書　召入都，旋改兵部。二月，招先生館于邸第，校勘續文獻通考。大學士溧陽史公、常熟蔣公皆以國士相待。是秋，回部平，奉　旨加一級。都中以經術文章名者，莊方耕閣學存與、申拂珊府丞甫、盧紹弓中允文弨、楊二思編修述曾、紀曉嵐編修昀、朱美叔編修筠、石君珪、馮君弼寺丞廷丞、祝豫堂舍人維誥、吳荀

叔舍人頎皆來、數晨夕連茵接軫、聞者慕之。四月、考試差于
乾清宮、閣、部、翰、詹、科、道各衙門進士出身者凡一百五十餘人、
上定先生第一。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正考官錢塘梁公
副考官左都御史滿洲觀公保。先生分校詩經五房、得彭光斗、吳璜、夢吉等十一人。九月、協辦內閣侍讀。十一月、直軍機房。是月、詔修通鑑輯覽、以先生爲纂修官。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七歲。

皇太后萬壽開科、四月、試各衙門諸臣于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太倉邵鴻儀編修嗣宗第一、嘉興謝昆城編修墉次之、先生第三。八月、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正考官戶部尚書武進劉公綸、副考官禮部侍郎介公福。先生分校詩經四房、得

申兆先、白麟等十八人。是月初七日，鄒夫人卒，年三十六歲。十月，遷　教子衚衕趙給事吉士寄園故址。屋內古木八九章，皆數百年物。先生署其室曰蒲褐山房，曰聞思精舍，境地深靚，市塵隔絕。先後與趙雲松編修翼、翁振三編修方綱、及族子蓬心宸為鄰。蓬心、麓臺侍郎原祁曾孫，為作圖以贈。良朋萃止，黃葉烝除，爐香斷續，翛然如在世外也。先生作八絕句以之後門人烏程張漢宣彤書之，而刻置於壁。十一月、萬壽恩詔加一級。　詔輯同文志，以蒙古、額魯特、回部三種字合於國語，證以漢字，凡天地、山川、器物等名，用三合切其音，又爲註釋，而疏通之。先生兼充纂修官。時秀水尚書錢公陳羣以祝嘏入都，造訪，寓齋，輒譚藝竟日。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八歲。春三月、充會試同考官。正考官諸城劉公統勳、副考官戶部侍郎金壇于公敏中、及觀公保。先生分校詩經三房、得孫嘉樂、馬曾魯、吳興宗、黃楷等十一人。是年於會試薦卷中錄其佳者爲中書舍人學正等官、得沈世燾等四人、而吳廷韓、汪心擬亦成進士、授庶吉士。五月、京察一等、奉　旨加一級。七月、心擬歿於京邸。是年春、納陸孺人。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九歲。二月、座主介公卒。四月、復試各衙門諸臣于　乾清宮、翁振三編修第一、張懷月舍人齊次之、先生第三。五月、生女粹卿、名慧仁、陸孺人出。八月、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正考官梁公詩正、副考官觀公保。先生分校尚書三房、得景人龍、施朝幹、達勇等十一人。冬十二月、大學士

公傳極奏請以主事用，刑部尚書舒公赫德請爲其屬。時八士造謁者甚衆，而先生閉靜狷介，非文行有志節者謝弗見，以是入其室研席蕭然，風味不啻書生也。

二十八年癸未，四十歲。二月，充會試同考官。蓋自己卯、庚辰、辛巳、壬午，連年五次點充同考，論者謂自來名翰林所未有，可入李文公卓異記也。正考官刑部尚書秦公蕙田、副考官戶部侍郎仁和王公際華、吏部侍郎滿洲德公保。先生分校春秋二房，得吳霽、楊慰、蔣鳴鹿、龔有誠等十一人。是年，廣西、湖南、雲南、貴州文鮮佳者，秦公彙諸房遺卷屬先生合校之，緣是同考者頗不悅。五月二十一日，

上啓蹕幸熱河，先生從。八月十六日，隨　輦進木蘭較獵。八月一十二日還京師。十一月，梁公薨于位，諡文莊，晉　贈

太傅。
二十九年甲申，四十一歲。二月，補授刑部山東司主事，派辦秋審處。隨　駕謁泰陵，往還凡十九日，撰西陵扈從記一卷。四月，京察一等。七月初八日，又隨往木蘭。陳星齋通政兆崙以　上書房隨蹕，途次恆有倡和。九月，還京師。十月，充方略館收掌官。十一月，紹興商寶意太守盤授雲南知府。寶意，老詩人，先生集同人餞於畢秋帆修撰沅疎雨樓，以詩送行，寶意稱先生詩爲最。先是三藏聖教中頗有俚俗猥瑣者，
上命諸城劉公詳加刪定，公以屬先生與汪康古舍人孟鋗取經律論，按日排閱，凡六閱月而畢。擬刪唐智昇開元釋教錄畧出五卷，因開元釋教錄已入藏。元僧祥邁辨僞錄六卷，辨道士邱處機李志

常等非毁佛法之僞、明永樂製序讚文一卷、奏進、而稱述楊璉眞伽。

上從之。先生素通禪理、及是三乘七部窮源溯流、於宗教性相之旨益淹貫融洽矣。自己卯至是六年詩、編爲蒲褐山房集。

三十年乙酉、四十二歲。五月、京察一等、奉　旨加一級。六月、充方略館提調官。七月、復隨往木蘭。是秋、彭君光斗爲福建永定知縣、鄉試分校、得林、崑瓊等七人。

三十一年丙戌、四十三歲。二月、

上詣

東陵、還駐盤山、先生從視河淀。三月、還京師。四月、西域同文志告成、議敘、奉　旨加一級。是月、陞授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戶部員外郎西紳素以諳練稱、與兄西慶有舊、會其三月紛

孫死、孫之乳媪、西慶妾之嫂也、欲藉以誣西慶主謀故殺、刑其乳媪、并及其夫、酷甚、將誣認。先生不可、大學士諸城劉公暨署刑部尚書李公侍堯乃使諸司十三人覆驗、果無毒狀、於是僅坐乳媪壓斃罪、餘皆得釋。七月二十九日、陸孺人歿。

三十二年丁亥、四十四歲、春、陞授刑部江西司郎中。

上幸天津、先生從。七月、復隨往木蘭。陸璞堂秀才伯焜來京師、寓蒲褐山房。璞堂、文定公樹聲七世孫、而再從兄本蕃之女夫也。十月、兼校經咒館。

上稽古右文、尤深梵筴、開經咒館、 令章嘉國師偕其徒重譯首楞嚴經及諸經秘密咒語、凡漢唐文字、番僧所未通、須講解之、故有是職。是年、納黃孺人。自乙酉至是年詩、爲聞思精舍集。

三十三年戊子、四十五歲。四月、京察一等、奉　旨加一級。又奉　旨充軍機處以道府記名。開續三通館、凡纂修條例屬先生與褚君左莪撰定而奏進之。七月、兩淮鹽使提引事發、先生與趙君升之坐言語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　詔以伊犂將軍阿公桂爲兵部尚書、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州。阿公、文勤公克敦子也、素知先生學問幹濟、由是請以從、　詔許之。十月初十日發京師、十二月二十四日入滇境、二十七日始抵雲南府。先生所歷楚黔諸境、搜奇覓險、詩益富。取韓詩外傳饑者歌食、勞者歌事之意、名曰勞歌集、迄於凱還而止。蔣舜游檢討鳴鹿序之、以爲屈子之騷、問杜陵之詩史、彙而成此。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六歲。正月初三日、由雲南府起程、十一

日過下關、十八日抵永昌。阿公已出萬仞關、往止丹山襲擊緬夷村寨。三月初三日往騰越、赴阿公招也。頃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傅公恆爲經畧。四月初八日、傅公由龍陵赴騰越、巡閱沿邊形勢、而阿公赴大理簡閱馬匹、先生從。十八日還至永昌、二十一日還至騰越。七月初、猛拱土司遣其頭目脫猛烏猛來降、請早發、而右副將軍以二十日啓行、二十三日抵蠻達。酷暑、明日出銅壁關、抵野牛壩。時連旬大雨、八月初十日抵蠻暮。九月十八日、水師出江口、賊來逆戰、擊敗之。十月初一日、傅公、阿公里袞至江西岸、初十日合擊賊於江中、殲其頭目賓啞得諾、獲軍械器物無算。十一月十九日、緬酋懵駁以書乞降、經畧副將軍乃屬先生偕孫補山侍讀士毅草檄諭懵駁、允其降。而

上先以將帥士卒染瘴病歿者甚衆、不宜冒昧進兵、下　詔
班師。十二月、還永昌。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七歲。先是、傅公還至省城、得　旨令同
阿公籌安邊善後事宜、乃以正月初四日啓行、十二日抵省、
定議入奏。而各省兵之在邊者尚未盡撤、阿公復還永昌、先
生同行。至趙州、取道詣雞足山、謁大迦葉尊者道場、止於石
淙、遍游悉檀傳衣五大寺、由猢猻梯陟金頂、望西域雪山、杳
渺雲際。二月初三日至永昌、乘暇游金雞村、云是呂凱故居
也。浴於溫泉、又登太保山諸葛忠武侯祠、沙河寶山寺及龍
泉亭諸勝。而
上以撤兵三月、緬酋貢表未至、令彰總督寶遣守備蘇爾相
持檄往責之。緬酋留蘇爾相、阿公乃復馳赴邊徼。九月、緬酋

遺夷人具稟阿公請暫止襲擊之舉，分兵駐各關隘。十一月，如鷹越。先生暇時，過毗盧寺，觀壁水河懸瀑。又城中有魯家梅甚古，城南有金家松，屈曲如蟠螭，恒攜酒榼吟嘯其下。金氏子弟出見者，爲指示文章流別。是年，浙江石門知縣黃楷鄉試分校，得莫大邦等七人，江西弋陽知縣吳典宗分校，得戴心亨等八人。自戊子從軍，至是年正月，凡山川風土、行軍調發，一一紀載，成滇行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八歲時。大兵久撤，幕府清閒，乃借性理大全、語類、或問、王文成公集讀之，求天人性命、修身立行之要。六月，阿公罷，用理藩院尚書溫公福代之。八月，溫公至永昌，復奏留佐軍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咒詛，發兵盡佔其地，並侵據明正土司濃等寨，而金

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
上命溫公移師赴四川督辦、溫公請以先生行。九月二十五日、與趙君升之暨中書舍人王君丹宸日杏發永昌。行次合江、諸生段雲程午夜來送、先生惘然占一絕贈之。四川鄉試、孫君嘉樂爲副考官、得葛艮杰等六十人。遂次來謁者甚衆。十月初九日、奉　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二十日、抵成都。二十四日、選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十一月、萬壽恩詔加一級。赴西路進討、自過灌縣、路皆在山腰、峭折如綫、下俯絕淵。又連日氷雪凝凍、騎馬險滑無比。十二月初二日、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溫公屬先生作檄斥其罪。十五日、師克斑爛山、抵達圍、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除夕、烽火滿山、鎗礮如雷雨、鬨呼戰聲殷山谷也。至此者、蜀徼紀聞

四卷。是年、吳典宗分校、得黃壽齡等八人、黃楷分校、得張敬止等七人。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九歲。正月、在日耳。二月、參贊大臣五公岱與溫公訐訟、詔罷五公、命阿公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阿公督兵緣山而下、築卡斷日耳賊人來往路。三月初九日、賊遁退據阿喀木雅。十一日、賊復棄寨去。溫公從中路攻木闌壩、阿公循北山攻美美卡。卡北有東瑪、色淙諸喇、爲別思滿賊人來路、與美美互援應、亦次第攻之。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及兵部尚書果毅豐公昇額以鞫五公事來于軍。時南路總督桂公林統兵次達烏、賊據險、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屬參將薛琮從墨壟溝、經郎舟山、欲出賊後。既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人由格六古來援、絕

後路、糧盡、全軍皆沒。

上飭桂公礮、趣阿公督南路兵、阿公奏以先生從。五月十八日、自阿喀木雅啓行、二十三日抵成都、六月初四日抵卡丫。接到部咨、于進勦小金川攻克斯底葉安案內議敘軍功、加一級、紀錄二次。八月、接到部咨、于攻克東瑪案內議敘軍功、加一級、紀錄二次。十月、接到部咨、于攻克資哩案內議敘軍功、加一級、紀錄二次。時計達烏久不攻、賊必無備、乃於十一月初四日子刻潛師渡溪、據其碉卡、翁古爾壟之賊亦恇駭、遂破其柵。二十四日、復以皮船渡水、破僧格宗。番人來降、皆釋勿殺、其得戶口六千餘。十二月初五日、克美諾、僧格桑走占固澀、公亦克蒙固案、同美諾會師。僧格桑遁入金川、澤旺降、械送京師。十三日、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公偕參贊哈國

興由空喀阿公偕參贊明亮由當噶豐公偕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先是阿公奏先生獨子母年七十有餘深明大義易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 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二十一日哈君病殁于占固哈君木回人勇敢識兵機善馭邊夷軍中皆惜之奉 旨以海蘭察代焉二十四日還至僧格宗二十九日進攻郎東爾宗臘杪閻座主錢公以十一月病卒是年四月許孺人病殁

三十八年癸巳五十歲正月初一日從師由美諾進發攻當噶山山脊長幾二十里賊排十四碉于上絕險處鎗礮可互相援也二十日攻最西山峯克之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一日攻中兩大碉又克之官兵營壘與賊錯處山脊上兵少弗能徑下自春徂夏雨雪甚賊碉在雲霧中碉下徑仄而滑

雨久泥滑如傷、故久之未盡克。而將軍溫公自空喀穆兵木果木、屢攻不得利。賊煽小金川人各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君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碉、海君與總督奪險出。溫公兵潰、出營數里而歿。吳君璜、趙君升之、王君丹宸歿於事。蓋六月初十日也。是月、接到部咨、予攻克翁古爾壟案內議敘軍功、加一級、紀錄二次。金川既得美諾、乃悉其衆以犯當噶兵、皆力戰、賊不能逞。參將劉輝鳳率一百四十餘人拒之、自亥迄寅、殺傷賊二百餘。而領隊大臣奎公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接、皆有殺傷。賊畏當噶兵堅、遂乞降。阿公知當噶不可守、姑如其請。七月初一日、撤至翁古爾壟。阿公奏、沃日係進討正路、請往視師。十五日、自翁古爾壟行、先生從抵成都署。按察使顧君晴沙光旭先爲死事諸大臣

立祠草堂寺側、名慰忠、且索先生撰、碑文。先生往奠哭之。二十八日、西行、接到部咨、于攻克僧格宗案内、從優議敘軍功、加二級。時晨夕得警報、而　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日行三四站、夜則具章奏、治文書、以是得疾。八月初七日抵日隆關、稍瘳。是月、接到部咨、于攻克美諾案内從優議敘軍功、加二級。

上發吉林索倫及京城健鋭火器兩營、又陝楚兵共一萬六千、南路以明公亮為副將軍、故侯副都統富公德為參贊大臣。其綽斯甲路、副將軍參贊如故。十月二十七日、分兵進討、烏什哈達等先進、襲美美卡、據之。額君森特由資哩克阿喀木雅及沃日海君蘭察克北山之碩藏噶、阿克爾布里、合兵上據兜烏。十一月初八日、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

葢八日而小金川地悉平。是月、補授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議攻金川、以明年正月三路合力進攻。是時得家書、具知京城冬暖、太夫人聞收復小金川捷、爲加餐飯。

三十九年甲午、五十一歲。正月朔、自美諾啓行、初十日抵谷噶駐營。時大雪、賊拒喇穆、都統海君等督兵進攻、克之。九月、接到部咨、于收復美諾案內加一級、紀錄二次。時都統兵又攻遜克爾宗。十月、潛以兵旁上穆巢爾山、遂克日爾巴當噶、抵達爾札克、與參贊大臣五公岱兵合。十一月、克格魯古、出滅金嶺後、賊人遁、乘勢下至江岸。明公亮至宜喜、與參贊舒公出賊不意、攻破數碉、賊堅守。又移兵攻日旁、克之、距大江不遠、與西路兵烟火相望也。刑部侍郎袁公思谷守侗四月中揆事來川、　詔令使赴軍營眎狀。袁君知軍牘皆先生一

手所辦、回奏、
上嘉之、有　旨垂問。阿公覆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是年七
月、戶部郎中孫嘉樂督學雲南。八月鄉試、侍講白麟典試河
南、得劉師柔等七十人。中允夢吉典試山西、得閻安寅等五
十人。浙江蘭溪知縣耿學模鄉試分校、得唐燦等七人。慶元
知縣熊珍分校、得沈景熊等六人。前任分巡廣東肇羅道彭
君樂齋端淑、蜀中靈光也、以詩古文稱、敎授成都、寓書求與
先生定交。
四十年乙未、五十二歲。正月、在嚌喇噶喇木軍營。四月、明公
等由宜喜下攻、盡克達爾圖、基木斯丹當噶、俄坡、甲索、而西
路官兵亦於十五日克擦鼎、聚尼。十九日、克木思工噶克。二
十一日、克下巴木通。五月十二日、又克遜克爾宗。六月、先生

補吏部文選司郎中。七月十二日、進攻勒烏圍。八月十六日、克勒烏圍賊巢。九月初七日、克莫古魯及達烏達圍各碉。閏十月十四日、克西里。十二月、官兵上格隆古山梁、科布曲碉寨悉下。十七日、克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甲雜、路斷不能歸、二十日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之上。即乾隆十三年金川方略內所稱剛耳厓。而北路官兵亦進取河西之地、兵至噶喇依對岸。南路官兵取馬邦、會達、進至噶喇依南。移巨礮、築長圍、合力攻擊。是年、編勞歌集成。

四十一年丙申、五十三歲。正月、在噶喇依軍營接到部咨、于攻克勒烏圍案內議敘軍功、加二級。又于攻克噶喇依案內從優議敘軍功、加二級。又於金川蕩平案內奉　恩詔加一

級。將西南北三路官兵會合，四面力攻，橫橋長塹，水陸俱斷。索諾木兄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②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急。初四日，脒爽、索諾木率其兄③爽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士、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並餘衆二千餘人齎甲出降。僧格桑先病死，扦以其首獻。是晚，用八百里馳奏紅旂告捷。兩金川地悉平。先生在軍營前後九年，和平簡易，自科爾沁親王及副將軍、參贊大臣等無不親而重之。三月初二日，自噶喇依班師，道路皆設戲棚燈彩，以志凱樂。十四日，抵省。岑沖之學使省欽、曹荔帷員外煜、顧晴沙臬使排日置酒，楊笠湖刺史潮觀、沈太守清任、彭樂齋觀察稽展畢至，頗盡譚讌之樂。二十日，自成都啓程，四月初四日抵西安。袁侍郎愚谷方從甘肅使回至此，王夢樓太守文

治、嚴東有侍讀皆在巡撫畢公署、置酒觀劇、二八遞進、遣興

餘始別。初六日寅刻、抵臨潼、浴于溫泉。二十三日、至良鄉之

竇店。二十六日、

上令王大臣等　賜凱旋諸將佐飯。二十七日、　駕至黃新

莊郊勞、先生用戎服行禮、　賜茶。次日、至京師、見太夫人康

强如故、喜心翻倒、不覺流涕被面也。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初一日、

上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刑部以逆酋兄弟久抗顏行、罪不

赦、誅死、懸首槀街。是日、

上幸紫光閣、　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復被白金、緞匹、朝珠、

荷包之賜。初五日、得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

續著歷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是時、由科甲出身、賜花翎者、惟大學士金壇于公及先生而已。謝 恩、召見、詢軍營前後八年事甚詳。是月、上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月杪、濕瘡發、臥牀第者三旬餘。七月、擢通政使司副使。時上已幸熱河、乃馳往謝 恩、召對、問蘇松風俗及王鴻緒、張照各家事、並九峯三泖形勝若何、詳對久之。命隨獵木蘭、復蒙 召見、再詢温福軍營潰亂、南路何以獲全軍而出、對以副將劉輝祖、劉倖及奎林等力戰之功、且奎林能與士卒同甘苦、致士心堅定故然。上笑曰、奎林原有成勞、但性情怪異耳。獵畢、命入大樹圍筵宴、觀烟火。回至京師。先生自庚辰秋寅教子衛衡、凡十有

七年，至是移寓爛麪衚衕。京洛名流如陸建男學士（錫熊）、金輔之殿撰（榜）、周書昌編修（永年）、戴東原庶常（震）、任幼植吏部（大椿）、洪素人刑部（朴）、及其弟舍人（榜）、張商言舍人（塤）、吳泉之助教（省蘭）、吳竹橋上舍（蔚光）、吳胥石孝廉（蘭庭）、及門人張漢眞（彤）、黃仲則（景仁）、胡元謹（量）、執經譚藝，文酒之盛如初。

四十二年丁酉，五十四歲。自丙申小除日，瘡疾復發，呻吟牀蓐者二旬餘。正月二十三日，

孝聖憲皇后仙馭上賓，力疾而起，入直哭臨。

上命同尚書梁公（國治）、副都統博（清額）、給事中劉（謹之）恭辦

一切典禮，謚以會典中有

列后大喪儀，排日紀事，仿而志之。四月十四日，葬

泰東陵。先生從一十五日恭奉

神御還京。五月初一日升祔
太廟禮成。奉　旨、隨往諸臣加一級。先生已於三月擢大理
寺卿。又以升祔　覃恩。得封三代。曾祖、祖、考皆　贈資政大
夫、如其官。妣皆　封二品夫人。十一月初十日。奉　旨磨勘
各省鄉試中式卷。是秋、甯君有誠為江西奉新縣知縣、鄉試
分校得陳日芳等八人。楊君慰為福建詔安縣知縣分校得
邵立人等七人。凌君夢會為四川南部縣知縣、分校得李傑
甡等八人。先生素甘恬退、仕宦非其所尚。自蜀歸、即有乞身
之意。故是年以後、總以杏花春雨書齋名其集。蓋取諸虞道
園詞云。是年四月、納謝孺人。

四十三年戊戌、五十五歲。正月十八日、
上恭謁

陵寢、先生從。二十二日、先謁

泰陵文謁

泰東陵。二十三日祭

泰東陵、從臣皆於門外行禮。二十六日回京。先是、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及回部、拓地二萬餘里、且府州縣添置改析者多、

上命重修。迄十餘年、尚有雲南、貴州、四川、江西、江蘇、安徽、浙江諸省及外藩諸部落未成、亦　命先生爲總修修之。是年、邵二雲庶常（晉涵）、孔衆仲庶常（廣森）、洪谷主事（[illegible]）、汪劍鐔孚廉（端光）、張芑堂貢生（燕昌）、王竹所上舍（初桐）、而門人金雲莊主事（德輿）、徐尚之上舍（書受）、汪書年上舍（大經）、楊蓉裳上舍（芳燦）及其弟荔裳（揆）、常以詞藝過從。侍講白君（麟）會試分

校得蔡延衡、吳瓛等十二人。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六歲。正月初六日、女粹翔歸于朱。是時、先大夫官中書、與先生同在內閣、意氣投合、交親之誼彌篤。十六日、

上以

孝聖憲皇后大祥謁

泰東陵、先生從。二十六日回京師。先生因光祿公、陸太夫人未葬、屢欲乞歸不果、至是以二十八日具奏陳情、蒙　恩允許、遂於二月十一日奉錢太夫人由水道南旋、而自取陸路先歸部署。三月二十四日抵家、上冢、以三次所須　誥詞焚黄告祭。存問親故、引親族窮乏者任䘏之。四月二十六日、太夫人亦至。五月初一日、依還葬禮服緦、且乞盧紹弓學士撰

墓志，梁元穎侍講書之，錢曉徵少詹撰神道碑，翁振三學士以分書書之。七月初十日，窆。儀節規制具，自撰歸葬小志中。屆期遠近會葬者數百人，布衣白首之交及遠方儒生居其半焉。八月十八日，赴京，過吳門，見彭尺木進士（紹升），與譚安養法門甚合。布衣江鯨濤（聲）精古文尚書、說文，來講學。至無錫，顧晴沙觀察、周抑亭太守（際清）、楊永叔上舍（揆）、羽叔（掄）邀遊寄暢園，觀王孟端竹罏，觀察命工製一罏以贈。九月初一日，至常州，集趙緘齋郎中（翼）男味辛書屋，而項秀才（森）者病於家，遣子以所辨太初三統術來就正。過瓜洲，見高旻寺僧照圓（貞）。照圓為磬山法嗣，抑擊如夙契也。至揚州，汪劍鐔、江秋史（德量）來見，汪容夫貢生（中）以所辨尚書金縢諸篇相質。十六日，至王家營。先是戊戌秋，河決儀封十六堡，久未

塞、
上命英勇阿公莅工、公聞奔、遣使來聘、因往謝之。遂登陸過邳州、門人睢南同知孫 步雲 來見、談論至夜分乃去。二十六日、至儀封、見阿公及總河袁公愚谷、河南巡撫陳公 輝祖、遂閱南北壩及引河情狀。十月初二日、由延津北上。十七日抵京。十八日、詣 宮門請 安、召見、詢江南預備南巡事宜、高郵寶應水勢、一一陳奏、且言河南河工大概。翌日、遂
命明春隨 蹕。府先生僦居東華門外西堂子衚衕、新知若貢生洪稚存 亮吉、趙億生 懷玉、弟子若楊荔裳、徐尚之、張漢宣、黃仲則等、數過從談讌如曩時。十二月十九日、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一日、又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 國治 言在軍機房久、多聞舊事、請留、遂以太僕寺卿

江君蘭代之。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七歲。元旦、

上御太和殿受朝、先生以副都御史上　殿侍班、午刻筵宴。京師去冬少雪、是日子刻同雲四合、從卯至午、積雪四寸有餘、官民歡呼稱瑞。十二日、隨侍　南巡啓　蹕。十四日、次紫泉、　賜直隸大吏食、且觀劇、先生與焉、并　命和　御製詩。至夕、　召觀燈火、入宴。元夕、次趙北口　行宮、復　命觀燈聯句。同作者額駙忠勇公兵部尚書福公隆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嵇公璜、戶部尚書梁公國治、直隸總督袁公守侗、戶部侍郎和公珅、董公誥、禮部侍郎達公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嵩公貴、翰林院侍講學士國公柱、左春坊左庶子劉公躍雲、陳編修崇本、凡十二人、得庚字七言排律五十韻。是

夕屑冰皓月、積素皎然、爭販參差、魚龍曼衍、獲與賡歌之盛、眞異數也。時以萬壽恩詔加一級。十九日、次絳河、山東巡撫暨布政、按察兩使來迎、 賜食和詩如前。三十日、次梟林、 賜食復頒示御製七言律令和之。二月初九日、次桂家莊、同江南總督、巡撫鹽政織造暨兩使 賜食又 敕和 御製詩。初十日、聖駕渡河、禱於神、即事賦詩。次直隸廠、 敕令恭和。是日、儀封十六堡決口合龍、衆謂至聖積誠所感也。十四日、至揚州、奉 命祭宋宗忠簡公澤、明史忠正公可法、 本朝張文貞公玉書于京口。二十三日、至蘇州、奉 命祭吳泰伯、范文正公仲淹、湯文正公斌、陸格勤公隴年、張清恪公伯行祠、復 命。又同浙閩總督、巡撫兩

使諸臣入宴和詩。三月初二日、次杭州、命祭陸宣公、錢武肅王、岳忠武王、于忠肅公祠。又賜御製全韻詩、擬白居易新樂府、又敕和御製杭州即事、瑪瑙寺、嵩嶺諸詩。十五日、回鑾、次嘉興、奉命授江西按察使。十六日、山東壽光縣民魏萬年控縣令勞敦樟派累、有旨令同刑部侍郎阿公揚阿會鞫。謝恩請訓、行。清江浦漕運總督鄂公寶來晤。英勇阿公、兩江總督薩公載、布政使吳公壇皆以相度雲梯關海口形勢駐此。先生往見之。渡河、取王家營陸路、山行邊、郯城、沂水、蘭山、臨朐、以二十九日抵青州。四月、阿侍郎自京師至、同讞事。十九日、讞事畢、發摺、行。閱璞堂成進士、尋改庶吉士。抵濟南、見濼源書院院長王惺庵進士元啓、嘉興人、工推步、所校史記天官書、漢書律歷志尤爲精核。行、抵博平

珠官屯復 命 召見、命赴江西、且 垂詢母尚健否、于五日假回籍迎養。五月抵里、遂奉太夫人啓行。六月十一日抵南昌接印任事。十三日、具摺謝 恩、并陳到任日期與經過地方晴雨狀。十八日、太夫人從水路至江西。環山帶水、多竊盜、如臨川一縣報竊而未獲者、自四十一年起至四百餘案。先生以爲盜者亂之漸、竊者盜之漸、人少則竊、稍多則盜、再多則亂、其勢相因、而皆起於貧民之游手無藉者。于是檄府州縣力行保甲、先書無業惰民好賭生事者、遇有竊發、先詰之。次責保甲、毋得容留外縣人、有則詰所從來及其所業與本籍姓名書于册、無業者逐回本縣、可疑者執而訊之、以杜姦宄之原。江西人聚族以居、有所爭、各選族之狡悍不畏死者、什百爲羣、互相格殺、謂之羣毆、亦謂械鬭。先生曉以、

若輩之爭大率山頭地角所植穀物、所產竹木、爲數無多、而彼此殺傷、甚有至四五命者、實爲大惑大愚。遇事宜各三思、毋輕性命、毋蹈前轍。又有建家祠于府城省會中者、遇訟則出祠堂公產之資、招請訟師、反覆告訐不休。先生曉以祠堂本爲敬宗收族而作、所以教孝弟、敦婣睦。今盤踞爲構訟地、變詐機巧、無所不至、豈前人立祠本意。嗣後有似此者、當依前巡撫輔德所奏、毀其家祠。州縣審命盜之案、逾限者纍纍、先生謂承審各案、豈皆難辦。必須往返各查、從容訪諭者、大抵州縣中或好聲色、或飲酒逸樂、流連光景、因以致此。各宜振厲奮發、刮洗舊習、依限完結、違者必揭參示儆。因飭胥吏、每四至三日內必識、識畢即發回、率先以振起之。時靖安縣張起鳳毆死其八歲甥、傷痕微淺、縣以爲顛墜死、府以爲毆

死、犯者游移其詞。先生集府州縣之在省者三十餘人、親往檢驗、與衆共著之、供詞乃定。凡讞事坐堂皇、不坐燕室。計六十餘日中、讞決者百有餘案。而錢太夫人自三月來飲食漸減、由錢塘換船赴任、冒暑雨、病寖益劇、旣而氣逆上、以八月二十四日酉時卒。先生哀毀盡禮。蓋太夫人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年八十、宗人鳳喈光祿、錢曉徵少詹皆已先期作文介壽、而不及稍待、以是增慟焉。九月二十二日、扶柩由彭蠡出大江、順流而下、以十月十七日回籍。是年、紀隨　蹕至赴任、爲屬事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八歲。居憂。先是所居蘭泉書屋年久頽圮、因稍葺之。光祿公常以思岡公來未立宗祠爲憾、又慕范文正公義莊、屬子孫有力當勉爲之。先生併欲置家塾、以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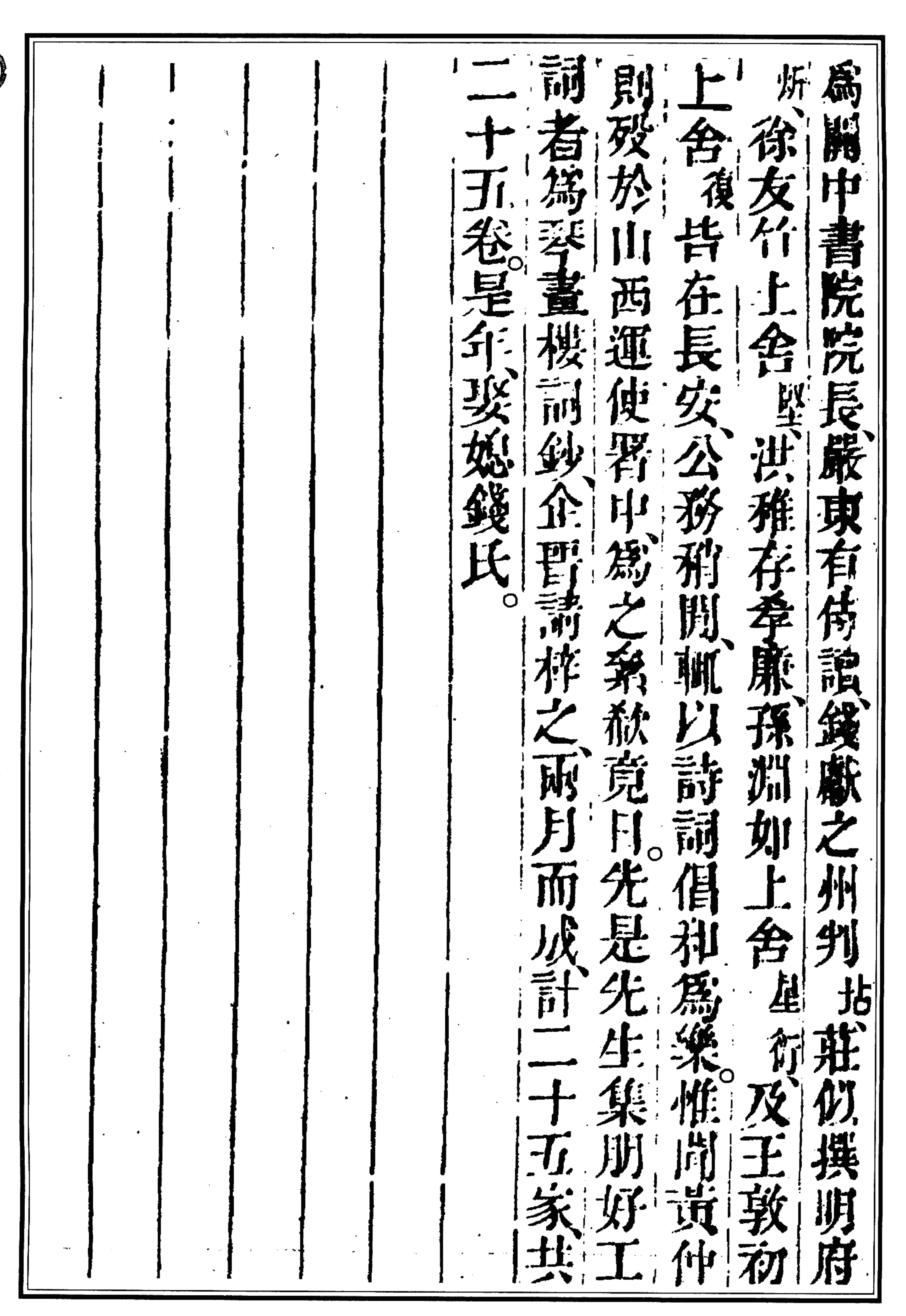
族人子弟。已亥秋、卜地於所居橋南、起祠屋三進、共二十間。置田五百畝、以供其用。又藏經史子集四萬餘卷、金石文字法帖二千餘通。詳見自撰祠塾規條及塾南書目。八月初十日、奉錢太夫人柩合葬于雪苢灣。是時先生尚無嗣、因議以從弟曦長子肇和爲子。是年六月、四川進士楊君卓蒞青浦任、請先生修縣志。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九歲。任萬壽道院志局、遠方賓客門弟子雜遝過從。四月、浙閩總督陳公輝祖書來、以西湖志雍正初年所輯、迄今幾五十年、 翠華五屆、 宸章奎藻俱未恭載、而名士藝文及祠廟寺觀重葺者、皆當蒐討續載、請先生爲總修、謝不赴。十月禫、陳公再以書來促、乃往寓西河陳氏就莊。先生發凡起例、粗具稿、復以病歸家、月餘稍愈。時陳公

以事落職河南巡撫富公（勒渾）晉總督甘肅布政使福公（崧）晉巡撫先後抵任、皆先生舊好也、乃復往西湖志局。歲暮歸葬鄒夫人及許、陸兩孺人於雪竇灣新阡、而自爲生壙焉。

四十八年癸卯、六十歲。正月十四日、復由蘇州至西湖志局。值上元後尙寒、湖上游人晚間稀少、先生數理小舟來月游、歷諸勝、同局諸子呼伶人數輩爭笛隨之。遙望湖心亭及沿湖樓閣、燈火微茫、閃出林際、而遠鐘星星與箏笛相聞、覺此游如在方壺瀛島間。族子嶰谷（宜）爲之圖、諸子多作詩以紀之。開化門人戴金溪秀才（敦元）亦來湖上、而竇公東臯爲學使、金韻言助教（學詩）、沈芝生秀才（清瑞）在幕中、時共爲文酒之會。二月十六日、福巡撫傳旨補授直隸按察使。時志已修十之七八、乃以稿封交撫署而歸。二十二日抵家、二十六

日辭家廟行，回首故園，殊戀戀也。二十八日抵蘇州，見閔巡撫鶚元，發摺謝恩。初一日，自蘇州行抵泰安，孫補山方伯遣人來候，始知改調西安按察使，蓋秦公承恩已陞任湖南布政使故也。二十三日，抵圓明園。二十五、二十七兩日皆召見，命速赴新任，遂陛辭。四月初四日出都，取道山西，二十三日抵西安。著適秦日錄一卷。見巡撫畢公，慰勞殊歡幸也。是秋鄉試，吳君興宗爲商州鎮安知縣，分校得王榜榮等八人，黃君楷爲儀徵知縣，分校得薛體洪等九人。十月，具奏命盜凶犯脫逃通緝，宜行於定案之時，不應行於半年之後，使姦宄得以從容竄匿。又陝西所屬，南如興安、漢中，北如榆林、延安、綏德，皆距省一二千里，秋讞時囚徒解省，恐致脫逃，請令各道就近覆錄。皆得俞旨允行。時吳企晉舍人



爲關中書院院長、嚴東有侍讀、錢獻之州判坫、莊似撰明府炘、徐友竹上舍堅、洪稚存孝廉、孫淵如上舍星衍、及王敦初上舍復，皆在長安，公務稍閒，輒以詩詞倡和爲樂。惟閻貴仲則歿於山西運使署中，爲之歔欷竟日。先是先生集朋好工詞者爲琴畫樓詞鈔，企罰請梓之，兩月而成，計二十五家，共二十五卷。是年，娶媳錢氏。

校記

①逵：當作「陸」。

②明楚克：《平定兩金川方略》作「朋楚克」，又作「彭楚克」，此「明」字當爲「朋」之誤。

③爽：《平定兩金川方略》作「甲」。

述庵先生年譜下

吴縣　嚴　榮　瑞唐編

四十九年甲辰，六十一歲。上年十月二十五日，榮婦王恭人粹卿殁，至是得家報，先生哭之慟。四月，聞甘肅固原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衆攻破西安州土堡、海城、小山，回賊附之。回人最尊者曰罕，其次阿渾，蓋通經典、主教之稱也。總督李公侍堯、提督剛君塔由八百里具奏。十九日，奉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人竄入陝境，命往禦之。二十日，秋讞畢，遂行。二十二日，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爲提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李公已赴鹽茶，游擊高

人傑督兵截殺，田五自戕死。二十三日，提督與賊餘黨張文慶等戰於狼山，賊走會寧。時孫受所領兵與宜君兵復被提督調往長武，勢益單。又聞賊由打喇池、狼山口走安定之宜川，其地爲前回人馬明心所居，新教回人最多處也。賊由此而東南，勢張甚。先生以爲甘陝相通路徑，長武最要，鳳翔、隴州次之。總兵三君德從與安率兵至鳳翔，巡撫屬其在隴州駐守，而長武至隴州當由邠、乾東折而南，計七站。若由長武而南，逕靈臺縣之獨店、麟游之天堂鎮、寶峪山，逕鳳翔，至隴州，計程三百里，一日可達。乃令各縣量設驛馬，於是隴州之信朝夕相通矣。長武兵除分守隘路外，四城門及監獄、倉庫皆需撥兵防守。又運送軍須，兵無可用，乃借兵於三君，得兵二百，令通判黃秉哲率領以來，殺牛享之，分撥城内外，聲勢

稍壯，民心乃安。五月初五日，賊從官川徑瓦岔，擾車黃寨。初六日搶西鞏驛馬，初七日搶義岡川，初八日擾魏岔，又自馬家堡翻山走安定，典史費元登遇賊死。於是石峯堡賊附之，破通渭，典史溫模自縊死，在籍知縣李南暉率子弟巷戰，皆遇害。初九日，掠蔡家堡。十一日，明副都統善、孫參將以蘭漢兵一千七百人往高廟山擊賊，賊佯退，伺官兵稍懈，四面緣山而上，明、孫戰歿，亡者數百人。賊烽距長武不及三百里，事亟，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以分人，因人以料物，籍城外民強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銅鐵炮石、燈燭、油米之類悉具，民恃以無恐。邠、乾、永壽皆鑿塹填門，而長武民出入往來自若也。聞石峯賊欲由秦安之蓮花城進擾隴州，提督與將軍傅公玉分駐鹿鹿、黑風兩山。十七日賊

一走秦州掠官子鎮、一走伏羌縣。十九日圍縣城、知縣楊君蓉裳悉力固守。先是李公追賊、輒尾賊行、至是屢得嚴旨、乃以二十二日會三君兵擊賊於北山梁。三君力戰破之、伏羌圍解。二十四日、賊上鎖子峽、走蓮花城、分竄靜寧、水落城及底店、石峯堡。而上已命大學士阿公、戶部尚書福公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統海侯蘭察、領京兵從山西來。工部尚書信勇侯公惠領兵從河南來。福公以六月初五日過長武、馳抵隆德、以李公械送京。將軍莽古賚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十一日、先剿底店之賊、自辰至酉、殺賊三百餘人、賊首馬文熹率衆降。十五日、四川將軍義烈公保寧統屯練亦至。大軍進逼石峯堡。考石峯堡、即唐書

吐蕃之石城、明成化四年滿俊據此作亂、項襄毅忠列兵圍之、其將出沒被擒、俊乃降。先生詢西安人曹光芳等、亦云此堡離通渭城五十里、登鹿鹿山望之、一切了了可見。其地四面峭壁、一綫螺旋上、多土窰石洞、賊匿其間云。十七日、阿公過長武、二十一日、臨石峯堡、督諸軍攻剿。又相山址要處築卡、斷其水道。七月初四日、堡內投出婦女一千五百餘名。至夜、賊欲突圍走、海侯蘭之率兵邀截、射殪者無算。初五日、破其堡、阿渾張文慶、李可魁、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逃逸者悉搜捕誅之。時聞敷君倫泰將踵三君赴甘肅、調太原總兵富君敏泰代之、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由靈臺赴鳳翔、過汧陽、乘便鞫事、從隴州出長寧驛、與敷君相見、且閱各要隘形勢、復歸長武。李公柢至刑部、論斬下獄、提督革職發伊犁、阿渾

等皆磔於市。是役也，自陝省綠營駐防五千名之外，調晉省兵二千名、京兵二千名，絡繹過長武，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又銀錢、火藥、鎗炮、軍裝駝載者又以千計，危如碁累，紛如蝟集。而先生不擕胥吏，不藉賓僚，飛書草檄，咄嗟立辦，暨乎班師竣事，無一舛錯遺誤者。奏上，輒奉 旨嘉許，並議敘加二級。程魚門編修自都來訪，六月抵西安，先生未及見，以詩迎之，未幾卒於巡撫署。方事之殷也，尚與蓉裳遙相倡和，所過邠、岐、汧、隴，以詩紀其風土。又以長武學廢，兩廡圮，栗主久失，乃出俸錢，率署邠州知州張曾、長武縣知縣樊士鋒修之。子衿奮踊輸助，閱兩月而成，勒石以記其顛末。

五十年乙巳，六十二歲，在西安。時畢公被 旨 陛見，以正月初十日起程，布政使圖公薩布署巡撫事，先生署布政使

事。二月十七日、得　旨、畢公調河南巡撫、何公（裕成）調撫陝
西。三月、何公至西安、先生仍回本任。先是城南興善寺、隋時
古剎也、前有轉輪殿庋藏經、歷久傾圮、先生集衆願修之、并
勒文以紀其略。又畢公修西郊大崇仁寺、並起五百羅漢堂、
屬文爲記、令嘉定江貢生（照）以隸書書之、而勒諸石。十月、得
旨、何公調撫江西、以貴州巡撫永公（保）代之。圖君奉　旨
陛見、先生仍署布政使、迄十二月謝事。嘉興張孝廉（誠）來
謁、孝廉喜爲五岳游、蓋徐霞客之流亞云。十二月十九日、祀
蘇文忠公于廉讓堂、陪祀者十餘人、作詩記之、以公曾仕鳳
翔通判也。是年八月、黃孺人病歿。
五十一年丙午、六十三歲。先是壬寅歲、先生修青浦縣志、稾
存篋中、攜之西安。至是二月、志成、屬吳江史君（善長）賚

送巡撫門。公使縣令刻之。又因各省刑名皆有省例，益舉部頒之案及條例之異常者纂輯成帙，以備稽考。西安舊無，遂飭吏胥盡發數十年舊案，編成五十卷，刻藏于署。四月，圖公授湖北巡撫，湖南布政使秦君承恩調補陝西，先生復署事。六月，秦君至西安。七月，河南伊陽縣民秦國棟等三十餘人戕知縣孫岳灝而逸。畢公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壤接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逃入商洛、鄖西諸處。得旨派往督緝，於是先赴商州，以商州龍駒寨下接河南淅川，爲商民販貿水陸要路，檄州同李景邁派兵役邏之。八月初二日，奉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陛見。乃遍歷雒南、山陽，由曼川關下漢江，過湖北鄖西，抵白河、洵陽，還至鎮安，責令各府州縣及參將、游擊、都司等分路搜捕，設兵役於關隘，以稽

出入。詰保甲於村落、以杜隱匿。時直隸大名府民段文經、徐克展等亦聚衆爲八卦教、戕其巡道熊恩紱、上並命督率搜捕。乃還至潼關、沿河而北、歷朝邑、郃陽、韓城、察視各渡口、亦分派丞弁、督兵役稽之。九月、景遵及商州游擊張濯、山陽縣知縣孫烈先後獲秦國棟及其子弟餘黨解京師。屢得優旨、命卽入陛見、因撰商洛行程記一卷。十月、啟行。過華陰、游玉泉院、雲臺觀、欲登蓮華峯、至青柯坪、微雪、罡風大作、不果行。至蒲州、昇君安方爲山西河東道、出深省堂詩集屬爲序。會兵部郎中富君森布子、富君與先生善、故執禮甚恭。十一月十七日、詣闕、召見、詢問歷來軍機處事、及前于文襄公當國狀、又奏因肝氣不和、精神疲憊、請改京職。

上垂問所服何藥、一一奏對、 温旨不許、乃 陛辭。是時翁振三宫詹、曹來殷學士、陸健男大理皆奉 使督學、都門無復有詩酒之會矣。二十五日出京、經汴梁、謁畢公、置酒觀劇。遇洪君稚存、徐君友竹、款語移時而别。除夕、抵荆門州建陽驛。連日大雪、西北風呼洶、途中寒甚。

五十二年丁未、六十四歲。正月朔、抵荆州、初七日、過常德、提督俞君金鼇、舊識也、門人沈世燾以雲南迤南道俸滿入都至此、遂同飲於俞君署、乃别。三十日、過貴陽、巡撫李公慶棻率司道迎餞於雪厓洞、明日行。二月初七日、入平彝境。十三日、至省城。總督富公綱、巡撫譚公尚忠同司道來迎、遂抵任。著重游滇詔紀程一卷。滇省銅政最繁、爲廠大小四十有八、每歲須京銅六百三十三萬斤有奇、九省採買銅一百四十

二萬斤有奇，寶雲、東川二局鑄錢銅七十六萬斤有奇，而其他補運者又須數十萬斤。以是粲牘最繁，皆當鈎摘稽考。先生昧爽而興，至篝燈，批飭猶未竟也。又以滇省産銅，雍正年間鑄錢以運京，運至湖北之漢口鎮，再運京師。後乃由各廠分兩路水陸以達四川瀘州，復由瀘州下江入運河以抵通州。規條數改，參差錯互，其各省採買漸次加增之故，粲牘亦缺失。自運用滇銅來，其停減採買洋銅價值及鑄錢餘息，其計增解至千餘萬兩。且開採既久，硐老山空，鑛質多麤雜，以砂石、礦冶有須十數番者，加以入山深則米販遠，煅煉久則取柴難。自滇及蜀，步步皆蠶叢鳥道，夏暑雨，冬積雪，及瘴癘起，皆不可行，農忙少牛馬亦不可行，運價日貴，司事頗憂不繼，而莫能推其顛末。先生盡發故籍，作銅政全書五十卷，然

後補捄之方暨調劑之術，可考而知矣。時寧洱令揚州蕭霖工詩，太和令江西杜鈞工篆書，嗜碑版，因得段氏平定南詔碑文，又得安寧唐王仁求墓碑，遂屬知州董傑封其墓，爲文記之。又屬保山令王彝象修楊文憲公慎祠於永昌。祥刑僉處西陲，士人鮮嚮，四方知名之士罕有來游者。惟鍾祥余君元亨慶長頗知亭林之學，尤邃于尚書，主五華書院，及其弟環度慶遠俱爲文字交。而昆明諸生陸埶、陸棠弟兄能詩畫，安徽潁上縣知縣陳絅齋文燦，楚雄縣人，故門生也，能詩，嘗以所作請正焉。布政使署中舊貯御纂七經，乃陳文勤公宏謀爲使時所刻，又有朱子全書、近思錄，藏版既久，多缺爛，先生補刊印行之，分置各府州縣，使諸生時習之。滇省號佛地，而釋教衰微，罔知戒律，屬歸化寺戒僧本立以十月開戒，

遠近至者三百四十五人，刻爲大悲壇同戒錄。是年，門人孫君淵如以第二人及第。而曹學士來殷卒于廣東學政任，嚴東有侍讀卒于廬江書院，先生爲詩弔之。

五十三年戊申，六十五歲。先是，省城五華書院爲鄂文端公爾泰所創，公歿，祀其中，至是久廢。先生乃新栗主，祔以林文定公名時、尹文端公繼善、陳文勤公宏謀、李恭毅公湖、明公瑞，五公皆雲南總督、巡撫，清名厚德，譽望最隆。明公清廉英鋭，殉節緬中，而國子監司業王公太岳前任布政使，於銅政有功，並祀之，以從士民之望。二月次丁，率府縣及書院諸生致祭，作七賢祠碑文，使安寧州學生劉璿分書，以置于壁。時騰越州城工修竣年餘，乃奏往勘驗，以三月初二日行。沿途望雨禁屠宰，先生亦齋戒，僕從皆不得食魚肉。每過州縣，晨

赴步禱龍神、城隍諸祠。至廣通、得微雨、自是霢霂不絕。初八日得　旨授江西布政使、與李君承鄴對調。以年老多病、且距江蘇本籍遼遠、恐水土不宜、故有是　命、
聖恩體恤之至意也。及抵下關、聞緬甸因耿馬土司來請入貢、遂往大理、偕提督烏君大經、迤西道楊君以溁詢狀。使具言、緬酋孟隕輸誠屬實、乃奏記于總督、請入奏。明日、赴騰越閱城畢、總兵劉君之仁置酒于大樹關。關屋無多、前後有竹數萬挺、大樹數百株、濃陰清樾、爲州縣公讌之地。明日還至下關、雨益甚。以四月十四日回省。六月初一日、李君至、十二日啓行。父老香花杯酒走送者、自城闉至鵰鴿哨、興福寺、二十餘里不絕。十九日、出雲南境至貴州。七月初九日、出貴州境、十七日抵常德。提督俞君二云、初十日江水漬荊州萬城堤、

澧州以下，浩漫不可行，宜由龍陽出長沙，過岳州，取道武昌，乃如其言。二十一日至長沙。潙牆寺少卿羅君徽五典、方主嶽麓書院，來見，請往游焉。少卿出所註詩、易，頗有新意。二十七日，過岳州府，上岳陽樓。樓久不修，岸將圮，張文敏公所書范文正公樓記在屏上，重刻亦失真。振衣盼望，舉杯獨酌，蒼茫數萬頃，君山、扁山如在几案，北望湖水清黃各半，益江水侵溢之故。已而岳常澧道臧君榮青及府縣皆至，招飲，示近日所産白烏，朱睛雪羽，瑞徵也。八月初四日，抵武昌，總督、巡撫及兩司以勘火故，俱不在，學使吳泉之來迎。城中水深三四尺許，而漢口亦被淹。寓江漢書院，院長門人楊西和倫也、史誦芬亦至。明日同登黃鶴樓，樓傑麗深靚，塑仙人乘鶴吹笛像，翛然出塵，勝岳陽遠甚。住兩日，雇騾行。九月十一日，至

熱河、召見、詢荆州水決情形。奏言、據連次所問、今年各省暑雨過多、江旣盛漲、而漢口及洞庭、彭蠡兩湖水皆入江、以截江流、下壅而上潰、故至此。

上頷之。旣而奏請京職如前時。

上以十二日回鑾、遂命隨行。十六日至遙亭、復召見、

上諭以人材難得、速赴新任。十九日、回京。二十一日、出彰義門。十月初五日、渡運河、抵徐州、見族子叔華教授元勳、以李愿石幢搨本相示。十二日、渡江、見總督書公麟。是夕寓秦淮、嘉興王若農尚珏及江寧教授錢溉亭塘來。若農蓋惺庵子也。遂留飲。二十三日、入江西境。二十四日、過東林寺、頹廢殆盡、惟三笑堂存、白蓮池亦淤爲田。殘僧三四、問以遠公及蓮社高賢、不知爲誰某、問以淨土、不知是何法門也。二十八日、

至省城任事。著雪鴻再錄二卷。會是秋江湖水溢，近江十五縣頗被淹，前署布政使額君勒春先已查核被災分數及貧戶等差入報，奉
旨賑恤。先生由水路覆勘之，所過堤堰衝塌及田畝爲沙所壓積者，皆親自履驗。由南昌、新建歷餘干、萬年、鄱昌、建昌、德安等縣，召災民詢以所得銀米若干，務與冊符。又見老弱孤寡，輒撫慰之。十二月十四日，過星子，登開先寺，上黃巖。殘冬寒冱，無瀑布，還宿棲賢。十五日，入白鹿洞書院，祭文公祠，招生徒而勸勉以正學。晚至歸宗寺，觀右軍墨池、摸廓間董文敏各石刻。十七日回署。

五十四年己酉，六十六歲。在南昌。有友教書院屋滲漏不可居，先生新之。又修宋蘇雲卿祠于東湖上。二月二十四日，得
旨授刑部右侍郎。先是高安朱文端公軾萃二十一史中

名臣、儒林、循吏爲三錄、刊成未及頒行、先生因其可以勵世、出俸金、屬高安知縣小門生張古餘敦仁印數百部。及是命下、乃與以贈總督書公、屬其分給州縣、冀稍有裨於吏治。先生頻歲馳驅南北、旅費既多、署布政使顏君助之、始得辦裝。乃以初五日啟程、二十八日抵京師。詣 宫門謝恩、 召見、奏對稱 旨。時京城買宅甚貴、糧道陳嵩山蘭森爲大學士桂林陳文勤公孫、云有故第在內城勾闌衚衕、可居、遂寓焉。閏五月初五日、

上幸熱河、先生從。八月

上丁、祭 聖廟、 命祀啟聖殿。又屢 命和詩、 賜紗緞果蔬甚夥。又 賜詩經樂譜、 御題春鳩墨刻、 御題五福五代同堂記。二十一日旋京、同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秋讞。十

月、命同考勘各省鄉試中式卷。十一月初五日、直隸新安縣民劉巨川控總甲等於被災賑濟及借常平倉穀均有勒索、命偕倉場侍郎蘇公凌阿往按之。二十三日勘畢還。按察使富宜善來新安、以其父傅勤公顯行狀求爲神道碑。時同里沈惟吉明經廷枚、張青堂秀才拱先後入都、來下榻。

五十五年庚戌、六十七歲。是年

聖壽八旬、正月元日筵宴於保和殿、恩詔頒布天下、將謁

闕里、告成於岱宗。二月初八日啓蹕、先生從。先謁

東陵、次謁

西陵、禮成、遂由秋瀾行。至德州、同直隸山東諸大吏賜宴、觀雜劇角觝如常儀。三月望日、

上臨曲阜、親詣聖廟行禮、命分獻孟子、又命祭少

昊陵、顔丁墓、仲子任子祠。過濟寧、見黄小松司馬易暨布衣李鐵橋東琪、兩人皆深於金石、盡發其所藏碑版摩挲之。遂守　賜和　御製詩三十餘首。同扈　蹕者爲翁振三閣學、禮部侍郎鐵冶亭保、酬唱殆無虛日。還至青縣司馬莊、會高郵州典史陳倚道密揭是州書吏假印重徵、詳報布政及巡撫不辦狀、

上遣兵部尚書慶公桂同先生往鞫。乃偕刑部員外郎許君秋巖兆椿行。三月十六日至高郵、會總督書公同鞫。而書公先已獨訊、且奏所揭屬誣。

上以不俟欽差、明有專擅袒庇、褫其翎頂。已而慶公等勘得重徵實情、下知州吳瑍于獄、並劾揚州府知府、能之尋得旨、令逮閔巡撫鶚元。行至紅花埠、復奉　旨勅訊康布政基

用、并參遣治。慶公偕巡撫北行，先生獨往江寧訊罪、其祖庇情形一一如
上所指。時姚君若姬傳_鼐來晤、方主鍾山書院。殿東有子_觀亦來謁、觀字子進、殫心地理、所補元和郡縣志簡而能該。先是
趙君雲松從揚州安定書院來訪、古懽重見、皆可喜也。四月
初六日、遵　旨帶同康君取道江浦以行。五月二十八日、抵
熱河、　召見於避暑山莊、　詢問江南吏治、對以各督撫皆
務爲安靜、而州縣貪戾不法、輒相容隱、因以致此。
上頷之、下其事于刑部、分別治罪、而總督亦能職來京。七月
二十八日、
聖駕自熱河還、迎　蹕於密雲。適湖南湘鄉縣民蕫高門控
書吏收漕折色各款、

上命同兵部侍郎吉公有堂慶馳驛鞫之，遂率兵部員外郎丁琴泉（雲錦）及許君秋巖啟行。時萬壽屆期，萬方送喜，自內外四十八旗、喀爾喀蒙古之外，西藏大喇嘛、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噶爾丹錫埒呼圖克圖、安南國王、朝鮮南掌緬甸陪臣、哈薩克使臣、金川甘肅諸土司、臺灣生番、巴勒布番人咸來祝 釐獻賦。先生將出都，梁元穎侍講、錢曉徵少詹亦以 慶典赴京，相晤絮語移時。八月十三日，宿新鄉，晨起望 闕行禮。月杪抵長沙。九月，由水路赴湘鄉。初七日，奉 旨令審湖北應城縣武生李杜控倉書科派買穀又斂錢買馬、折收草費各款，遂發摺起行，與吉公渡湘水。十五日，至武昌。十六日得 旨，以江陵縣民趙學三控書吏何艮弼等包攬方家洲堤工，偷減土方，復 命鞫之。

赴荆州，乃拜摺具言先往德安，再赴江陵閲江堤。大江自宜都西來，入荆州境，其上兩山束之，堤自萬城始。乾隆五十三年夏秋多雨，如漢沔、洞庭、彭蠡皆漲，爭入江，以截江趨海之勢，於是江水騰溢，齧江陵堤，決二十二處，衝西門入，從北門出，漂軍民，壞房署無算。

上移畢公爲湖廣總督，發帑五十萬兩修之，又　命大學士阿公督辦。公相度形勢，江岸南高北下，而近南岸有窖金洲，長七八里，寬二三里，江至此不得展拓，故涌而潰。遂於北岸楊林洲、黑窯廠、觀音寺築三石磯，挑水循南岸行，以刷窖金洲，且悉犁其蘆荻，去其根結。今洲勢日削，已著成效，若數年後洲汕盡，則水不北侵，府城可永固矣。然聞居民言，五十四年夏間江漲，距堤而止二三尺許。或謂四川、陝西、湖北山木

叢密處多墾爲稇包穀地，遇雨浮沙隨水下於江，江雖深，百久漸淤，是以水勢年增。別無上策，惟高築堤以資扞衛耳。問三磯竟又三十里至方家淵，拔故冊又載無減少，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鄉府張　方理任之，民始悅。十五日，閱郝穴堤。江自萬城至此，凡兩曲，其間如祁家淵堤爲水所齧，土時時墮水中，亦不可不亟修也。觀音寺後有陀羅尼經幢，元至正六年都水使者賽音不花造，以畀吾兒字書。因江形至此如象鼻，伏大雄力以爲捍制。二十八日，荊州堤工訖畢，發櫂渡江。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民蒲太圻控告賄買武童等事。又得旨，長沙民王澤遠告鄉縣勒買常平倉穀，　命往鞫之。兩宰運何，小隙始微露。除夕，同吾公及丁、許兩君小集，皆有詩。是年，以　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

缺页

勘方家淵堤工尚未修補，乃以知府張方理　草率捏飾具奏、落其職。二月初二日、過南陽臥龍岡、謁諸葛忠武侯草廬。有三顧堂故蹟、前巨碑二、刻前後出師表、字頗雄渾。其旁楓柏亦數百年物。初八日、抵衛輝、復讞蕭太圻所控一款上之。十九日、至海淀。二十日、　召見奉　旨詢問所讞諸案是否無冤、奏各處皆有奸民然有司啟之、胥吏釀成之、亦不能薄其罪也。

上以爲然。又以出使頗久、令回休息。蒙

聖慈體恤如此。著使楚讞譯一卷。先是庚戌歲恭遇

聖壽八旬、停止勾決。至辛亥、以一年辦兩年案牘、入秋審者一千七百餘人。爰書繁重、每日自進署外、歸則勾稽比擬、輒至夜分、凡百餘日始畢。八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會大學士、

九卿、詹事及各科道會勘于天安門外金水橋南朝房、乃進本。自八月二十一日始迄九月十二日進畢、乃候　勾到、在行在勾六次、在　制勾八次、十一月十二日始竣事、爲時纔。治亭侍郎、王閬風閣學 傑、李鳧塘編修 驥元、阮伯元詹事元、王懷祖侍御 念孫 及子伯申 引之 咸在京師、文酒之會不減曩昔。冬至得寒疾、歲暮而瘥。

五十七年壬子、六十九歲。

上幸山西五臺、以三月初八日啟　鑾、先生從。十二日、由艮格莊詣泰寧山謁

泰陵、禮畢又謁

泰西陵、如前儀。十七日、至王快、路漸高、四圍山勢益峻、層巒疊嶂、尚有積雪。二十日、過龍泉關、上長城嶺、雉堞參差、先生

跋馬而上、石徑詰曲、俯臨絶壑、凡十五里。上嶺而下、是爲山西境矣。二十一日、　駐白雲寺。二十二日、　駐菩薩頂。五臺、梵經謂文殊師利法王子道場、一名曼殊舍利。唐清涼國師澄觀著華嚴疏鈔於此。元時番僧始來居之、故山中喇嘛最多。近日章嘉胡圖克圖寂後、亦舁其龕塔于鎮海寺。喇嘛傳宗喀巴教、以衣黃者爲正、山中寺院崇麗者、率爲所居。其餘則謂之青衣僧。然孤巖斷礀、夐遠幽絶、未必非阿羅漢所棲止也。二十九日、還過長城嶺。四月初六日、　駐蹕眞定。知府邱君學勄、舊相識也、出百十二家古墨見示、皆明中葉及　國初名人所製者。十六日、回京師、著臺懷隨筆一卷。八月、順天鄉試、上命吏部尚書諸城劉公墉充主考、先生偕劉和菴詹事圖禮副之、得聶亮采等二百三十三人。

五十八年癸丑、七十歲。時

上將幸盤山、派扈　蹕。三月啟　鑾、至十三日

上幸天成殊像萬松東西甘澗諸名勝。畢。十五日、各省奏刑

名事五件、奉　旨均令速議。大學士等以爲明日始能奏上、

先生一日皆具摺奏進。

上深嘉之、　賜食明日　召見、因奏松江近海地卑、離家十

年餘、墳墓間有坍塌、乞照例歸省修葺、

上允之。四月初一日、由陸路行。二十七日、過揚州、薄暮抵瓜

步、出大江。先上金山、徧望江樓。午夜起視江昏月晦、隱約漁

舟數點而已。晨起飯畢、放櫂過焦山。甫至廊下、清風翛翛、叢

竹戛擊有聲。已而住持髡超達璞出迎、以詩見示、頗清俊。飯

罷、往三詔洞。有焦先坐像、烏紗金紫、不復作山人裝、可一笑

爾。還至松寥閣上。長江東瀉，與海歎欲夕陽照之，碎金萬點，亦先生前此所未見也。宿閣上，三更雲霧，一無所見，惟聞枯槎老鶻時拍拍有聲，蓋不至此者三十七年矣。明晨回京口。見教諭劉君端臨台拱。過常州，上檥舟亭，拜蘇文忠公像下舟，適總督書公從蘇州秋審歸，過船款語。五月初二日，抵蘇州，巡撫奇公豐額帥屬來請

聖安，遂徧拜之。是夕雨甚，土人云，自二月中至此未嘗晴也。翌日，雨中赴硯山，祭曾祖光祿公墓。松楸蔥鬱，雲煙窈冥，徘徊久之。回珠街里祭祠，詣雪葭灣祭祖考墓，以封一品光祿大夫焚黄致告。墓生芝之一本，色微黄，其大逾于掌。時江浙諸郡名士以詩就正，舟航錯互，屨滿戶外。八月間，瘧作，兩閱月始已。適錢曉徵少詹過訪，留宿蕭禊山房。明晨，招圓津禪院

僧慧照覺銘、放舟至佘山、并招汪書年及張晦堂典載、遠春典鏞、飯於知止山莊。又往干山、登周氏來雨樓。爲門人周仲育秀才厚堉藏 賜書處、而仲育歿已七年、爲之悄然。次日、還過慧照清華閣始別。先生輯青浦詩傳、自機雲以下至於近時女士、方外、悉爲甄錄、共三十六卷。先生以體尚委頓、欲遲明春北上、而

上從熱河還、 召見大臣、垂詢王昶何以未來。輦下諸公飛札具告、謂當尅日就道、而司寇胡公季堂促之尤力、遂以冬至日行。二十二日、過無錫、正値七十壽辰。蓉湖浩蕩、垂垂欲雪、買惠泉酒、對山獨酌、慶者絕蹟、自以爲得未曾有。自念年已七十、宜懸車。然

聖壽八十有三、天行之健、自强不息、且九列中、年七十以上

者凡十餘人，咸恪恭震動，陳力趨事，不宜循古禮爲辭。惟是耳聾日甚，動履盤跚，十步九息，心思如墮雲霧，又不可以戀棧誤公事。十二月初二日，抵王家營。日五更衝寒早起，比至京，疲憊益甚。赴　宫門，　召見，遂以精神日減，不能供職具奏。

上鑒其老病，允之，謂在侍郎中頗爲出力，遂以原品休致。且謂歲暮若寒，肎俟明歲春融回籍。蓋自大學士漳浦蔡公以年近八旬乞身後，迄今十餘年，未有蒙　體恤如此者，九卿動色，誇爲異數。

上詣瀛臺，因進摺謝　恩，且言明春俟　巡幸天津，送　駕後啟程南下，得　旨報聞。是年春　殿試，門生陳遠雯云以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編修，英煦齋和、魏升之元煜授庶吉士，

蔣問樵第、王曉香紹蘭成進士、以知縣用、戴金溪敦元補殿試亦改庶吉士。自丙申至是十八年詩、編爲杏花春雨書齋集。

五十九年甲寅七十一歲。元旦、入　朝行禮。時京城春暝、大學士、九卿至翰林、科道及部曹諸君皆以先生將遂初、自上元後置酒設餞、並以詩文投贈無虛日。三月二十二日、　巡幸天津啟　鑾。先生先赴黃新莊、二十三日清晨送　駕、上頷之。四月初一日、赴通州下船。時北省少雨、潞河淺澀。天津以漕艘將來、沿河官吏及總兵等咸雇民夫開挖、舟行逆水而上。又、東南風多、候開閘、候漕船、日不及行二三十里。六月始至濟寧。而各省俱已得雨、水漸長、漕艘亦過訖、遂放溜而南。七月二十三日抵家、乃以春融顏其堂。九月、病瘧、臥榻

者月餘。先生留心理學，取薛河津、王陽明、魏莊渠、崔子鐘、顧端文、高忠憲、黃漳浦、馮恭定、劉戢山、孫蘇門、李二曲、黃梨洲諸家著述，刪發聖賢要指。

六十，年乙卯，七十二歲。三月，赴蘇州謁曾祖光祿公墓。墓右丙舍荒圮，因其舊而修之。前爲硯山丙舍，舍三間，少宗伯鐵冶亭書額。西三間題梵香齋，諸城劉冢宰石庵書，以前曾令僧居此故也。階前地二畝許，有小池，池中植荷，餘地植梅、桃各十餘株，雜以玉蘭、辛夷及松、竹、蒲、荷之屬。南有樓，題棲雲閣，爲門人秦易堂司業承業書，翁振三閣學撰丙舍記，刻置于壁。修築竣，艤舟閶門，諸名流來謁者，如李尚之秀才銳、顧千里秀才廣圻、徐澹如秀才嫈、袁又愷上舍廷檮輩，朋簪雜遝，樽酒飛騰，而與王光祿、錢少詹同學、同年、同歸老，得數晨

久，尤快事也。五月，榮成進士，殿試二甲第七名，與先生同尋蒙　恩點庶吉士。先生得報，尤爲喜慰。九月，至錢塘，許積卿宗彥來見。入雲棲，禮大悲懺。七日而歸。十一月，上以明年歸政，八月先正　東宮，又舉行千叟宴，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以十八日起程，挈金青僧秀才學蓮，由陸路行。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二十二日，詣　闕請安，召見詢問歷官前後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歸寓青廠，與吳沖之少司空鄰，而那繹堂閣學彥成、吳穀人編修錫麒、桂未谷訓導馥、辛進士敬業、門人戴金溪、英照齋、伊墨卿秉綬、徐中書炘、沈戢山業富、鄧菽原傳安朝夕往還，殘年旅舍不覺岑寂也。是秋，太常寺卿施鐵如充山東鄉試主考官，得李方獅等六十九人，未還　朝，即授湖北學政。王

君紹蘭充福建同考官、得鄭瑞麟等八人。
嘉慶元年丙辰、七十三歲。元旦、
太上皇帝　御太和殿、王公、大臣、百官稱賀行禮。頒之、行歸
政禮成、
太上皇帝還宮。
皇帝隨至乾清門、乃出、更衮服、升　御太和殿、行登極禮。王
公、大臣、百官朝賀、奏樂如初。是日風日恬和、雲彩絢麗、咸謂
重光復旦之徵。初四日、行千叟宴禮于　寧壽宮皇極殿、王
公及一品大臣　賜坐殿中兩列、二三四品官及外藩使臣
坐殿門廊外、五品以下衆耆老坐階下。入宴者三千餘人。辰
刻、
太上皇帝陞座、

皇帝侍立、羣臣依班在殿外行禮、禮畢各就位。大學士阿桂奉樽跪獻、羣臣皆跪。又行叩首禮、乃坐。設酒饌、樂作演劇。太上皇帝命諸皇孫舉玉卮賜殿上羣臣、各叩首而飲。酒三行、樂畢謝　恩出。酒半、微雪霑衣服、作花六出。頃之、晴霽、雲日皎然、上下無不懽呼稱慶。頒賞有差、先生受　賜玉如意、楠木壽杖、紬緞、裝錦、大毯、筆墨等十六件。是日、冊封　皇后。午刻、復詣　太和殿前、

皇上陞坐、再行賀禮、退。蓋

太上皇帝聖壽八十有六、文謨武烈、旁沛宇宙、鴻朗昭融、純熙悠久、超越千古。而以

聖禪

聖、尤生民以來所未有。先生作詩六章、用志盛軌、進呈、得

旨刻入燕集中。元夕、
兩聖幸　圓明園、往侍直。二十一日、　陛辭。那繹堂閣學、彭
雲楣司空元瑞、沈雲椒少宰初、吳沖之少司空、英煦齋編修、
偕同人分日祖餞。二月初一日、儆車啟行、及門人又餞於普
濟堂而別。行至瓜洲、費筠圃巡撫淳以讞事赴興化相見、言
總督蘇公凌阿已聘主婁東書院。三月初五日、歸家。四月初
一日、赴書院、知州于君鼇圖直隸總督成龍曾孫、甲戌同年御
史宗瑛之子、以太倉州志自張受先以來已一百五十年、欲
續修之、請主其事。時汪敬箴編修學金乞假家居、築靜厓小
圃、香燈禪版、專心淨土。先生重聽久、至是夏秋酷暑、兩目眚。
迄秋、右月稍瘥、已不能潑墨揮翰矣。而江浙士人請謁無虛
日、校文暇、悉以應文字之求。歲暮還三泖漁莊。浙江巡撫玉

達齋德、阮伯元學政、秦小峴觀察瀛皆舊好、同蘇鹽政楞額聘爲崇文院長、因熊布政枚先期力請、仍主婁東、且志書未畢、辭不往。

二年丁巳、七十四歲。正月、浙中當事皆折簡相招、因赴浙。由楓涇至嘉善、見同年周稚圭觀察升桓、嘉興晤馮養吾侍御浩。抵杭州、項金門墉請爲東道主、王撫軍、蘇鹺使置酒邀伯元學使同汎西湖。明日、學使邀集瑪瑙寺。越二日、秦小峴觀察招游龍井。二月朔、赴雲棲、再禮蓮池大師。一宿至理安、次日游韜光、靈隱、楊梅諸勝。門人孫臬使嘉樂、張西曹時風、孫侍御志祖、暨沈觀察榮勳、龔太守敬身皆攜酒至寓。同邑門人陳州判花南韶復約諸名士請游梅莊。歸過桐鄉、李大令廷欽、江西舊屬、請見。門人李大令書田賡芸、爲平湖令、亦來

請。紓道往晤之，仍赴太倉。八月，聞秋帆制府卒於辰州官舍。十二月，鳳喈光祿亦殁於蘇州。兩君皆籍隸太倉，因爲作傳。是時先生老病益甚，遂辭講席歸。聞大學士誠謀英勇阿公薨於位，
上親臨其喪，賜謚文成。而顧晴沙、袁子才、王蓬心及王敦初復亦皆以秋冬繼逝。自甲寅至是年詩，編爲存養齋集。

三年戊午，七十五歲。二月，赴硯山丙舍上冢歸，撰顧晴沙墓銘，畢秋帆神道碑。是秋，編湖海詩傳畢，將梓，而江寧將軍慶公霖爲尹文端公第五子，甫抵任，以書來約。九月，買舟至秣陵，遍游寶華、棲霞諸山，天界、雞鳴、報恩諸寺。會江寧許秋巖太守、秦易堂司業諸君聞曾賓谷運使燠以俸滿入都，送之至揚州，寓同年沈既堂運使業富家。賓谷屢集名流招飲賦

詩聯句、五日而歸。是秋、戶部主事張君大維爲貴州主考、得黃變等六十一人。

四年己未七十六歲。正月、太上皇帝升遐、見費撫軍、告以入都、遂買舟行。二月初一日過無錫、鄒曉屏閣學炳泰來、始聞京師近事。大學士和珅以言官劾貪墨狂悖不法狀凡二十餘欵、上賜令自盡。又下 詔開言路、肅吏治、絶貢獻、禁奢侈。 溫旨絡繹、士庶鼓舞、相慶於途。二十九日、至京、寓集郎舍。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平之故、一一奏對。又 諭云、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乃退。明日、詣 觀德殿前敬謁梓宮、行禮、遂條數事進之、

上命留覽。時百齡持服、公事之餘無私謁、惟法時帆祭酒式善、何蘭士御史道生、張船山編修問陶偶相過從、譚藝而已。

清明 大祭、上

尊謚、并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俱詣行禮。十六日、具奏回籍。二十日、遂從水路南下。七月抵家。是時、吳縣知縣因爲富商追欠、于 國忌日違禁杖責生員、四學諸生不服、適平學使恕來蘇、羣往呈訴。而按察使、同知等收捕諸生、平君瑟縮不能禁止、先生移書切讓之。十一月、阮公伯元由戶部侍郎補浙江巡撫、過吳、具書請主杭州敷文書院。是年會試、鮑覺生桂星等十二人成進士、分別以庶吉士主事用有差。英煦齋詹事充會試同考、得蔡鑾揚等十一人。

五年庚申、七十七歲。正月下旬、至書院。院舊名萬松、明王文

成公守仁作文記之。碑今不存。生童來課者二三百人。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子、至是已六十年、學使錢公樾松江知府趙君宜喜請重游泮宮。乃以四月中歸里、率新進子弟祇謁文廟、禮畢、宴於曲水園。九月、復至書院。是年、英煦齋閣學爲順天主考、得張蓀等二百三十人。沈戢山編修爲福建主考、得張光浩等八十五人。魏升之銓部爲四川主考、得陳兆颺等六十人。陳達旻銓部爲貴州主考、得尹作霖等四十一人。而內閣中書張君桂齡亦充順天同考官。夏秋間目疾甚、屢辭院、阮公堅留乃止。至歲杪歸里。

六年辛酉、七十八歲。正月、阮公差縣丞顧某邀請、大雪中過鴛湖。城郭樓臺人烟樹木、皆在玉壺天地中、爲先生前此屢遊所未見。扣舷叫絕。杭州書院有三、自敷文外、崇文則馮玉

閣給事培、紫陽則御史孫君志祖、又戢山則孫淵如觀察、諸暨則禮部郎中孫君嘉樂、皆先生門下士、浙人以爲美談。夏初，適課諸生西湖柳枝詞、阮公閱之、歎其工、謂自楊鐵崖後五百年、無更作者、選而刊之、共得三百餘首。先生與當代名流往還書札最多、而諸城劉文清公及梁侍講元穎、墨蹟尤爲繁富、陳花南恐久而漸失、請合兩家書鐫之、名劉梁合璧、江浙士林亦以爲墨寶。八月、英煦齋少司農典江南鄉試、得崔錫華等正副榜一百三十六人。時目疾益甚、遂辭講席而歸。

七年壬戌　七十九歲。目疾愈甚。以生平所撰金石萃編、詩文兩集、及湖海詩傳、續詞綜、天下書院志諸書卷帙浩繁、尚待編排校勘、不能審視、因延請朱映漘秀才文藻、彭甘亭上舍

兆蓀、及門人陳烈承秀才興宗、錢同人秀才仙、陶梟香秀才梁各分任之，校其舛誤及去取之未當者，刻日排纂。是春會試，小門生呂兆麟、顧維、程邦憲等皆授庶常。

八年癸亥，八十歲。元旦，望　闕行禮畢，賦七律二章，傳和者頗衆。時　詔令雲南清查各屬銅鹽虧空　國帑之項，計虧至二百餘萬，無可著追。雲省督、撫請於二十年來各督、撫、司、道分賠之。先生應賠出一萬二千餘兩。貧無所措，乃至蘇州見署巡撫總督費公及布政使汪公日章，請以所有田宅盡數入官變賣以償，凡六千餘兩，不足，請咨部豁免。兩公皆許之。時邢繹堂少宰以讞鹽案至浙，寄書邀於中途相見，因至吳江會之。翌日又送出滸墅關，連夜挑燈話舊，盡不勝悵惘也。將歸，于太守鰲圖館先生于虎阜白公祠，館明季顧處士

苕之塔影圖。吳中諸名士載酒來訪、因作絕句十餘首記之。乃歸。陳黃門子龍詩文零落、先生前與王教諭希伊輯之、得若干卷、又考其墓、載於縣志。而是時適奉　詔錄明季殉難諸臣、　賜謚忠裕、並翰林撰文、入祀忠義祠。并考其前官、曾授兵部侍郎、翰林院侍讀學士、詳於殉節錄。因與陳桂堂太守延慶於墓上建碑亭、栽松柏。又於墳西半里逼成庵側建祠、兼祀夏忠節公允彝及忠節子節愍公完淳、王君勝時澐。蓋忠節與公同社同難、節愍為公高弟子、勝時亦公弟子、難後收葬、故一併祔之。并約同人、此後每歲春秋致祭、以垂不朽。又屬何書田秀才其偉與趙惠菴汝霖、莊純川師洛兩貢生更為搜採詩文刻之。同時嘉興朱孝廉鬯亦刻公集、乞先生敘之。又於金山徐氏得所藏安雅堂文集若干卷、於是

公之祠墓詩文燦然顯於世矣。十一月、八十生辰、吳縠人祭酒爲先生撰啓徵詩、吳越士大夫挐舟來祝者數日不絶、得詩百餘首、而京城及遠方寄詩來祝者亦衆。四川布政使楊君蘅裳和先生病目、寄空青石、先生笑曰、目本陽光、陽盡則暗、此豈可以藥物挽回者。試之卒不效。先是先生以六十年來師友所贈詩文、手自甄録、名湖海詩傳、共六百餘家、至冬刻就。又嘗讀宋元人詞集、有竹垞太史詞綜所未採者、撰續補八二卷。竹垞曾選明詞未竟、踵成十二卷。又選國朝詞綜四十八卷、至是皆刻竣。先生自中歲窮經、凡讀諸家注釋疏義有所得、輒書而藏之、題爲羣經揭櫫、共六十數冊。自戊午至是六年、雖往來杭州、太倉、常居於臥游軒、故繇以名其集焉。

九年甲子、八十一歲。神氣更衰、因思今古詩文中惟陸放翁、朱竹垞兩先生年逾八十、尚能吟咏、其餘則否、因遂輟筆不爲、蓋欲幾於心齋而坐忘也。遠方來訪者、迎送不能出廳。是年、鮑覺生中允典試河南、得董盆廣等七十一人。錢曉徵少詹、汪敬蕆庶子、史誦芬、沈安成靖先後逝、實有山陽之慟焉。而勞裳方伯卒於成都、尤爲惋惜。五月間、雨水泛溢、禾苗漂没者十之三四、幸蒙 爵賑兼施、窮黎稍濟、然猶有食糠粃者。

十年乙丑、八十二歲。二月、英煦齋侍郎與同年二十餘人郵寄八十壽文、極爲宏麗。先生杜門已久、而忠裕公祠落成、仰其節義文章、不敢以衰耗自解、乃於清明前親往致祭。曉徵少詹卜兆有期、同人偕其兄東壁、東塾求撰墓志、先生以六十年

皆好、作二千言、存殁之感、溢於楮墨。時鐵公治亭由山東巡撫總督兩江、巡洋閱兵、貽書問訊。伊墨卿太守由惠州罷、復起用、隨鐵公來、亦承其勤拳記憶也。伯元中丞丁憂歸儀徵、秦公小峴自廣東調浙江布政使、許公秋巖由江西按察調浙江、曾運使英侍郎、鮑中允常以書素見貽、而席編修煜、趙司馬懷玉、陳徵士鱣、吳秀才騫、姚上舍椿、及桂堂、遠春時時過訪。吳江潘明經眉、錢塘吳秀才引年與映濱同人皆在書舍、老病中不憂寂寞也。是年、英侍郎充會試總裁官、得胡敬等二百三十三人。孫平叔爾準、鄧蔚原傳安、孫子瀟原湘、徐直卿熲皆中式、直卿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平叔、子瀟選庶吉士、蔚原以知縣用。十一月、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刊成。

十一年丙寅、八十三歲。元旦、得鄧太守夢琴書、寄示麗澤講

習一冊、并以甲子鄉試重赴鹿鳴賦詩見寄。三月、許周生來、乞其尊人春巖方伯墓志。四月、徐直卿編修亦以求撰其尊人詩集序來訪、何夢華相繼至、劇談終日。五月十二日、微瘧、三日而愈。二十一日、寒熱復發、由是飲食漸減。至六月初二日、朱潘二君偕來問疾、猶與論易隨卦嚮晦宴息義、極精微。初六日病愈甚、先生知不能起、因言、吾通籍以來四十餘年、受　恩深重、未酬萬一、遂口授謝　恩表、令肇和繕寫副本、呈請當事審定轉奏。次及喪事、悉遵朱子家禮、無務世俗浮華之費、至墓志神道、須阮伯元秦小峴兩君撰之。又曰、汝庶母侍吾垂三十年、曾典質其所有簪珥、以充刻書之資、今侍湯藥浹旬、不稍懈、我歿後汝宜以禮事之、頃之溘然而逝、時初七日丑時也。

王文端公年譜

清·阮元編撰
劉琳校點
郭齊一審
周斌二審

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王文端公年譜》一卷，清阮元編撰。清嘉慶二十年刻本《葆淳閣集》卷首。

王杰（一七二五—一八〇五），字偉人，號惺園，又號葆淳，陝西韓城人。乾隆二十六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提督福建學政，陞内閣學士，督學浙江，歷禮部、吏部侍郎，充四庫館、三通館總裁，兵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二年，拜東閣大學士。嘉慶七年，加太子太傅，致仕。十年卒，年八十一，謚文端。杰自少嗜學，老而益篤，在官勤慎廉介。督學福建、浙江，多次擔任會試總裁，熱心獎拔人才。著有《惺園易説》、《葆淳閣集》。

此譜編者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爲譜主門人，字伯元，號芸臺，卒謚文達，揚州儀徵（今屬江蘇）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曾任浙江、江西等省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又是著名學者，嘗校刊《十三經注疏》、《學海堂叢刻》，編有《石渠隨筆》、《山左金石志》、《經籍纂詁》、《廣東通志》、《雲南通志》、《揚州圖經》等，著有《揅經室集》五十七卷。

此譜編於嘉慶二十年，簡要記述譜主生平仕歷、家事及兩朝皇帝的知遇恩禮，其他方面則很少涉及。

王文端公年譜

雍正三年乙巳 一歲

十月二十七日寅時，公生。公諱杰，字偉人，號惺園，別號畏堂，後又以葆淳二字刻私印。先世居山西洪洞縣，遷陝西韓城縣。始祖諱進，順五傳至公考濂濱公，誥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原任浙江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取公妣吳太夫人，生子三人：長諱濬，中式乾隆癸酉科第六名武舉人；次諱瀲，附貢生。公其季也。

雍正四年丙午 二歲

雍正五年丁未 三歲

雍正六年戊申 四歲

隨贈公赴浙江石門縣主簿任。是年始讀書。

雍正七年己酉 五歲

雍正八年庚戌 六歲

雍正九年辛亥 七歲

雍正十年壬子 八歲

能書扁額大字，讀書穎悟。贈公性方嚴，不苟

言笑見之輒愛喜謂吳太夫人曰此兒其大吾門乎。觀其作字與爲人端正能自立者。益勤教公不少寬假。迨去官歸鄉里橐空漸不給而公自刻苦讀書學與年進。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歲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歲

雍正十三年乙卯十一歲

乾隆元年丙辰十二歲

乾隆二年丁巳十三歲

乾隆三年戊午十四歲

乾隆四年己未十五歲

乾隆五年庚申十六歲

乾隆六年辛酉十七歲

乾隆七年壬戌十八歲

補韓城縣學生員。

乾隆八年癸亥十九歲

取同縣程夫人監生諱普女。

乾隆九年甲子二十歲

試高等，補廩膳生。

乾隆十年乙丑二十一歲

乾隆十一年丙寅二十二歲
子墺時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二十三歲
奉贈公命，負笈西安，肄業關中書院。是時武功孫西峰先生主關中書院，講程朱之學，勵實行，兼治古文辭，以訓士。公本以文受知，及受業，乃在文字外，先生深器重焉。自後公常相間家居，於事親從兄，勉勉勿懈。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十四歲
肄業書院。

乾隆十四年己巳二十五歲

肄業書院。

乾隆十五年庚午二十六歲

肄業書院。

乾隆十六年辛未二十七歲

子塀時生。

乾隆十七年壬申二十八歲

肄業書院。

乾隆十八年癸酉二十九歲

以優等選拔貢生。

乾隆十九年甲戌　三十歲

朝考一等第一名、引

見、以教職用、選授藍田縣教諭。未赴任、贈公棄養、公哀

踊哭泣不絕聲。侍吳太夫人、益依戀弗忍離。

與兩兄竭蹶營喪葬、盡禮。衆議析處、兩兄勸

生計、俯仰足自給。公專力讀書、不善治家人

產、日窘蹙、顧不以口食累兄。時當屢空極困、

不向人乞憐。公文名日著、爲飢驅謀養、奔走

四方、知交日廣、往來多知名士。與衆處熙熙

然、不立崖岸、設城府、羣飲以和。故或謂公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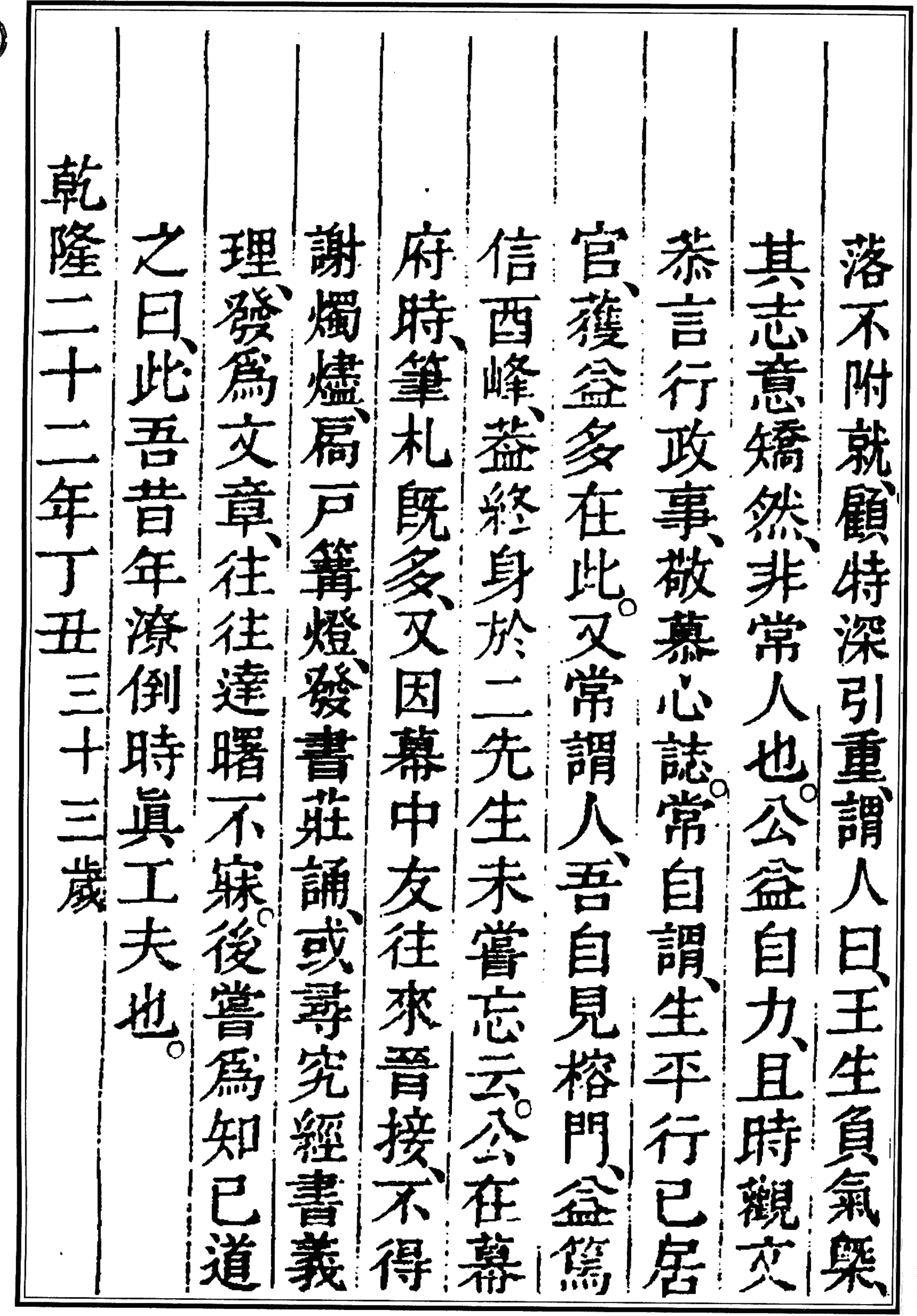
壯時喜交遊，性疎曠，頗倜儻不羈者之所爲，而其實稜稜持守，立定堅定，不一毫左右移。此其意志，在當年一二同志稔知之，能道之。

乾隆二十年乙亥　三十一歲

居喪。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三十二歲

時陝甘總督尹文端公以記室聘居幕府。公初本以書法見知，久乃悉公品誼，深重之。文端內遷，薦公於巡撫桂林陳文恭公。文恭理學大儒，精鑒別，於士類不輕許可。公在署落


落不附就，顧特深引重，謂人曰，王生負氣槩，其志意矯然，非常人也。公益自力，且時覲文恭言行政事，敬慕心誌。常自謂，生平行己居官，獲益多在此。又常謂人，吾自見榕門，益篤信西峰，蓋終身於二先生未嘗忘云。公在幕府時，筆札既多，又因幕中友往來晉接，不得謝燭爐，扃戶篝燈，發書莊誦，或尋究經書義理，發爲文章，往往達曙不寐。後嘗爲知己道之曰，此吾昔年潦倒時眞工夫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三歲

在撫幕。予埥時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三十四歲

在撫幕。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五歲

鄉試中式副榜。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三十六歲

鄉試中式第六名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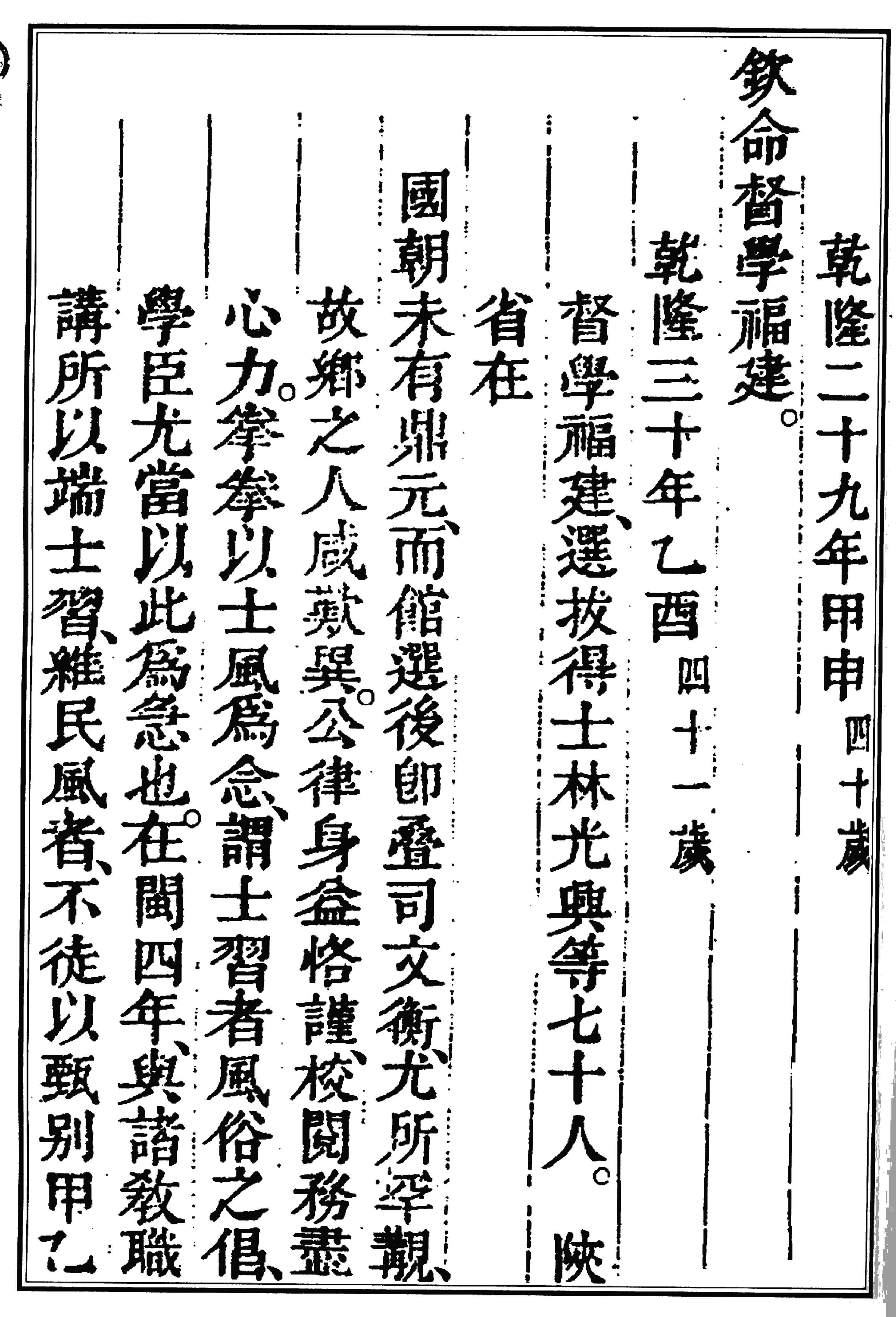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七歲

會試中式第十名進士。

殿試進

呈十本公卷擬第三。
上閱至第三卷、熟視之、若素識者、以昔在尹文端公奏
摺內見字體、曾蒙
嘉獎、且詢知人品。卽顧左右、謂此卷甚佳、
親拔第一。頃之引
見、
上喜動顏色、授翰林院修撰。
御製辛巳御殿傳臚紀事詩有云、西人魁榜西平後、可
識天心偃武時。是時西域底平、開疆蕆績、而公適應
運掄元、

詩特及之。數十年遇合，
恩禮加隆，自策名日始矣。迎養吳太夫人於京師。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三十八歲
欽命湖南副考官。吳太夫人訓之曰，汝去年尚作舉人，
今
皇上命汝爲考官，汝勉之矣。公謹受教，入闈閱卷，勤慎，
搜剔不倦，曰，離此一二年耳，敢自昧，以負當
世士乎。得士丁正己等四十九人。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三十九歲
散館一等三名。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四十歲

欽命督學福建。

乾隆三十年乙酉四十一歲

督學福建，選拔得士林光輿等七十人。陝省在

國朝未有鼎元，而館選後即疊司文衡，尤所罕覯，故鄉之人咸欽巽。公律身益恪謹，校閲務盡心力，拳拳以士風爲念，謂士習者風俗之倡，學臣尤當以此爲急也。在閩四年，與諸教職講所以端士習、維民風者，不徒以甄别甲乙

爲稱職。上稔知之、恩眷愈篤。迎養吳太夫人於學署。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四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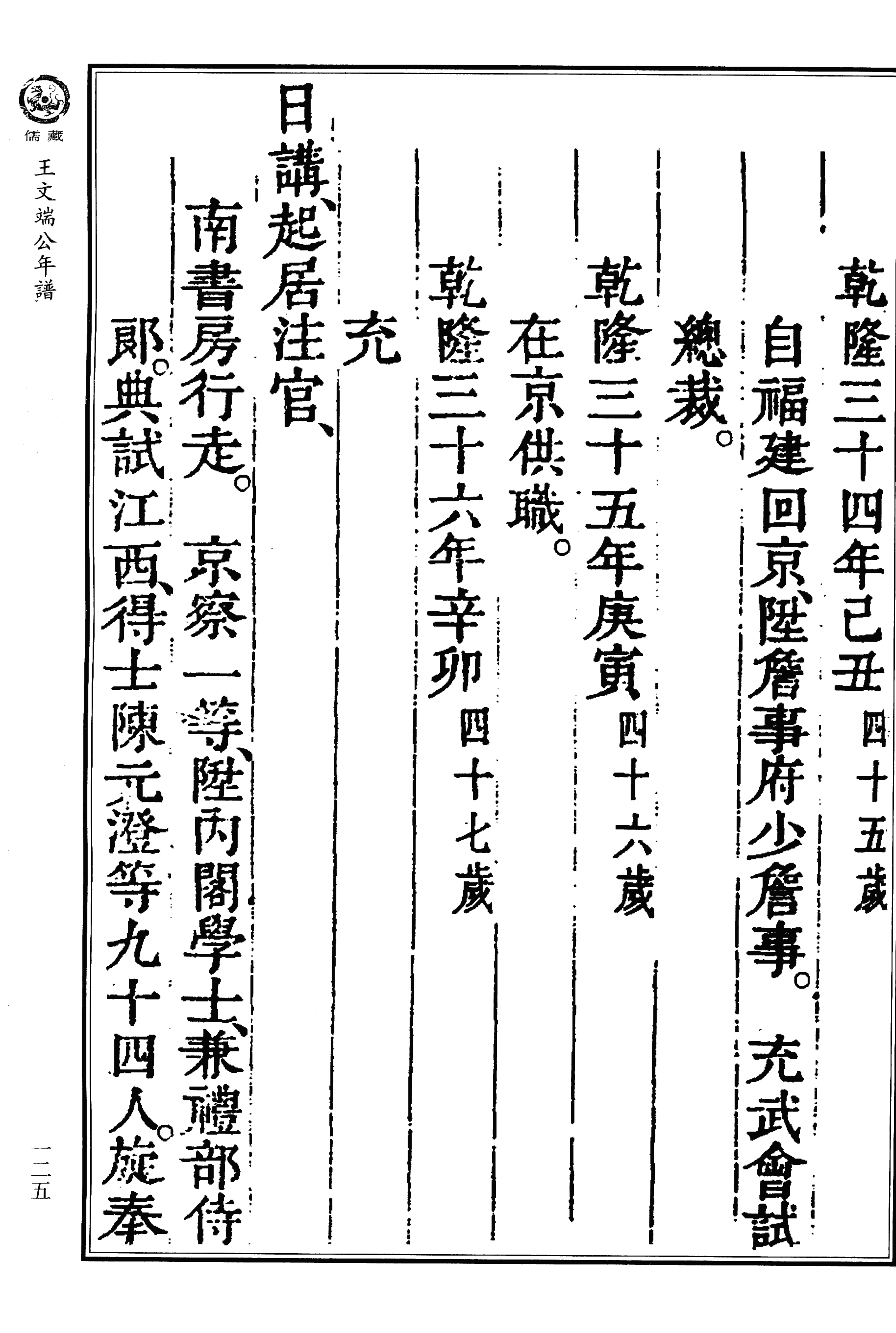
督學福建。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四十三歲

陞翰林院侍讀、仍督學福建。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四十四歲

陞右春坊右庶子。十月、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仍督學福建。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四十五歲

自福建回京，陞詹事府少詹事。充武會試
總裁。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四十六歲

在京供職。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四十七歲

充
日講、起居注官、
南書房行走。京察一等，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典試江西，得士陳元瀅等九十四人。旋奉

命督學浙江。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四十八歲

督學浙江。迎養吳太夫人於學署、省署。校閲之暇、即與程夫人侍太夫人、或披經史、課諸子業。此外無宴賞玩遊之事。署故有園林亭榭、在任三年、未嘗屬意、園爲之蕪焉。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四十九歲

督學浙江。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五十歲

督學浙江。冬、奉

命署工部右侍郎，回京。十二月，轉刑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年乙未 五十一歲

充會試副總裁，得士嚴福等一百六十一人。

五月，主試八旗教習。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五十二歲

再任浙江學政。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五十三歲

督學浙江，選拔得士汪應紹等九十九人。

八月，任滿，奉

旨到京後，即署禮部侍郎。十月，轉吏部右侍郎，仍兼

署禮部右侍郎，充四庫館、三通館、

國史館副總裁。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五十四歲

充會試副總裁，得士繆祖培等一百五十六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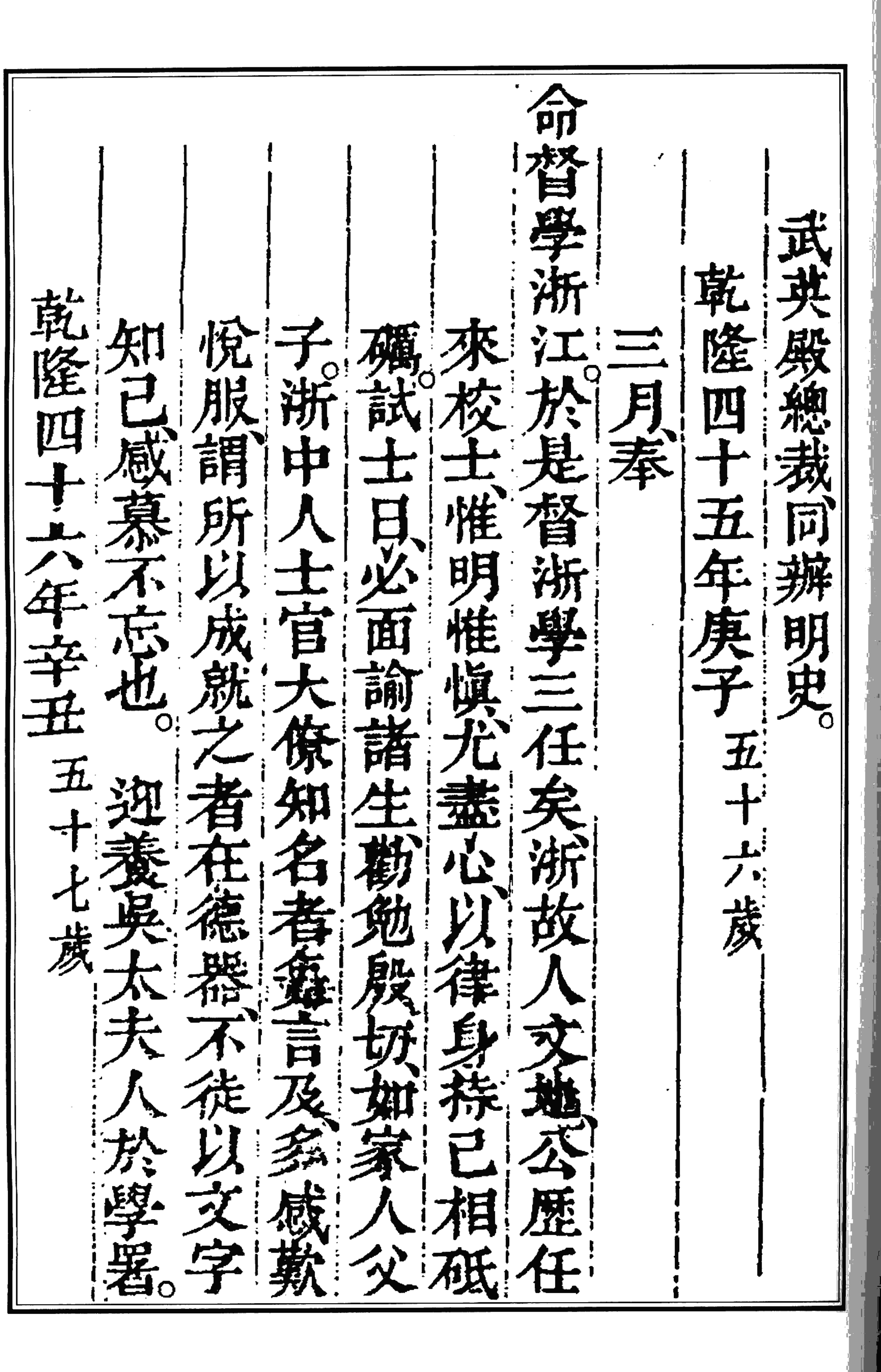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五十五歲

二月，轉吏部左侍郎。六月，奉

旨添派閱看

大清一統志。典試浙江，得士蔣師爚等九十四

人。八月，塛時生子駉。十二月充



武英殿總裁同辦明史。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五十六歲

三月，奉
命督學浙江。於是督浙學三任矣。浙故人文地，公歷任來校士，惟明惟慎，尤盡心以律身，持己相砥礪。試士日，必面諭諸生，勸勉殷切，如家人父子。浙中人士官大僚知名者，每言及，多感歎悅服，謂所以成就之者在德器，不徒以文字知己，感慕不忘也。 迎養吳太夫人於學署。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五十七歲

督學浙江。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五十八歲

四月，奉

旨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回京供職。　八月，充四庫館總

裁。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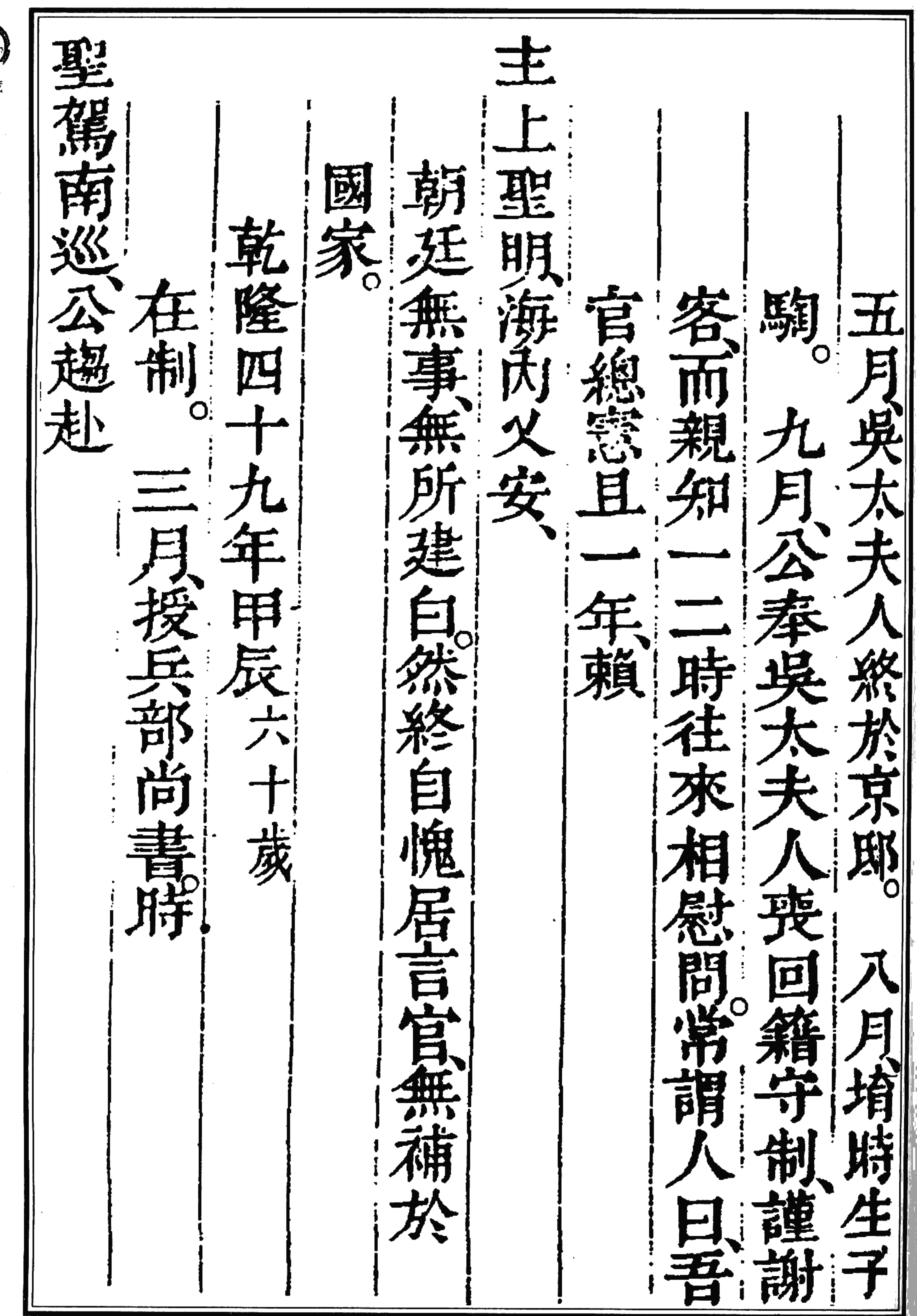
命

召對，蒙

恩諭太夫人八年歲，

御書南陔承慶匾額賜公。　十一月，子塽時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五十九歲



五月，吳太夫人終於京邸。八月，堉時生子駒。九月，公奉吳太夫人喪回籍守制，謹謝客，而親知一二時往來相慰問。常謂人曰：吾官總憲且一年，賴
主上聖明，海內乂安，
朝廷無事，無所建白，然終自愧居言官無補於
國家。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六十歲

在制。三月，授兵部尚書。時
聖駕南巡，公趨赴

行在謝
恩、
召見、公不解憂戚之色。
上曰、汝來甚好、君臣之情當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公感泣陛辭。時大典朱文正公方扈從、遇於行帳、歎謂公曰、
上之待公厚矣、勗哉。

乾隆五十年乙巳六十一歲

在籍守制。八月、服闋、進京供職。十月、充三通館總裁。十一月、充



經筵講官。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六十二歲

正月，奉

旨在紫金城騎馬。四月，直

尚書房總師傅。十二月，直軍機處。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六十三歲

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兼管禮部事務。充會試正總裁，得士顧鈺等一百三十七人。

賜花園住房各一所。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六十四歲

平定臺灣、
賜圖像紫光閣。
御製贊曰、典學七閣、肅正士風。臺灣民俗、頗悉心中。山海險夷、參畫具通。有佐樽俎、圖貌紀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六十五歲
充會試正總裁、得士錢楷等九十六人。
平廓爾喀、再
賜圖像紫光閣。
御製贊曰、司學閫疆、臺灣事曉。海洋進退、頗亦了了。短詩長記、晝夜謄章。無服贊策、人各用長。十一月、因

師傅七日未到免

尚書房行走。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十六歲

二月，塽時生子隲。充會試正總裁，得士朱

文翰等一百二人。十一月，加太子太保。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六十七歲

奉

命仍直

尚書房總師傅。九月，堉時生子驌。十月，塽時

生子雋。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六十八歲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六十九歲

六月、塽時生子駒。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七十歲

十月、公壽辰、

恩賜

御書贊元錫嘏匾額、臚名芸館魁多士耆福台階引大年對聯、梵錫無量壽佛、鑲玉如意珊瑚朝珠、

上用紅絨結頂冠、皮裏褂、蟒袍、鑲寶石黄文帶大小荷包小刀、飯菜果酒十六件、

欽差御前侍衛賚
賜，以爲公壽。
乾隆六十年乙卯七十一歲
嘉慶元年丙辰七十二歲
二月，埣時生子簫。以足疾辭免軍機處、
南書房、
尚書房，兼管禮部諸務。
嘉慶二年丁巳七十三歲
嘉慶三年戊午七十四歲
二月，奉

旨仍在軍機處行走。

嘉慶四年己未　七十五歲

正月、

高宗純皇帝升遐。

上親政、

命總理喪儀。殫心竭誠、自

梓宮在殯及祇送

園陵、朝夕瘏瘁、悲傷哀慕、未嘗頃刻忘。充

實錄館總裁。　八月、埒時卒。

嘉慶五年庚申　七十六歲

二月，塖時生子馳。三月，孫騊生子祖賚。

四月，公患痢疾，蒙

恩賜人參調治。當疾劇，常一夕十數起。旋草奏乞休，

奏就將上者屢矣，而輾轉念

先帝，

今上恩，不忍去。旋止不上。九月，疾雖愈，而氣體漸弱，

不得已乞休。奉

旨慰留，並

命扶杖入

內右門。十一月，⿰土英時生子馴。

嘉慶六年辛酉七十七歲

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得士胡開益等二百三十二人。

嘉慶七年壬戌七十八歲

復以疾固辭，蒙

恩予告，在家食俸，加太子太傅。

嘉慶八年癸亥七十九歲

三月，回籍，蒙

恩賜

高宗純皇帝鳩杖，內庫人葠一觔。

御製詩二首名冠朝班四十年、淸標直節永貞堅。樞
庭久値宣
綸綍、講幄昔從授簡編。歸里先叅
天上佛、杖鄉共仰地行仙。期頤福壽增康健、紫禁重來
赴叟筵。屢蒙
恩旨秉文衡、藝苑羣瞻桃李榮。直道一身立廊廟、淸風
兩袖返韓城。
先皇手澤常承福、東國靈夔永衛生。西望渭川雲渺渺、
鱗鴻時達慰離情。對聯、詔宣恩禮崇耆宿、詩賁林
泉養大年。 回籍後、早夜惓戀

闕廷，覆奏請
聖安，皆蒙
恩旨欽慰。五月初三日，奉
硃批：覽奏，俱悉。一切平安，實深欣慰。京中現望雨澤，未能霑足。川楚軍務暑有頭緒，亦未全靖。特諭卿知。欽此。又恭賫到
恩賜扇套一件、香袋六枚、各色藥錠六十包、又六十五枚。六月二十七日，奉
硃批：覽奏，俱悉。卿在家頤養，努力加餐，益增康健矣。京中自四月半得雨，陸續霑足，麥收不過五六分，

晚禾日見芃茂。至川楚軍情甚好，大約六月內可全靖矣。特諭。欽此。八月初十日，奉

硃批，卿在家頤養，想益康健。京中今夏雨暘時若，百穀蘩茂。中元日經略奏報，邪匪全靖。朕承

天恩

考佑，實深欽感。特諭卿知，同殷忻慰。二十日啟程幸山莊，現駐兩間房行宮。遥望西秦，彌增想念。欽此。十月二十五日，接奉九月十一日奏謝

恩摺內

硃批，卿在家安善，覽奏欣慰。今賜卿

神糕併如意、願永茂遐齡、長延福壽。欽此。十二月初六日、接奉謝

恩摺內

硃批、嚴寒沍凍、諸惟珍攝、用迓春祺、益綿福履。欽此。

嘉慶九年甲子　八十歲

正月十四日、接奉八年十二月初九日謝

恩摺內

硃批、新春介祉、福履益綿、遥望闕雲、曷勝想念。親書福字併荷包等物、付使帶去、賜卿、以迓鴻禧、並增純嘏。欽此。公雖在里居、而眷慕

天顏繫心
朝政未嘗一日去懷且以川匪未淨時有陳奏蒙
卽於摺內
降旨慰諭。是歲公與程夫人八袠齊眉、
上命巡撫方公維甸親齎
御製詩章、輝騰紫極耀韓城、海屋籌添鶴算贏、地近
西池增福祿星明南斗燦晶瑩。
兩朝調鼎文恩被、八袠齊眉壽域宏、德業久敷俾戩穀、
期頤雙慶衍長庚。
御筆福綏燕喜匾額並梵銅無量壽佛、鑲玉如意、蜜

蠟朝珠、珊瑚頂冠、皮裏繡蟒袍、補褂、紬緞，以
為公壽。十一月，脂車進京謝
恩。先是，
上有廷寄，著自行酌量，緩至來春到京，蓋恐嚴冬遠
道風霜致疾也。而公眷戀
天顔，急促就道，以臘初到京。
恩賜肩輿進東華門，扶掖入
內右門。
名見後，隨遣人到寓視問，並
賜鹿尾、野雞等物，問日

名見賦語流連復
御製誌喜詩西來紫氣滿都城入奏仙翁數倍贏趨
禁仍隨鴛侶列杖朝爭覩鳳墀瑩願卿永享修齡
慶勗我當思治業宏眉壽無涯益康健千春旋轉
樂同庚以賜公

嘉慶十年乙丑八十一歲

正月初七日
名見謂明日出城爾不必到園子去待二十後進城
再相見也初八日夜公體微不快次日稍愈仍對
客坐語如常初十日子時無疾薨於京邸

上命榮郡王領侍衛十員奠醊茶酒，賞陀羅經被，賞

儲司庫銀二千兩治辦喪事。奉

上諭：「尹告大學士王杰，

先朝耆舊，久直内廷，宣力有年，忠清直勁，老成端謹。前

年以老病乞休，經朕再三慰留，因累次陳懇肫切，

勉從所請。朕曾親製詩章，優加錫賚，以寵其行。歸

里以後，屢有批章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師，入祀賢

良祠。所有應得䘏典，該部察例具奏。欽此。」尋

賜謚文端，

諭賜祭葬。

制曰、朕惟望隆柱石、勳猷不愧夫科名、身退林泉、眷禮倍深於耆宿。戀闕而重趨紫闥、遽悲大雅之亡、飾終而載誌青瑶、彌念小心之素。爾予告大學士王杰、材成楨幹、學有本原。忠清與古爲期、直勁乃天所賦。自中年通籍、荷

先皇特達之知、洎藝苑升華、裕經國大猷之用。早依殿值、洊長官僚。俾奉綸言、遂躋卿秩。疊膺閫浙育才之任、屢掌春秋校士之司。歷試諸曹、聽履班崇。特進聿求一德、卜甌位躐參知。密勿親承、入黄閣而功垂紫閣、觀摩攸賴、侍講筵而職擬胄筵。凡兹

簡畀之殷、允副具瞻之重。遠朕躬纘承自亶、耆老成毗倚方隆。毋當造膝以論思、時藉沃心而勵翼。當三省慶敉寧之會、適元臣陳引退之章。慰留而未忍重違、惜別而載申誠欵。賜之祖餞、賁以詩章。驂騑俾適夫郵程、稟祿仍優於家食。里名通德、誼躭風志於田園、賦擬遂初、彌矢純心於魏闕。雅以年齡八秩、佩紱雙榮、頒翰什以宣恩、命疆臣而錫賚。銜寒載道、攄藿悃以重來、接奏陳辭、喜梨顏之如昔。嘉茲矍鑠、志以歌賡。乃加餐方祝鳩杖、而遺疏俄驚鶴化。特加賜襚、即遣奠帷。內帑優頒、用佐治塋

之事、宮銜晉錫、更晋題旐之榮。崇入祀以錄賢，示易名而壹惠。綜其始末，謚曰文端。嗚呼！台座星沉，褒錄加隆於碩輔；靈輀日遠，恩施飭護夫歸途。爰當封鬛之期，式煥蟠螭之碣。昭兹來許，勿替引之。

大興朱文正公爲公誌墓，其畧曰：公可謂忠清上達矣。其少壯備常①辛苦，學昂似王魯齋，甲第似康對山。三十七成名，洊歷魁台。四十年受

兩朝知遇，始終無間。衡文柄者十二次，人不敢干以私。在軍機相位，和而不同，耿直清介，正色讜言，

可謂有守矣。銘曰、龍門之陽、黄河之西、寔生偉人、魁梧參鬻。金華文憲、武功對山。品第兼之、三達孰班。蹇蹇色言、介介進退。不磷不緇、寡尤寡悔。

兩朝知遇、八袠去來。篤實光輝、生榮死哀。夏陽北京、豐碑屹屹。何以表之、如綸如綍。　公子㯶時等述公行曰、先公立朝恪謹、持大體、而事有可否、未嘗不委曲陳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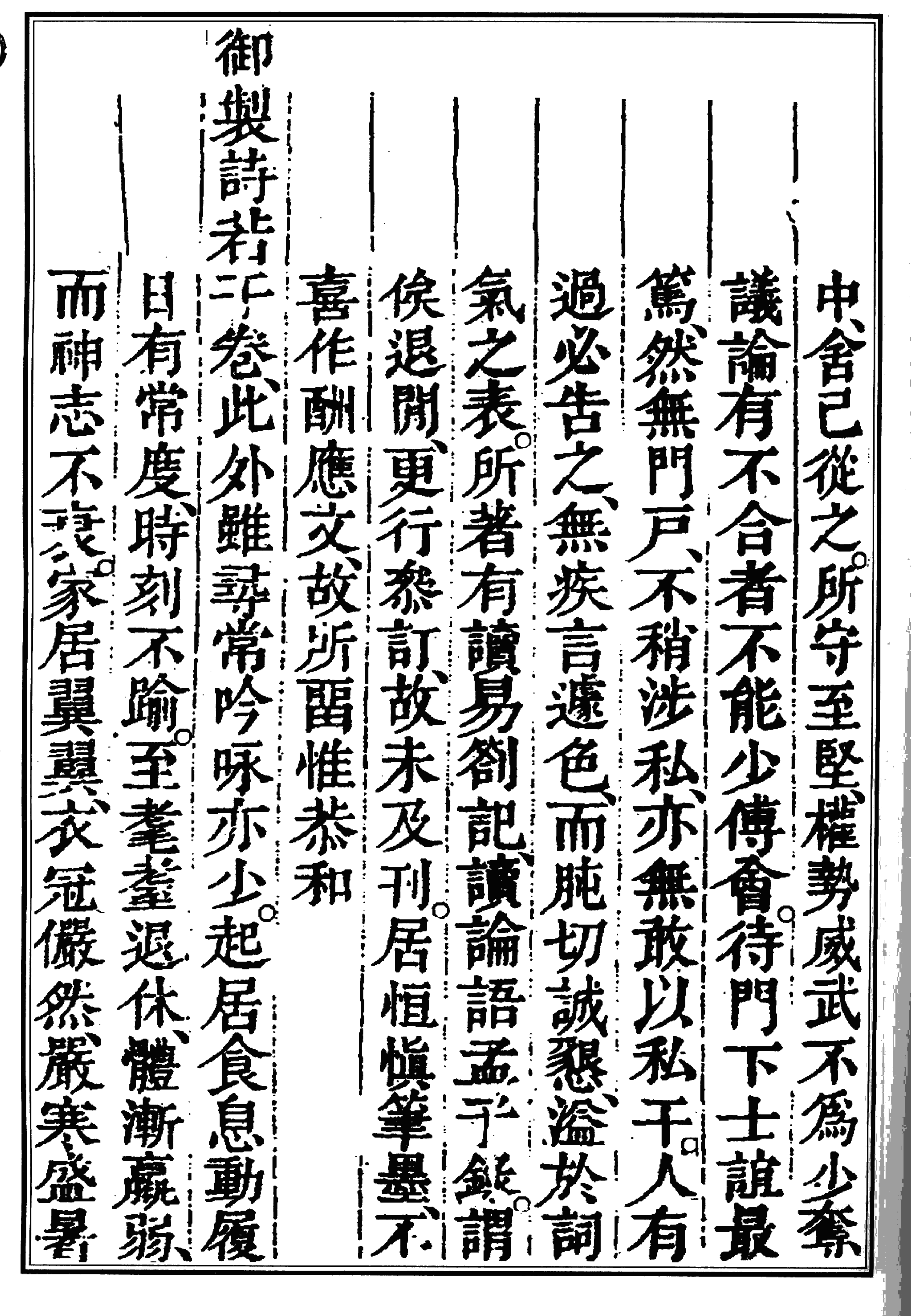
上以耆德、

恩禮有加焉。在官歷中外、以至居

禁近數十年、不苟許以爲直。協恭之雅、與物無競、相與稱德度無異辭。而孤立無黨、人亦無私附焉者。交際問餽、不苟絕人歡、而分辨極明、纖毫無苟取。所得士自外任歸、有餽金爲壽者、先公曰、曩吾與若言何、如今受若餽、如所言何。服官四十年、貧如爲諸生時。少嗜學、迨老益篤。官卿貳及在台省日、勤勞機務、早朝宴歸。接賓、僚酬應外、退息小齋靜坐一二刻、即展卷披閱吟誦。嘗手點全史一過。晚年服習惟四書五經、循環翫索、更耽讀易。學務有裨

身心政事、不以詞章記誦爲能。然過博學能文之士、愛之不啻自口出。嘗訓及門云、爲政之道、當開誠布公、最不可有意除弊、此弊除、他弊興矣。性寬厚、屬吏有賢者、力薦達之、不能者戒飭之、未嘗輕劾一人。然於世之漫無否、以姑息爲寬大者可②極不然之、曰、縱惡以取名、如

國家何。生平於浮屠、老子法未嘗一言及、詩文中不涉一語、亦不事排斥。有道及者、輒不對、曰、吾未嘗習此也。性不自是、後生末子一言偶



中、舍已從之。所守至堅、權勢威武不爲少奪、議論有不合者不能少傅會。待門下士誼最篤、然無門戶、不稍涉私、亦無敢以私干人。有過必告之、無疾言遽色、而肫切誠懇、溢於詞氣之表。所著有讀易劄記、讀論語孟子箋。謂俟退閒、更行參訂、故未及刊。居恒愼筆墨、不喜作酬應文、故所留惟恭和

御製詩若干卷。此外雖尋常吟咏亦少。起居食息動履日有常度、時刻不踰。至耄耋退休、體漸羸弱、而神志不衰。家居翼翼、衣冠儼然、嚴寒盛暑

不少變。賓客往見者、樂先公之和易可親、而未嘗不肅然生敬。又性簡淡、奉身有制、家人衣食具有成規。嘗爲所親誦先贈公家規、曰、吾先人嚴謹節約如此、今幸霑

國恩尋、伊等以不飢足矣。且吾亦無長物貽子孫、若不自檢制、吾不能斤斤爲豢養計、亦非吾所能庇也。門內悉凜颿尺、而御子光嚴、不少假顏色。待親族任卹、無不至。於其能自愛、嗜讀書敦行者、尤格外栽培之。得告家居、接人無少長、務以禮、不爲欵曲、而中心肫然。　公配

程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側室姚氏、黃氏。子四：埰時，員外郎職銜；埻時，監生；堉時、

恩蔭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擢御史，今任福建建寧府知府；埮時，廩生，選授寶雞教諭。女二：長適舉人、批驗所大使同縣劉楝，次適朱文正公子、

恩蔭刑部廣西司員外郎、大僕寺少卿大興朱錫經。孫九：駉、驥、騭、驌、篤、駿、騫、駎、馴。曾孫一：祖賚。

嘉慶二十年，受業揚州阮元謹編。

校記

①常：據文意，當作「嘗」。

②據文意，此「可」字當在上句「漫無」下。

程易疇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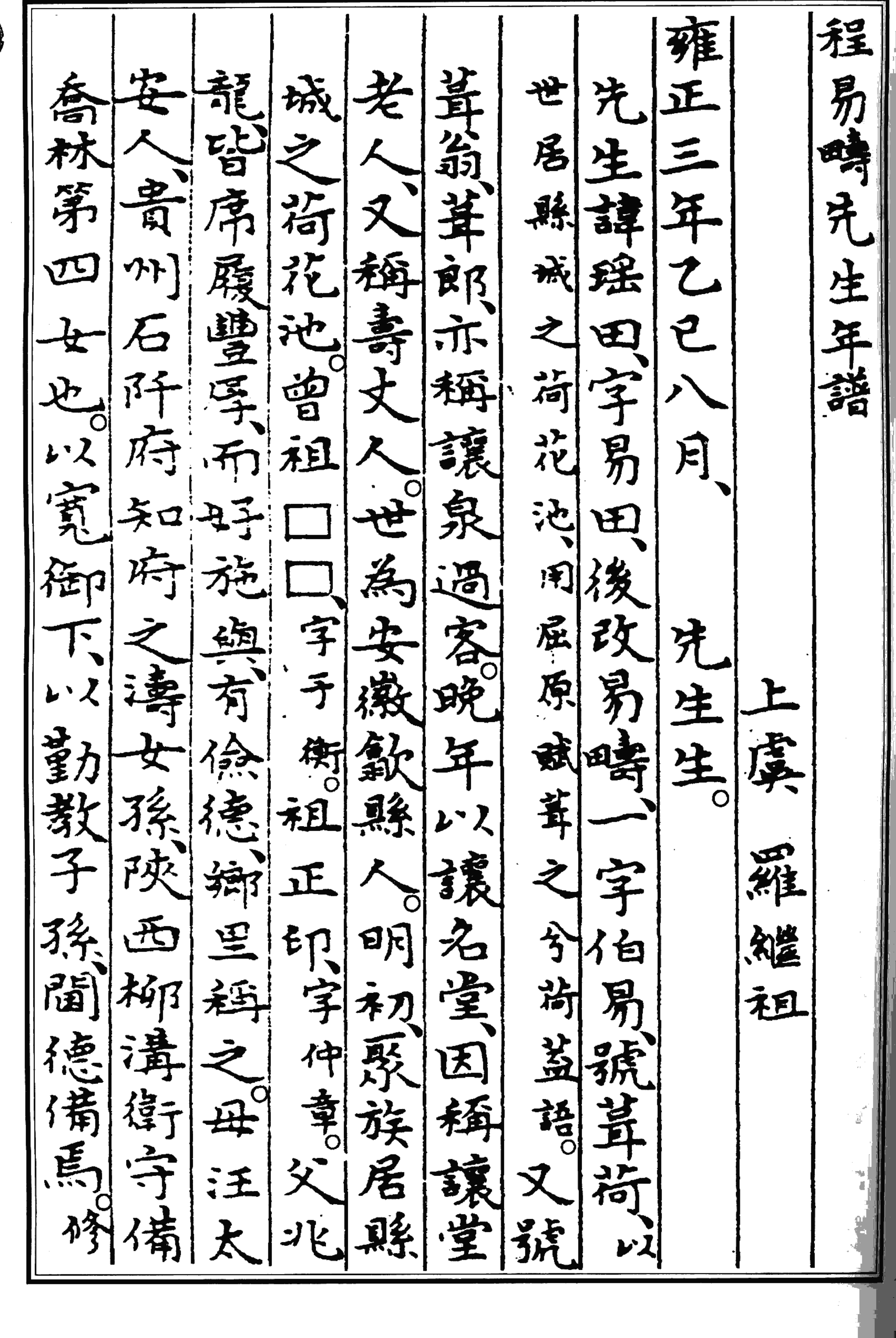
羅繼祖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二十年石印本

《程易疇先生年譜》一卷，羅繼祖編撰。民國二十年石印《朱程段三先生年譜》本。

程瑤田（一七二五—一八一四），字易疇，又字伯易，號葺荷、葺翁、讓堂，清安徽歙縣（今屬安徽）人。少與戴震、金榜從學於江永，又師何焯高弟方粹然等人，與王念孫、汪中等爲友。乾隆三十五年四十六歲乃中舉，九應禮部試不售。六十餘乃得補江蘇嘉定縣教諭。嘉慶十九年卒，年九十。瑤田爲清代著名漢學家，博學而又嚴謹，精於考證，實事求是，不盲從於前人。所著論學及考據諸作四十餘卷，總名《通藝錄》，義理、訓詁、制度、名物、地理、聲律、象數之學殆無不備，多精確不可易，爲世推服，其中《九穀考》四卷尤爲有名。又精藝事，詩歌、書法、篆刻無不工妙。

此譜編者羅繼祖，浙江上虞人，羅振玉長孫，著名學者。年譜根據譜主所著《修辭餘鈔》及其他有關文獻編成，所記事詳於學術活動及師友交遊。



程易疇先生年譜

上虞 羅繼祖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先生生。

先生諱瑶田、字易田、後改易疇、一字伯易、號葺荷、以世居縣城之荷花池、用屈原賦葺之兮荷蓋語。又號葺翁、葺郎、亦稱讓泉過客。晚年以讓名堂、因稱讓堂老人、又稱壽丈人。世為安徽歙縣人。明初、聚族居縣城之荷花池。曾祖□□、字于衡。祖正印、字仲章。父兆龍、皆席履豐厚、而好施與、有儉德、鄉里稱之。母汪太安人、貴州石阡府知府之濤女孫、陝西柳溝衛守備喬林第四女也。以寬御下、以勤教子孫、閫德備焉。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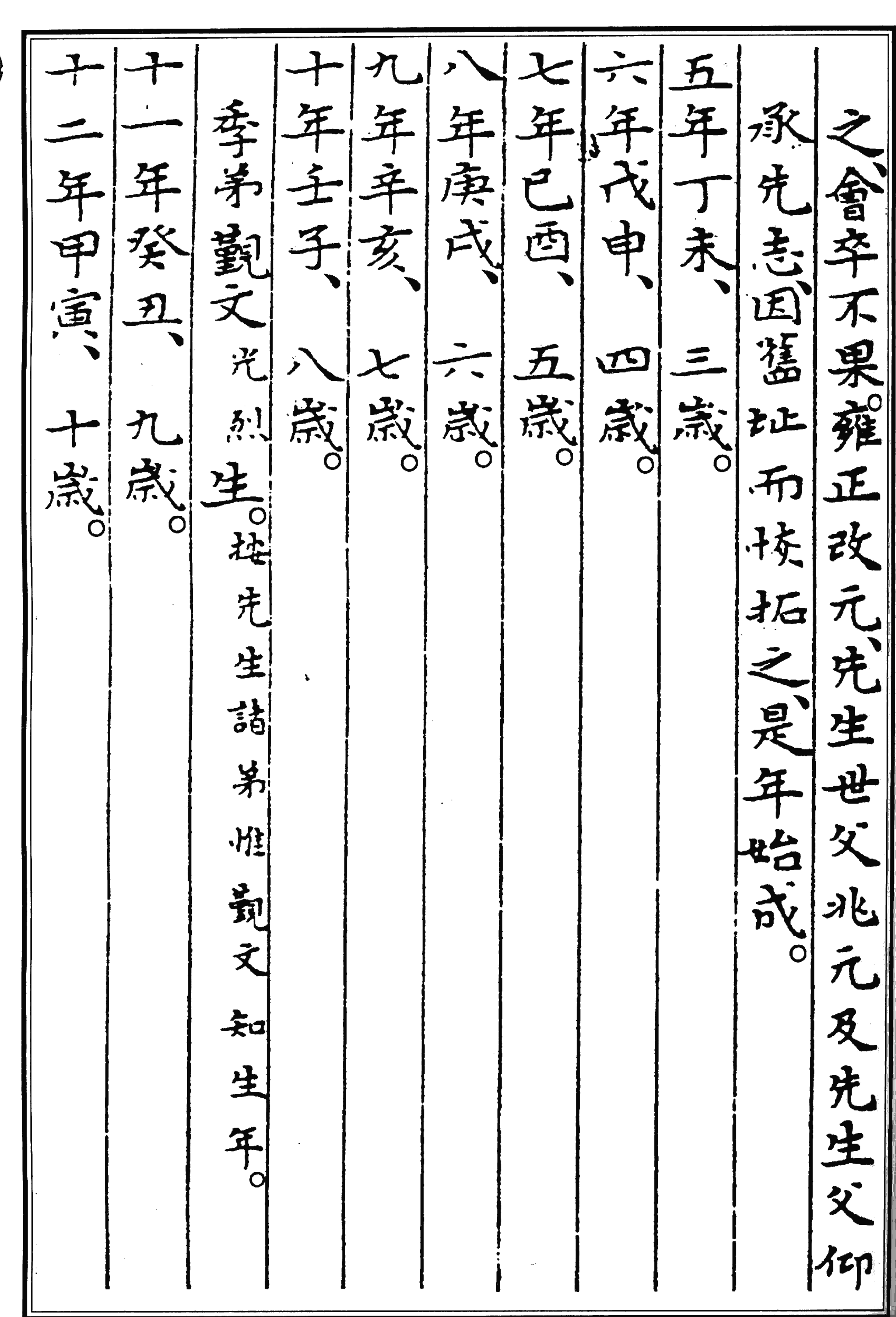
辭餘抄、書先考妣素行示後人、昔先考之居室也、兢兢焉、慎乃儉德、削衣貶食、自比於窶人子。當是時、席履豐厚、者比屋而是、三三兩兩、務爲紛華、見先考若是、此則反啓稱之、不以己之縱口體欲爲非、乃曰、若人何人、自苦。嗚呼、彼亦未聞數十年前吾徽風俗之美、其富家巨室有不削貶其衣食如吾先考者哉。聞之康熙年、吾徽城盛時、人人挾多資、而衣羊裘者三人耳、然且二人長衣、其一人則半衣也。當是時、先祖在三人中、而先考爲之子、不亦修然膏粱文繡之子弟哉、然而先考薰其儉德、不與諸年少戔視其家法者同羣。由今思之、其志趣超乎流俗、其作法可示後

生。今日吾人為之子孫，尚不至於蕩檢踰閑，而等諸落拓者之無以自存，則固不可不知其來有由也。先祖没於康熙六十一年，而余之生也在雍正三年，故不逮事先祖。而先考則嘗述先祖之為人，以敎余兄弟，言先祖之富，積而能散，世所謂好行其德者靡不有之，故死之日，無論識與不識，咸稱道不置云。先考富不及先祖，然好施與，於所當用不吝情。逢蒲鄂饑，善藥無虛歲，以與人，鈐其封曰，惟願人人壽命長。其事皆非積而不散者之所為，而奉身之儉，則規模先祖，而能繼述之者也。先妣系出名門，自其在室，以及于歸，凡夫女行婦德，所為泯非儀，宜室家，人不間言

者、三黨咸稱之矣。而以寬名和、入其室、煖然似春。又恐兒婦輩不能深知其處心積慮之所在、且將有以遺忘之也、於是諄諄言之、日日語人曰、寬待奴婢、勤教子孫、此雖里諺、實格言也。侍其側者、人人皆耳熟焉。今一念及、覺先妣之厚德真有得乎坤元之順承、而默契乎資生萬物之旨者。生子七、先生居長、次光瑩、光焜、光烈、光執、光煐、光熠。先生生有文在手曰田、故先生父以田名之。

四年丙午、二歲。

先生遠祖、當明初有名永和者、始建祠堂、嘉靖間重建、至是歷年逾百、朽敝、致不蔽風雨。先生祖將重新



之、會卒不果。雍正改元、先生世父兆元及先生父仰承先志、因舊址而恢拓之、是年始成。

五年丁未、三歲。

六年戊申、四歲。

七年己酉、五歲。

八年庚戌、六歲。

九年辛亥、七歲。

十年壬子、八歲。

季弟覲文光烈生。按先生諸弟惟覲文知生年。

十一年癸丑、九歲。

十二年甲寅、十歲。

十三年乙卯，十一歲。

乾隆元年丙辰，十二歲。

二年丁巳，十三歲。

三年戊午，十四歲。

四年己未，十五歲。

五年庚申，十六歲。

六年辛酉，十七歲。

始應童子試，不售。

七年壬戌，十八歲。

從汪雲岫廷龍受制藝。雲岫字集池，歙之瀧溪人，先生父受業師也，以明經老。《脩辭餘抄・雲岫先生墓誌

銘、瑶田之執贄於吾師也、師年五十有四矣。先乎吾而學成者、往往掇巍科以去、其能文章、爲諸生者比肩立。又其先、則吾父、吾伯父皆師之、而受知於學使者皆在成童之年。吾父延吾師以訓瑶田兄弟也、呼瑶田語之曰、昔吾學於先生時、府學教授黄君諱師瓊者、蘇州人、於經生藝最爲老師、一時府名士咸詣而請焉。黄君少許可、獨稱方先生梓括、金先生復堂、及余兩業師。兩業師者、其一則休甯陳卜惟先生。蓋其時、而祖延兩先生以訓而伯與而父也。厥後方、金兩先生皆成進士、陳師亦舉孝廉、惟先生以明經老。然而先生固長者、豈惟文章足法耶、惟其不偶於時、

故爾等得從之遊也。吾師為文、至老不倦、瑤田從遊時年近七十矣、生徒課文不中程式、輒提筆示之、歲且數十藝。有時文稿及詩古文辭若干卷藏于家。是年得滯下病、每如廁、所傳導處輒沈沈下、數年而劇下、必扶之而後納。然日習為常、弗苦也。瑤先生撰異脈記、謂在十八十九歲時、故列是年。

八年癸亥、十九歲。

九年甲子、二十歲。

十年乙丑、二十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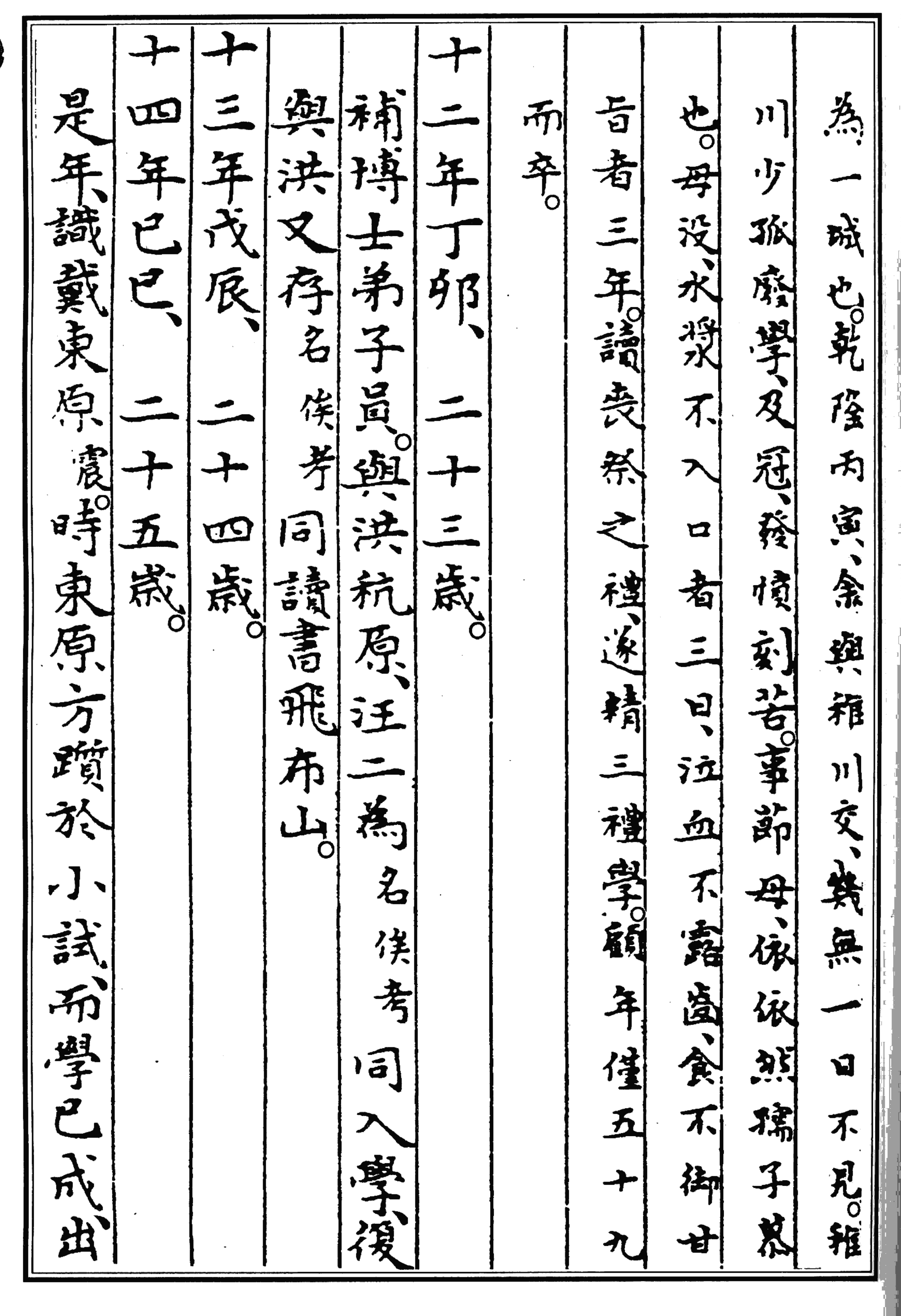
是年、與洪稚原性鈁訂交。修辭餘抄、五友記、洪性鈁字稚原、歙之桂林人。家世業醫、與余同為博士弟子

負。少日爲舉子業，每攷試，曹伍莫敢倫比。又好賦詩，格調高遠，步趨韋孟，一時文采風流，有陵轢古今之槩。冬至杭州應商籍試，與江岳南衡訂交。五友記：江衡字岳南，歙之豐瑞里人，而僑居錢塘。博聞強識，能詩，善屬文。杭君大宗於人少許可，獨稱岳南。癸酉登賢書，淹留京師，南北盛闊絶，不復相見。居兩月，復歸歙。

十一年丙寅，二十二歲。

是年，又至杭應試，主江岳南家。岳南每對客，輒目先生以語客曰，此吾畏友也。試不售，遂與汪謹度隨徒步歸歙。五友記：汪隨字謹度，後更名某，錢塘諸生。其

先亦歙之郭岐人、性僻而篤於友朋、為人謀而忠。余之主於岳南、以應商籍試也。商籍必由鹽運司録送暨學使者、乃得就試。余至稍遲、運司録中無名、意將止矣、謹度私計曰、商民互考舊矣。今某不欲商、則於民。遂為余謀、改民籍、得補録。縣府試牒皆有名、乃始告余、初不令余知也。其於朋友、他事皆類此。謹度刻其途中所為詩曰重跰集、岳南為之敘。先生之歸也、岳南作詩送之、有上下千百年、人物歷可數、如君那復有、心傾意專注之句、其推挹如此。是年、又與汪稚川肇澄訂交。五友記、汪肇澄字稚川、壬午中副榜、與余同居城中、稚川居府城、余居縣城。蓋歙雖附郡、別


為一誠也。乾隆丙寅、余與雅川交、幾無一日不見。雅川少孤廢學、及冠、發憤刻苦。事節母、依依然孺子慕也。母没、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泣血不露齒、食不御甘旨者三年。讀喪祭之禮、遂精三禮學。顧年僅五十九而卒。

十二年丁卯、二十三歲。

補博士弟子員。與洪杭原、汪二為名侯考同入學。後與洪又存名侯考同讀書飛布山。

十三年戊辰、二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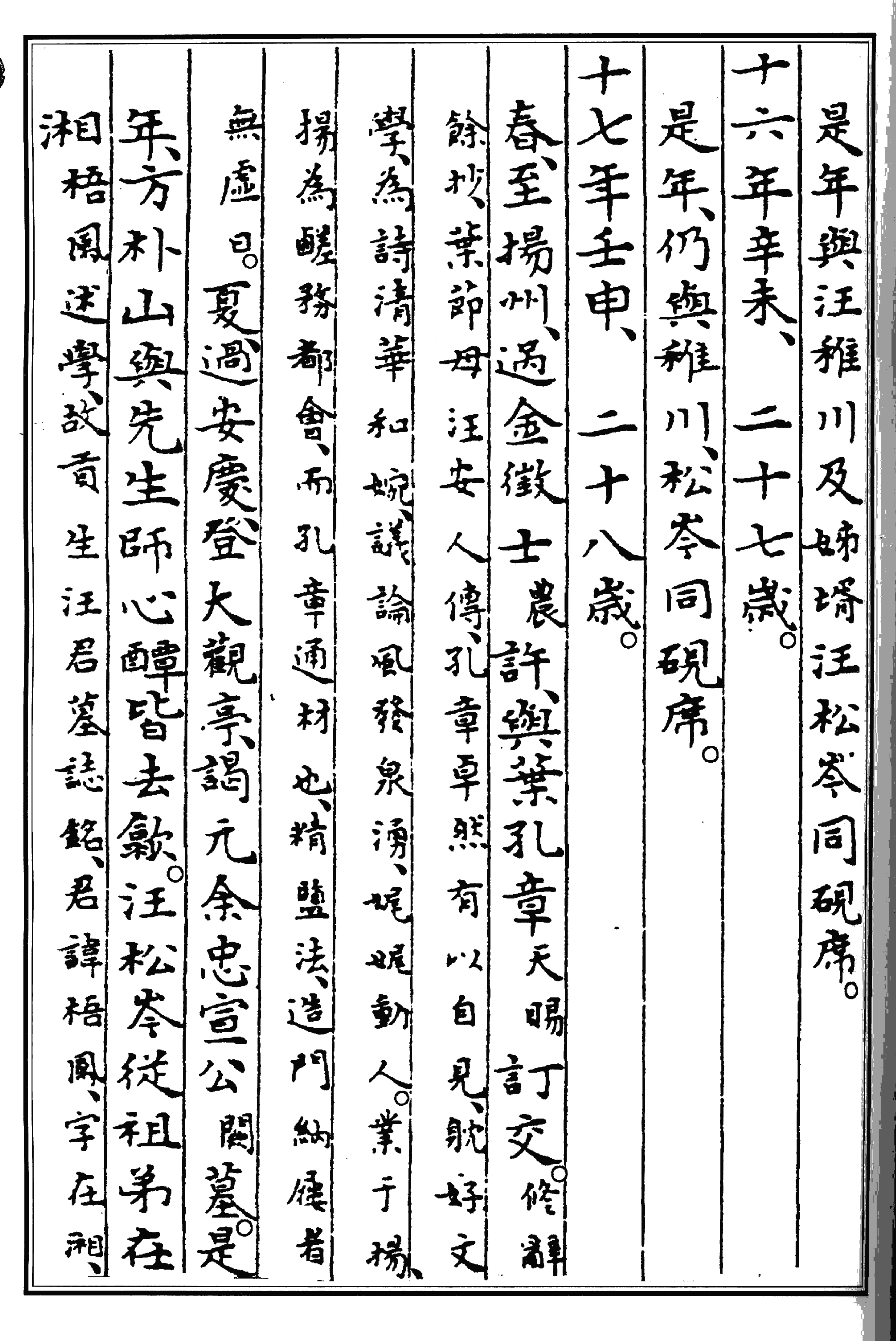
十四年己巳、二十五歲。

是年、識戴東原震。時東原方躓於小試、而學已成、出

所校太傅禮示先生。太傅禮人多不治，故多錯互譌脱，學者恆苦其難讀。東原悉一一是正之。先生讀而驚異，遂與訂交。東原復為言準望之法，因從學焉。是為先生學算之始。

十五年庚午，二十六歲。

與弟光瑩同受業於方心醇粹然。心醇為何義門裨高弟，修辭餘抄河西甯公叙略：吾師雪瓢先生，淳安朴山先生第二子也。少日隨朴先生居京師①，主於何義門先生，遂從之游，稱義門高第弟子。時居徽城外之河西，自號河西甯公。已而心醇父朴山發如亦應郡守何公達善之聘，來主紫陽講席，先生復從游焉。



是年與汪稚川及姊壻汪松岑同硯席。

十六年辛未、二十七歲。

是年、仍與稚川、松岑同硯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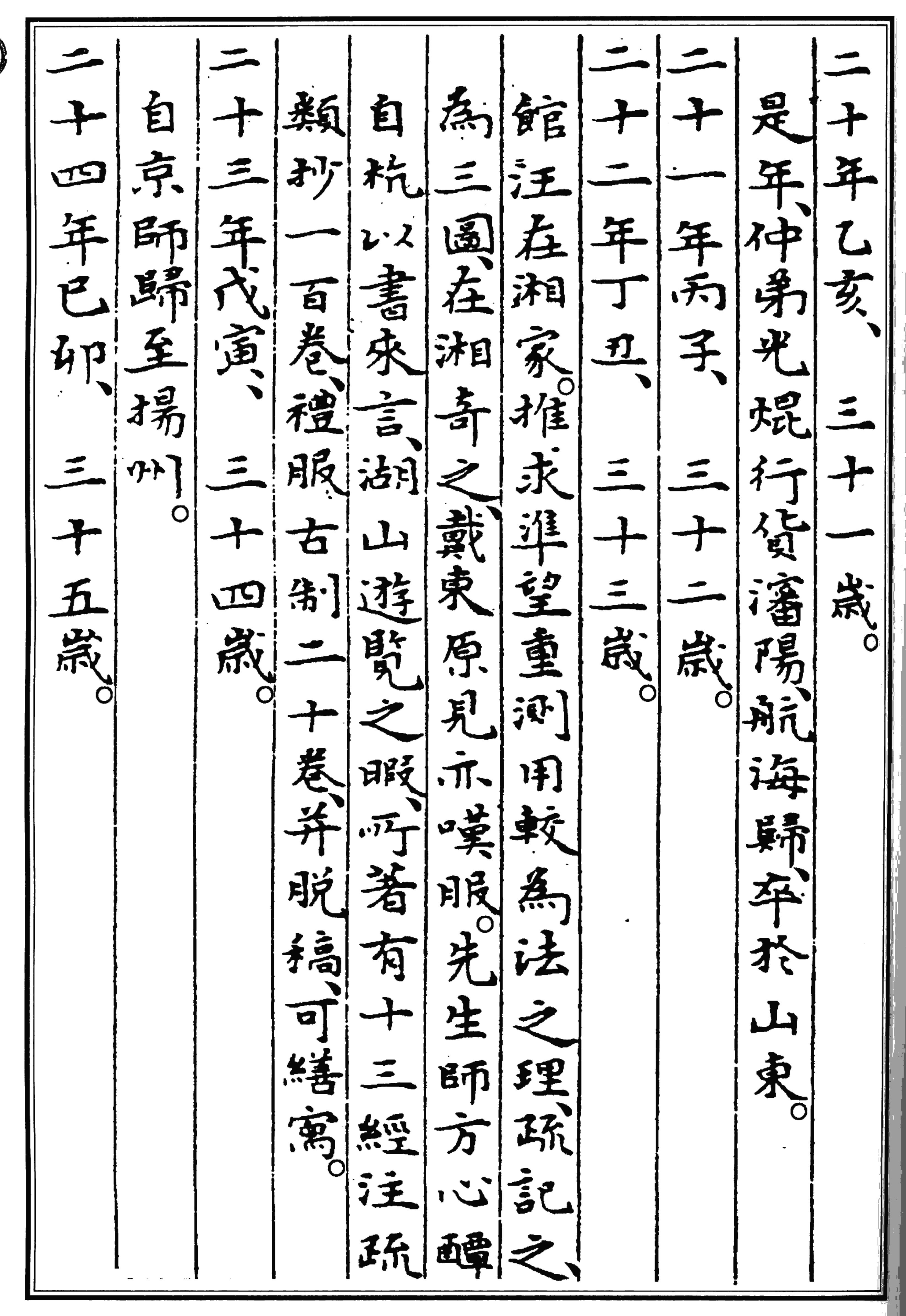
十七年壬申、二十八歲。

春、至揚州、過金徵士農許、與葉孔章天賜訂交。修辭餘於、葉節母汪安人傳、孔章卓然有以自見、耽好文學、為詩清華和婉、議論風發泉湧、娓娓動人。業于揚揚為醝務都會、而孔章通材也、精鹽法、造門納屣者無虛日。夏、過安慶、登大觀亭、謁元余忠宣公闕墓。是年、方朴山與先生師心醇皆去歙。汪松岑從祖弟在湘梧鳳述學、故貢生汪君墓誌銘、君諱梧鳳、字在湘、

其先與中同出唐越國公後。乾隆初紀、處士江慎修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為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君獨禮而致諸其家。其後江君没、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　朝、又使配食於朱子。戴君遊京師、當世始為儒家。後數歲、　天子脩四庫之書、　徵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彬彬向學、蓋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延戴東原授其子、先生因得與東原共遊處、交誼益深。

十八年癸酉、二十九歲。

十九年甲戌、三十歲。



二十年乙亥、三十一歲。

是年、仲弟光焜行貨瀋陽、航海歸、卒於山東。

二十一年丙子、三十二歲。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三歲。

館汪在湘家。推求準望重測用較爲法之理、疏記之、爲三圖、在湘奇之、戴東原見亦嘆服。先生師方心醇

自杭以書來言、湖山遊覽之暇、所著有十三經注疏類抄一百卷、禮服古制二十卷、并脱稿、可繕寫。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四歲。

自京師歸至揚州。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五歲。

有汪生錫勇者從先生學書，是年冬病歿。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六歲。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七歲。

是年、先生父及汪太安人相繼棄養。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八歲。

客揚州，主洪宂原家。宂原欲為梓準望圖記而未果。

是年三月十三日，先生師江慎修永卒于家。按夏氏炘撰別傳言，先生與休甯戴震同邑金榜俱學於婺源慎修江氏，然通藝錄中引江先生說僅一二見，他無稱述，故不知受學在何年。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九歲。

春，重過滁州醉翁亭。時先生自以同歐陽文忠號醉翁之年，又慕其行誼與所爲文詞，因自號葦翁，並刻章曰「名雖爲翁實少年」，用文忠贈沈博士歌詩句也。已而傷心蓼莪，復署葦郎，以漢二千石得自擢子弟爲郎，沿襲遂呼人子爲郎君，葦郎云者，蓋欲終身於子道之意。是年又客漢皋。

二十九年甲申，四十歲。

奉兩親葬于邑東，去城三里許，校射場之右李家山。

修辭餘抄季弟事略：弟少日好察山川形勢，喜與形家者遊，遂稍稍通青囊術。先考先妣辛巳歲相繼棄養，乃覓地於邑東去城三里許校射場之右，曰李家

山。余偕往觀之，弟指謂余曰，賴君合作不啻也。余曰，自僕然得安先人足矣，他又何論焉。越三歲，遂奉先考妣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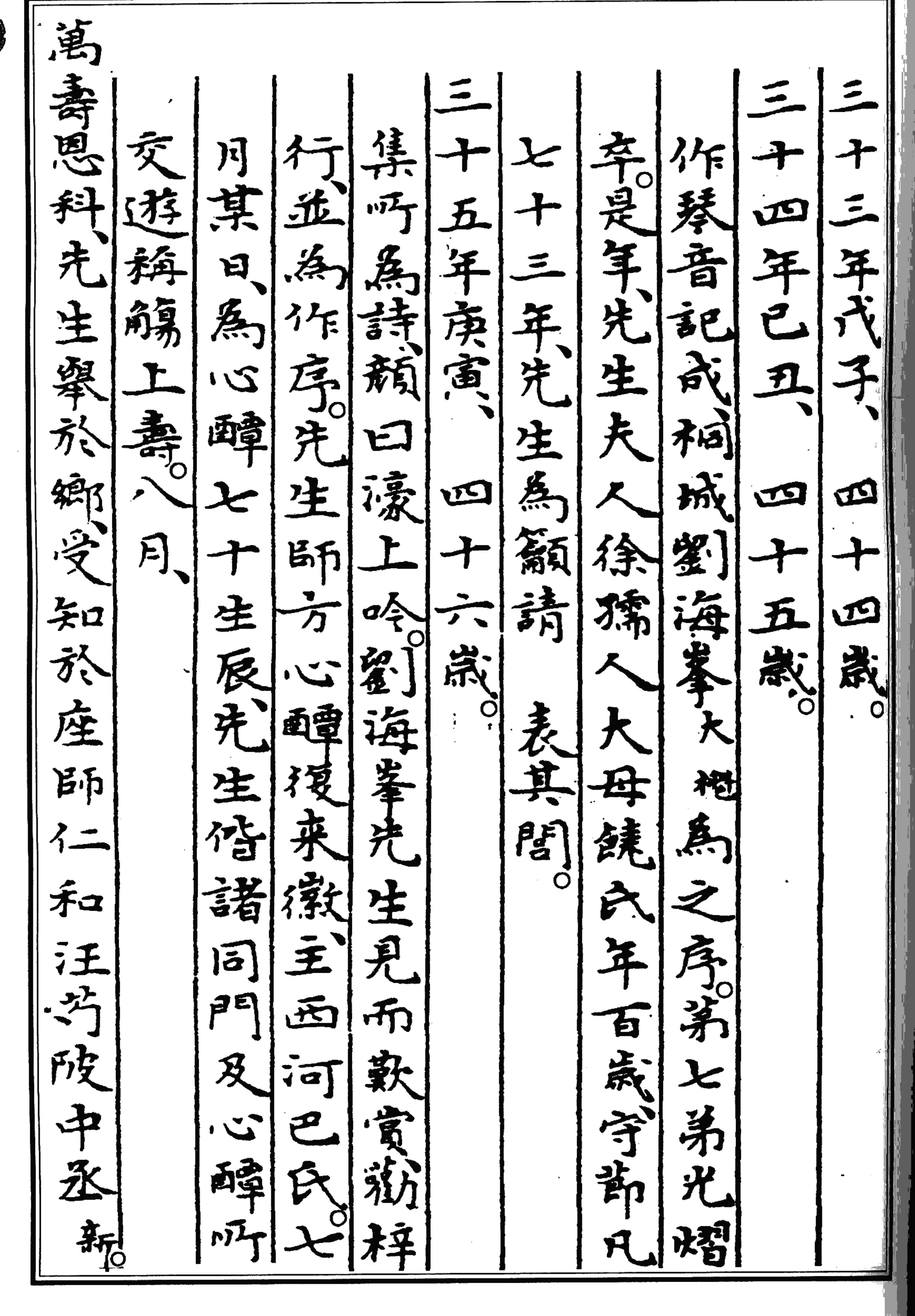
三十年乙酉，四十一歲。

秋，應鄉試不售。

三十一年丙戌，四十二歲。

三十二年丁亥，四十三歲。

先生師方心醇來徽，以所持雪觚示先生，命先生作歌。冬復歸杭。是年，先生錄所爲時文，而未有名。適有以蓮飲飲先生者，其色澄碧，而味香甚，以爲瓊漿瀣露無以踰之，客遂請以爲名，從之，作蓮飲集自序。



三十三年戊子、四十四歲。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五歲。

作琴音記成、桐城劉海峯大櫆為之序。第七弟光熠卒。是年、先生夫人徐孺人大母饒氏年百歲、守節凡七十三年、先生為籲請表其閭。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六歲。

集所為詩、顏曰豫上吟。劉海峯先生見而歎賞、勸梓行、並為作序。先生師方心醇復來徽、主西河巴氏。七月某日、為心醇七十生辰、先生偕諸同門及心醇所交遊稱觴上壽。八月、

萬壽恩科、先生舉於鄉、受知於座師仁和汪芍陂中丞新。

芍陂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加總督銜，諡勤僖，著有芍陂詩稿。計偕上京。是年，滯下病復發，甚劇。五十日中復發癰，最後發癰右胯下。醫治半月乃瘳。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七歲。

是年，乞劉海峰為作宗祠碑記。按碑記云，乾隆己卯，逆數建祠之日四十有七年云云。己卯殆辛卯之誤，應在是年。過揚州，與洪穉原別。至京師，應禮部試不售。桐城張總憲若溎聞先生名，延課諸子，遂留京師。按先生館張氏，集中未嘗自言。據汪啓淑印人傳謂次年應禮部試入都，桐城張總憲聞其名云云，知應

在此時。然越歲已適武邑矣。第六弟光煐於是年商於其外家業、蘆葦之海州。及海州人來言、未見其至、益中途他適。已而轉徙至揚州、諸兄弟謀致之歸、則又逸去。後遂不知其死生存亡、先生甚傷之。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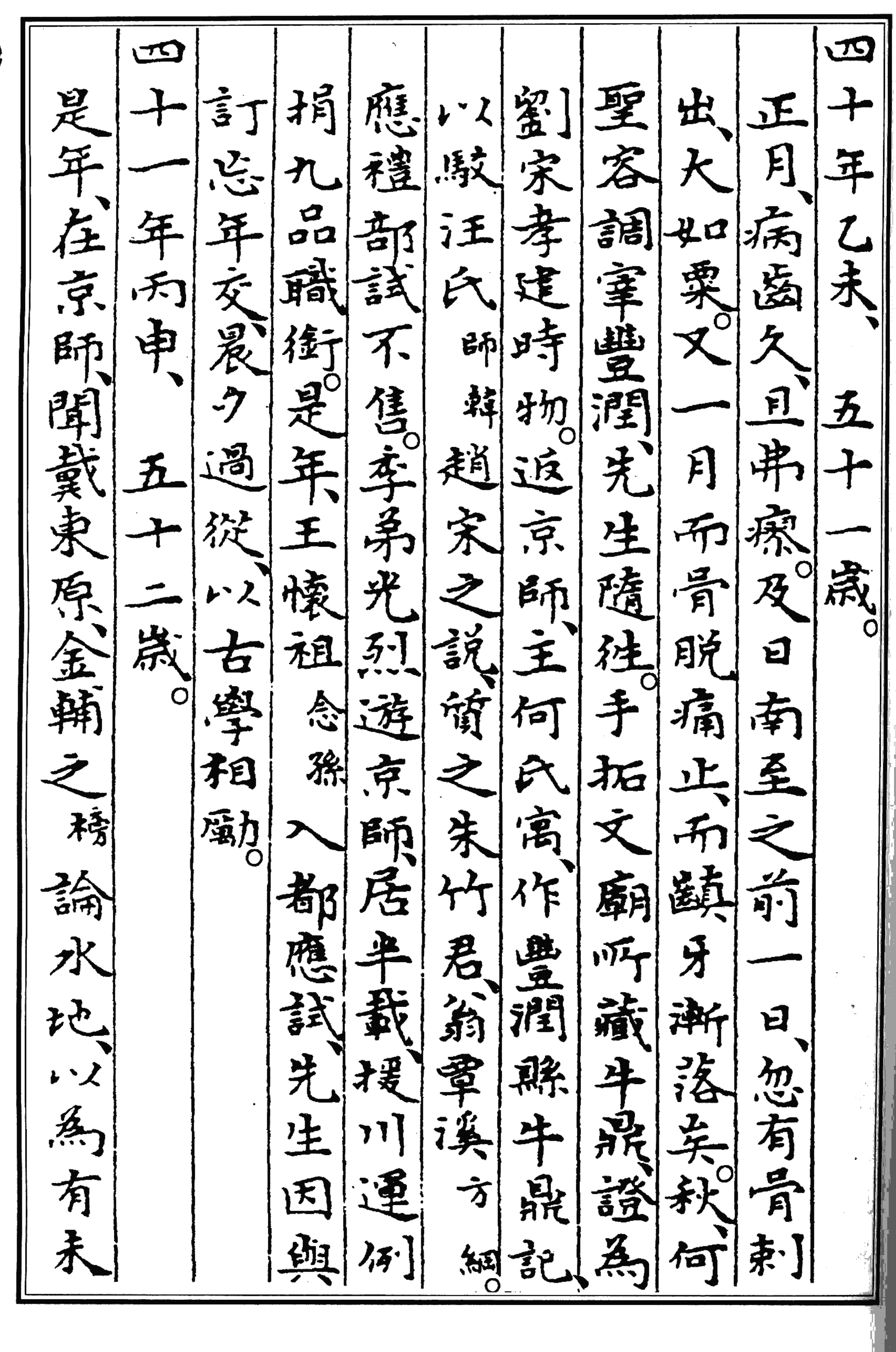
居京師。六月、洪杭原卒於揚州、赴至哭之。是年、武邑縣令靈石何聖容思過延先生至武邑課其子。修辭餘抄、何主事逸事記、聖容初令浙江之武康、復攝官永康、既又調繁定海、繼復宰武邑、豐潤、所在有惠政、官至戶部主事。按聖容宰武邑在是年九月、逸事記云、余與聖容居三年、蓋自是年冬至乙未秋也。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九歲。

容武邑。是年秋、先生師方心醇卒于杭州。戴東原奉名入都、充四庫館纂脩官。

三十九年甲午、五十歲。

是年、又字伯易。六月、武邑新脩文廟成、聖容屬先生代作碑記、採許氏説文中言九穀者類聚録之、次其先後、有異名者並存之、於黍稷粱三事辨之尤析、成九穀考四卷。武邑地廣衍、無名山可登眺、物產黎棗草木之花可觀者亦少。先生因圖其地之所出、棃、茉莉、水仙、蔟蔾之屬、復一一繫之以詩、朱竹君筠爲之跋。



四十年乙未、五十一歲。

正月、病齒久、且弗瘳。及日南至之前一日、忽有骨刺出、大如粟。又一月而骨脱痛止、而齦牙漸落矣。秋、何聖容詡宰豐潤、先生隨往。手拓文廟所藏牛鼎、證為劉宋孝建時物。返京師、主何氏寓、作豐潤縣牛鼎記、以駁汪氏師韓趙宋之說、質之朱竹君、翁覃溪方綱。應禮部試不售。季弟光烈遊京師、居半載、援川運例捐九品職銜。是年、王懷祖念孫入都應試、先生因與訂忘年交、晨夕過從、以古學相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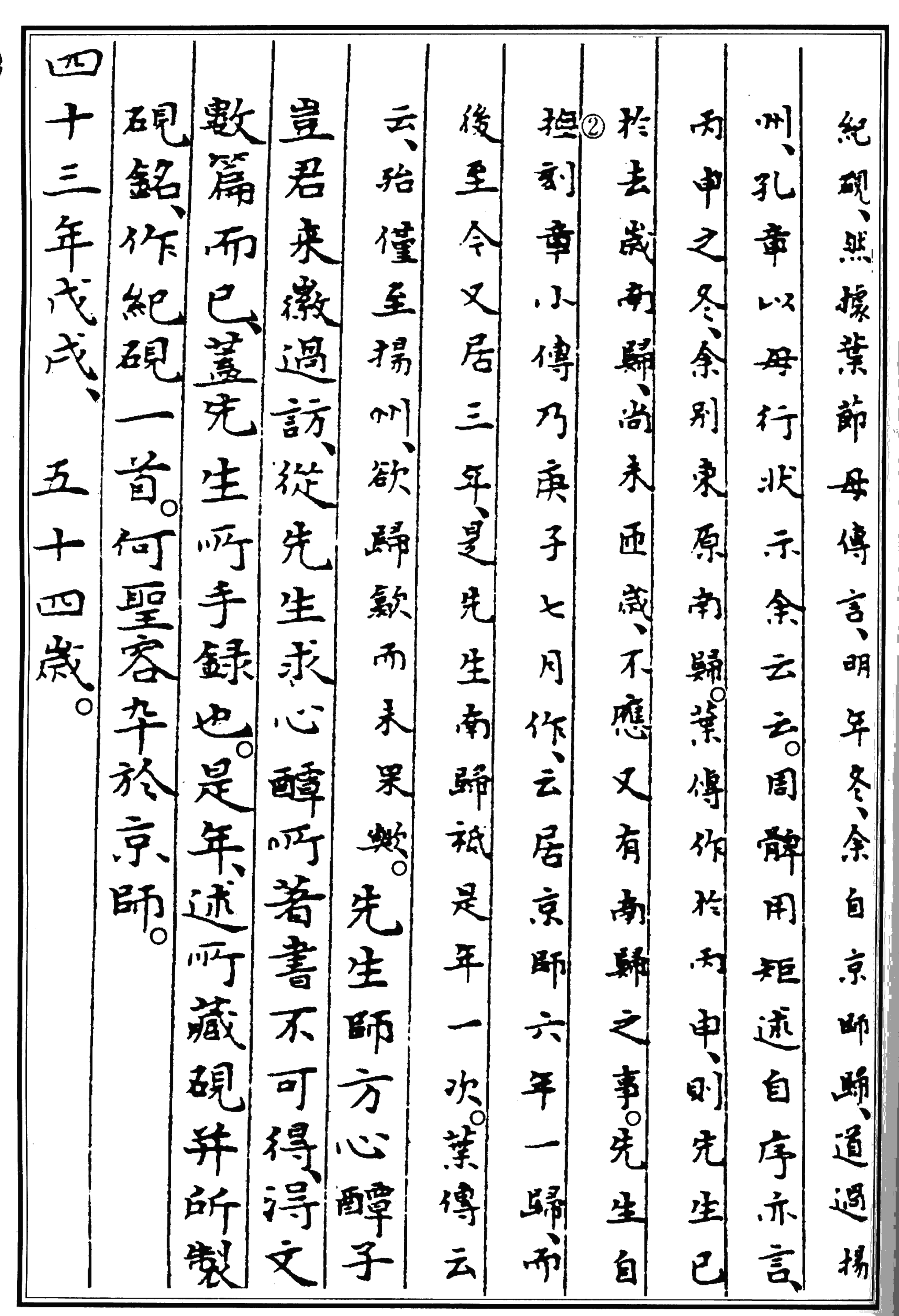
四十一年丙申、五十二歲。

是年、在京師、聞戴東原、金輔之榜論水地、以為有未

合，偶有所見，輒録之，不以示人。爲先生究心水地之始，後乃整比付梓，即禹貢三江攷也。冬，自京師南歸，道過揚州。葉孔章以母汪安人行狀示先生，先生爲作傳。徽州城外太平十寺之長慶寺，傍舊有七級浮圖，是年九月遇暴風雨，瓦飛木拔，浮圖之銅頂遂折墮水中，爲縴挽人盜去，遺其頂末。先生友胡授轂見而取歸，視其上有大宋重和二年正月字，先生因作太平十寺始建浮圖年月記。按記無年月，以塔頂折在是年九月，故繫此。

四十二年丁酉，五十三歲。

五月，戴東原卒，年五十五。先生自京師歸歙。按此據



紀硯、照據葉節母傳言、明年冬、余自京師歸、道過揚州、孔章以母行狀示余云云。周醇用矩述自序亦言、丙申之冬、余別東原南歸。葉傳作於丙申、則先生已於去歲南歸、尚未匝歲、不應又有南歸之事。先生自②撰刻章小傳乃庚子七月作、云居京師六年一歸、而後至今又居三年、是先生南歸祗是年一次。葉傳云云、殆僅至揚州、欲歸歙而未果歟。先生師方心醇子豈君來徽過訪、從先生求心醇所著書不可得、得文數篇而已、蓋先生所手錄也。是年、述所藏硯并所製硯銘、作紀硯一首。何聖容卒於京師。

四十三年戊戌、五十四歲。

春、顛牙吏生、完熙與他畫比。計偕上京。按紀硯稿、余卜十月朔偕計史上京。殆去冬欲行而未果。何主事逸事記作在是年、當不誤。夏日、訪表弟潘仿泉應椿於豐潤。時仿泉為豐潤宰、先生游縣北之披霞山、於山陽真武院得古經幢一、滌而拓之、字多漫漶不可辨、剔滌再三、始隱約見有天慶八年字、蓋遼時物也、為文以記之。又作何主事逸事記、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記。考諸文、是年文自京師歸至揚州、與汪容甫中訂交。按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謂訂交在乙未、丙申之間、此據容甫與劉端臨書、當得實。容甫才學冠大江南北、傲睨少所許可、獨心折於先生、與劉端臨台

拱書謂程君有體有用、不可不納交之。又嘗敘次當代通儒名氏、以先生爲首。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五歲。

是年、潘仿泉復招先生至豐潤課其二子燡、奕甲、先生作周髀用矩述成、因以勾股之學授兩生。四月、仿泉父默庵卒於家、年八十四。仿泉將致官奔喪、以廟主爲問、且曰、在禮、卒哭乃諱、書之主、將稱字乎、抑猶稱其所諱乎。先生主稱字、作廟主稱字議與之。五月、返京師、帶下病復發、兩月乃愈。愈後髮較平時長五寸。先是左手病痺、累服藥不愈、至是髮長、而痺亦愈矣。六月、作豐潤牛鼎説於石文居、以示門人潘燡、奕

甲兄弟。十月，作同年友豐潤觀元宗禮埠母劉孺人傳。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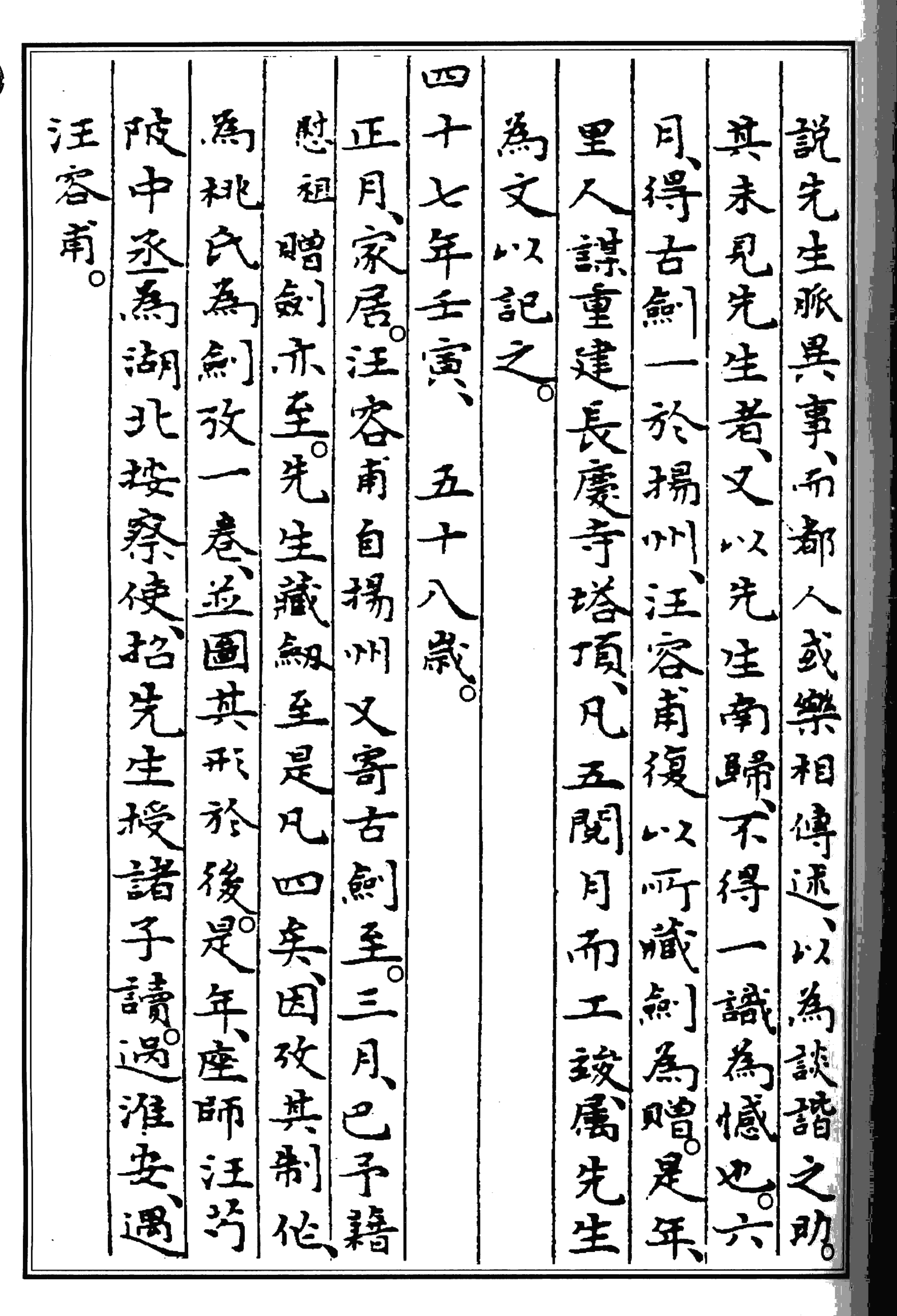
在京師。元旦，爲程東治作說文引經異同序。夏四月，丁小雅杰命其弟子大興金檟山名來謁。檟山性孝友好學，金檟山墓誌：檟山性明敏，律己甚嚴，不能苟合於人。事父母能得其歡心，昆弟同處怡怡如也。好書，購買得三千餘卷，時或窘乏，則斥衣物以資其所好。國家開四庫全書館，有校讐善本，則務求必得之，手自抄錄，輒廢寢食，不自恤其體之羸弱也。遇漢唐舊碑帖及名人墨蹟，尤所珍愛，心慕手追，未嘗

厭倦。見先生所著書欵五事，請而錄之。七月朔，自作刻章小傳，以詒汪訒菴啟淑，以訒菴將有飛鴻堂印譜之輯也。是時，先生著書刻者已有琴音記、讓上吟、蓮飲集數種，其他說經之文，以草創未定，不欲遽付梓。在京以書寄長子培，謂心境豁達，全不以功名富貴縈懷。明年大挑，或可得一官，然亦以淡泊處之。九月，將南歸，忽疾作，同年友汪年庭為介醫者吉安裴鶴峰。鶴峯良醫也，適過王懷祖許，遂往就診。裴醫察脈而異之，曰：「先生之脈，異脈也，貴且壽者也。」閒日令再診之，作而言曰：「余察脈多矣，然如先生脈，殆非常倫比，可勿藥也。無已，則請處為丸方。」十月朔，遂買舟

南下。十一月，至揚州，居數日，病齒甚劇。醫者投以清胃飲，又繼之以甘露飲，皆不得愈。十月初九日，長孫錫露生。是年，編歷年所爲時文，得百首，用李昌谷白藤交穿織書笈句，署曰藤笈編，序而藏之。作吴仰唐刻章叙。劉海峯先生卒，年八十三。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七歲。

在揚州，飲藥數十劑，齒猶不愈，然精神步履如常。汪容甫爲介醫者桐城張一峯，投以治風藥，又與製大黄、龍膽草諸藥飲之，膿始盡。先生自去歲冬至病齒，至是歲夏至始愈，蓋歷百八十日矣。六月朔，作異脈記以記之。羅兩峯聘自京師至，言來時見張鶴峯，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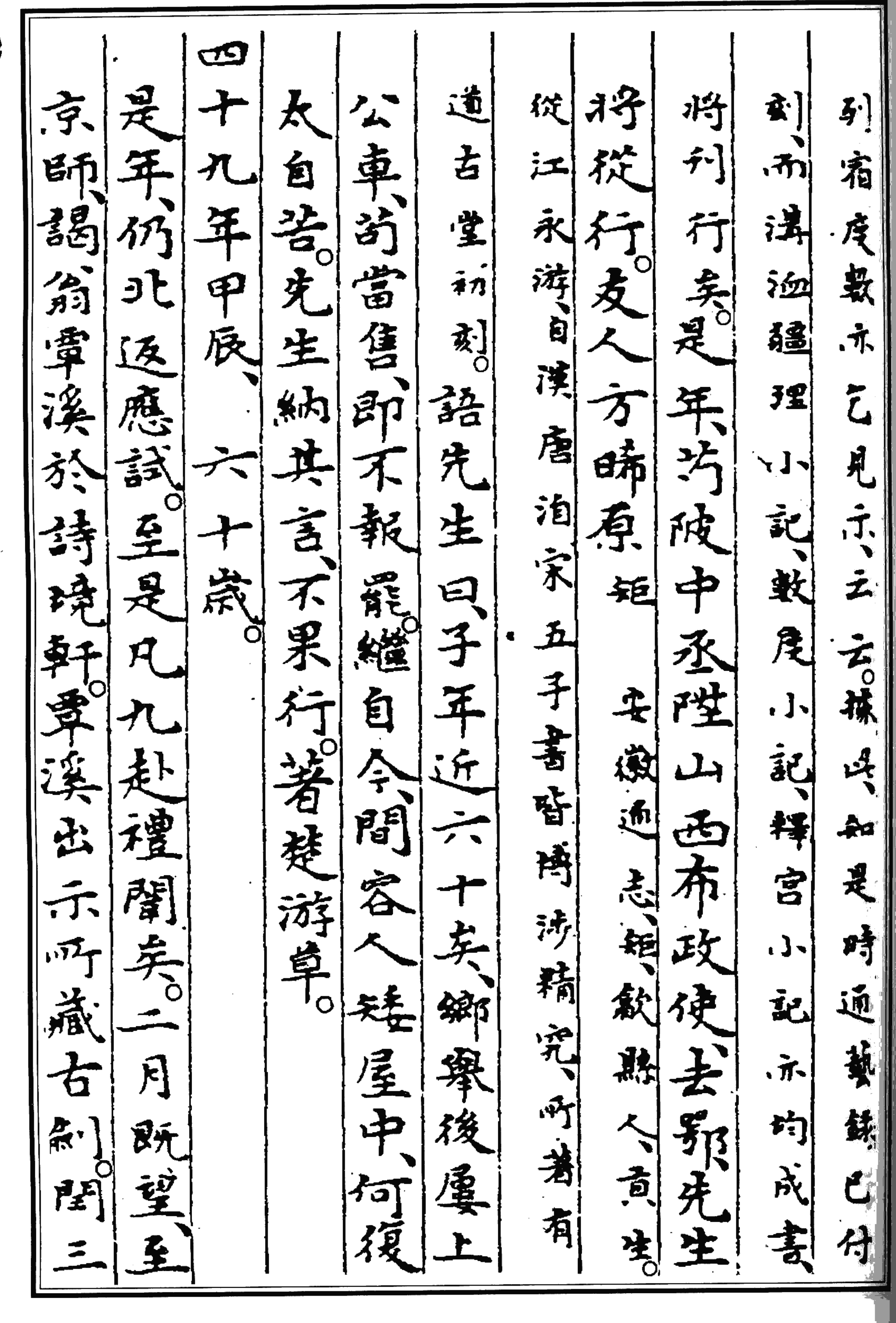
說先生𤓰異事，而都人或樂相傳述，以為談諧之助。其未見先生者，又以先生南歸，不得一識為憾也。六月，得古劍一於揚州，汪容甫復以所藏劍為贈。是年，里人謀重建長慶寺塔頂，凡五閱月而工竣，屬先生為文以記之。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八歲。

正月，家居。汪容甫自揚州又寄古劍至。三月，巴予藉慰祖贈劍亦至。先生藏劍至是凡四矣，因攷其制作，為桃氏為劍攷一卷，並圖其形於後。是年，座師汪芍陂中丞為湖北按察使，招先生授諸子讀。過淮安，遇汪容甫。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九歲。

在武昌臬署。正月、作趙子昂碑刻紀年碑錄。七月、訪王蓬心太守宸。時蓬心將之永州任、見先生所作桃氏為劍考、因出所藏劍示先生、相與論說。先生歸、作古劍歌贈之、蓬心亦作說劍圖、並題詩為酬、復次韵答之、并圖其所藏劍、各繫以說。汪容甫書至、言某病中百慮縈懷、深恐不起、而足下則時時夢見之、晤語如平生、此亦心思專一之驗也。因索先生所著通藝錄。按容甫於通藝錄最所推服、每於相知前稱嘆之、見汪喜孫撰容甫先生年譜。書中又云、講述篇刻成、并望寄我。儀禮堂阿等制文乞抄一本見付、又新法



列宿度數亦已見示，云云。據此，知是時通藝錄已付刻，而溝洫疆理小記、數度小記、釋宮小記亦均成書，將刊行矣。是年，汾陂中丞陞山西布政使，去鄂，先生將從行。友人方晞原矩安徽通志：矩，歙縣人，貢生。從江永游，自漢唐洎宋五子書皆博涉精究，所著有道古堂初刻。語先生曰：子年近六十矣，鄉舉後屢上公車，尚當售，即不報罷，繼自今閒容人矮屋中，何復太自苦。先生納其言，不果行。著楚游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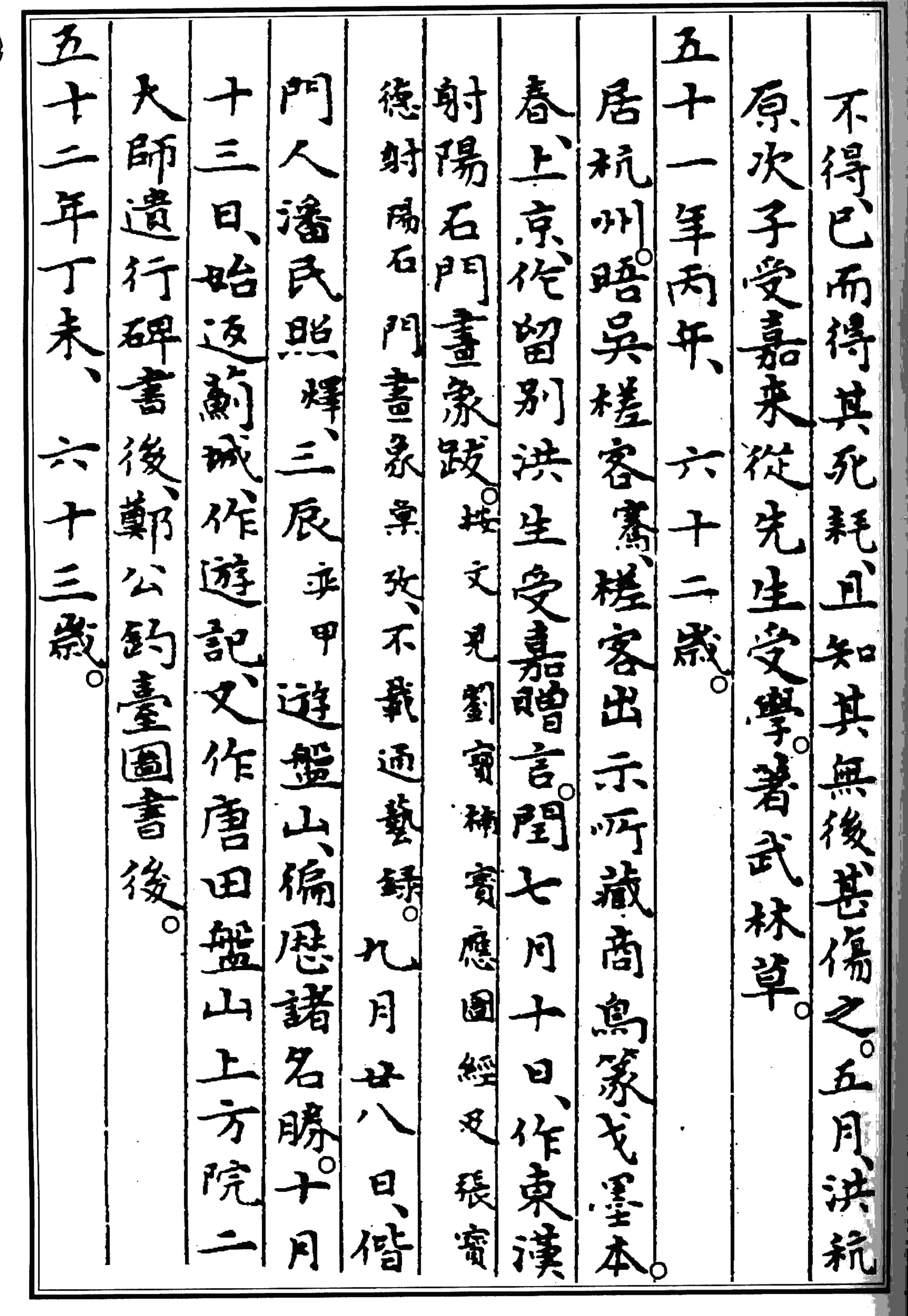
四十九年甲辰，六十歲。

是年，仍北返應試。至是凡九赴禮闈矣。二月既望，至京師，謁翁覃溪於詩境軒。覃溪出示所藏古劍，聞三

月，往遊薊州盤山千像寺，宿一夕而返。與汪芍陂中丞同居蓮華寺，芍陂以程青溪江山卧遊圖為贈。時先生試不售，將南歸，謁辭座師曹文恪公秀先，公贈以書款，誤書為易疇，遂又字易疇。是月八日昧爽，金櫝山病篤，欲一見先生，先生往，已不能言，又二日遂卒，年僅二十四。先生傷之，為作墓誌。夏，至杭州，訪汪亢宗於松石閒。亢宗，芍陂中丞猶子也，為作松石閒記。中秋，復北返，再遊天像寺，作釋人敘。第五弟光執卒。

五十年乙巳，六十一歲。

是年，居杭館於汪氏學松師竹之齋。求汪謹度消息



不得已而得其死耗，且知其無後，甚傷之。五月，洪紀原次子受嘉來從先生受學。著武林草。

五十一年丙午，六十二歲。

居杭州，晤吳槎客騫，槎客出示所藏商鳥篆戈墨本。春，上京，作留別洪生受嘉贈言。閏七月十日，作東漢射陽石門畫象跋。按文見劉寶楠寶應圖經及張寶德射陽石門畫象彙攷，不載通藝錄。九月廿八日，偕門人潘民照煇、三辰亞甲遊盤山，徧歷諸名勝。十月十三日，始返薊城，作遊記，又作唐田盤山上方院二大師遺行碑書後、鄭公釣臺圖書後。

五十二年丁未，六十三歲。

居京師。七月，季弟光烈卒於歙，年五十六。季弟龔文事畧：弟性剛褊急，無所容。有料事之明，億則輒中，而至於治家，自為謀計輙左，與其居恆嘗所持論者往往不相應。以故終其身屯邅窮廹，無順適之境。時先生諸弟多已先亡，存者惟仲弟光瑩及光烈耳。光瑩表明：按先生諸弟卒年皆見季弟事畧中，惟光瑩卒年不可知。讓堂亦政錄中寄挽汪懷川詩有「何當別後仲弟死，歸來我亦數雙旨」句，注：吾家字凝目盲不能見我，今字凝死，亦不能見之矣云云。則光瑩之卒當在先生官嘉定時，字凝殆其字也。至是光烈又卒，先生悲慟甚，作季弟事畧。中秋，同年友翁曷潘穀堂

有為邀先生及陽城張古餘（敦仁）、安邑宋芝山（葆湻）觀所藏印，拓為耆篆樓印譜，各得其一，先生為之序。重陽日，作程青溪江山卧遊圖書後及舊拓原石夏承碑跋。著都門草。

五十三年戊申，六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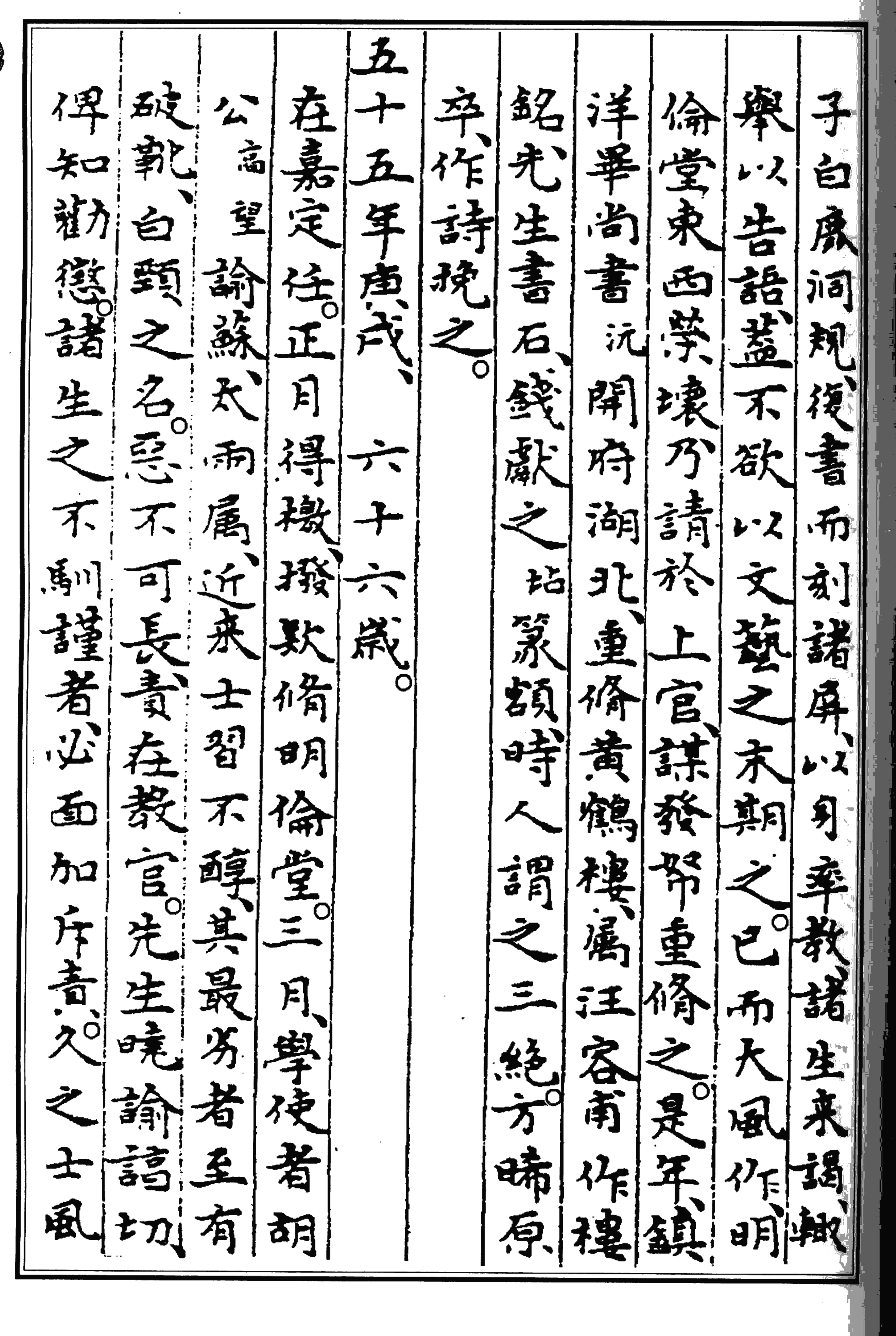
居京師。暮春，大挑二等，得部選江蘇嘉定縣教諭。七月，將自都之官，程也園吏部（振甲）屬滄州張桂巖（賜寧）畫彝乾別思圖，并邀諸朋好作詩贈行。九月，赴皖攷驗領憑，登安慶大觀亭，重謁余忠宣公墓，記之以詩。十月，至嘉定蒞任，作出山吟以示己志。錢竹汀大昕為題，與孫錫用行書手卷，先生次韻答謝，并賀其

得孫。

五十四年己酉，六十五歲。

在嘉定任。正月，爲諸生訂月課，並示以欽定卧碑及

聖諭廣訓，謂明訓煌煌，實諸生日用行習之準，皆宜熟讀精思，終身由之。因頒布諸生，俾恭誦三復，兼以傳示鄉鄰。二月廿五日，往遊明黃忠節公（淳耀）盡節處曰西林庵者，求所署放鶴庵額不可得，歸爲之記。先生自司諭嘉定，惴惴焉以不能令諸生明乎人倫是懼，以爲人倫之不明，由於人心之不知讓，於是大書讓堂二字扁諸聽事。又謂教以人倫之法，莫善於朱



子白鹿洞規，復書而刻諸屏，以身率教，諸生來謁，輒舉以告語，蓋不欲以文藝之末期之。已而大風，作明倫堂東西學壞，乃請於上官，謀發帑重修之。是年，鎮洋畢尚書沅開府湖北，重修黃鶴樓，屬汪容甫作樓銘，先生書石，錢獻之坫篆額，時人謂之三絕。方晞原卒，作詩挽之。

五十五年庚戌，六十六歲。

在嘉定任。正月，得檄，撥款脩明倫堂。三月，學使者胡公高望諭蘇、太兩屬，近來士習不醇，其最劣者至有破靴、白頸之名。惡不可長，責在教官。先生曉諭諄切，俾知勸懲。諸生之不馴謹者，必面加斥責，久之士風

不變。五月，明倫堂成。六月，颶風夜作，西廡亦圮，先生復請撥款重建。於是邑紳相與言於邑宰王屏於君一芳，請並新其東廡，於君韙之，倡率勸蠲，衆皆樂輸恐後。遂於季冬經始。洪又存卒於歙，作詩挽之。

五十六年辛亥，六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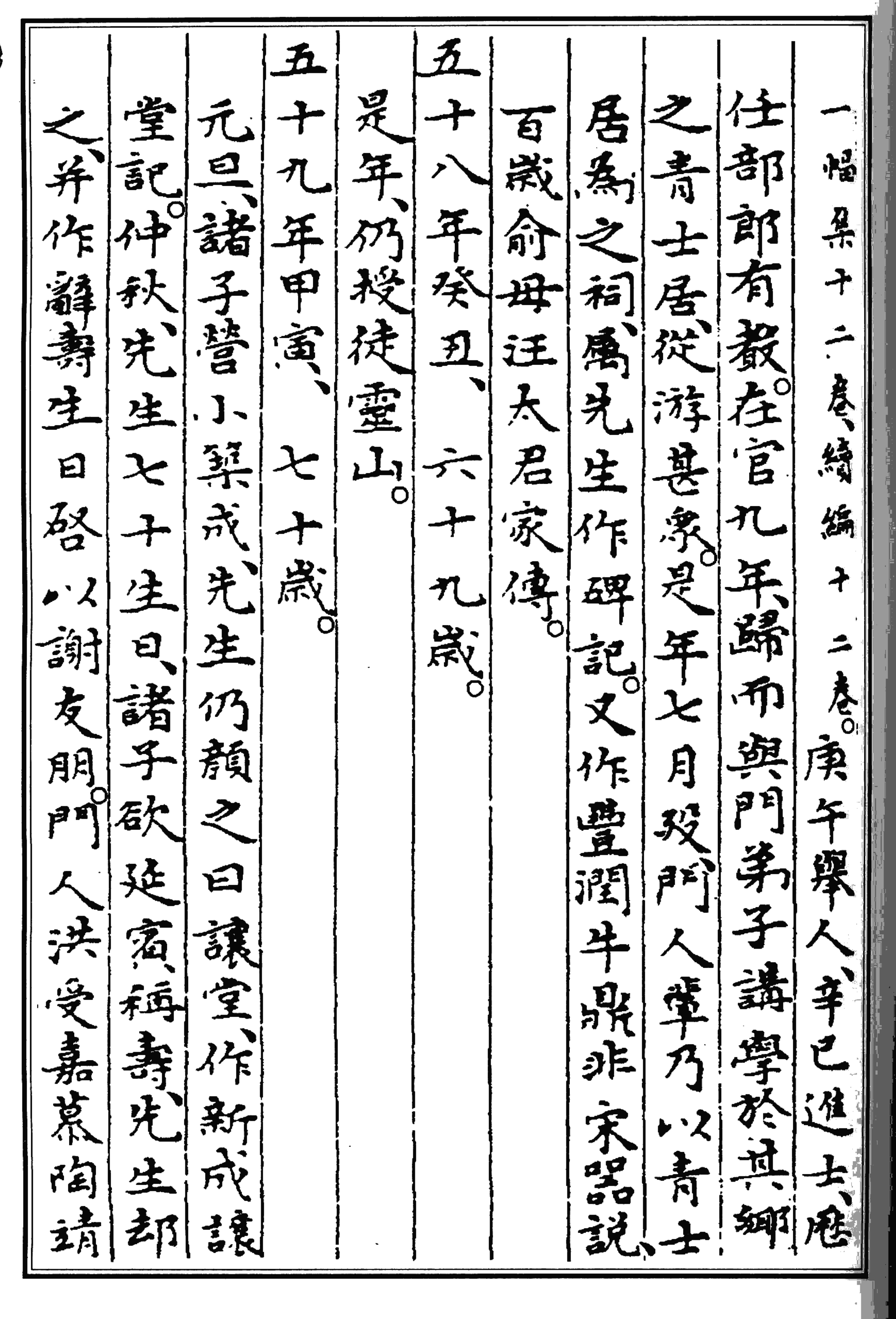
正月，以試事至太倉。五月，東西廡成，先生作碑記，而於令已於前兩月調署震澤矣。於令宰嘉凡五載，以清恕稱，既去而民思之。邑士夫復發為詩歌，以寵其行，先生為之序。繼之者為鉅野姚君學甲。前曾宰嘉，有惠政，茲再至，比戶相慶焉。七月，乞假還歙。先生在嘉凡三載，廉潔自持，不通干謁。旌褒節烈，百廢具舉。

於其歸也、錢竹汀贈詩曰、本是經人師、原無温飽志。王西莊鳴盛贈詩曰、官推當湖陸、師則新安程。一百五十載卓然兩先生。其景慕如此。邑人嚴有堂翼、錢可廬大昕等及弟子數十人皆爭作詩文送之。又寓練川祖道、讓堂話別兩圖、以記其事、復購邑中忠烈、手蹟爲贈。先生曰、鄉先生手蹟宜藏於鄉也。對曰、先生不取一錢、豈破紙亦不受耶。乃受之。胡公及姚令皆挽留、欲以紫陽監院委之、又欲聘脩邑志、皆以病謝焉。十月七日、始成行、賦詩留別。舟過新陽、晤邑令諸城王春溪應奎、以力學相勉、賦詩以贈。比抵歙、所載書畫誤爲酒浸濕、獨侯忠烈公峒曾、黄忠節公墨

蹟無恙、作詩記之、謂將恥之樓、顏曰止酒。是年、方晞原子起泰、起譙來從游、以晞原詩一卷乞論定、遂為作序。著膠城草。

五十七年壬子、六十八歲。

夏、授徒靈山、著靈金草。又攜諸門人假館於河西塢山中之僧寮、著山居草。按此據非能編自序、然先生授徒靈山、自壬子迄乙卯凡四年、假館僧寮未必即此一年中事、以無可繫、姑依原文彈聯書之。同邑項君任田福者、先生世父婿也、安徽通志、項福字芷堂、乾隆辛巳進士、授主事、歷銓曹員外郎、有聲。移疾歸家、授徒三十年、卒、門人思之、立祠於其地。著


一幅。桑十二卷、續編十二卷。庚午舉人、辛巳進士、歷任部郎有聲。在官九年、歸而與門弟子講學於其鄉之青士居、從游甚衆。是年七月、歿。門人輩乃以青士居爲之祠、屬先生作碑記。又作豐潤牛鼎非宋器說、百歲俞母汪太君家傳。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九歲。

是年、仍授徒靈山。

五十九年甲寅、七十歲。

元旦、諸子營小築戒、先生仍顏之曰讓堂、作新成讓堂記。仲秋、先生七十生日、諸子欲延賓稱壽、先生却之、并作辭壽生日啟以謝友朋。門人洪受嘉慕陶請

節之爲人，而興仰止之思。菊花開時，羅列滿室，召客賦詩，先生依韵和之，并爲之序。仲冬，汪容甫卒於杭州，以詩挽之，有「校才君宜得八斗」之句。

六十年乙卯，七十一歲。

是年，門人洪受嘉請編歷年所爲文付梓，先生許之。總得若干首，名曰《非能編》，自爲之序。

嘉慶元年丙辰，七十二歲。

是年，

制科舉孝廉方正。五月廿二日，先生夫人徐孺人卒，年七十有六。孺人名順，字憲御，歙之北徐村人。父增恂，業醝和州，有善人之目。孺人能嗣音汪太安人，善事

舅姑，安貧好施與。脩辭餘抄、亡室行略：孺人遠事舅姑廿有二年，吾不能遂數其所以事之者。然先府君嘗曰，吾口之於味也，息婦能知之。偶有所嗜，孺人調治以進，則嘗之而甚，食輒為之盡。先安人間呼余語之曰，自婦之初來，以迄於今，汝無所加損於昔時。蓋信孺人無多言於余前也。孺人性急，余性緩靜，跡其無深心一也。孺人御女奴，時時呼取來前，余僅備數耳。或已終日，不一見其面，亦靜躁不同，其不苛求一也。桃夭之詩曰，宜其家，宜其室，孺人有焉。余不知治生，府君遺金雖不多，然非無儋石者比。余亦嘗省嗇用之，然持籌不善，浸以散去。又遺郭外田數十畝，幾

不足用，毋將及之。孺人曰：無若是，量入以出，損之又損，要在其不能供億也。故有時檢笥中衣無可以付質庫者，卒不向余言。偶及無致米鹽資，余語塞不能應，則曰：聞諸。余曰：聞。然卒無以應之也，則緩頰承之，徐及他事。由今思之，則其心亦若矣。性不慕榮利。余舉于鄉，人皆為孺人喜甚，孺人視之澹如。語余曰：固亦自可喜耳。適官嘉定，知吾無溫飽志，令僮護園，以供饔飧，有無黽勉，無異其治家時。年五十後，兒子治家，冬日請為製裘一襲，止之曰：視吾篋中無質券乃可。其後雖製裘帛，往往藏之笥中。不持齋，不數佛號。鄰婦告之，必量與之。或有以急來貸余者，孺人苟知之，

必勸速應、無令久待。後漢書載曹大家女誡七篇、婦人不習其書、多所暗合。事余終其身、未嘗出一戲言、情欲無介、宴私不形、所性然也。令婦人能棄子戲者多矣、孺人不知焉。於乾隆五十五年恭遇　萬壽覃恩、　誥封孺人、請准　貤贈先安人。生子男四人、次子早殤。生女子二人、孫男五人、女孫七人。既卒先生哀甚、作亡室行畧。女夫衛望署金華別駕、作書勉之。年來、所著通藝錄增刻約二百餘篇。

二年丁巳、七十三歲。

是年春、先生至蘇州、黄堯圃丕烈將以學耕堂扁其新廬、擬乞先生書之。二月十日、請錢竹汀爲之介、偕

顧千里廣圻來謁求書。已而先生往答拜，更以自製墨二挺贈之，蕘圃以吳都文粹四冊為報。按：先生至蘇事，據黃蕘圃吳都文粹跋，不見集中。又之浙。冬，歸過妹夫淳安胡左元名俟致，別業，因勸左元刻所為時文，為作序。修辭餘抄，胡左元時文序：左元妹壻少讀書，於六經三史靡不貫穿，旁及騷選百氏。作為文章，元元本本，為諸生元以制義擅場。乙酉入學，受知於錢稼軒、宋石君兩先生。壬子舉于鄉，復受知於金聽濤、曹儷笙兩主考。

三年戊午、七十四歲。

作序倫堂。約七月至杭州，過宋芝山。

四年己未、七十五歲。

十月、所著解字小説④付刊門人洪印綬跋其後。按論學記及論學外篇在通藝錄中刻最晚、跋者門人洪璥、誤作印綬、不知是否一人、亦不知孰爲洪秔原之子受嘉或受嘉初名印綬、後易名璥、或其昆季、均不可知、附記俟考。中有果臝轉語四卷最精、以草創未定、不果刊。按王石臞先生遺文中有果臝轉語跋云、歲在庚寅、先生同族姪問源中丞携囑余校而序之、云云。今稿本藏建德周氏、已刊入安徽叢書第二集。問源名祖洛、嘉慶己未進士、由主事洊擢湖南布政使、官至閩浙總督。道光二十八年卒、贈太子太保銜、

謚簡歲。

五年庚申、七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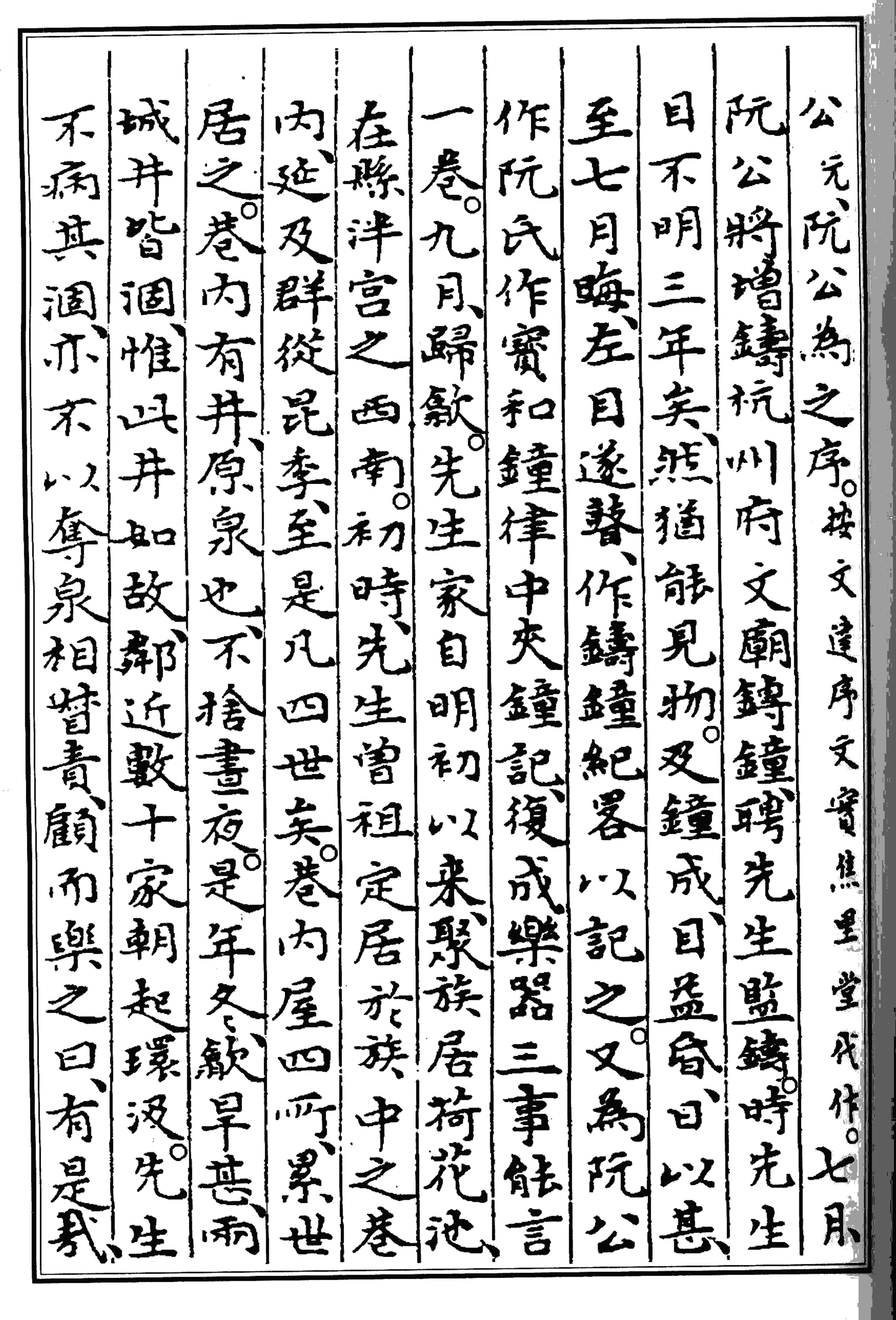
四月、吳槎客携所藏商琱戈來訪、適先生客泉口、不值。七夕、先生拐楊松林狻往弔之、見張桂巖爲畫海波險客圖、因作跋尾以代誄。

六年辛酉、七十七歲。

六月、金輔之卒。十月、先生刻杜門程生小名千兒二章、爾爲之記。千兒、先生小名也。是年、長孫錫露入學爲弟子員。

七年壬戌、七十八歲。

夏至杭州、以所著儀禮喪服足徵記示撫部阮文達



公元、阮公為之序。按文達序文實焦里堂代作。七月阮公將增鑄杭州府文廟鑄鐘、聘先生監鑄。時先生目不明三年矣、然猶能見物。及鐘成、目益昏、日以甚、至七月晦、左目遂瞽、作鑄鐘紀畧以記之。又為阮公作阮氏作寶和鐘律中夾鐘記、復成樂器三事能言一卷。九月、歸歙。先生家自明初以來聚族居荷花池、在縣泮宮之西南。初時先生曾祖定居於族中之巷內、延及群從昆季、至是凡四世矣。巷內屋四所、累世居之。巷內有井、原泉也、不捨晝夜。是年冬、歙旱甚、而城井皆涸、惟此井如故、鄰近數十家朝起環汲。先生不病其涸、亦不以奪泉相訾責、顧而樂之曰、有是哉、

斯泉之能讓也。因名之曰讓泉，作讓泉記。所爲文又有程青溪江山卧遊圖書後、江山卧遊圖已酉卷書後。

八年癸亥，七十九歲。

是年，通藝録將刻成，元日自爲之叙。按：此時通藝録雖刻完，然如琴音記續編、及修辭餘抄中長孫錫露啓攢文、八十生日預示兒子文、家塾可孝廉家傳、後讓泉記、丞隱記諸文，皆七十九歲後作，當是以後增刻。元宵爲燈冠讓泉井上，題讓泉以旁之。三月，長孫錫露卒，年二十四。錫露好學能文章，先生甚悼惜之。四月，將厝於桃源塢袁塘園之原，作奠文以誌痛。備

辭餘抄，長孫錫露啟揩文，汝十三歲作學業書曰蘭花坡，勻稱不容改作，余喜其有骨法，作詩曰右軍有筆誰能掣，到渺斯才老弗如，蓋張之而因以勉之。厥後從余讀書壺山及千佛巷，余令汪生懌堂教汝為時文，汝不屑循序由漸，輒作全篇以進。學詩及為詞賦，駢四儷六，斐然成章。一日，金輔之殿撰至，汝出燕文請閱，殿撰曰，此三五名前作，而錄在後，吾不平也。然汝困命中技。越兩月，又見汝文，曰，益進矣，數光不可遏視。若與鄉校，直拾芥耳，幸自愛毋急。二十一歲鄉試歸，葉古渠先生主紫陽講席，見汝文，曰，殿撰見耶。余曰，不，五月殿撰當來。先生曰，盍令先睹為快耶。

又嘗携見社文篇，評之，且以孔見示曰：老兄昔困於場屋，此子必唾手得之。此惟據理耳，不足怪也。一時主壇坫者同聲一辭。梁、沈兩公先後主紫陽講席，咸喜出其門下，曰：此子將摶扶搖上，非以諸生老者。明年再赴鄉試，同考官⑤湖南張司馬力薦其文，以額滿置之。應童子試，江右楊大令拔之冠一軍。所命皆曲制題，謂汝文如鏤金錯采，非童子中所有。汝資近高明，然手一編，窮年矻矻，莫沈潛若也。喜作蠅頭細書，千言不落一字，望之如微塵生紙上，濃淡若一，翳如也。偶爲墨戲，延及丹青，寫生擅沒骨法，人以甌香館擬之。爲詩文屬對工麗，雖經生藝，亦不作粗頭亂服

吠。若是皆宜年，而年不永，何也。秋，作八十生日預示兒子文，以世俗酬應，玩時貴財，且疲筋力，擬一切罷之，行所無事。

九年甲子，八十歲。

秋，作家獻可孝廉家傳。孝廉名杞，一字森厓，休寧人，庚寅與先生同舉于鄉。又作丞隱記，贈張桂巖。時桂巖年八十，為江都縣丞，隱於吏，以詩畫自娛。是年冬，歙又旱，井皆涸，惟讓泉仍如故。十月，錢竹汀先生卒，年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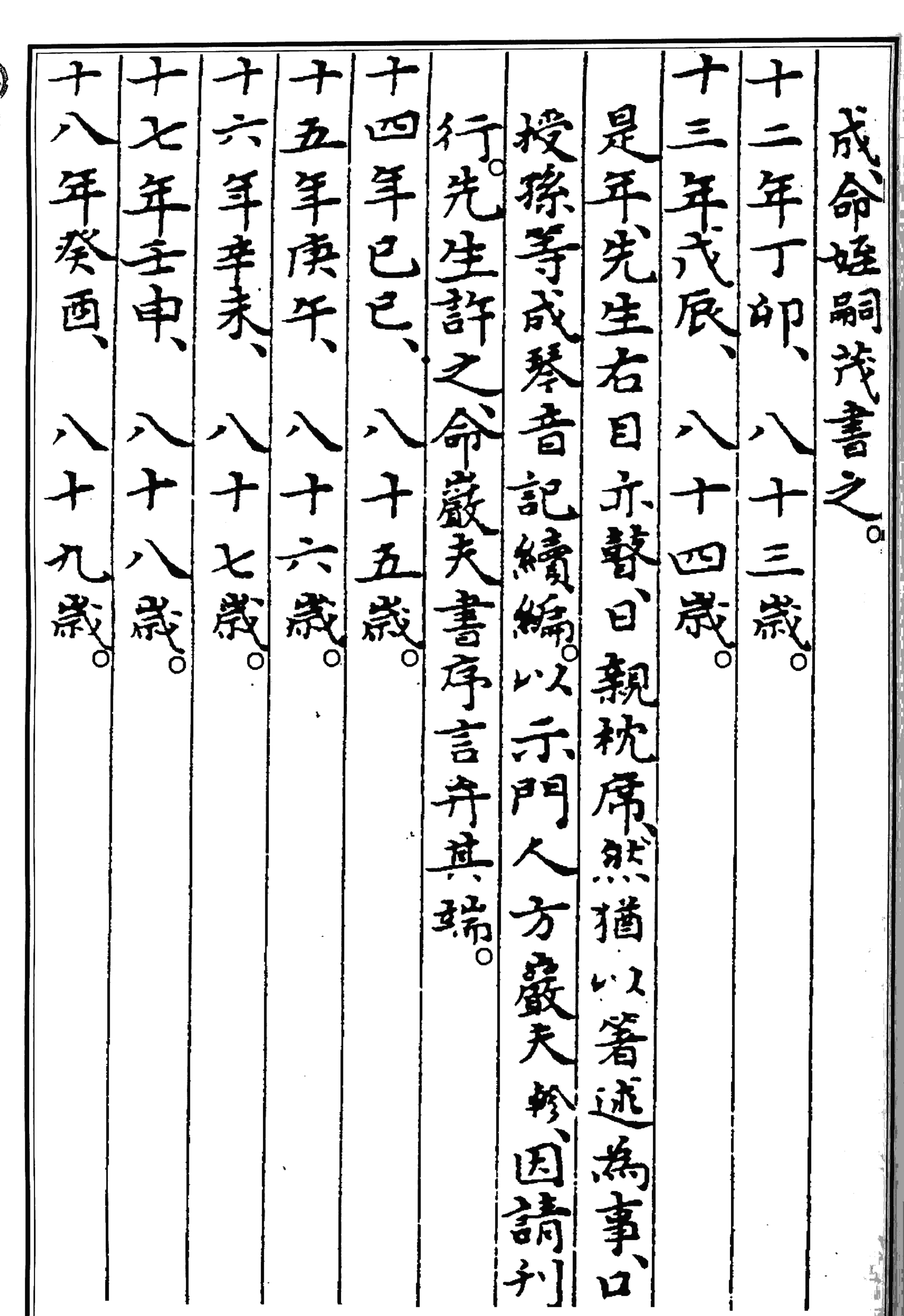
十年乙丑，八十一歲。

作後讓泉記。是年，當塗夏朗齋鑾官徽州府訓導，攜

其子圻來謁。安徽涇縣夏墨宇德音，當塗人。少孤，母李氏守節教養。由優貢教習知縣，改選徽州府訓導。迎養數年，告歸，服闋再選原缺，先後在徽十有四年。專務篤行，督程朱之書。訓士極嚴，有座學司必為直之。嘗謂士習宜整頓，士氣亦宜培養也。府有紫陽書院，久廢圮，墨為清積弊、裕膏火，又每歲與同官捐施棉衣給貧者，士民皆德之。在家倡置義田、義倉，積育嬰資，變通古法，以籌久遠。年七十，解官歸，卒，祀徽州府名官⑥祠、當塗縣鄉賢祠。

十一年丙寅，八十二歲。

焦里堂循以書乞先生為撰其父太學君葱誌文，文



戊命姪嗣茂書之。

十二年丁卯、八十三歲。

十三年戊辰、八十四歲。

是年先生右目亦瞽、日親枕席、然猶以著述爲事、口授孫等成琴音記續編、以示門人方巖夫、巖夫敬、因請刊行。先生許之、命巖夫書序言弁其端。

十四年己巳、八十五歲。

十五年庚午、八十六歲。

十六年辛未、八十七歲。

十七年壬申、八十八歲。

十八年癸酉、八十九歲。

是年，長子培卒。

十九年甲戌，九十歲。

九十生日，以長子卒，心喪未除，不受賀。是年，先生卒。

先生子四，培、理、璧、其三子名據述約知之，照八十預示兒子文，又作書示兒子培、藍玉、芝瑞知之⑦。藍玉、芝瑞，殆理、璧小字耶。次子明娃，早殤。孫錫露、錫用、錫官、錫讓。女子子二人，適江元贊、衛望。

先生少入塾，師謂：孺子盍言爾志。曰：無志。窮達由天命，窮爲匹夫，不得曰非吾志而卻之也；達爲鄉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坐者起曰：是聖賢之學也。先生曰：讀書不當師聖賢耶。及爲博士弟子員，鄭

贊善虎文時掌教紫陽、甚重之、與馮按察廷丞書、謂易田之才足以兄事東原、弟畜杏甫、云云。

先生司教嘉定時、俸祿雖薄、而廉潔好施。有年家子馬槃、家貧不能自存、爲謀廩餼、以養之。諸生貧而才者亦皆周䘏之、有過必嚴懲而矜全之。感激者或有所遺、責以大義而卻之、曰、汝能讀書改過、立身揚名、即所以報我矣。

先生性和緩、終身不辭詬詈。質魯、讀書百遍或不能成誦、然好深沈之思。平居雞鳴而起、然燈達旦、夜分就寢、數十年如一日。其學長于涵詠經文、得其真解、不屑依傍傳注。著有論學小記三卷、論學外編二卷、

宗法小記一卷、儀禮喪服足徵記十卷、釋宫小記一卷、考工創物小記八卷、磬折古義一卷、溝洫疆理小記一卷、禹貢三江攷三卷、水地小記一卷、解字小記一卷、聲律小記一卷、琴音記、琴音記續編均在内。九穀攷四卷、釋草小記二卷、讀書求解一卷、數度小記一卷、九勢碎事一卷、釋蟲小記一卷、脩辭餘抄一卷、讓堂亦政録一卷、珂録一卷、樂器三事能言一卷，統名曰通藝録行世。他若蓮飲集、藤筊編、濠上吟、非能編，雖曾刻行，然已佚不傳。尚有讓堂詩鈔十八卷，未刊稾草藏於家。屬草未成者則有儀禮經注疑直説、文解字會極兩種。

先生雖以漢學名家，而所著通藝錄義理、訓詁、制度、名物、聲律、象數之學殆無不備。論學小記一書說理湛深，切實精詳，根據孔孟，不為偏激，足挽晚近重漢經宗之失。他如儀禮喪服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四句，鄭氏以為傳文。不杖期章，惟子不報傳文，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文，鄭氏以為失誤。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大夫之妾為建首，下二為字貫之，鄭氏謂女子子別起貫下，作傳文為不辭。先生皆一一援據經傳、疏通證明，以規鄭氏之失。攷工記諸言磬⑧句磬折，鄭君度直矩解之，致與前後經文不合，先

生謂磬折不明，由于倨句不明。欲明矩⑨句，先辨矩字。矩有直者，有曲者，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為曲矩，今木石工所用之曲尺，是其遺製。又曰，車人為耒曰倨句磬折，輈人為皋陶曰倨句磬折，匠人行奠水曰磬折以參伍。此三磬折不見倨句之度者，同乎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為磬折也。所以車人之事為倨句起例，于半矩數至一矩有半謂之磬折，下即接車人為耒一條，弦其折體之六尺六寸以定其弦之中，步為六尺以為凡，命曰磬折者之定衡，二經相連，義取互足也。耒⑩言九穀者，梁稷不分，鄭氏注三禮及為詩箋，獨不詳稷之形狀，漢人言稷者多冒粟之名。先生則

據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
稷，𪏰也，五穀之長，證粱即今之小米，連稾者曰禾，實
曰粟，粟實曰米，米曰粱，穀古人貴之，故謂之嘉穀，稷
即今之高粱，其種最先，故曰五穀之長，禹貢揚州三
江，只一江，班固地理志三見揚州川者，是志職方之
川三江，非說禹貢，先生因主鄭康成注，正鄭道元水
經注之謬，皆前人所未言也，餘若考溝洫疆理，宗法
攷工創物，亦皆能據經文推闡，復取證實物，悉精確
不可易，又精藝事，詩歌，書法，篆刻，無不工妙，少時作
詩，嘗爲劉海峯，方朴山所激賞，海峯爲近體詩頗似
宋人，七絶逼真山谷，所著書勢五事，梁山舟侍講同

書謂皆發前人所未發。

先生每燈牕獨坐，感念世風，睠懷後生，惴然驚懼。平生尤惡博奕，嘗爲一聯揭之坐隅曰：松柏其傴蹇獨後凋乎，直到嚴冬，未聞落葉；禮樂有斯須不容去者，儘堪遣日，何必圍棋。又作一聯曰：舉世浪用精神，宜省當爲可也；盡人鮮圖安樂，惟勤儉者得之。其論博奕弊害諸文，具載論學外篇，針砭頹俗，不憚辭費，可以鑒先生憂世之苦心矣。

先生子姓無考，家世寖落，讀夏心伯所與葛鐵生其仁書可見一斑。且知鐵生曾議祀先生于鄉賢，屬邑人撰事實，白當事。心伯病其踈失，爲別撰若干條上

之。先生爲心伯父執，心伯又曾親炙于先生，所記自必詳富。第景紫堂集既擯而不載，他書亦罕有記述及之者，致名賢行誼闇而不彰，遠想遺馨，不禁興嘆。惟夏氏書中于先生身後及請祀事尚粗見梗概，姑附録於後，以資參攷。

歙程易疇先生，學術醇正，品行端方，不僅攷據精確，爲一時所推服。閤下因其司諭貴邑，著有賢聲，特謀諸歙之縉紳，舉報鄉賢，誠盛德之舉也。蒙示邑人所撰事實，似於先生平生品學未嘗道着痛癢。不意先生去世不及四十年，而碩德湮沒，後生聞見若是之疎也，可爲浩嘆。先生與先名宦公爲丙辰 制科同

年。炘十七八歲，侍先名官公於新安，曽捧手授教，迄今憶之，謦欬儀容，宛然如昨。承命改作事實，何敢以不文辭。謹就昔日親炙之所及，故老之所傳，與夫通藝録、亦政編之所載，共撰若干條呈覽，庶幾於先生之學術品行粗具梗概，不敢為一溢美之詞。以此上邀祀典，侑食黌宗，洵為不愧。閣下其與紳士共酌之。又先生後嗣式微已極，閣下雖主持公道，而衙門書吏不能不稍給紙筆之費。梓庭制府出洋二十元，鹹足助閣下之義舉。益以閣下十元，恐尚未能濟事，炘亦勉盡棉力，寄助五元，蘇詩所謂我欲致詩少也。衆擎易舉，庶幾其有成乎。右景紫堂集卷十二與嘉定

吳文蔚鐵生書。

程譜

校記

①「朴」下當脱「山」字。

②撫：當作「橅」，同「模」，謂模拓。

③「靜躁」下當脱「不同」二字。

④説：當作「記」。

⑤安：疑作「官」。

⑥官：當作「宦」。

⑦此處「知之」二字疑承上文衍。

⑧罄句：據《考工記》，當作「倨句」。

⑨矩：當作「倨」。

⑩末：據文意，當作「來」。

⑪齋：據《説文》，當作「齊」。

甌北先生年譜

清·佚　名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光緒三年重刻本

《甌北先生年譜》一卷，清佚名編撰。清光緒三年重刻本《趙甌北全集》卷首。

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字雲崧（一作耘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今江蘇常州）人。少好詩古文詞，家貧，每以授徒自給。乾隆十五年中舉，考取内閣中書，入直軍機處。乾隆二十六年以探花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出爲廣西鎮安府、廣東廣州府知府，陞貴州貴西兵備道。遂息意仕途，辭官歸里，從事著述。曾主講揚州安定書院。嘉慶十九年卒，年八十八。工於詩，精於史，所著《廿二史劄記》淹貫群史，考據精核，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同爲清代史學名著。其他主要著作有《陔餘叢考》、《簷曝雜記》、《皇朝武功紀盛》、《甌北詩集》、《甌北詩話》等。

此譜未署編者，最早附於嘉慶間湛貽堂刻本《趙甌北全集》後，則應是嘉慶晚期編成；末署「不孝男廷俊、廷英、廷彦校字」，則此譜或即諸子刻集時所爲。譜中記述譜主一生履歷，於其參與征緬、征臺之事尤詳，但對其治學事蹟與學術活動則記載甚少，是爲一大缺陷。

趙甌北全集序

書有刻板自五代馮道始、歷宋元明以迄於今、學者便焉、然往往有散亡之恨。歷考載志所登著作家數、類多購其書而不得、蓋已付之劫灰矣。我

國家值粵匪之亂、毒流寰宇、竄及四川、烽烟豨蹢、又典籍之一劫也。澤坡軍門素嫻韜畧、陷陣登先、擒其渠帥、蕩平餘孽。既已助成

中興之功、而遂終軍弱冠之志矣、遂乃懸車息影、肆志藝林、癖嗜古書、過

於趙璧。夫自左氏、屈子以文章自爲一家、而實附經而立。自時厥後、漢魏六朝、作者如林、支分派别。雖其學各有淵源、要皆變化馳騁、銜華佩實、洵乎學者之山淵矣。至於麟經而後、歷代史書汗牛充棟、卷

帙浩繁、讀者幾難徧識。劄記一書貫串史乘、薈萃成編、俾上下數千年瞭如指掌。他如叢考、雜記、詩鈔等類、皆足廣見聞、而資諷詠。至

皇朝武功紀盛一編、其中

廟謨將畧、以及地方形勢、頗爲詳盡、實

足爲行軍考鏡之資、而補史傳所不足。則甌北之有功來學、豈淺鮮哉。澤坡憫其板之燬也、乃募其全集、而與漢魏六朝百三名家先後付之手民、以公諸世。嗚呼、以周勃、霍光之賢、雖有勛伐、而不好儒術。

今澤坡軍門獨於
承平之暇、投戈講藝、與其弟心舫刺史
搜尋殘簡、朝夕研求、訓課子侄、且
公棃棗、嘉惠士林、豈不彬彬乎古
儒將風哉。板既成、囑序於余。余不
敏、何敢妄贅簡端、然又恐吾友之

美弗彰，因不揣鄙陋，而爲之序。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十月既望，詁亭恆訓書於成都軍署。

甌北先生年譜

始祖體坤公。名孟堙，本宋室後，元末爲高郵州錄事，始居常州。五傳至竹崖公。名致，明景泰甲戌進士，官御史，出巡按江西，陞江西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凡公所莅處，不設巡撫，湯潛菴明史傳稿中有傳。十二傳爲曾祖禹九公。諱州。祖騈五公。諱福臻，又名斗煃，自城中遷居西干里，後以先生貴，貤贈儒林郎。父子容公。諱惟寬，誥贈中憲大夫，貴州分巡貴西兵備道。母丁氏。封太恭人。誥

雍正五年丁未

先生姓趙氏，名翼，字雲崧，號甌北，常州府陽湖

縣人。生於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寅時。

六年戊申

七年己酉

先生三歲時、贈公客授於外、叔父子重公教之識字、每日能記二十餘字。

八年庚戌

九年辛亥

十年壬子

先生年六歲。贈公客授於西黃埼張氏、攜先生就塾。是歲、讀名物蒙求、性理字訓、及孝經、易經

等書。

十一年癸丑

先生年七歲。隨贈公就塾於華渡橋管氏。以下四年皆隨贈公於華渡橋、蔣莊橋等處讀書。

十二年甲寅

十三年乙卯

乾隆元年丙辰

二年丁巳

三年戊午

先生年十二。隨贈公在塘門橋談氏讀書。贈公

命作時文、一日成七藝。贈公閱之、笑曰、他日不患不文、但諸經尚未全讀、宜以讀經爲急。遂不令作文。然同學五六人皆私乞捉刀、每課期五六藝、皆先生筆也。

四年已未

先生年十三。仍在塘門橋談氏館讀書。

五年庚申

先生年十四。隨贈公移館於京千埼杭氏。是歲始課舉業、落筆往往出人意表。然先生性好詩古文詞、時令甲不以詩試士、贈公恐以兼營妨

舉業、每禁之、而先生輒私爲之、襯書布下、雜稿常數十紙也。

六年辛酉

先生年十五。贈公歿於是年七月十二日。家貧甚、僅老屋七間、田一畝八分。上有三姊、其一尚未嫁、弟汝明、汝霖、亭玉俱幼、家食無資。杭氏諸父老以先生學已優、卽請接贈公講席、所課徒皆同學友也。

七年壬戌

先生年十六。館於東齊黄氏。家益貧、賣老屋三

間、僅存四間蔽風雨。館餼歲不過六金、除買紙筆外、悉以養家、不敢用一錢。然食指嗷嗷、饘粥常不給、太恭人佐以織紝、猶至斷炊。

八年癸亥

先生年十七。仍館於黄氏。

九年甲子

先生年十八。館於東千埼杭氏。先生素不喜作時文、自贍公歿、莫爲督課、遂泛濫於漢魏唐宋詩古文詞家、兼習爲詞曲。兩年中所著不下五六寸、皆無師之學也。父執杭應龍先生憫之、謂

寒士進身惟恃舉業，舍本務而他涉，將何以救貧？遂延先生至家塾，課其幼子念屺，而令長子金鑑、次子士艮偕先生課時文。先生已輟業數年，强而爲之，轉不如舊時之入律矣。是冬，有明經莊位乾先生亦館於杭，相與講貫，始就繩墨。

十年乙丑

先生年十九。應童子試，學政祭酒崔公紀取入常州府學，補弟子員。向例，學政取覆試，即入泮，無復去取也。府學例取二十五人，是年取覆試者乃八十六名，須再覆以定去取。先生覆試文

不加點、遂獲雋。

十一年丙寅

先生年二十。館於城中史翼宸明經家。

十二年丁卯

先生年二十一。館於北門顧氏。攜幼弟亭玉課之。夏六月、亭玉以痘殤。秋試鄉闈報罷。冬、娶劉恭人。先生爲童子時、貧甚、莫有議婚者。既入泮、有才名、會薦舉宏博、廩生劉臯聞公鶴鳴托府教授趙公永孝擇壻、教授公遂以先生應、是冬完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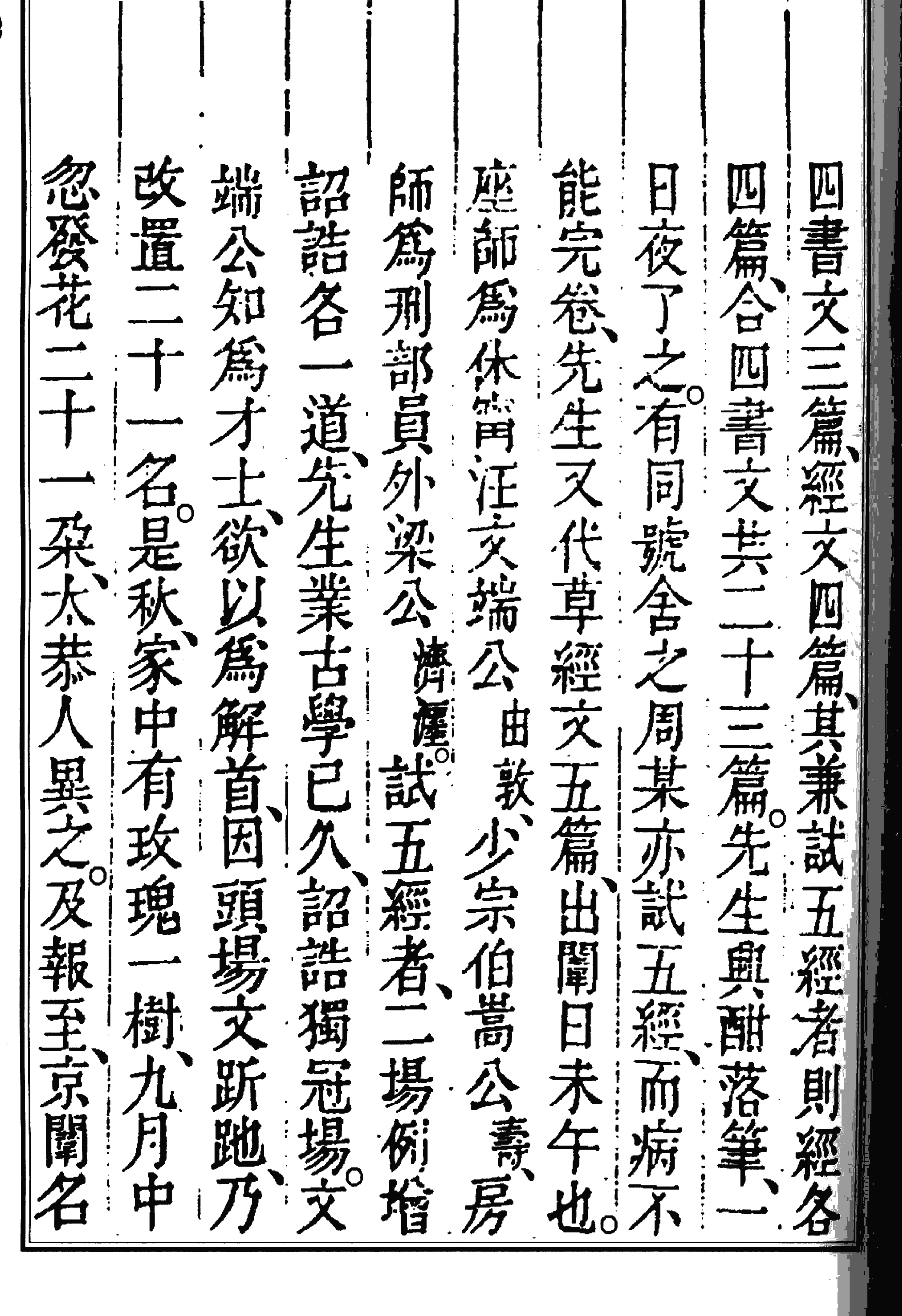
十三年戊辰

十四年己巳

先生年二十三。失館，無以自給，乃襆被入都。才名一日動輦下。劉文正公統勳時爲總憲，卽延先生於家纂修宮史。

十五年庚午

先生年二十四。以南籍生員不能試北闈，會有族人在天津業鹺，招往試商籍。運使葉公昱得先生卷，歎爲奇才，拔置第一。學使呂公熾按試，取入泮。秋，應順天鄉試，以五經卷獲雋。時頭場



四書文三篇、經文四篇、其兼試五經者則經各四篇、合四書文共二十三篇。先生興酣落筆、一日夜了之。有同號舍之周某亦試五經、而病不能完卷、先生又代草經文五篇、出闈日未午也。座師爲休甯汪文端公由敦、少宗伯嵩公壽、房師爲刑部員外梁公濟瀍。試五經者、二場例增詔誥各一道、先生業古學已久、詔誥獨冠場。文端公知爲才士、欲以爲解首、因頭場文跅弛、乃改置二十一名。是秋、家中有玫瑰一樹、九月中忽發花二十一朵、太恭人異之。及報至京闈名

文適如其數。既出榜，文端公知先生所修宮史已告成，即延先生於家代筆札。凡應

制詩文，皆先生屬草。是冬，又考取禮部義學教習。

十六年辛未

先生年二十五。會試報罷，文端公命兩子承霈、

承霨從先生受業。秋，又補義學教習。學館中無生徒，從學者每月恒朔望日一至，遂仍客授於

文端第。

十七年壬申

先生年二十六。秋，應

恩科會試、仍被落。

十八年癸酉

十九年甲戌

先生年二十八。在文端第已三年有餘。文端老於文學、當世奉爲韓、歐、顧極愛先生才、插架書萬卷、恣先生翻閱、因是見聞日擴、益得肆力於古。初爲文端屬草、好以奇警見才、文端輒删去、先生心竊以爲不然。及一年餘、浮艷矜氣日漸刊落、乃始服文端之深於此也。二年以後、凡所代擬、文端不復易一字、師弟間每相對忘言。先

生嘗自謂、生平古學多得力于文端公。是年春、先生會試取明通榜。連年皆在文端公第、而義學教習期將滿、欲於引見後歸省、遂辭文端公、出寓教習館。會考選內閣中書、先生就試、取第九名、引見留用、遂具呈禮部、罷教習。秋七月、附舟南回省太恭人、稍贖回舊屋、兼買田十餘畝、作饘粥資。是冬、爲弟汝明娶婦周氏。

二十年乙亥

先生年二十九。入京補官、文端師仍延於家。六

月、補授內閣中書、每三日一入直。與同年邵耐亭齊熊、賀舫荐五瑞、李寶幢汪度諸公同直、頗極友朋酬唱之樂。

二十一年丙子

先生年三十。是年夏、選入軍機處行走。時西陲用兵、軍報旁午、凡漢字諭旨及議奏軍需事件、悉先生具草、頃刻千百言無不中窾。會秋扈從木蘭、戎帳中無几案、則伏地起艸、文不加點。大學士傅文忠公深倚之。先生治事之暇、出其餘力、又沾溉數人。文端公應奉文

宇既以屬先生。其他隨

駕諸大臣和

御製詩。亦多乞先生代草。頗藉潤筆資以給。

二十二年丁丑

先生年三十一。會試落第。仍直軍機處。秋。又扈

從塞外。弟汝明病殁於家。先生節縮俸金。寄歸。

爲弟汝霖娶婦杭氏。

二十三年戊寅

先生年三十二。是春。文端公殁。先生始另僦邸

舍以居。迎太恭人及劉恭人至京。弟婦周亦偕

來。是秋，又扈從出塞。弟婦及劉恭人相繼歿於京邸，先生歸之日，劉恭人已屬纊矣。傅文忠公以先生積勞久，欲擢爲部曹，先生志在入詞垣，乃力辭。已而爲同事中諸忌者造蜚語中傷，遂出軍機，仍直内閣。

二十四年己卯

先生年三十三。在内閣。是年，繼娶程恭人，本大學士程文恭公景伊甥女，姓高氏，文恭公撫爲己女出嫁。

二十五年庚辰

先生年三十四。春，會試又報罷。前歲之出軍機也，本非傅文忠之意，而去秋諸同人扈從出塞，時事多誤，文忠益念先生。至是會試榜出，知先生落第，即日傳先生仍直軍機。秋，又扈從木蘭。

是年，汪文端長子承沆服闋入京補官，病歿於途，弟承霈、承霨以書來告哀。先生念師門遂無登仕籍者，而

聖主待文端素厚，倘得以此事上聞，當可邀恩，乃囑霈、霨以文端蒙

賜祭葬事畢，赴闕陳謝。

上以承沆所得麐官賜霈、而賜爵舉人、人咸以先生善
畫策、能報師門也。
二十六年辛巳
先生年三十五。是年、
恩科會試中式。座師為劉文正公統勳、于文襄公敏
中、總憲觀文恭公保、房師為工部郎中趙公援。
出榜後、京師人以先生才望、羣以大魁目之。會
是科會試前、有軍機行走之御史眭朝棟奏請
復迴避卷、
上意其子弟有會試者、慮已分校、當迴避、故預為此奏、

乃特點 朝棟 爲同考官。而命於入闈時各自書應避親族、列單進呈、則眭別無子弟、而總裁劉于二公應迴避者甚多。是年

上南巡、啓蹕時會密語二公畱京主會試、疑語泄、而眭爲二公地也、遂下 朝棟 於獄。於是軍機大臣及司員爲一時所指摘。且隔歲庚辰科狀元畢 沅、榜眼諸 重光 皆軍機中書也、故蜚語上聞、輒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占之說。而先生適以軍機中書中會試、傳文忠公傳語先生、不必更望大魁矣。先生以平生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

會劉文正公及劉文定公綸又以軍機大臣派
殿試讀卷官、先生慮其以嫌擯也、乃變易書法、
作歐陽率更體。兩劉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
將進呈十卷、文定慮先生卷入一甲、又或啓形
迹之疑、且得禍、乃遍檢諸卷、擬以先生置十名
外、彼此俱無累矣。及檢得一卷、獨九圈、當以第
一進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紙條、讀卷大臣各以
圈點別優劣於其上。是歲閱卷者九人、九人皆
圈者惟此一卷。文定疑是先生、以語文正、文正
覆閱、大笑曰、趙雲崧字迹雖燒灰亦可認、此必

非也。蓋先生昔館於文正第，修宮史時，愛其公子石庵書法，每欲之。及直軍機，先生多起草，不楷書，偶楷書卽用石庵體，而不知先生另有猝更體一種也。文定終以爲疑，恐又成軍機結交之局。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亦派入閱卷，自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但圈多者卽佳。至是兆公果用數圈法，則惟此卷獨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九圈者定第一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

上親定甲乙，然後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傳集

引見。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
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書、而第三卷王杰
則陝西籍也、因
特召讀卷大臣、先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皆對未有。
上因以王卷互易、先生遂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傳臚之
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先生獨掛數珠。
上陞座遙見之、後以問傅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
數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
上心識之。明日、

諭諸大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尚未有。今王杰卷已至第三、即與一狀元亦不爲過。次日又屢言之。於是雖不得大魁、而先生之名由是蒙

聖主記憶矣。既入翰林、授職編修、即辭出軍機。尋充方略館纂修官、修平定準噶爾方略。是年、子耆瑞生。秋、太恭人以先生既入翰林、無可顧慮、而少子汝霖在家頗爲繫念、乃南回。

二十七年壬午

先生年三十六。在翰林。是年、京察列一等、引見、

御筆記名。會考各省主試官、先生取一等第九名。是秋、
欽點分校順天鄉試、得江派等十餘人。

二十八年癸未

先生年三十七。春、
欽點會試同考官、得士十一人、館選者五人、董潮、祝德麟、祥慶、龔驂文、李鏻、分部者一人、費淳。分校得士之盛爲歷科所未有。是年散館、先生考列一等第二名。會大考翰林、先生方待試於
圓明園、有
旨幾散館者免考、遂橐筆歸。未幾患傷寒症甚劇、幾不

起、有醫士王又宵治之得愈。

二十九年甲申

先生年三十八。在翰林、奉掌院派撰文。四月、子廷英生。秋、改纂修通鑑輯覽。

三十年乙酉

先生年三十九。在翰林。考各省主試官、先生仍列一等。秋、

欽點順天武鄉試主考官。

三十一年丙戌

先生年四十。是年春、

欽點會試同考官、得士蔣兆奎等十一人、選館者一人

沈世煒、又鮑焜、陳理亦科分部。是年六月、子耆

瑞殤。冬十一月、

特授廣西鎮安府知府。先生以不習吏事、乞傅文忠公

奏辭、文忠力止之、而乘間以先生學問優長奏。

及先生請

訓於養心殿、凡舊時履歷在軍機處行走、及代汪文端

撰擬詩文等事、

上已知之甚悉、一一諭及先生蕈可、仍留翰林、奏對時

微露吏治未嫺之意。

上諭之曰、讀書人原有不能辦事者、汝在軍機處久、頗能事。廣西乃政簡民淳之地、汝初任、留心練習、自可成好官。乃叩頭出、以十二月十九日挈家出都。

三十二年丁亥

先生年四十一。正月抵家、奉太恭人游蘇州、杭州、住西湖十餘日。太恭人以粵西路遠、不欲偕往、乃令汝霖侍養於家。先生由浙江歷江西、湖南境、以五月初抵桂林、謁巡撫宋公邦綏及藩司淑寶、臬司圖桑阿諸公畢、自灕江舟行。七月

初、抵鎮安任。地在粵西省之極西、其南與安南連界、西接雲南。所屬一縣、二州、一通判、四土司。廣袤八百餘里、層巒疊峰、摩雲插天、多瘴癘。然民俗甚淳、訟事稀簡、先生欣然樂之。初莅任、夜聞城外擊鼓聲、問門吏、曰、小民因旱求雨也。先生曰、民既愁旱、官當祈雨。遂命詰朝出祈。有府僚馬偉稟曰、火日當雨、向來官祈雨必預擇是日、否則恐徒勞也。先生笑曰、度是日有雨而後祈、此心已不可對神明、遑冀得雨乎。詰朝、步行至城南之馬鞍山、行禮畢、歸途即大雨如注、民

皆神之。八月、有緝犯安南之事。前守韋駛、保因鎮民糾結安南民至雲南土富州滋擾、事發後捕獲百餘人、尚有首犯農付奉逸去。韋守因此被劾、留於郡緝犯。至是募人入安南、訪知農付奉已死、有子阿細爲人奴、乃緝獲之。令阿細同往其父埋屍處、以屍棺偕來。先生以屍眞僞未可憑、而阿細係活口、可鞫也。傳集其親鄰數人來認、果不謬。阿細既眞、問其父死及埋、阿細皆在旁、起屍又阿細偕往、則事已確實。遂具文申報各上司。而總督李公侍堯祇許以阿細照罪

人家屬例問擬、農付奉已死、其屍究未可憑、不得并詳。蓋恐實其屍爲韋守復官地也。先生以死父與活子偕來、蹤迹既確、如謂其屍假、則又當跟究何人之屍、及緝犯者買從何處、此案將無結期、遂又具文申辯。李公大怒、批行臬司、有趙守袒護同官、恐嚇上司之語。先生不爲動。是冬、照例巡邊、凡與安南連界處、深山窮谷無不親歷、恐有姦匪竄伏也。

三十三年戊子

先生年四十二。以農付奉案未結、乃親自赴省。

時滇省有征緬之役，廣西協濟馬萬匹，總督李公來駐梧州督辦。先生即赴梧，反覆辯論農案，觸其怒，遂被劾。適有

旨令先生赴滇參軍事，李公乃追劾疏還。先生回鎮安，以從軍吉凶未可知，囑眷屬俟秋涼歸江南，而先生於五月九日束裝赴滇。至土富州，江水暴漲，笮橋三十餘丈悉衝斷，督土官績成之。橋長笮軟，輿馬俱難度，僕從皆匍匐，先生獨徒步過，兩岸觀者咸歎咤。先生笑曰：余非不欲手足並行，以觀瞻所係，恐爲人所笑也。有地名老鬼墳，

下臨絕澗、水湍悍、無橋可渡、雇土民三十挾先生泅而渡、幾殆。行二十餘日、至滇城、城中無一相識者。是年春、將軍明公瑞以征緬殉難於小猛育、大學士果毅公阿里袞來爲將軍兼總督、駐永昌、本軍機大臣也。巡撫明德亦在永昌辦軍需、乃自滇城又赴永昌。以途中夫役艱於雇、舍輿而騎。過博南、渡瀾滄江、凡行十八日至永昌。果毅公已竚望久、即令在幕下、巡撫明公又令兼辦軍需局事。時同在將軍幕者、爲臬司諸穆親、員外郎明詩、薩里同、皆軍機故人也。霜降

後隨果毅公出邊、渡怒江、逾高黎貢山、歷龍陵、騰越、遍巡南甸、千崖、盞達、芒市、遮放各土司及虎踞、萬仞、鐵壁等關、周覽形勝、詢悉夷情、爲進兵計。冬、阿文成公桂以總督兼將軍來、與果毅公同駐一營、先生乃兼値二公之間。是年、大兵暫停進征、有

旨以偏師勦休緬人。於是勦南坎、勦頓拐、勦戛鳩。凡兩將軍出行、命先生守大營、護將印、一切緩急應援、皆得便宜行事。是年十月、子廷傑生於鎮安官舍、程恭人即買舟歸。

三十四年己丑

先生年四十三。春、隨兩將軍駐騰越州。已而大學士傅文忠公來滇經略軍事、先生隨兩將軍以四月朔日迎於永昌。文忠素重先生、命入直幕下。時方議進兵道路、前歲明將軍由錫箔進、不得志。文忠在京時、有滇省送京之熟於緬地者數人、問知騰越州之西有戛鳩江、渡而西即緬屬之猛拱、猛養兩土司地。由猛養可直搗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可直擣緬酋所居之阿瓦城。於是定議大兵渡戛鳩進勦、別分提督五

福以偏師五千從普洱進、遙爲聲援。其奏摺由
軍機定稿、擕至永昌。初六日將發矣、會壁間有
地圖、先生指謂文忠曰、圖中戛鳩普洱相距不
過三寸、其實有四千餘里。兩軍既進、東西遠隔、
聲息不相聞、進退俱難遙度。去歲明將軍之不
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文忠始瞿然問計安
出、先生謂、大兵既渡戛鳩之西、則偏師宜由江
東之蠻暮、老官屯進取猛密、則夾江而下、造船
以通往來、庶兩軍可互應。文忠是之、乃罷普洱
之兵、改偏師循東岸以進。文忠命先生以進兵

路另爲一摺入奏。其後渡戛鳩之兵遭瘴氣多疾病、而阿文成公所統江東一軍獨完、遂具舟迎公於猛養、渡而歸。又以此兵敗賊於蠻暮、老官屯、得以蕆事。先生嘗自愧從軍年餘、無所贊畫、惟此一策不無小補云。是月、又隨文忠至騰越。先生以戛鳩渡江究非萬全策、倘渡江後不能掃犂而撤兵歸、恐賊綴於後、江阻於前、此危道也、力言於文忠、勸改進兵路。文忠以已奏定、遂不從。時又議冒暑進師、不必避瘴、謂春夏之交瘴初發、或不可當、至夏秋當漸減也。先生在

滇一年、知南中氣候七八月中瘴益甚、力言於文忠、謂夜之冷、不冷於黃昏、而冷於五更、日之熱、不熱於清晨、而熱於午後。蓋氣以積而愈盛、故秋瘴愈不可支。至霜降則瘴自消、且無雨、兵行始便利。文忠謂若是、則須坐守數月、徒縻餉、非計也。會有

旨、鄰省官在滇者、仍各歸本任。先生乃以五月九日辭經略、將軍等、自騰越起行、六月三十日抵鎮安。鎮安士民喜先生旋任、無不歡迎恐後。有天保縣令姜某與攝府事金某商、謀按民田給以照、

俾息訟端、其實欲藉給照以斂錢也。已令土目向各郵造田冊矣、先生歸、廉知之、乃出示寢其事。羨大失望、然民間免出此橫錢矣。冬、收倉穀、又嚴禁各屬浮濫之弊。常平穀春借秋還、鎮安俗、登穀皆連穗、故不斗量、而盛於竹筐以秤權其輕重。向例出借時連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則小民得穀僅四十五斤耳。及還倉則五十斤之外、加筐五斤、息穀五斤、又折耗五斤、爲一稱、民已加十五斤矣。相沿日久、亦視爲固然、不敢怨。而去歲以購馬濟滇軍、有司不無所累、遂於收

穀時别製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先生在滇不知也。及是年已無購馬費、而各屬意欲以購馬年所收爲額、先生預聞之。會總督至南寗閲兵、例往迎、而府倉亦有社穀當收。乃於秤之六十斤處鑿一孔、貫錘繩於其中、不可動移、聽民自權筐五斤、又息穀五斤、變價交司庫、故以六十斤爲一秤。於是民之以兩筐來者、剩一筐去、城内外酒肆食棚各醉飽、幾不能容。甫三日、秤穀悉收畢、先生至南寗。而歸順州民陳恂等赴寗來控收穀横斂狀、先生立遣役縛其監倉

奴及書吏、痛懲之、而各屬之收糓皆不敢逾檢矣。鎮郡民由此感先生甚、每出行、各鄉民輒來舁輿、至其鄉巡歷而過、又送一鄉、其鄉民亦如之。父老婦稚夾道膜拜、日不過行三十里。至宿處、土銼瓦盆、雞豚酒醴、各有所獻、不煩縣令供頓也。是冬、先生娶妾蔣氏。

三十五年庚寅

先生年四十四。三月、以事赴省、途次得

旨、調守廣東之廣州府。先是總督李公之至南甯也、語左江道宋淇源曰、廣州府缺出、廣東知府內無

可調者。欲向廣西選調、而廣西各府亦少能事者、惟鎮安趙守可勝任、使宋公道意。宋出語先生曰、李公意已欲調君、但須君進見一面懇耳。先生曰、鎮安、

天子所授也、廣州雖善地、而由制府奏調、則出制府之力。吾輩作吏、受上司特奏恩、將何以自行其志乎。李公以其無私請也、另奏調梧州守吳九齡。會吳已陞糧道、而李公之奏至、

上乃以先生特調廣州。是時先生赴桂林、適宋公亦在省、歎曰、君命中合守廣州、然求而得與不求而

得，何啻霄壤。乃益服先生之自立爲不可及也。先生即由桂林赴廣州任，遣人往鎮安接取眷屬。蔣氏妾肩輿出城，街民千百家無不設香案於門跪送，以不得再見先生爲恨，有泣下者。畱族孫鶴沖交代倉庫畢，出鎮安，街民跪送亦如之。是年九月，歸順州陳恂等不遠四千里又送萬民衣傘至廣，亦可以見此邦民情之厚云。先生每數平日宦途，輒念鎮安不置也。既至廣州，李公以先生奉

特旨調守，特重之。巡撫德公保，故京師熟識，亦傾心委

任。而省會事繁、酬應冗沓、先生日必坐堂訊獄、以八案爲率、雖夜深弗輟也。會有海盜拒官兵而竄、盡捕獲之共一百八人。按律、江洋大盜不分首從皆斬、先生念諸盜無殺人案、情尚稍輕、乃條別其輕重、殺三十八人、餘皆遣戍。其他平情折獄、無枉無濫、多類此。是歲、以廣州距家稍近、乃迎太恭人就養官舍、程恭人并弟汝霖及其婦杭俱至。九月、子廷俊生、蔣氏所出也。

三十六年辛卯

先生年四十五。四月、奉

旨陞貴州分巡貴西兵備道。以五月卸廣州事、七月交代事畢、挾畫士吳澐游羅浮、歷梅花邨、華首臺、黃龍洞、沖虛觀諸勝、凡三日。先生以太恭人年高、不能赴黔、欲解官歸養、乞李公代奏、李公不許。乃命汝霖夫婦奉太恭人歸。先生是時已有歸志、以家中老屋七間不能容眷屬、檢歷年宦橐稍有餘貲、付汝霖歸、買邨後地築室以待。八月、先生由廣西泝流至貴州之古州、陸行赴省。十月、抵貴陽。時蜀省方有進勦金川之役、上命將軍溫公福、故將軍阿文成公自滇赴蜀、路經貴

西之威甯、畢節等處皆先生所轄也。先生謁巡撫李公，揃出，即星夜馳赴威甯，辦集夫馬，過兵得無誤。

三十七年壬辰

先生年四十六。威甯、水程兩鉛廠向由糧道經理，大小官吏漁利其中。州牧劉標虧空事發，正法者巡撫二人、臬司一人、糧道二人、州牧一人。至是改歸貴西道就近管理。先生以立法方始，凡給發廠丁工價、馬戸運脚，舊時尅扣短發諸弊，盡剔除之。劉標案尚有在途未運鉛八百餘

萬斤、巡撫圖公思德奏限半年運清。先生督州牧崇士錫等沿途勾稽催趲、以是年十月全運四川之永寧水次。圖公方以是爲先生功、而先生以廣州讞獄舊案、部議降一級調用、奉
旨送部引見。圖公欲奏留於貴州、囑學使孫公士毅、藩司葉公諱佩、糧道國公棟咸來道意。圖公又親至省寓勸留。先生以太恭人年高、乘此解任、正可便道歸省、遂力辭歸。除夕、至常德府。

三十八年癸巳

先生年四十七。以正月朔日自常德啓行、經洞

庭湖、岳陽樓、黄鶴樓諸勝、皆生平所未到也。二月二十日抵里。太恭人年已七十有六、精力日衰、先生念再入仕途、恐抱終天之恨、乃遣人赴部具呈、乞暫留養。視膳之暇、手一卷披閱不輟。今所刻陔餘叢考諸書、皆此數年中所輯也。初歸里、以所營新居未就、暫僦屋於城中。子廷彦生、亦蔣氏出。十月、始至鄉、入新居、與弟汝霖仍同爨奉母、昕夕無閒。自是里居不出者數年。

三十九年甲午

四十年乙未

四十一年丙申

先生年五十一。是年六月、太恭人以疾卒、先生守制。

四十二年丁酉

四十三年戊戌

四十四年己亥

先生年五十三。是年九月服闋、將赴補、先卜葬太恭人、以時日不利、暫厝於馬蹟山之新塋。

四十五年庚子

先生年五十四。恭逢

皇上南巡、乃渡河迎

鑾於宿遷。五月、赴文選部。行至臺庄、忽兩臂中風不能

舉、療治不愈、乃回舟。計自癸巳歸里侍養者五

年、丁艱及營葬又四年、今赴補又病廢、知命有

所限也、乃息意榮進、專以著述自娛、自此皆埋

居之日矣。是年、葬太恭人。冬、爲長兒廷英娶婦

方氏。

四十六年辛丑

四十七年壬寅

先生年五十六。是冬、長孫公桂生。

四十八年癸卯

先生年五十七。以兒女漸長、鄉間所營新居不能容婚娶、適城中有人官房一所、在顧塘橋、郡守金雲槐、故同年也、勸先生以官價得之。先生乃移居入城、鄉間田宅聽弟汝霖居守。

四十九年甲辰

先生年五十八。恭逢

皇上南巡、

駕於揚州。是冬、兩淮鹺使全公德請主安定書院講席。

先生以揚州距家不遠、可作近游、乃就之。時揚

州在籍鄉官多京華故人，謝少司寇溶生、秦觀察黌、張翰編坦、吳翰編以鎮、沈運使業富，皆翰林前輩，晨夕過從，頗極詩酒之樂。自是兩年皆在揚州。

五十年乙巳

先生年五十九。是年大旱，運河日涸，六月初自常州至蘇州，已不得行船，蘇州米價日貴，撫藩大吏出示有米之家減價平糶，攝常州守夏某亦彷行之，而不知自鎮江至常州尚可行舟，正當高價以來米船，使地方買以儲備，則價雖稍增，

而米尚不缺。此趙清獻救荒法也。會先生自揚州歸，見途次米船反由常州往鎮江，問之，因常州有平糶之令，故不敢泊，而徑回耳。先生亟告於夏守，夏守使人探市河，果無一船停泊，乃自知其誤，亟弛其禁。於是市價驟增，每升賣至二十六七文。小民無知，謂先生一言使我輩食貴米，遂相聚數百人至先生家肆掠。先生姑避之。律以城市聚衆劫搶罪，當置重辟，先生憫其無知，轉語地方官薄懲之，而弛禁後河已涸，雖高價以招米船，不能至矣。未幾，市價每升至五十

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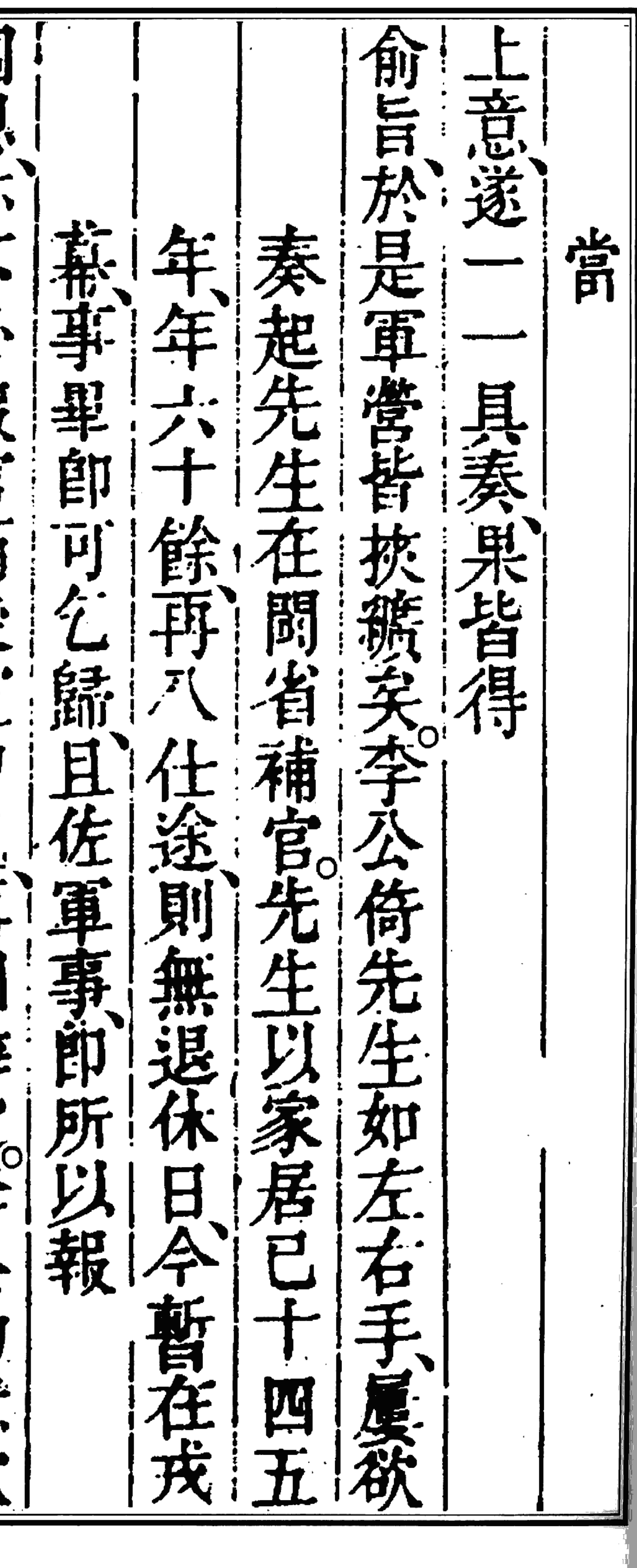
公赴閩辦軍需、路過常州、邀先生佽助。先生以
李公故上司、有舊誼、且便道可游武夷諸處也、
遂與偕行。時賊初起、閩省提督黃仕簡、任承恩
已先後率兵過海、
上又命前督常青爲將軍往統師、咸謂不日可平。先生
以二月十七日偕李公至閩之泉州、詢察情形、
與道路之言迥異、乃以實情入奏、又囑李公預
致書廣督孫公、密備兵四千待用。閱十餘日、軍
報狎至、總兵郝壯猷往收復鳳山、途次爲賊所
阻、已五十餘日不得進、乃一面奏聞、一面飛調

粤兵至厦門渡海。二月初、壯猷克復鳳山、甫三日又爲賊所陷、游擊鄭嵩被戕、壯猷遁歸臺府。是月之初十日也。臺府人心方驚懼、而粤兵前隊八百人以十八日至、知尚有後隊兵二千餘人繼發、人心始定。李公以是服先生預籌之精。軍需一切雖有則例、而亦有則例所無者、先生謂必先具奏方免日後駁減。李公數嚴刻、先生諸事獨持大體、及奏入、悉報可。蓋

至明閱歷兵事久、知惜費則成功遲而費轉多、不惜費、則成功速而費轉少。李公夙以綜覈爲政、不能

見及此也、於是軍需悉聽先生擘畫。海運則奏請照內地下水之例給雇價、於是海舟咸集、渡兵運餉無誤矣。閩省皆山路、無騾馬可雇、惟恃丁夫挽運。而閩民刁悍、非如滇蜀之可以按田給價雇夫也、則奏請照出口之例、每夫雇直外、再給回空口糧、而州縣雇夫稍免賠累矣。閩驛無馬、文書例以人夫賫送、謂之跑夫、每名日給十四文。先生謂若是安可速羽檄也、則奏請增設跑夫、每站數十人、人各照軍需例給雇值、而軍報得迅速矣。李公約計在臺兵將之數、按月

撥運糧餉、葢共、軍營多費也。先生謂、糧餉至而軍營多費、自有任其咎者。若糧餉不至、則誤在主運之總督。臺府遠隔重洋、風水難以剋期、而可作此鰓鰓計乎。李公悟、於是撥解亦充裕。其軍營所需食用、皆將軍既不敢奏、李公又以身不統兵、非已責也、而諸將訴各兵之苦甚切。先生則請以各兵鹽菜銀照出口例增加、帳房爲風雨所敝、過夏悉破爛、則請預製以給臺地。雖多暑、而夜宿甚寒、則又請製各兵棉衣運往。一一皆繕摺、趣李公上之。李公以先生所奏無不



嘗
上意、遂一一具奏、果皆得
俞旨、於是軍營皆挾纊矣。李公倚先生如左右手、屢欲
奏起先生在閩省補官。先生以家居已十四五
年、年六十餘、再入仕途、則無退休日、今暫在戎
幕、事畢即可乞歸、且佐軍事、即所以報
國恩、亦不必服官而後宣力也、再四辭之。李公初意欲
奏起先生、可長供臂指使、而先生不受也。是歲、
漳州有草賊竊發者再、先生皆隨李公往定變。
冬十月、將軍福郡王康安渡海解諸羅圍、乘勝

攻破賊巢，林爽文遁。

五十三年戊申

先生年六十二。春正月，林爽文就獲，福將軍移兵南勦。二月，鳳山賊莊大田亦就擒。先生以軍事已畢，乃辭李公歸。以三月十一日起行，由浙江之温州、處州、金華泛舟錢塘江，游覽山水歸。而醝使全公再莅兩淮，聞先生歸，即遣使請再主安定講席。先生以全公交好有素，又應其聘。自是常往來常、揚二郡。是年，廷英捐職府同知，廷俊補弟子員。

五十四年己酉

先生年六十三。孫忠弼生、廷偉出也。

五十五年庚戌

先生年六十四。是年、爲廷俊娶婦湯氏、廷彦補弟子員。

五十六年辛亥

先生年六十五。初夏、游廬山、歷東林、開先、萬杉、棲賢諸寺、及白鹿洞書院乃歸。廷彦婦徐氏童養於家、是年完婚。

五十七年壬子

先生年六十六。孫慶齡生、廷俊出也。是年冬、辭講席歸、自此不復應人聘矣。

五十八年癸丑

先生年六十七。夏四月、訪老友邵松阿於虞山、又游杭州十日始歸。

五十九年甲寅

先生年六十八。孫申熹生、廷俊出。又鳴盛生、廷偉出。

六十年乙卯

先生年六十九。是年、中丞芸浦費公淳來撫江

蘇、先生癸未禮闈分校所取士也、騶騎造訪、諮詢甚殷。先生以通省利弊詳語之、至官吏賢否、但舉其善者、餘不置一詞、蓋其慎也。

嘉慶元年丙辰

先生年七十。夏四月、閩省虧空大案、咨追各省。先生内弟原任甌甯令劉芳、友壻原任尤溪令金 拱閶 皆坐重罪。先生力爲營救、皆得免罪。金令無力、先生并助以六百金繳官。十月二十二日、先生初度之辰、門下士江蘇巡撫費 淳、山西巡撫蔣 兆奎、及副憲汪 承霈、侍御祝 德麟、各製

錦遺俊稱祝、大江南北諸名士亦無不以詩爲壽、凡二百餘首。冬杪、先生所著廿二史劄記告成。

二年丁巳

先生年七十一。次子廩膳生廷偉自上年四月患病、纏綿不愈、本年三月先生挈往蘇州就醫、稍痊復劇。七月十四日、買船歸、次日抵家、十六日巳時遂不起、先生痛之甚。是歲、孫公櫶生、廷英出。廷俊續娶黄氏。

三年戊午

先生年七十二。有蔣立崖郡丞業晉游虎邱、用蘇東坡游虎邱韻作詩索和、將刻於仰蘇樓下。先生閱杜少陵壯游詩有東下姑蘇臺、闔廬邱墓荒、劍池石壁仄等句、是少陵亦嘗游此、而世莫有知者、屬立崖建一懷杜閣以表遺蹟。藩司陳奉茲、蘇守任兆炯、江甯守李堯棟聞之、咸快此舉。適山塘有蔣氏塔影園出售、遂共捐貲買之。入門恰有一閣、即榜爲懷杜。其右有堂三楹、任守以白香山曾守蘇、闢山塘路、因并祀香山於其中。最右又有一樓、乃移仰蘇榜額於此。總

名曰三賢祠，遂成一勝地，游虎邱者無不游焉，實先生一言倡之也。

四年己未

先生年七十三。恭聞高宗純皇帝升遐。先生以入仕時擢一甲，授翰林，京察兩次記名，及出守鎮安，廣州，遷貴西道，皆荷特簡，歸田後又蒙垂詢者再，哀感無地，恭製輓詩，有每叨除授皆親筆，歸免飢寒尚俸錢，搏顙有哀頻搶地，攀髯無路但號天之句，讀者咸知其出於至誠。時費中丞擢

任兩江總督、又蔣中丞擢任漕運總督、二公同在江南、人以爲門牆之榮、然先生惟以地方利弊爲二公告、未嘗干以私、故二公德望峻潔、皭然不滓。先生嘗有詩云、門前兩督增光處、不在官高在品高、亦可見道義之交矣。是歲、廿二史劄記刻成。

五年庚申

先生年七十四。長夏消暑、編成陸放翁年譜一卷。

六年辛酉

先生年七十五。春仲游茅山歸、與同鄉劉瀛坡總戎烜、劉檀橋中允種之、莊迂甫贊善通敏、洪稚存編修亮吉、蔣立庵太守熊昌、瑩溪別駕駿昌、陳春山明府、而家緘齋比部維男爲看花之會。自山茶至牡丹、更番治具、婆娑諸老、杖履過從、里中傳爲佳話。時稚存自塞外歸、與先生唱和尤數。七月中、先生游金陵、以向未到牛首、遂偕孫星衍、汪爲霖兩觀察往游、越宿而返。秋冬間、又游鎮江城南之招隱寺、八公洞諸勝。是歲、作唐宋以來十家詩話、共十卷。

七年壬戌

先生年七十六。廷英、廷俊各舉一子，先生遂有八孫。

八年癸亥

先生年七十七。春間，偕王仲瞿孝廉、蔣于野秀才游洞庭東西兩山歸，又遊焦山，往揚州看芍藥。秋間，以贊制府内召爲大司馬，赴清江浦叙別。是歲，廷彦署崇明教諭。長孫公桂舉一子，先生遂有曾孫，因名之曰曾慶。

九年甲子

先生年七十八。

十年乙丑

先生年七十九。春初、食指中指稍患風痺、有時竟不能把筆舉箸、然尚不至大害。先是乾隆十年、先生補府學弟子員、今相距恰六十年矣、適學使者歲試之期、新進諸生爭請重遊泮宮、先生欣然赴之、有詩紀事。是冬、延俊又舉一子。

十一年丙寅

先生年八十。有自壽詩八首。京華故人宗室公裕瑞、大學士費筠浦、及大江南北諸名流無不

寄詩文稱祝。錦軸牙籤、兩聽事屏幛皆滿、先生彙而付梓、眞大觀也。十月二十二日、爲先生壽辰、廷英兄弟等爲先生稱觴、大合樂三日。先生顧愀然責其染紈綺習、方課僮僕醃白菜以禦冬。雖似矯情鎭物、而家教有素可知矣。是歲、廷彥續娶蔣氏、而長孫媳查氏以病歿。

十二年丁卯

先生年八十有一。程恭人病膈噎、初不能飯、繼不能粥、最後并穀氣亦斷。金氏女歸省母疾、又病歿於家。是歲、先生心緒甚惡。長孫公桂續娶

湯氏。冬、大饑、先生首捐銀千兩、以爲輸捐者倡。

十三年戊辰

先生年八十二。程恭人以正月十九日病殁。先生有悼亡詩、悲痛甚、七終後、即往江陰之楊舍遣悶。寓齋前有池長十餘丈、跨以石橋、橋東西故有紅白荷花。池上隙地半畝、雜植草花、藉以永日。九月初始歸、凡得詩七十餘首。長孫公桂進京候選縣丞。是歲、爲子孫析爨。廷英、廷偉、廷俊、廷彥凡四房、廷偉已故、其子忠弼、鳴盛亦已成立。先生共有十孫、廷英出者三、廷偉出者二、

廷俊出者五。曾孫一人、公桂出。家既分産、凡少賤時有德於先生者、既屢酬之、嘗曰、財債當償、心債尤不可負也。至是親歨又各有贈遺、而於杭應龍先生子孫尤篤。

十四年己巳

先生年八十三。老境漸侵、目半明半昧、耳半聰半聾、喉音亦半響半啞、因自號三半老人。笑比桑維翰尚多兩半也。然猶督課諸孫、每藝、必令呈閲、指摘改定。故忠弼、慶齡、申嘉、鳴盛、公樾等讀書日有進益。

十五年庚午

先生年八十四。是年、恭屆庚午科鄉試、距乾隆庚午科恰六十年。先生與安徽省原任刑部郎中姚鼐皆係乾隆庚午科舉人、循例懇重赴鹿鳴筵宴。奉

上諭、廣厚奏本年庚午科鄉試、有江蘇省原任貴西道趙翼、現年八十四歲、安徽省原任刑部郎中姚鼐、現年八十歲、均係乾隆庚午科舉人、循例懇請重赴鹿鳴筵宴等語。趙翼、姚鼐早年科第、耄齒康强、實與際周甲之期、壽考叶吉、庚之

歲。尤宜加賜恩施。以光盛典。趙翼着賞給三品
頂戴。姚鼐着賞給四品頂戴。准其重赴鹿鳴筵
宴。以示朕嘉惠耆儒至意。欽此。
原任貴州貴西道臣趙翼、原任刑部郎中臣姚
鼐、
為恭懇代為奏謝
聖恩事。奉
上諭。本年庚午科鄉試。據廣厚奏。江蘇省原任貴州貴
西道趙翼。現年八十四歲。安徽省原任刑部郎
中姚鼐。現年八十歲。均係乾隆庚午科舉人。循

例懇請重赴鹿鳴宴等語。趙翼、姚鼐早年科第、耄齒康強、賓興際周甲之期、壽考叶吉庚之歲、允宜加錫恩施、以光盛典。趙翼着賞給三品頂戴、姚鼐着賞給四品頂戴、俱准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儒至意。欽此。臣翼、臣鼐竊自思樗櫟非才、草茅陋質。昔年入仕、曾無補於涓埃、中歲歸田、益優游於作息。猥以林居晚景、適逢鄉舉初程、蒙

皇上寵加舊秩以賞銜、准隨新班而赴宴。禮筵有座、聽賡樂於笙簧、章服增榮、燿襴彩於黼黻。與作人

之化、彌知
聖壽之無疆、遊化日之舒、又及引年之
優賜。
恩施非望、感切難名。惟有咏歌太平、虔祝
純嘏、教兒孫經書舊跡、世篤忠貞、率鄉里孝弟力田、各
勤耕鑿、以期仰報
高厚洪慈於萬一。所有感激下忱、伏乞代爲陳奏、恭謝
天恩。奉
旨、知道了。欽此。

十六年辛未

先生年八十五。猶兀坐作蠅頭小楷、點畫光勁、不減少壯時。盛夏消暑書二十餘冊、分給孫曾及親知輩。慶佑之方伯聞而索書、乃書十數頁寄之。是歲曾孫增榮生、公桂出。冬十二月、孫申嘉娶婦蔣氏。

十七年壬申

先生年八十六。二月、曾孫增祿生、忠弼出。六月、赴江陰之楊舍別墅避暑、月餘乃歸。是年四月、孫鳴盛娶婦葉氏。

十八年癸酉

先生年八十七。二月、赴吳門、寓孫子祠。肩輿至元墓探梅、偕范芝岩編修、潘榕臯農部、張船山太守作詩酒會、船山因繪虎阜雅集圖。旬餘始返。六月、故相尹文端公會制兩江、人念遺愛、爲立專祠。是時出文端門下者止存先生一人、赴蘇恭送入祀。冬十月、過太湖、登馬蹟山、謁太恭人墓、猶能徒行里許。歸後月餘、精神漸減、步履遂艱。近歲作詩雖不能長篇、猶時吟短章以爲樂。

十九年甲戌

先生年八十八。二月，孫增善生，廷俊出。公栓又舉一子增祥，于是曾孫四人矣。先是先生每患脾泄，至三月間，食飲漸衰，乃廼示微疾，然猶起坐觀書，未嘗竟日卧也。四月既望，益憊。十七日，晨起沐浴，更衣，端坐床上，以酉刻卒。

不孝男　廷俊
　　　　廷英　校字
　　　　廷彦

錢辛楣先生年譜

清・錢大昕 自撰
清・錢慶曾 續編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咸豐十年刻本

《錢辛楣先生年譜》一卷、《續編》一卷，清錢大昕自撰，錢慶曾校注並續編。清咸豐十年錢氏家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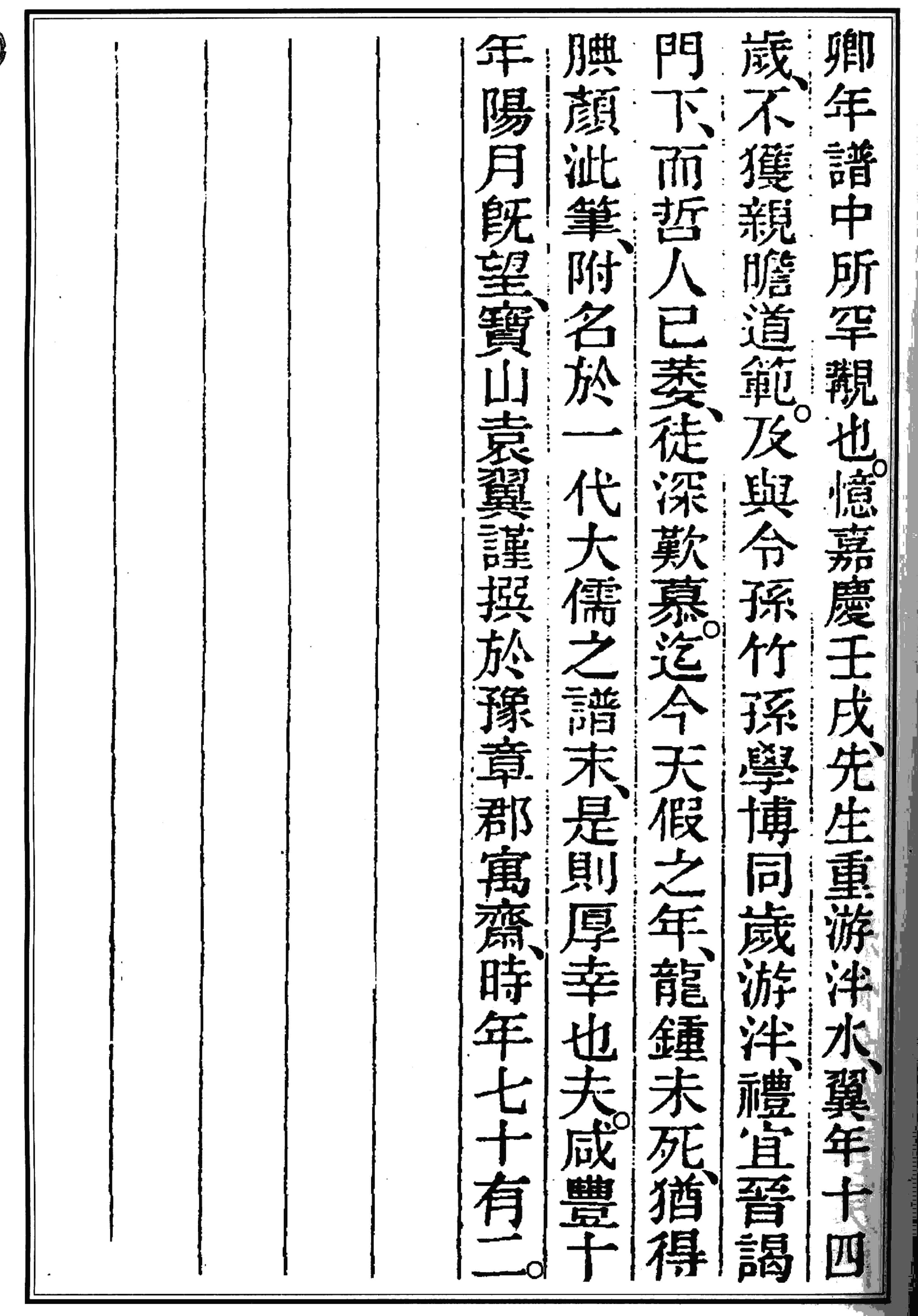
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字曉徵，又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潛研老人，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區）人。乾隆十六年帝南巡召試，特賜舉人，授内閣中書學習行走。十九年，進士及第，改翰林院庶吉士，陞編修。累遷侍讀、侍講學士，官終詹事府少詹事。四十八歲丁憂返里，不復出仕，從事著述與教育，歷主鍾山、婁東、紫陽三書院，門下士二千餘人。嘉慶九年卒，年七十七。大昕爲清代樸學大師，乾嘉學派鉅子。其學兼綜衆藝，博大精微。阮元説：「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唯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阮元《十駕齋養心錄序》）在史學、古音韻學上的貢獻尤爲卓越，其史學成就在王鳴盛、趙翼之上，其對古聲紐的創見獨步千古。著述宏富，主要有《廿二史考異》、《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通鑒注辨正》、《潛研堂金石跋尾》、《十駕齋養心錄》、《潛研堂文集》、《潛研堂詩集》等。

此譜前編爲譜主自撰，題名爲《竹汀居士年譜》，記述平生治學、著述、仕歷、交遊、家事等，止於乾隆五十七年。至道光十一年，其曾孫慶曾爲之添注，凡本譜涉及的人物均一一注明其名字、簡歷，本譜記載簡略者則詳加説明，本譜未載的重要事蹟則爲之補記；並續編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九年譜主去世十二年間之事蹟，題爲《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刊刻時與前編總名爲《錢辛楣先生年譜》。雖然記載仍較簡略，但要瞭解及研究錢大昕的生平，固當以此爲首要文獻。

序

唐宋以來，名公巨卿皆有年譜，然必爵位、功業、道德、文章炳曜一世，而又克享大年，則及身自爲之，而無忝後學代爲之，而足徵與國之史傳、家之世系可互相參攷者也。唐香山居士白文公自編長慶前後各集，弁以年譜。今集中所刻，出於陳伯玉、李德劭之手，則公自編之譜久已散佚。然公之年齒、官階、時事、出處一一見諸詩集，讀其詩，而年譜即在其中矣。嘉定錢竹汀宫詹甫晬能言，母沈太恭人指玉而二字教之，試以他書，指認不誤。與香山之生七八月，乳母抱立屏下，指之無二字，百試不差者正同，豈非文人偉業異世相符者乎。

先生鍾光岳氣完之運立
堯舜賡歌之廷。年甫及艾、養痾里門、雖位止九卿、功業未顯、
而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網羅百家、沾
溉藝苑。高麗使臣在都、購其詩文集、獻諸國中、與香山之日
本、新羅鈔寫其本者亦復相似。故翼謂先生即我朝之白傅
也。歲在庚申、獲交先生從孫直卿學博、以先生年譜見示、王
子以前、先生自撰、後十二年、其曾孫又沂學博補編。受而讀
之、知先生少壯時所親炙者先達名流、而後之同年儕輩、門
生新進、皆鴻博之碩儒、詞章之宗匠。尙論者可想見當時
國運之隆、人才之盛。而先生令名壽考全受全歸、此又名公


卿年譜中所罕覯也。憶嘉慶壬戌、先生重游泮水、翼年十四歲、不獲親瞻道範。及與令孫竹孫學博同歲游泮、禮宜晉謁門下、而哲人已萎、徒深歎慕。迄今天假之年、龍鍾未死、猶得腆顏泚筆、附名於一代大儒之譜末、是則厚幸也夫。咸豐十年陽月既望、寶山袁翼謹撰於豫章郡寓齋、時年七十有二。

錢辛楣先生年譜

曾孫慶曾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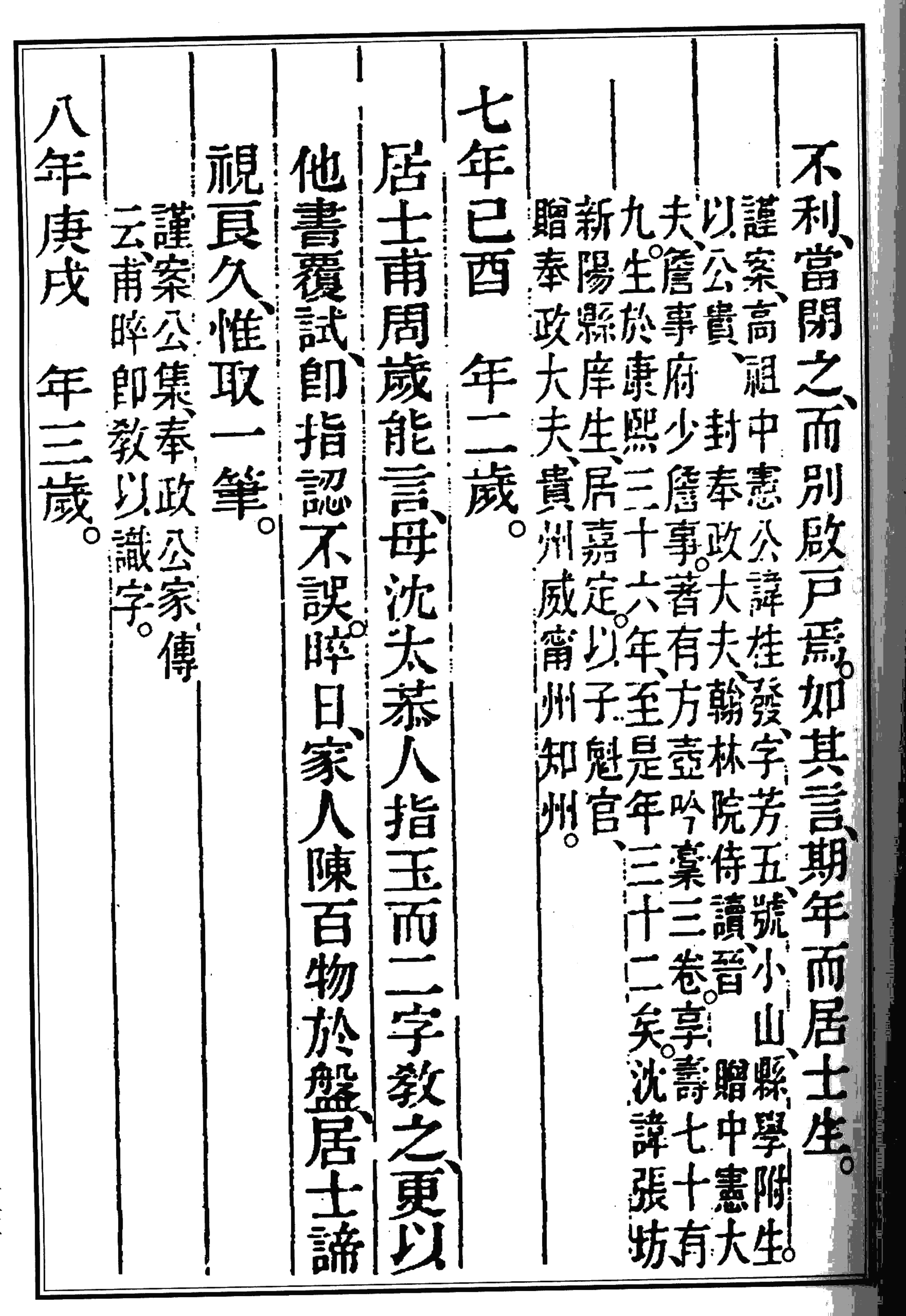
竹汀居士年譜 手編自題

謹案、公諱大昕、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姓錢氏。先世鳳里公諱鎡、明正德間自常熟雙鳳里贅嘉定之盛涇管氏、遂世居嘉定。先世譜系所自、遷嘉時已失、不可攷。鳳里公生北郊公諱浦、北郊公生順郊公諱柄、順郊公生侍郊公諱珠、侍郊公生公瞻公諱岐、是爲公曾祖。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七日戊午戌時、居士生於嘉定望仙橋河東宅。

謹案、吾家自鳳里公始居盛涇、再傳而析二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望仙橋鎮在縣城西十八里。

先大夫年逾三十、尚未得子。姑夫沈組佩先生言房門



不利、當閼之、而别啟戸焉。如其言、期年而居士生。

謹案、高祖中憲公諱桂發、字芳五、號小山、縣學附生。以公貴、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著有方壺吟稾三卷。享壽七十有九。生於康熙三十六年、至是年三十二矣。沈諱張坊、新陽縣庠生、居嘉定、以子魁官、贈奉政大夫、貴州威甯州知州。

七年己酉 年二歲。

居士甫周歲能言、母沈太恭人指玉而二字教之、更以他書覆試、即指認不誤。晬日、家人陳百物於盤、居士諦視良久、惟取一筆。

謹案公集、奉政公家傳云、甫晬、即教以識字。

八年庚戌 年三歲。

沈太恭人歸甯，攜居士至外祖宅。外祖喜其慧了，引詣諸戚友家，見堂上扁聯，皆能成誦。

謹案：公外祖沈處士諱時俊，居青浦之黄渡鎮。

九年辛亥　年四歲。

十年壬子　年五歲。

始從塾師曾獻若先生問字。

謹案：奉政公家傳云：比五歲，授以經書，稍暇即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曾公諱佳，縣庠生，中憲公業師。

十一年癸丑　年六歲。

十二年甲寅　年七歲。

先大夫移居河西宅。

十三年乙卯　年八歲。

乾隆元年丙辰　年九歲。

謹案、是年、中憲公入學。公集中憲公行述云、年幾强仕、始受知於學使禮部侍郎桐城張公廷璐。三上秋闈不遇、杜門課徒自給。

二年丁巳　年十歲。

大父奉政公館望仙橋楊氏、卽從大父受業、初學爲八股。

謹案、奉政公諱王炯、字青文、號陳人、縣學生、鄉飲大賓、壽九十有二。著有字學海珠三卷、星命瑣言一卷。以公貴、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奉政公夙精小學、教以訓詁音韻、公能貫通大意。奉政公嘗謂此子

入許鄭之室無難也。

自夏至冬，病痧廢學。

三年戊午　年十一歲。

始應童子試。

謹案：是年邑令爲咸甯黃公建中。

四年己未　年十二歲。

先大夫館外岡族父元禮齋，從先大夫學。

謹案：外岡鎮在縣城西十二里。元禮先生諱楷，國學生，與公同出北郊公。

五年庚申　年十三歲。

仍從先大夫在外岡書齋。其夏復應童子試，邑尊永嘉

林公諱上梓面試，大加獎賞，揭案名在第六。先大夫攜居士謁謝，公曰：「令子遠大之器，不必欲其速售也。」

六年辛酉　年十四歲。

先大夫館族兄彥輝齋，仍從先大夫學。

謹案：彥輝先生諱燿，國學生，與公同出順郊公。又案中憲公行述：初館元禮先生齋，後館彥輝先生齋，皆攜公自隨，晨夕督課。當是時，舉業家皆不習詩，生徒或私作韻語，則父師相訶病，以爲妨於制義也。中憲公獨喜教公爲詩，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則公之始學爲詩，當在此三四年間。是秋，中憲公赴江甯鄉試，公即攝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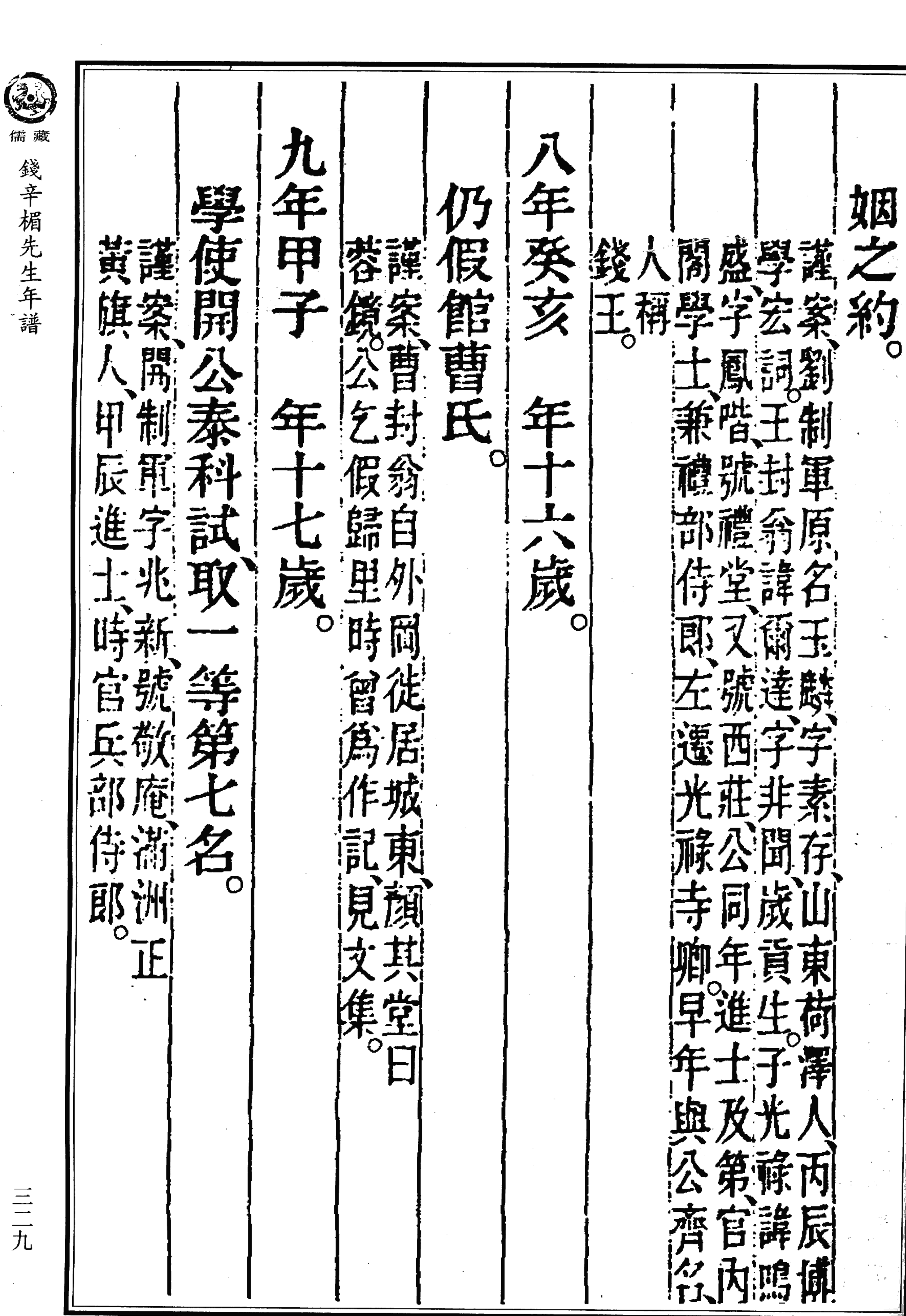
七年壬戌　年十五歲。

是歲，負笈入城，從曹丹五先生學。同筆硯者陸昌雅、李

斗祥、韓萬原、徐毓洲諸君、及先生之子習庵也。

謹案、曹封翁諱桂芳、號楠濱、歲貢生。習庵學士名仁虎、字來殷、辛巳進士。陸名授詩、與公同入泮、少年有才、早世。韓名本徐、名瀛秀、皆縣學生。公詩集有徐毓洲讀書僧舍集杜詩相寄之作。又嘗爲記芥舟山房、見文集。

其夏、復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內閣學士劉公諱藻。覆試日、見居士方髫齡、別置筆硯於它所試之、較原卷更佳。次日、復特招覆試、以爲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爲題試舉、獎勵甚至、贈以筆墨數事。公嘗語人曰、吾視學一載、所得惟王生鳴盛、錢生大昕兩人耳。是時、始與禮堂定交。外舅虛亭先生見居士文、亦以爲不凡、明年始有昏



姻之約。

謹案、劉制軍原名玉麟、字素存、山東荷澤人、丙辰博學宏詞。王封翁諱爾達、字非聞、歲貢生。子光祿諱鳴盛、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公同年。進士及第、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早年與公齊名、人稱錢王。

八年癸亥　年十六歲。

仍假館曹氏。

謹案、曹封翁自外岡徙居城東、顏其堂曰蓉鏡。公乞假歸里時、曾爲作記、見文集。

九年甲子　年十七歲。

學使開公泰科試、取一等第七名。

謹案、開制軍字兆新、號敬庵、滿洲正黃旗人、甲辰進士、時官兵部侍郎。

是秋鄉試，始與王蘭泉定交。

謹案：王少司寇名昶，字琴德，號蘭泉，又號述庵，公同年進士，居青浦縣之朱家角里。又案：是年十月，公弟可廬先生生。

十年乙丑　年十八歲。

始授徒塢城顧氏。其家頗藏書，案頭有資治通鑑及不全二十一史，晨夕披覽，始有尚論千古之志。讀東坡戲作賈梁道詩，輒援晉書以糾其失。中年見浙中新刊查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然居士年未弱冠，攷據已有與前輩闇合者矣。

謹案：塢城在縣城東南四十里。諸生顧公我濤，公亞壻也。是年延館其家。公辨正蘇詩誤以司馬懿爲司

馬師、見養新錄卷十六。

十一年丙寅　年十九歲。

仍授徒顧氏。

讀李延壽南北史、鈔撮故事爲南北史雋一冊。

謹案、家藏公手書冊子十餘幅、皆節錄南北史語、并記云、舟中攜有此書、錄出數則、以備兒輩遺忘。蓋公少年篤好此書、大半能成誦、故取以爲傳家之學。

十二年丁卯　年二十歲。

是秋應江甯鄉試、同考官廣德州知州歷城曾公尚增得居士卷、奇之、薦主司、不見售。

謹案、公壽邵松阿舍人七十詩云、同出南豐一瓣真。自注、君鄉試出長清曾公房、予出曾公薦爲試官所

黜。

十三年戊辰　年二十一歲。

四月、學使尹公會一歲試、取一等第六名。

謹案、尹公字元孚、直隸博野人、甲辰進士、時官工部侍郎。

八月、祖母朱宜人歿。

謹案、朱宜人處士德臻公女、年八十有二。中憲公遵遺家法、不作佛事。

十四年己巳　年二十二歲。

巡撫覺羅樗軒公雅爾哈善聞子名、檄本縣具文送紫陽書院肄業。時侍御王艮齋先生爲院長、閱居士課義詩賦論策、歎賞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課試常居第

一。青浦王蘭泉、長洲褚鶴侶、左莪及禮堂、習庵皆在同舍、以古學相策厲。吳中老宿李容山、趙飲谷、惠松厓、沈冠雲、許子遜、顧祿百亦引爲忘年交。

謹案、公作習庵先生墓志、樗軒作樗亭。侍御諱峻、字次山、常熟人、甲辰進士。鶴侶舍人名寅亮、公同年召試賜舉人。左莪學士名廷璋、癸未進士。李布衣名果、趙徵士名虹、惠徵士名棟、沈徵士名彤、許大令名廷鑅、顧上舍名詒祿。皆長於公三十餘年、沈長於公四十年。

又案、先是王少司寇肄業紫陽書院、與王光祿同舍、始知公幼慧善讀書、有神童之目。及院長詢以今日人才、則以公對。院長轉告巡撫、巡撫喜甚、招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攷兩論。公下筆千言、於是驚異、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

十五年庚午　年二十三歲。

學使崔公紀科試一等。時松江士子亦赴崑山科試，因得與黄芳亭、趙損之、張少華、吴白華、凌祖錫諸君交。

謹案：崔副憲字君玉，號南有，蒲州人，戊戌進士，時官祭酒。黄司諭名文蓮，趙光祿名文哲，壬午召試賜舉人，以主事死金川難，贈光祿寺少卿，入祀昭忠祠。張舍人名熙純，皆上海人。吴侍郎名省欽，癸未進士，南匯人。凌上舍名應曾，亦上海人，與公同應召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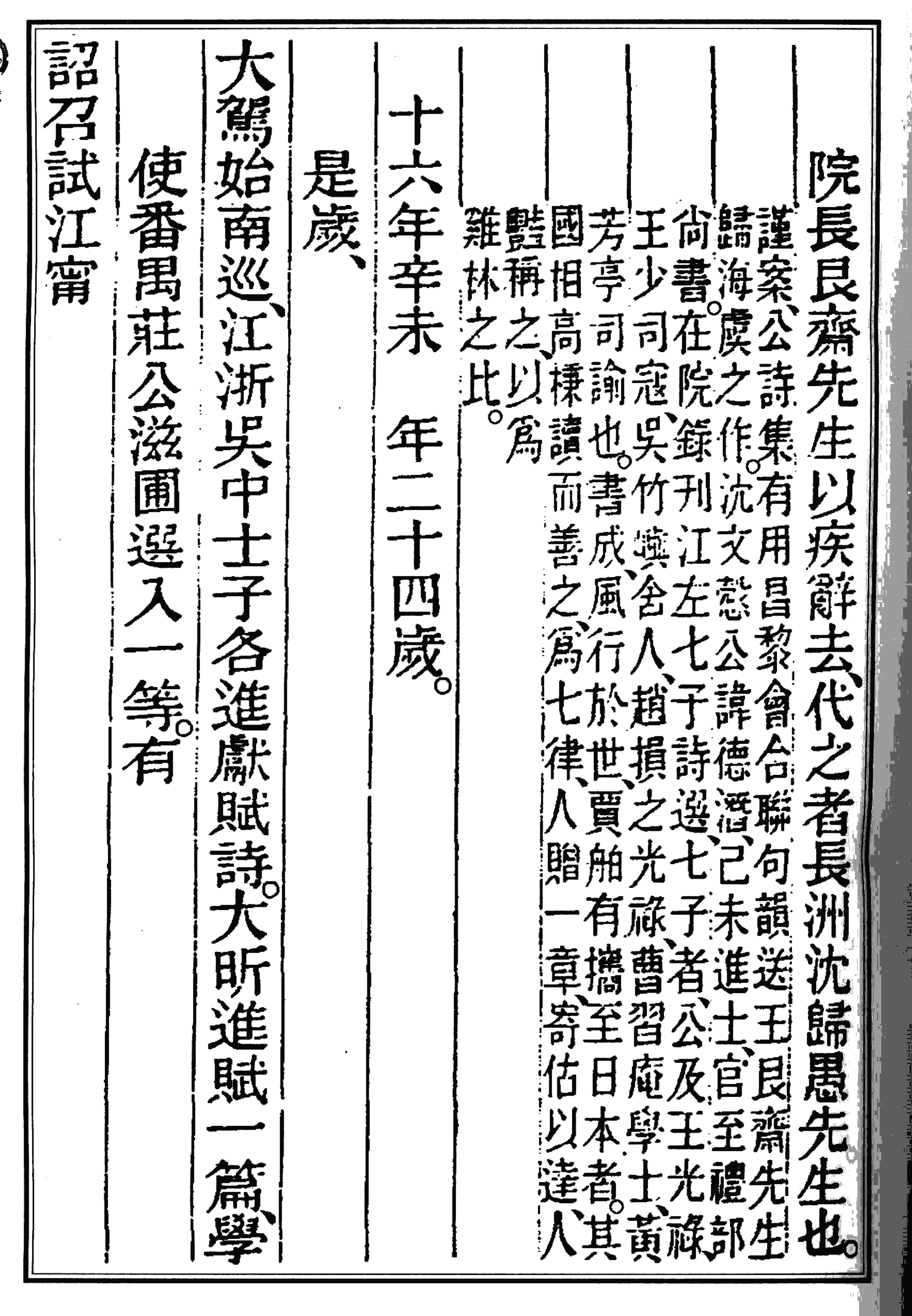
秋，應江甯鄉試，報罷。

江甯翁朗夫到吴門，特來訂交。

謹案：翁徵士名照，號霽堂。

其冬，娶先妻王恭人，贅居外舅宅。

謹案：王恭人爲虚亭先生幼女，事詳公文集卷五十。



院長艮齋先生以疾辭去、代之者長洲沈歸愚先生也。

謹案公詩集有用昌黎會合聯句韻送王艮齋先生歸海虞之作。沈文慤公諱德潛、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在院錄刊江左七子詩選、七子者公及王光祿、王少司寇、吳竹嶼舍人、趙損之光祿、曹習庵學士、黄芳亭司諭也。書成風行於世、賈舶有攜至日本者。其國相高棅讀而善之、爲七律人贈一章、寄估以達人、豔稱之以爲雞林之比。

十六年辛未　年二十四歲。

是歲、

大駕始南巡、江浙吳中士子各進獻賦詩。大昕進賦一篇、學使番禺莊公滋圃選入一等。有

詔召試江甯

行在、

欽命題蠶月條桑賦、指佞草詩、理學眞僞論。閱卷官大學士

　滿洲高文定公、兵部侍郎休甯汪文端公、刑部侍郎嘉

　興錢文端公擬定一等二名、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學習行走。四月二日、於揚州香草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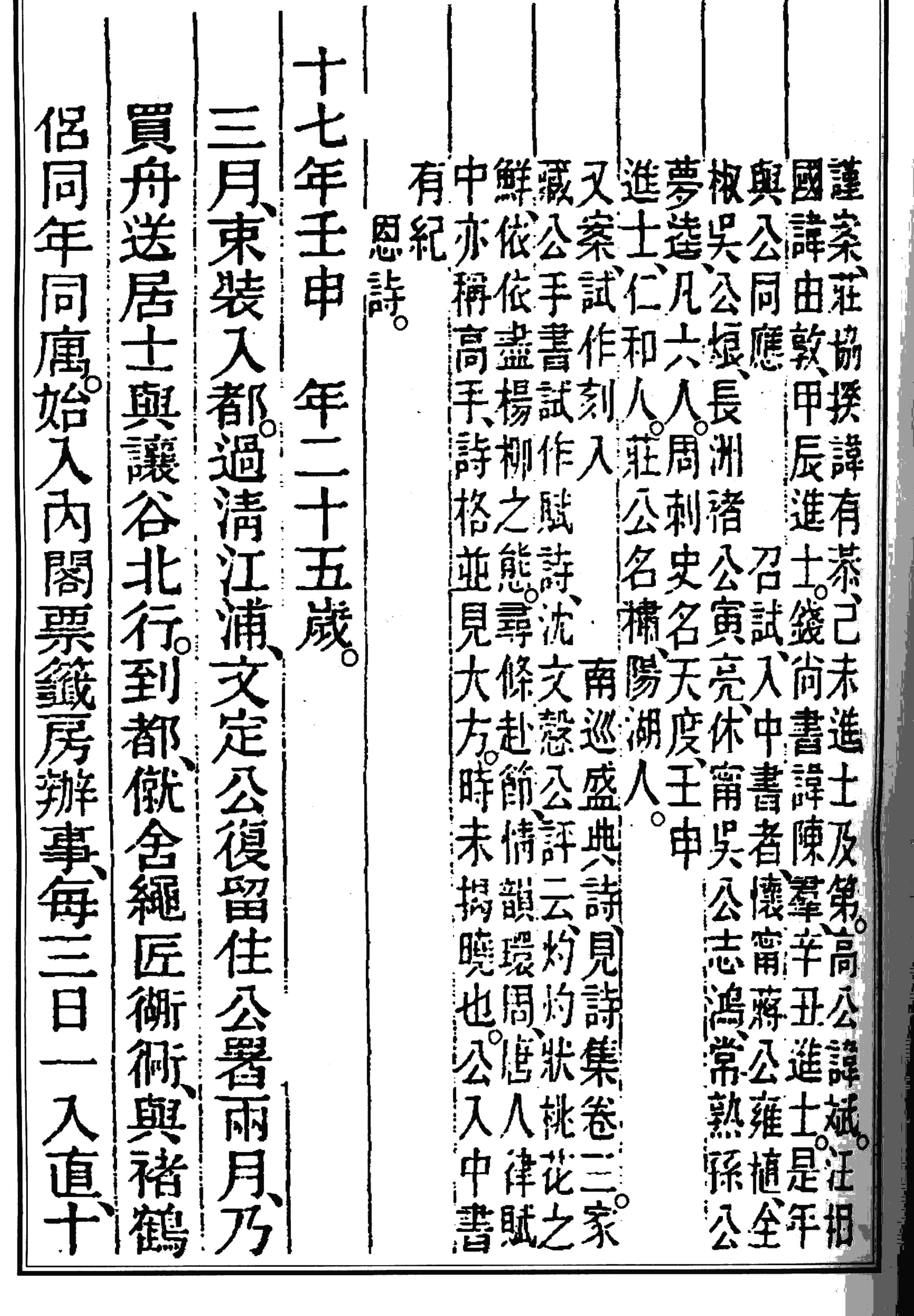
行宮謝

恩、特賜

御製生秋詩石刻。其秋、高文定公招至清江浦公署、館於荷

　芳書院西偏。翁朗夫、周讓谷、莊培封皆在幕府、意甚相

　得。



謹案莊協揆諱有恭己未進士及第高公諱斌汪相國諱由敦甲辰進士錢尚書諱陳羣辛丑進士是年與公同應
召試入中書者懷甯蔣公雍植全椒吳公烺長洲褚公寅亮休甯吳公志鴻常熟孫公夢逵凡六人周刺史名天度壬申進士仁和人莊公名櫄陽湖人

又案試作刻入
南巡盛典詩見詩集卷二家藏公手書試作賦詩沈文愨公評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態尋條赴節情韻環周唐人律賦中亦稱高手詩格並見大方時未揭曉也公入中書有紀
恩詩

十七年壬申　年二十五歲

三月束裝入都過清江浦文定公復留住公署兩月乃買舟送居士與讓谷北行到都僦舍繩匠衚衕與褚鶴侶同年同寓始入內閣票籤房辦事每三日一入直十

日一直宿。

謹案，公清江浦懷舊詩，壬申之夏渡清口，周哉亭前賦折柳。自注云，是歲相國高文定公具舟送予北上，同舟者仁和周君天度、陽湖莊君櫄及予三人。

其秋會試不第，移寓潘家河沿，仍與鶴侶同居。

十八年癸酉　年二十六歲。

在中書任。暇與吳杉亭、褚鶴侶兩同年講習算術，得宣城梅氏書讀之，寢食幾廢。因讀歷代史志，從容布算，得古今推步之理。

謹案，梅氏文鼎有歷算全書、大統書志、勿庵歷算書記、中西經星同異攷等書。

其秋移寓椿樹頭條衚衕。

冬初，王恭人自南來，禮堂亦至。恭人於途間遘疾幾殆，到都調治兩月得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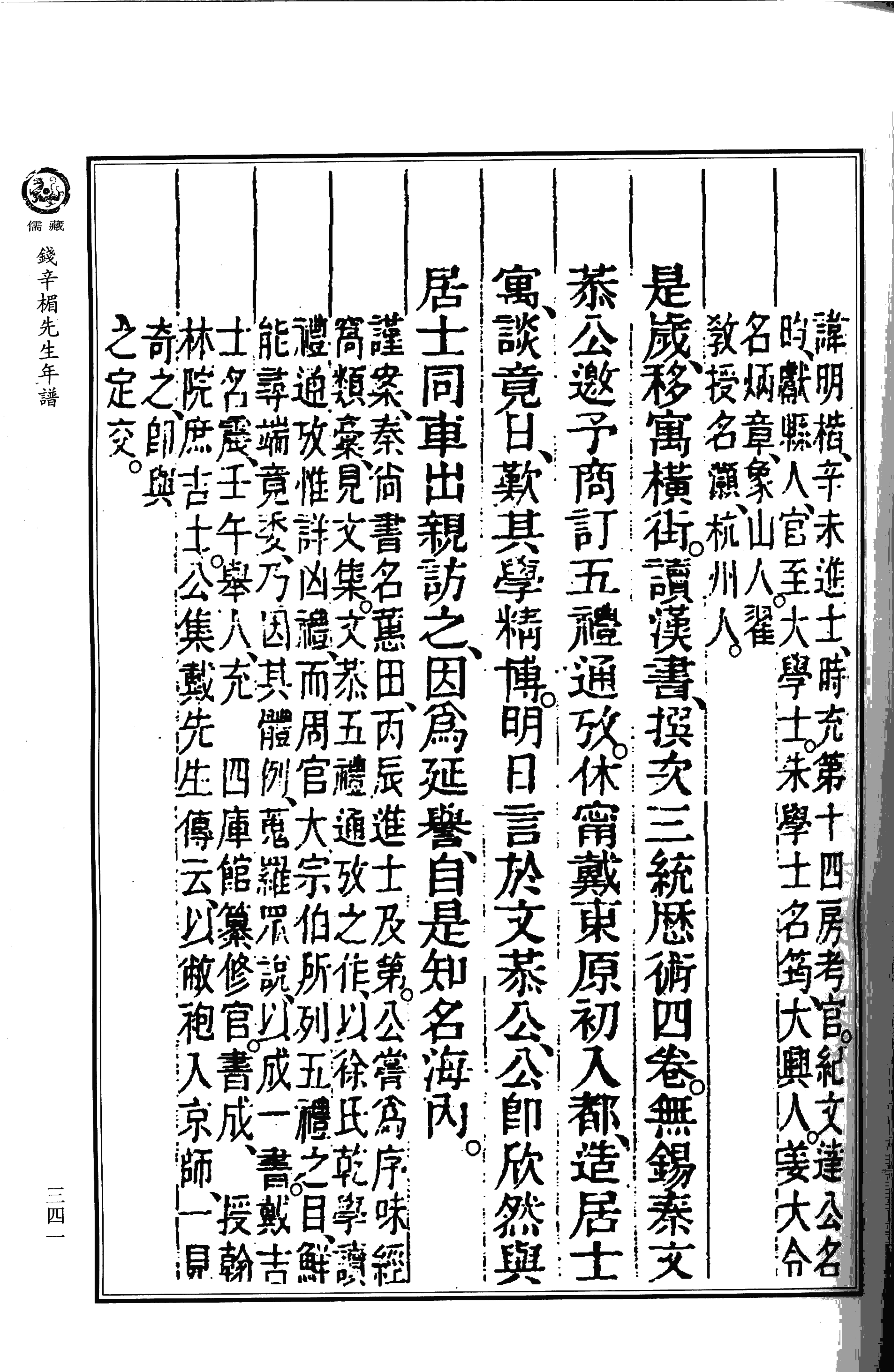
謹案：王恭人行抵有弟至楊村，扶入肩輿，昇至寓舍云云。又案：公著元氏族表於是年編始。

十九年甲戌　年二十七歲。

正月，始補中書額缺。

三月，會試中式第十九名。總裁大學士海甯陳文勤公、禮部侍郎野園介公、內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同考官編修甯都鈍庵盧公。是科文敏公自撰策問條目，闈中徧搜三場所得，如王禮堂、王蘭泉、紀曉嵐、朱竹均、姜石

貞、翟大川翬、皆稱汲古之彥。揭曉之次日、
午門謝
恩。文敏公謂諸公曰、此科元魁十八人、俱以八股取中、錢庄
乃古學第一人也。
殿試第二甲四十名、
保和殿
御試、欽取一名。
圓明園引
見、特改翰林院庶吉士。
謹案：陳公諱世倌、癸未進士。介公諱介福、滿洲鑲黄旗人、癸丑進士。錢公諱維城、乙丑進士及第。盧詹事



諱明楷、辛未進士、時充第十四房考官。紀文達公名昀、獻縣人、官至大學士。朱學士名筠、大興人。姜大令名炳章、象山人。翟教授名灝、杭州人。

是歲移寓橫街。讀漢書、撰文三統歷術四卷。無錫秦文恭公邀予商訂五禮通攷。休甯戴東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談竟日、歎其學精博。明日言於文恭公、公卽欣然與居士同車出親訪之、因爲延譽、自是知名海內。

謹案、秦尙書名蕙田、丙辰進士及第。公嘗爲序味經窩類槀見文集。文恭五禮通攷之作、以徐氏乾學讀禮通攷惟詳凶禮、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其體例、蒐羅衆說、以成一書。戴吉士名震、壬午舉人、充 四庫館纂修官、書成、授翰林院庶吉士。公集戴先生傳云、以敝袍入京師、一見奇之、卽與之定交。

又案公集與戴東原書、跋史彌寧友林乙稾作於是年。

二十年乙亥　年二十八歲。

在庶常任。是歲平定準噶爾凱旋、恭進五言長律一百五十韻、頗爲朝士傳誦。

謹案見詩集卷三、刪存百韻。

又案是年有三統術衍序、不載集中。

二十一年丙子　年二十九歲。

在庶常任。尚書休甯汪文端公、侍郎新建裘文達公、富春董文恪公被旨修熱河志、灤陽居士與紀曉嵐任編纂之役。其秋、

大駕幸木蘭、汪裘二公奏二人名、即令扈從熱河、就近採訪排纂。途中恭和
御製詩進呈、
天語嘉奬、由是館中有南錢北紀之目。

謹案熱河、即古武列水、聖祖建避暑山莊以狩苗朝覲、鑾輅歲臨、永垂爲法、前朝絕域、遂爲文物聲明之地。志成八十卷、分天章、巡典、徠遠、行宮、圍場、疆域、建置、沿革、晷度、山水、學校、藩衛、寺廟、文秩、兵防、職官、宦蹟、人物、食貨、物產、古蹟、故事、外紀、藝文、二十四門、實通志承德府一州四縣而以熱河名者、地重體尊、不得冠以府縣之目也。裘尚書名日修、己未進士。董尚書名邦達、癸丑進士、恭和
御製詩見
詩集卷四。

是歲、京察敎習、介錢兩公移吏部、以居士名列一等、考

功司員以新例格之改入二等。

二十二年丁丑　年三十歲。

五月、散館、

御試正大光明殿、試題石韞玉賦、夏雲多奇峰詩。

欽取一等一名、授翰林院編修。公事之暇、入琉璃廠書市購得漢唐石刻二三百種、晨夕校勘、證以史事、輒爲跋尾。收藏金石文字自此始。

謹案、賦見文集卷一、詩見詞垣集。又案、公集中書舍人吳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二十三年戊寅　年三十一歲。

三月、

御試翰詹諸臣於

正大光明殿、試題瑾瑜匿瑕賦、野含時雨潤詩。

欽取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贊善。自受職後未盈一年、遽膺

優擢、非意計所及也。是年、奏充

武英殿纂修官、又充功臣館纂修官。

謹案賦見文集卷一、詩見詞垣集。是時禮部尚書大興何公國宗領欽天監、精於推步、每與公論宣城梅氏之學、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羅雅谷日離月離五星諸表。公洞若觀火、於是有協同何公潤色地球圖之

旨。

又案是冬、縣令介公玉濤舉鄉飲酒禮、敦請

奉政公爲大賓。黃髮卽席、觀者聳然起敬。

又案公集一等公終公傳、一等伯傳公傳作於是年。

二十四年己卯　年三十二歲。

在贊善任。是春、平定回部、獻馘凱旋、恭進七言長律一百韻。

謹案見詩集卷五。

七月、奉

命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戶部郎中葉公宏爲副。揭曉得任鋭錫等六十九人、谷都李文藻對策最優、擢爲第二。按察沈椒園先生於鹿鳴宴上首賀得人、濼源書院院長宋蒙泉先生賦詩一篇、稱此科得人之盛。還

朝復
命、
召對養心殿西煖閣、奏對良久、
天語甚溫。

謹案、葉公字涵川、浮梁人、戊辰進士。任公聊城人、李公以進士令廣東、遷司馬、前公卒、事詳公集李南澗墓志銘。公疊掌文衡、歷主書院講席、門下士殆幾千人、皆以經史、金石、詩古文辭相祖述。其升堂入室者、尤推李司馬邵學士晉涵、及先外祖工部陳稽亭先生鶴也。沈公名廷芳、仁和人、丙辰博學宏詞、宋廉訪名瑕、德州人、乙丑進士。其詩有伊子久伏處、憑軾觀羣閧、決勝卜其長、億占每幸中。蓋其時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

是冬、先大父奉政公終於里第、年九十二。

謹案、奉政公事詳公集家傳記事、及太倉州志程氏晉芳撰墓表。又案、公集山東鄉試錄序作於是年。

二十五年庚辰　年三十三歲。

在贊善任。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書經卷。得進士十一人。館選四人、知縣即用五人。尋充續文獻通攷館纂修官、分修田賦、戶口、王禮三攷。協修起居注。其秋、遷翰林院侍讀。冬、奉旨署日講起居注官。以磨勘鄉試卷議敘紀錄二次。

謹案、本房十一人、戴公望嶧、李公臺、沈公咸熙、陳公本敬尤知名。是科、朱文正公同事禮闈。文正好談星學、詢公八字。公辭曰、頃新安友言、現行巳運、爲祿堂、又犯三刑、來年辛巳必無幸矣。文正曰、八字當論大

局、刑衡未足爲病。足下不久當還官、斷無意外慮也。已而果有侍讀之命。

謹又案宋馬端臨文獻通攷因杜佑通典而廣之、析分二十四門所述事蹟上溯黃虞、下迄南宋嘉定。明王圻先有續書體例糅雜、顛舛叢生。乾隆十二年、敕儒臣採宋遼金元明及　皇朝制度彙纂成之。嗣以古今同述例難畫一、奏請各自爲書、故又有　皇朝文獻通攷實一時所成。後續通典、通志皆然。書中分門五朝依馬氏之舊、皇朝增群廟攷一門。子目則各有增損如公所纂田賦戶口、增入旗田制、壯丁、以今制所有而增也。

二十六年辛巳　年三十四歲。

在侍讀任。三月、

大駕恭謁

泰陵、即幸五臺山、以記注官

特派扈從。途中恭和
御製詩稱
旨。
上自五臺迴蹕，出
御製游千佛洞五言古詩，
特命賡和，餘莫及焉。
謹案：諸詩見詩集卷五。
以磨勘會試卷議敘紀錄一次。其冬，以
皇太后聖壽七旬，覃恩中外，京官例加一級。循例得
貤贈大父爲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大母爲宜人。

封父爲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母爲宜人。

謹案：公集有聖母皇太后七十萬壽頌序文及頌，皆集經語爲之。

是歲以心血耗傾，始得不寐之疾。

二十七年壬午　年三十五歲。

在侍讀任。京察引

見，記名一等。五月，奉

命充湖南鄉試正考官，修撰王公杰爲副。得丁甡等四十六人。先是湖南士子以關義謁學使吳雲巖先生，凡數百人，雲巖決其必售者五人：丁甡、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也。及撤棘，甡果領解，正心第二，德安第四，鴻翥

第五、聖清第十六。雲巖大喜，作詩紀其事，和者數十人，楚人至今傳爲佳話。雌與正心，從舅弟也，雲巖因稱爲雙丁榜。回京，復

命，仍

召見養心殿西煖閣，奏對久之。

謹案：王相國韓城人，辛巳進士及第。吳公名鴻，仁和人，辛未進士及第。吳公首唱一詩，感主司操鑒之明，勗諸生績學之實。公和詩見詩集卷七。副主司王公嶽麓書院院長湘潭劉公元燮，長寶觀察遼海張公法，及分校諸公皆有和作，刻行爲壬午楚南唱和集。又案：公集湖南鄉試錄序作於是年。

二十八年癸未　年三十六歲。

在侍讀任。以磨勘會試卷議敘紀錄一次。五月，

御試翰詹諸臣於
正大光明殿題江漢朝宗賦、結網求魚詩。
欽取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尋充
日講起居注官。
謹案賦見文集卷一、詩見詞垣集。是年
起居注告成，詔
乾清門人奏，有恭紀詩。
錫山秦文恭公奉
詔修音韻述微，屬居士任編校，所進條例皆居士具稾。
謹案音韻述微與
欽定音韻闡微相表裏，闡
微重字音，而述微兼詳字義，字數亦較闡微爲多。凡
今義今音亦皆纂入，以
補向來字書所未備云。
是歲先大夫與弟晦之入都，父子昆弟聚首一堂，極家

庭之樂。

謹案公弟諱大昭、號可廬、國學生、嘉慶丙辰薦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以子亦軒先生諱東垣官、封文林郎、浙江松陽縣知縣。著述十種、先刊敍例行世。

二十九年甲申　年三十七歲。

在學士任。是歲、先大夫還里、弟晦之留都門。

謹案、王淑人行述云、我父於甲申歲來京師、我母未修一日之養。公官京師、屢請堂上就養、沈太恭人以水土不習、不果行。中憲公入都僅一年、亦以水土不習南旋。

又案公集郭有構墓志銘作於是年。

三十年乙酉　年三十八歲。

在學士任。京察引

見記名一等。謹案，是年正月，陪祀 祈年殿。四月，與錢蘀石、曹慕堂、積粹齋三先生赴涿州茶迎 大駕，還，宿良鄉。入清涼寺，識清涼寺題名，見文集。

六月，奉

命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正考官則祭酒曹公秀先也。既具摺

謝

恩，即奏請於使旋日乞假十日，順道省親，得

旨俞允。行過泰安，登泰山絕頂，盡覽日觀、天門之勝。到浙入

闈後，曹公忽病痁，臥床一月，校閱之事皆一人任之。揭

曉，得陸飛等九十四人，而邵晉涵、潘庭筠、翟均廉、嚴城

皆一時之傑出者也。撤棘後、徧游西湖諸名勝、各繫以詩。還至吳門、兼程抵家。父母年近七旬、聰明矍鑠、陳氏妹亦歸寧、親朋酌酒稱慶。假滿、星馳入都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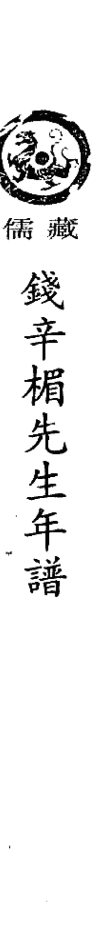
命、

召見勤政殿東煖閣。

天顏和霽、垂問臣父母年紀甚悉。

謹案、曹文恭公字冰持、號地山、新建人、丙辰進士、官至尚書。陸公字筱飲、仁和人、性高逸、舉賢書第一、不赴南宮試。嘗自度航於西湖、浮家泛宅、有元眞子風。邵學士字與桐、一字二雲、餘姚人、辛卯進士。潘侍御字蘭垞、錢唐人。翟舍人字春沚、仁和人。嚴公字方閒、杭州人。

又案、公使浙日記、揭曉後、訪杭堇浦先生於萬松嶺、謁座主錢文端公於嘉興里第。九月二十五日抵家、



設香案，望闕叩謝天恩。堂上俱康健無恙，舉家歡喜，親友稱羨，以爲盛事。二十七日，入城謁王虛亭、曹檀漘兩先生。十月一日，祀先。二日，掃墓。六日，以假期已滿，自家起行，中憲公亦同往，順道游錫山、金山，抵淮上而還。公胞妹一，配同縣躍雲陳公曦。

又案：游浙諸詩，爲使浙集，今見詩集卷八。文集泰山道里記序、浙江鄉試錄後序、秦文恭公墓志銘作於是年。

三十一年丙戌　年三十九歲。

在學士任。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進士十人，館選三人，分部一人。

謹案：會試分閱書經第三房。館選尹閣學壯圖、莊侍讀承籛、韓觀察朝衡。分部黄觀察符祿也。

九月，子東壁生。

謹案先祖字星伯號飲石又號夢漁天姿聰穎狀貌俊逸多鬚髯爲人豁達大度不鈌於學問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鄉闈屢薦不售乃納粟入國學游京師倉場侍郎劉公竹軒一見傾倒邀入幕中佐理文翰凡有撰述多出所擬下筆千言略不加點於是都中有小錢之日未幾南歸就儀徵阮公芸臺之聘於浙西阮公與公有文字之契復愛先祖才加器重焉讀書一過即通大義經史百家無所不覽而於詞章尤所篤好中年以後淡於進取家居以典籍自娛偶有所得纂爲筆記喜東坡詩嘗欲輯諸家注釋斷以已意詳加刪潤彙爲一編未成而桐鄉馮氏本出乃止爲文不自珍惜隨作隨棄慶曾每思搜集散亡爲家藏本而遊不多得書法精鎮行晚年專書蘭亭日必一本寒暑無問在京師時與朝鮮貢使朴貞蕤齊家相識是時貞蕤三入燕京矣中朝人物並爲所知歸國後有懷人數十章其贈先祖一篇云飲石名家子妙年懷利器聊將綠囊書暫嘗梅花寄我雖未相人斯人當早貴與日本高愫賄江左七于詩後先相映敎予弟一以規矩無世俗愛慆之見聞讀書聲則喜形於色慶曾十歲時即取以自課策以敦品力

學。恨未數月、
而遽見背。

又案、公集答李南澗書、州判李君墓表、邢孺人墓志銘、舅氏沈君墓志銘、孝廉胡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三十二年丁亥　年四十歲。

在學士任。三月、得傷寒疾幾殆。吳生蔣源明醫理、晨夕來診視、得愈。

謹案、吳大令字朗陵、秀水人、公乙酉浙闈所得士。

六月、妻王恭人歿於京邸。居士幼多疾、不任勞劇、病後精力覺不支、重以伉儷之戚、益有歸田之志。其秋、遂以病乞假、掌院劉文正勉留之、固辭。十月、始得准假之旨、乃買舟南下、冬至後始抵家。時晦之已娶、舊宅不能容、權

借族兄葵園屋東偏居住。

謹案、王恭人年四十歲、李司馬文藻爲纂墓志銘。先[1]是王恭人以公年近四旬、尙無子、勸公置遴、爰納生曾祖母浦太孺人。太孺人婉順曲從、事堂上維謹、治家事有法。王恭人歿後、大小事悉以畀之、公數十年無內顧憂。沈太恭人嘗謂公曰、汝婦無出、因納浦氏生一子、而汝婦去世。我側觀其言行動作、頗知大體、甚合我意。且目前子女皆其所生、汝當以嫡禮待之、公因不更娶云。劉文正公諱統勳、諸城人、甲辰進士、官至大學士。葵園大令諱裕國、世系所自未詳、宅在縣城東隅集仙宮之東。

是歲、始撰二十二史攷異。

謹案、本書自序云、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

又案、公集聖駕巡幸天津頌、黃峴圃先生文集序、集仙宮訪碑記、王恭人行述、祭王恭人文作於是年。

三十三年戊子　年四十一歲。

始買城中孩兒橋衖宅，名其堂曰潛研，乞新建曹地山先生書扁。其春，與妹壻陳葯耘偕爲西湖之游，僦寓湖上，留連旬有五日。

謹案：陳公諱曒，以附貢生考充四庫館謄錄官，議敘州同知。乙酉年稱陳氏妹亦歸蜜郎公配也。詩集卷九有與陳公唱和湖上諸作。

八月，子東塾生。

謹案：叔祖字學仲，一字子臬，號石橋，又號畯田，廪貢生，試用訓導，署吳縣訓導。以子竹孫先生諱師康官貤封修職郎，安徽徽州府祁門縣學教諭。善隸草，工山水。著有月波樓詩稾。

是歲，編次宋洪文惠公年譜及陸放翁年譜成。

謹案：公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蓉鏡堂記、邵先生墓志銘、祭虛亭先生文作於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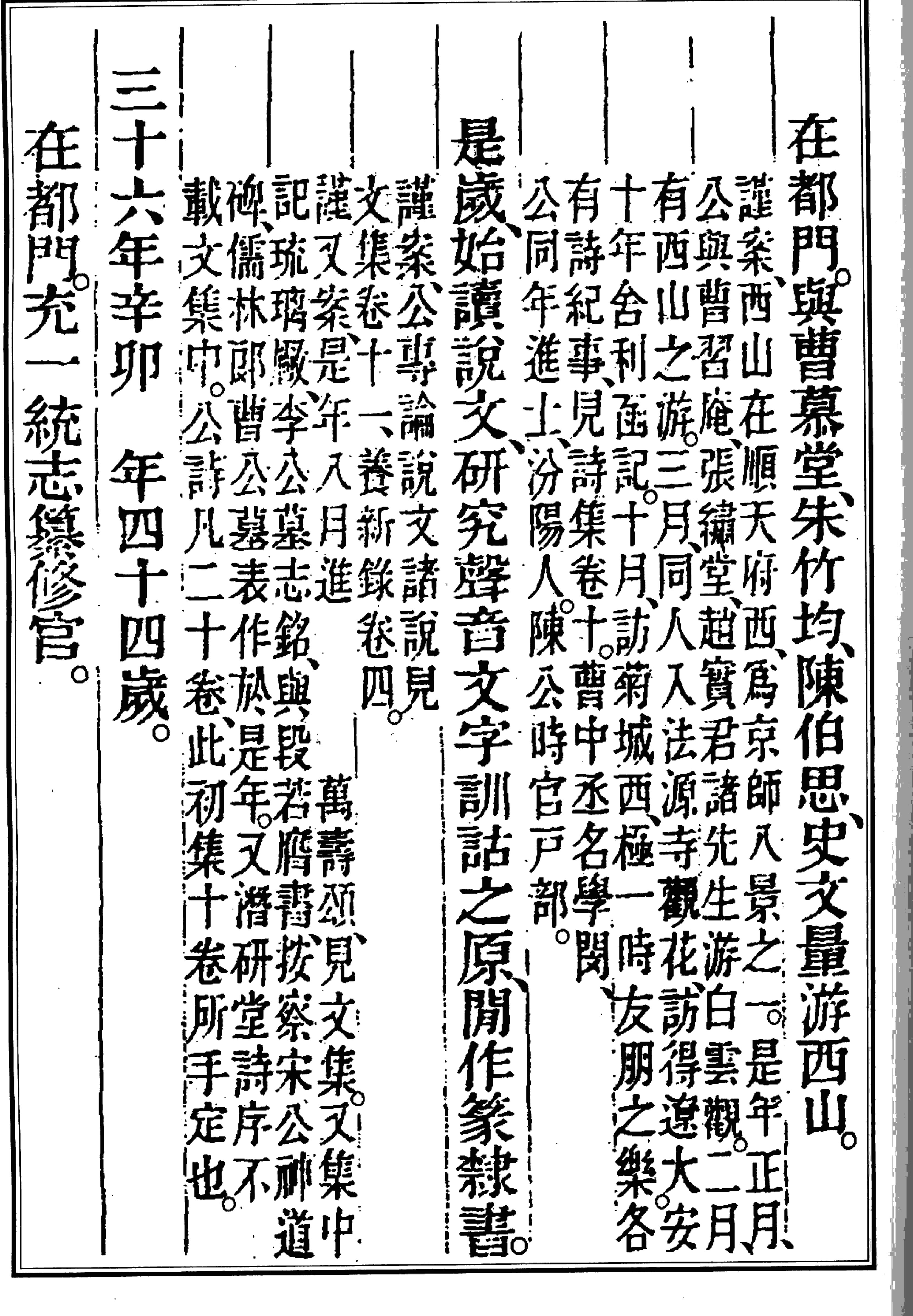
三十四年己丑　年四十二歲。

居士素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且二親逾七旬，當在里門侍養。而先大夫促之出，謂來歲逢

國大慶，備員侍從，宜隨班朝賀。乃於是秋再入都，仍寓官菜園上街。

謹案：是年五月，公與王光祿、吳竹嶼、岑渚、周松承諸先生游虎阜，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避石觀音殿，識石觀音殿題名，見文集。又集中記湯烈女事、跋石刻鋪敘、跋藝圃搜奇、跋鳳墅法帖作於是年。

三十五年庚寅　年四十三歲。



在都門。與曹慕堂、朱竹均、陳伯思、史文量游西山。

謹案、西山在順天府西、爲京師八景之一。是年正月、公與曹習庵、張鏞堂、趙寶君諸先生游白雲觀。二月、有西山之游。三月、同人入法源寺觀花訪得遼大安十年舍利函記。十月、訪菊城西、極一時友朋之樂。各有詩紀事、見詩集卷十。曹中丞名學閔、公同年進士、汾陽人。陳公時官戶部。

是歲、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閒作篆隸書。

謹案、公專論說文諸說見文集卷十一、養新錄卷四。

謹又案、是年八月進 萬壽頌、見文集。又集中記琉璃廠李公墓志銘、與段若膺書按察宋公神道碑、儒林郎曹公墓表作於是年。又潛研堂詩序不載文集中。公詩凡二十卷、此初集十卷所手定也。

三十六年辛卯 年四十四歲。

在都門。充一統志纂修官。

謹案、大清一統志於康熙閒　敕修、乾隆八年始纂輯成書。二十年、皇師平定伊犂、拓地二萬餘里。而府州縣之分併改隸、與職官之增減移駐、亦多與舊制有異同。乃　特詔重修。後西域諸回部、滇南諸土目相繼內附、又平定兩金川、幅員益廣、亦並載焉。

是歲、撰次金石文跋尾六卷成、益都李南澗爲刊板、與族子坫校正白虎通、廣雅。

謹案、族祖字獻之、號十蘭、甲午副貢生、陜西乾州通判。著作甚富、又精小篆書。與　公同出順郭公。又案、公集與一統志館同事書、贈邵治南序、王太宜人墓志銘、徐良轅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與趙損之書、見趙所著娵隅集。

三十七年壬辰　年四十五歲。

是春、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會試充磨勘官、

殿試充執事官、尋充三通館纂修官。

謹案、乾隆三十二年 敕撰續通典、通志、及皇朝通典、通志。其時續文獻通攷已成、公手定通志凡例、分別子目、增刪皆臻盡善、總纂深以爲然。又案、公集擬續通志列傳凡例、續通志列傳總序、祭錢文敏公文作於是年。

三十八年癸巳 年四十六歲。

在學士任。正月、奉

旨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寓澄懷

賜園、與汪閣學持齋同宅。 皇四子贈詩有穿徑偶同幽府宅、得朋還勝子雲居之句。 皇六子亦贈對聯云、曉漏連趨青瑣闥、晴窗遮草綠蕉書。是歲端午、

賜羽扇、蒲扇、貢葛、鄭宅茶、香袋等物。十一月、擢詹事府少詹事。十二月二十三日、立春、進帖子、有湖筆、銀硃、彩牋之賜。二十七日、

召入乾清宮西煖閣、

賜御書大福字。除夕、

賜貂皮、鹿尾、全鹿、黃羊、雉魚等物。

謹案、汪少司空諱廷璵、戊辰進士及第、鎮洋人、爲先祖外舅。其時、儀親王亦贈書聯云、品格方於玉界尺、文章華似錦屏風。并云此雖舊語、惟先生品學方足當之。成親王又時出所作詩文相質、兼問小學篆隸源流。

又案、是春、詔儒臣校永樂大典、擇世所未見之書、將刊布、以嘉惠學者。公手鈔易稽覽圖、寶刻類

鐫、序而藏之、序皆見文集。又中興學士院題名序、總兵許公神道碑、盛涇先塋之碣作於是年。十一月、總督倉場倪侍郎承寬招同年友集寓邸、劉宋元人畫二十餘種、公爲記趙居廣畫亦見集中。

三十九年甲午 年四十七歲。

正月八日、

上幸重華宮、賜宴內廷諸臣以四庫全書爲題聯句、二十八人、居士與焉。四月、京察引

見、奉

旨准其一等。七月、奉

命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侍讀白公瀛爲副。得劉師柔等七十一人。撤棘後、束裝將北行、復奉提督廣東學政之

命、
諭以即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隨取道江北、江右入粵、於十一月到任。嶺南氣候和煖、歲冬無冰雪、花木豐茂、不異春時。學署有南漢九曜石、宋人題殆徧、公務之暇、屏僚從婆娑石間、拂拭題刻、蕭然如寒士也。

謹案：白公守應雍、滿洲正白旗人、癸未進士。九曜石有熙寧六年金君卿等、七年陳師孟等、金君卿等、元豐元年曾布等、紹興十三年詹文舉等、淳熙十六年鄒飛熊等、嘉熙三年陳疇等、四年黃朴等題名。又案：公集河南鄉試錄序、炙硯集序、紀王廟碑跋、新唐書糾謬作於是年。公校錄新唐書糾謬、間爲疏證、刻入鮑氏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中。

四十年乙未　年四十八歲。

在廣東學政任。申嚴月課之令、每季親出題委教職申解課卷至院、親閱而甲乙之、士子無敢托故不與課者。按試肇慶羅定韶州三屬生童卷、盈千累萬、皆由親閱。又以士子多不肯讀經、每考試經題、務避熟擬、四書藝雖可觀、而經義違失者、痛斥之、仍榜示某某卷以荒經遺落之故。自是諸郡聞風、童子皆知讀全經矣。前政歲科試優等太少、各學廪增多不足額、閲其試藝、優劣亦無大懸殊、乃稍寬優等名數、以鼓勵之。五月、試韶州畢、將抵南雄、途中忽得先大夫之訃、以四月二十四日下世、悲慟欲絶、即委屬齋印信交巡撫德公保代奏、而星

夜北歸。六月杪抵家。

謹案：公在粵中，念中憲公精力尚健，夙有登臨之興，嶺南山水奇秀，寓書迎養。中憲公欣然規往，乃命公弟可廬先生偕王鶚起、鳴韶、周墨庄、楠兩先生先赴粵佐校閱，而自率諸孫於仲夏起行。公試畢韶州，私計中憲公南行有日，遣人詣迓。何不料中憲公於四月中旬偶感熱疾，荏苒旬餘，遽至大故，年七十有九。凶聞至，公號慟欲絶，兼程北歸，三旬始抵廬次，寢苫茹素一如古禮。每一展視手澤，愀然慨慕，居憂未幾，髭鬢盡白，蓋悲動於中，不自知其哀毀也。德文莊公字懷玉，滿洲正白旗人，丁巳進士。又案：公集太子少保莊公墓志銘、優貢生楊君墓志銘、中憲公行述作於是年。

四十一年丙申　年四十九歲。

在家讀禮，髭鬢盡白。

謹案：公集復倪敬堂書、李南澗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二年丁酉 年五十歲。

八月，服闋。以沈太恭人年届八旬，不復入都供職。秋杪，

游洞庭東西山。

謹案：洞庭山在蘇州府西太湖中。訪得宋范至能題名，越二十年丁巳，始椎拓著録之。

是歲，以

孝聖憲皇后升祔覃恩，

贈先大夫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先母自宜人進

封太恭人。居士亦例

授中憲大夫，妻王氏

贈恭人。

謹案，是秋，婁東張君秉忠爲繪小像，王鶴谿先生爲補花木竹石，取陶公「吾亦愛吾廬」及此中有眞意之句，名曰吾廬眞意圖，乞同里諸君子詩之。公殁後，是卷失去，越二十餘年，姚守庭丈廷鏞以重價得之，以遺慶曾。慶曾喜舊物之復還，感守庭之好事，又請近時之工詩者續爲題詠，以紀其事，題不踰鄉里，猶前志也。

又案，是冬至婁東，舟中讀抱朴子内篇，著納音説，見文集。又錢氏祠堂記、郭允伯金石史序、答盧學士書、跋陳文貞公詩卷，同知彭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三年戊戌　年五十一歲。

是春，紹興秦石公太守招游南鎮及蘭亭。

謹案，秦公名廷堃，北平人。南鎮即會稽山，在紹興府東南，古防山也。上有陽明洞，即道書第十一洞天，唐封爲南鎮。蘭亭在紹興府西南蘭渚山。

夏初，總督高文端公延請爲鍾山書院院長。居士雅不喜爲人師，而家居貧約，不無藉束修以供甘旨。江甯去家不遠，歲時便於定省，乃勉應之。五月，到院，與諸生講論古學，以通經讀史爲先。課試之暇，與袁簡齋、嚴冬友諸公爲文酒之會，城內外諸名勝屐齒幾徧。

謹案：高相國名晉。袁大令名枚，錢塘人，己未進士，時居倉山之隨園。嚴侍讀名長明，江甯人，以召試入中書。公詩集有與兩公唱和之作。

又案：廿二史攷異自序，戊戌設教鍾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閒與前人闇合者，削而去之，或得於同學啟示，亦必標其姓名。

又案：公集後漢書年表後序、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跋義門讀書記、答袁簡齋書、雙節門銘、菩提

寺碑記、汪南有傳作於是年。又有答汪進士輝祖書、見汪所著雙節堂贈言集録、槎溪程氏支譜序、皆不載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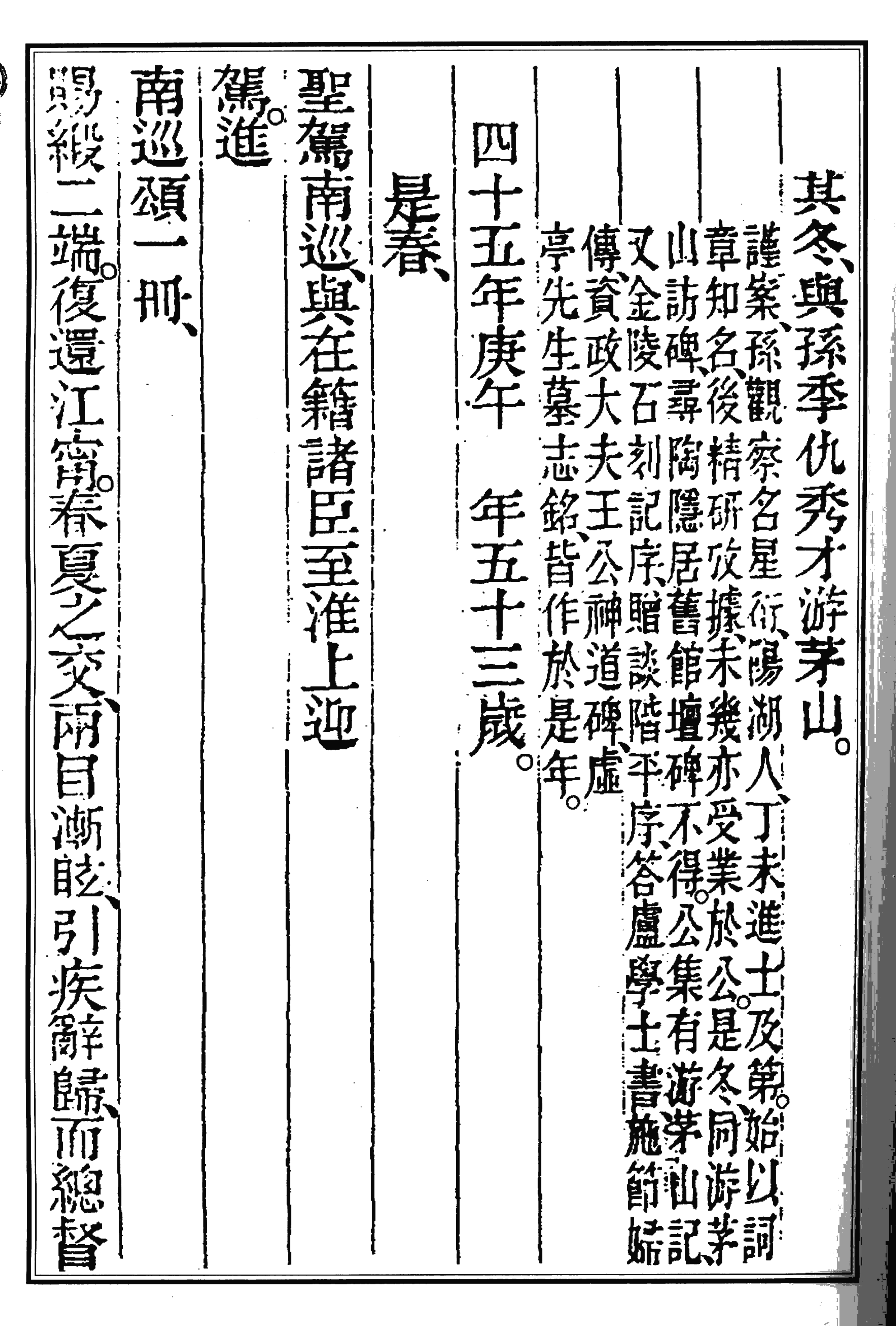
四十四年己亥　年五十二歲。

在江甯。訪求金石刻、手拓吴天璽紀功碑、及梁始興安成、吴平三碑、所得南唐宋元石刻甚多。

謹案、吴天璽元年巖山紀功碑在江甯縣學尊經閣下、梁始興忠武王碑在上元縣黄城村、安成康王碑、吴平忠侯蕭公碑亦並在上元。安成碑文已磨滅、獨其額存、故公跋尾中不及。

上元談泰善算術、來從居士游、授以古今推步異同疏密之旨。

謹案、談孝廉字階平。



其冬、與孫季仇秀才游茅山。

護案、孫觀察名星衍、陽湖人、丁未進士及第。始以詞章知名、後精研攷據、未幾亦受業於公。是冬同游茅山訪碑、尋陶隱居舊館壇碑不得。公集有游茅山記、又金陵石刻記序、贈談階平序、答盧學士書、施節婦傳、資政大夫王公神道碑、虛亭先生墓志銘、皆作於是年。

四十五年庚午　年五十三歲。

是春、

聖駕南巡、與在籍諸臣至淮上迎

駕進。

南巡頌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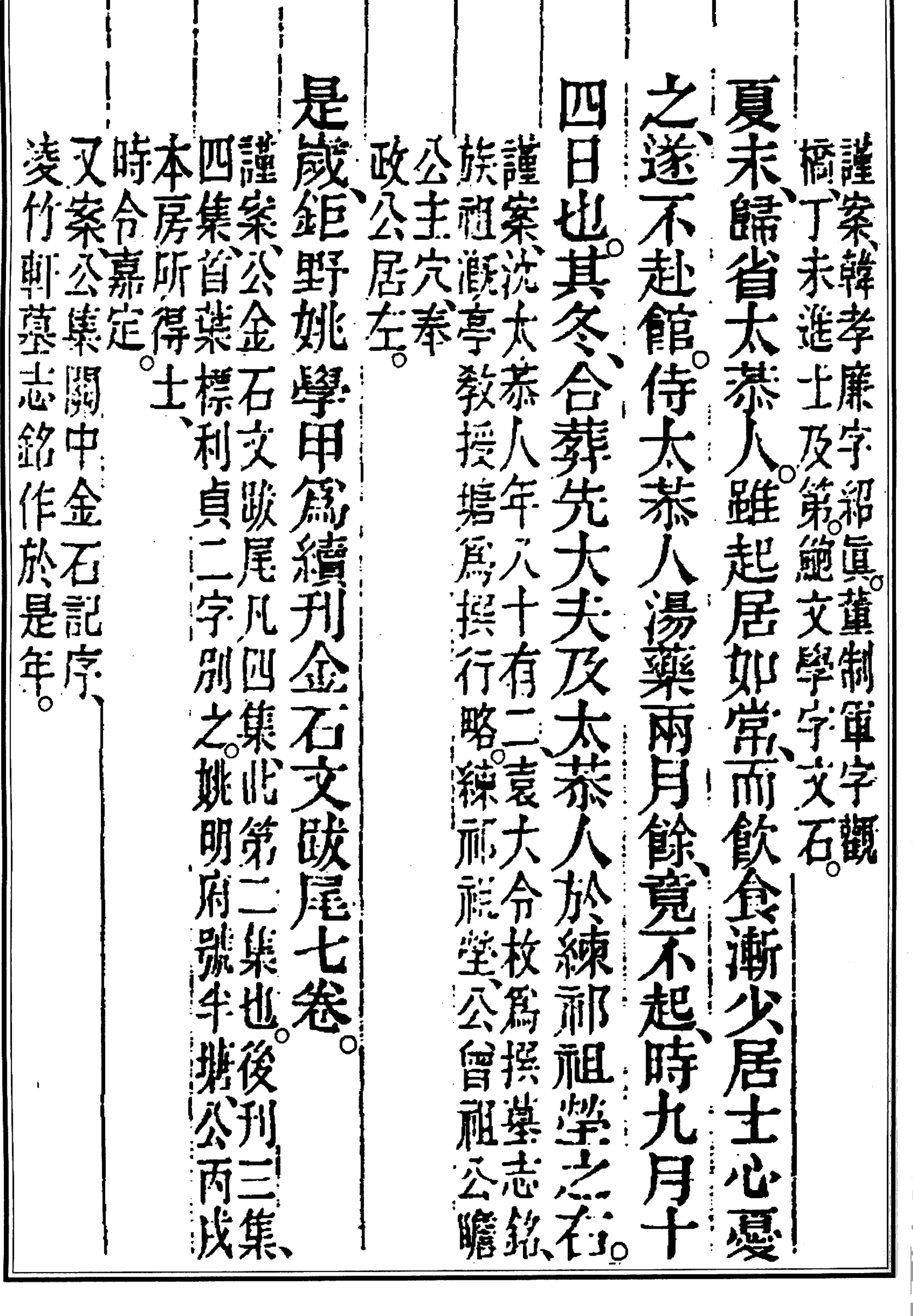
賜緞二端。復還江甯。春夏之交、兩目漸眩、引疾辭歸、而總督

薩公載固留之。時方設局續修南巡盛典，因請居士總其事。

譔案：南巡盛典，先經大學士兩江總督高公晉撰次奏進，賜製序文刊行，書成於庚寅之冬。迹辛未至乙酉，聖駕四次巡幸江浙，諸鉅典是年，聖駕五巡江浙，因有續修之舉。又案：元氏族表於是年編成。公集廿二史攷異序、淮南子天文訓補注序、張太夫人祠堂記作於是年。又有王太夫人八十壽序，不載集中。

四十六年辛丑　年五十四歲。

居士在鍾山四載，士子經指授成名者甚衆，而江浦韓明府廷秀、上元萇方伯教增、鮑文學璉、宣城孫州牧元昭尤所獎賞者也。



謹案、韓孝廉字紹眞。董制軍字觀橋、丁未進士及第。館文學字文石。

夏末、歸省太恭人。雖起居如常、而飲食漸少。居士心憂之、遂不赴館。侍太恭人湯藥兩月餘、竟不起。時九月十四日也。其冬、合葬先大夫及太恭人於練祁祖塋之右。

謹案、沈太恭人年八十有二。袁大令枚爲撰墓志銘、族祖澂亭教授塘爲撰行略。練祁祖塋、公曾祖公瞻公主穴。奉政公居左。

是歲、鉅野姚學甲爲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

謹案、公金石文跋尾凡四集。此第二集也。後刊三集、四集、首葉標利貞二字別之。姚明府號牛莊、公丙戌本房所得士、時令嘉定。

又案、公集關中金石記序、凌竹軒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七年壬寅　年五十五歲。

居憂，足跡不出戶。撰次廿二史攷異，凡百卷。又撰次家藏金石刻目錄，以時爲次，凡八卷，名曰金石後錄。

謹案：廿二史攷異於是年編定，後有所得，爲攷史拾遺，凡三史五卷，諸史五卷。金石後錄後更名金石文字目錄，因前人已有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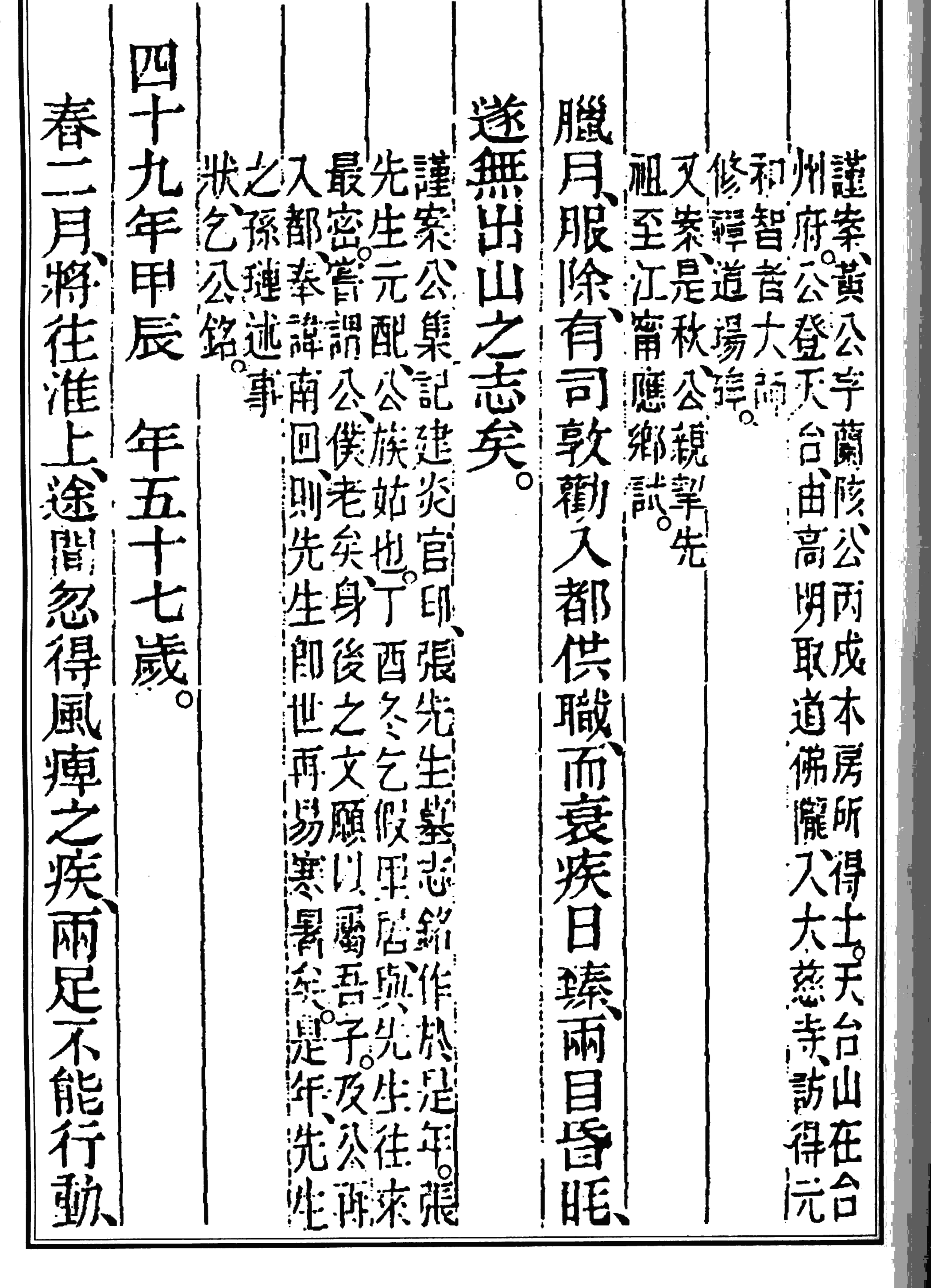
子東壁入縣學。

謹案：是年學使南昌彭文勤公科試。

又案：公集周氏族譜序、詹事盧公神道碑、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八年癸卯　年五十六歲。

是夏，大興黄符棨知台州府，招游天台山。



謹案、黃公字蘭陔、公丙戌本房所得士。天台山在台州府。公登天台、由高明取道佛隴入大慈寺、訪得元和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

又案、是秋公覲挈先祖至江甯應鄉試。

臘月、服除、有司敦勸入都供職、而衰疾日臻、兩目昏眊、遂無出山之志矣。

謹案公集記建炎官印、張先生墓志銘作於是年。張先生元配、公族姑也。丁酉冬乞假里居、與先生往來最密。嘗謂公、僕老矣、身後之文、願以屬吾子。及公再入都、奉諱南回、則先生即世再易寒暑矣。是年、先生之孫璉述事狀乞公銘。

四十九年甲辰　年五十七歲。

春二月、將往淮上、途間忽得風痺之疾、兩足不能行動、

大小便幾不禁，到家，自謂必不起矣。族弟希文善醫，診居士脈，曰可治。投以東垣補中益氣湯，數劑之後，始有起色，調治百餘日，乃得扶杖而行。病中自編年譜一卷。又記生平所見碑刻家中未有者三百餘種，附於金石後錄之末，凡二卷。秋後腰腳稍健，而目力益衰，入夜不能見物。

謹案：是年，聖駕六巡江浙，公將與在籍諸公迎駕淮上，未達行在，遘疾而還。希文先生諱餘[illegible]，號敬亭，縣學生，與公同出北郊公。醫學詳公所撰墓志銘。又案：公稱年譜編於是年，今家藏本實訖於壬子，是後或每年增入，或壬子歲續編，未敢知也。

子東塾入縣學。

謹案、是年學使謝金圃侍郎歲試。

又案、公集跋能改齋漫錄、補飄韓先生墓志銘、通議大夫陸公墓志銘、侍郎汪公墓志銘作於是年。

五十年乙巳　年五十八歲。

是年、巡道章公延主婁東書院。

謹案、章公名攀桂。

五月、竹初先生招至甯波府、游天童、育王二寺。

謹案、竹初先生姓錢氏、名維喬、武進人、文敏公之弟、時令鄞。天童寺在鄞縣東六十里、育王寺在鄞縣東五十里育王山下。

八月、長男東壁娶婦汪氏。

謹案、先祖母、工部侍郎誨齋先生諱廷璵季女、通文翰、楷法甚工、嘗爲公抄錄著述。

又案、公集跋黄山谷書范滂傳、跋太倉文略、春星草堂詩集序、記生朝作於是年。又有質直談耳序、不載集中。

五十一年丙午　年五十九歲。

在婁東讀王元美四部稾續稾、因爲撰年譜一卷。歲暮撰通鑑注辨正二卷。

謹案、是秋江甯鄉試、公挈先祖輩同往、始因學使謝侍郎識儀徵阮宮保元。是時宮保方以諸生應舉、公引爲忘年交。先是同縣李方伯賡芸受業於門、公每以古學相勗。是科主試爲朱文正公以鄉黨命題、公許阮、李兩公必售、榜發果然。

又案、公著洪文敏、王伯厚年譜、不載手編譜中、當係壬子以後所編。公集跋文壽承休承書、跋弇州四部稾、跋弇州山人續稾作於是年。又有資善禪寺飯僧田記、不載集中。

五十二年丁未　年六十歲。

正月、次兒東塾娶婦朱氏。

謹案、叔祖母爲國學生寶山寄圃朱公名淮長女、以子官　貤封八品孺人。

三月、往甯波府撰鄞縣志三十卷、五閱月而告成。范上舍懋敏招登天一閣觀所藏金石刻、因爲撰天一閣碑目二卷。

謹案、是時竹初先生猶宰鄞縣修志、延公爲總纂。范上舍即天一閣主人、碑目與其書目並刊行。

秋、復到婁東、歲暮歸里。撰次古今文人生卒年壽可攷者、始鄭康成、訖戴東原、凡四卷。取左氏有與疑年使之年語、名之曰疑年錄。

謹案今海鹽吴氏刊本疑年録、東原先生後有蔣心餘至邵二雲六人、則是後所續録也。是編大抵取古、今文人之有功經史者録之故功名節義才技奇能、雖盛有名或亦不登。此攷史之餘事、所以志景行也。吴氏修付梓時曾編續録四卷依傍門戶、去取猶嚴。近人有取全史之人、不問賢愚悉皆著録名曰廣疑年録自矜該備譏是編爲漏略、可謂不知妄作矣。

又案公集跋薛氏義瑞堂帖、跋東坡書醉翁亭記、跋竹園壽集卷、跋石鼓文宋拓本、漢瓦當硯銘、抱經樓記、天一閣碑目序、左氏傳古注輯存序、史記志疑序、歸震川先生年譜序、鄞縣志辨證、鄞縣志局與同事書、曹公神道碑、學士曹君墓志銘、瞿封翁墓志銘作於是年。

五十三年戊申　年六十一歲。

在婁東。十一月、巡撫閔公延請明年主蘇州紫陽書院。

謹案公主講婁東三載、所賞一時之彦、有陸公元吉、學欽、楊公雲璈、雲煜、李公錫恭、王公洲、汪公學銘、胡

公金詰、蕭公掄、沈公端請。問中丞名鶚元、嘉善人、己丑進士。

十二月九日、東壁舉一子、居士第一孫也。大父生於康熙戊申、居士生於雍正戊申、今舉長孫亦以戊申、因命之曰阿同、取康成小同之意。

謹案先君諱師愼、字許庭、早慧、入塾、塾師吳明經袞雲極賞之。作文援筆立就、不假思索、小試不利、援例入成均。體素羸弱、幼多疾病。嘉慶戊寅遭先祖之喪、哀毁逾常、鬱鬱不自釋、不逾年而歿、年僅三十有二。遺孤一、即不肖慶曾也。

是歲撰次金石文跋尾、復得六卷。

謹案公集跋陶淵明集、跋咸淳毗陵志、習庵先生詩集序、知府張公墓志銘、鶴谿子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贈靑溪三子序、不載集中。

五十四年己酉　年六十二歲。

正月，到紫陽書院。

謹案：紫陽書院舊院長爲蔣侍郎元益，於去冬謝世。中丞閔公博訪輿論，惟公克稱斯席，遂以公品粹學淹，居鄉端謹入奏。公追憶四十年前藉名師益友得闚古人堂奧，乃奮然以振興文教爲己任。諭諸生以無慕虛名，勤修實學，由是吳中士習爲之一變。

是春，校勘應劭《風俗通義》，并剌取他書所引逸文補之。

謹案：是書刻入《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中。

十月七日，東塾舉一子，居士第二孫也，名之曰阿詒。是冬，重訂《金石錄》，前後收藏共得二千通，與趙明誠著錄之數恰同。但趙所錄訖於五代，居士所藏訖元而止，明

碑雖有名者亦不著錄、較趙氏似稍過之。

謹案公自丁丑歲收采金石文字以攷正經史、凡知交歷官居鄉之地莫不徧託搜羅至身所經歷山厓水畔、釋宮梵宇、有斷碑殘刻必剔蘚拂塵摩挲審讀、或手自椎拓。積三十餘年、遂成巨富著跋尾八百餘篇。每積二百餘篇、輒爲門弟子轉寫付梓、故先後共成四集。其目錄八卷隨時增補。至公歿後祖姑夫瞿公中溶、許公希沖校刊時、又不止二千通云。

又案公集放生池古泉記、東晉疆域志序、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作於是年。又跋霜哺遺音不載集中。

五十五年庚戌　年六十三歲。

在紫陽書院。是秋恭遇

聖壽八旬大慶、於六月中由水道入都、七月廿九日到京、寓謝金圃先生邸、又移寓邵二雲編修邸。八月十三日、

上升殿受賀，隨班行禮。前三日進呈頌冊，留覽。廿二日出都門，由清苑至定州，游曲陽嶽廟。自眞定至隆平縣，取道廣平、大名，至濟甯登舟。十月抵家。

謹案：是年三月，校錄五代會要。六月初北上，過梁山舟學士於推上，遲舟抵都，迎駕南石槽。所進頌冊特蒙宸覽，載入萬壽盛典。稽文恭公來訪寓邸，談竟日。還過定州，游天寧寺，訪得蘇過題名。舟次手錄安南志略十五卷(2)，餘卷先大父飲石公所足。又案：公集彙書拾補序、杜詩雙聲疊韻譜序、甌北集序、跋翰苑羣書、荆宜施道陳公墓志銘作於是年。又跋清華齋趙帖不載集中。

五十六年辛亥　年六十四歲。

在紫陽書院。三月，次孫阿詒殤。又第三女及長孫女相

繼殤、東塾亦患病甚劇、幸醫治無恙。

謹案、公女子三、長適同縣附貢生、湖南布政使司理問木夫瞿公中溶、次適青浦附監生默癡許公希冲、三殤於是年、得年十有一。長孫女先祖長女也。

讀洪氏翰苑羣書、因爲補唐學士年表、乾符以後、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治平至靖康、淳熙至德祐、各一卷。

謹案、三表李許齋方伯校刊於嘉興。

撰元氏族表四卷、補元藝文志四卷。

謹案、公少讀諸史、見元史陋略、謬盭③、欲重纂一書。又以元人氏族最難攷索、創爲一表、而後人所撰三史藝文亦多未盡、更搜輯補綴之、其餘紀傳志表多已脫稾、惜未編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藝文二稾繕成清本。又有元詩紀事若干卷、以稾屬從祖同人及陶鳧香兩先生編次成書。

又案、是年讀孫逢吉彥同職官分紀、改正三十八卷中錯簡。集中跋文及御史王先生墓志銘作於是年。

又有虎阜志序、不載集中。

五十七年壬子　年六十五歲。

在紫陽書院。閏四月八日、東墪舉一子、名之曰阿閏。

謹案、從父諱師康、字鄭鄉、號竹孫、癸酉拔貢生、充武英殿校錄官、選授安徽祁門縣教諭、終於官舍。

又案、是年元和戈上舍宙襄爲刊通鑑注辨正。

又案、公集世緯序、古文尚書攷序、西魏書序、跋徐賁鈞璜文集、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何桐蓀墓志銘作於是年。

公手定年譜止於是年、以後十二年慶曾所敬述也。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

曾孫慶曾敬述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年六十六歲。

主講紫陽書院。公在紫陽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時賢士受業於門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學，實事求是。如李茂才鋭之算術，夏廣文文燾之輿地，鈕布衣樹玉之説文，費孝廉士璣之經術，張徵君燕昌之金石，陳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學，幾千年之絕學萃於諸公，而一折衷於講席。餘如顧學士蒓、茂才廣圻、李孝廉福、陳覲察鍾麟、陶觀察樑、徐閣學頲、潘尚書世恩、

户部世璜、蔡明經雲、董觀察國華輩，不專名一家，皆當時之傑出者也。公集經義雜記序、跋鳳墅法帖、三夏烈女傳、張太孺人墓志銘、述庵先生七十壽序作於是年。

五十九年甲寅　年六十七歲。

春，校刊廿二史攷異至新舊五代史。六月，與段茂堂、袁又愷、戈小蓮、瞿鏡濤諸公閱道藏於元妙觀，羽士袁月渚導觀宋孝宗御書通神庵石刻，并拓本見詒。校長春真人西游記。十月，至朱家角訪王少司寇，時少司寇

予告回籍，養疴謝客。公至，登其臥樓，談竟日。公與王光祿、王少司寇爲總角之交，又甲戌同年進士。公歸田時，光祿先以居憂在家，服闋不出，又二十年，而少司寇在籍，青浦相距不百里，興至輒扁舟互訪，聚首之歡，不啻同官京華時也。吳中文酒宴會，延公及兩王公爲領袖，時有江南三老之目。　公集黃陶庵先生像贊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跋、長春眞人西遊記、吳興閔氏家乘序作於是年。又有黃忠節公年譜序、李書田詩集序、織雲樓詩合刻序、問字堂集序、明金元忠詩集序、賈太夫人壽序、張太夫人夏氏傳、王芍坡墓志銘，不載集中。

六十年乙卯　年六十八歲。

自春至夏，覆校宋史攷異付刊。秋，始患兩耳失聰。公集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録、跋四書纂疏、跋潛虚、跋宋拓鐘鼎款識、黄松石先生墓志銘、孝廉蔣君墓志銘、陸松園墓志銘、知府馮公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重修寶山縣學宫記、網師園記、熊氏家譜序、熊封翁家傳，不載集中。

嘉慶元年丙辰　年六十九歲。

是歲恭逢

朝廷

授寶歸政，有
詔舉山林隱逸、孝廉方正之士，江南諸大吏以公弟可廬先生應徵。先生少於公者二十年，事兄如嚴師，得公指授，著作等身，時有兩蘇之比。夏，手校元史攷異付刊。冬十月朔，邑令舉鄉飲酒禮，延公爲大賓，首唱四詩，一時和者甚衆。我家自奉政公以後，三世並與鄉飲，戚友咸相稱頌。公謝之曰：我德薄，懼不足以繼先世耳。十二月，訪長沙劉相國於江陰，遂游惠山。公集山左金石志序、半樹齋文稾序、跋黄陶庵札、顧桐井墓志銘、孝廉范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二年丁巳　年七十歲。

正月、至嘉興、弔閔中丞喪。　二月、讀洪武實錄、因補校四史朔閏攷。　手校金史攷異付刊。　七月七日、集袁又愷上舍五硯樓、觀其所藏碑刻。　八月、瞿涉齋廣文招爲洞庭西山之游、遂游支硎、天平、靈巖、徧歷諸刹訪碑。　十一月、復游洞庭、憩宿靈祐觀。諸同游秉燭入林屋洞、得石鐘石鼓題名。　是年、爲兩湖制軍畢公沅校刊續資治通鑑。自溫公編輯通鑑後、宋元兩朝雖有薛氏、王氏之續、而記載疏漏、月日顛倒、又略於遼金之事。近世徐氏重修、雖優於兩家、所引書籍猶病漏略。自

四庫館開，海内進獻之書與天府儲藏奇祕圖籍，《永樂大典》所載事涉宋元者，前人都未寓目，畢公悉鈔得之，以爲此書參攷之助。先經邵學士晉涵、嚴侍讀長明、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及族祖十蘭先生佐畢公分纂成書，閱數年，又屬公覆勘，增補、攷異，未蔵事而畢公卒，以其本歸公子。公集《十國宮詞序》、《跋楊譓昆山郡志》、《跋太室石闕銘》、《跋北山小集》作於是年。

三年戊午　年七十一歲。

三月，袁上舍廷檮招同王述庵、潘榕臬、段懋堂、蔣立厓

諸先生集漁隱小圃看花、弋上舍襄又招集范邨别墅、各有唱和詩。七月、尹閣學壯圖自京還滇、迂道踵門乞其先人墓志、留數日而去。公集五硯樓記、與梁曜北論史記書、小學攷序、感應篇箋注序、三國志辨疑序、太子太保畢公墓志銘、冀甯道沈公墓志銘、及榮禄大夫尹公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鶴書堂集序、抱經堂集序、鮑君墓志銘、不載集中。

四年己未　年七十二歲。

正月、

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

遺詔到縣，設幕舉哀。公感念
先帝眷注，猥以筋力衰頹，涓埃未報，伏地哀號，感動行路。
仁宗睿皇帝親政，詢公在家狀，朝臣寓書勸駕，公輒以老病婉言謝之。校定臧氏經義雜記。七月，校刊金石文跋尾三集成。公弱冠時即有述作意，讀書有得，輒爲札記，仿顧氏日知錄條例。後著各書，即於其中挹注，又去其涉於詞華者，偁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編定，題曰十駕齋養新錄。公集太康甎硯銘、海鹽縣瑞麥記、經籍纂詁序、説文新附攷序、學士邵君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石梁詩草序、衣德堂詩集序、養新錄序、一瀞居制義序、

黃忠節公墓田記、侍郎吳公墓志銘、不載集中。

五年庚申　年七十三歲。

二月、游西湖、與中丞阮公、臬使秦公暨梁山舟曜北、陳曼生諸先生唱詠、流連旬日而去。　八月、至吳江之盛澤鎮、應其地沈氏之招、舟次爲王旭樓鯤跋徐虹亭太史山水卷。　先是制府汪公志伊撫吳、與公尤交好、時相過從、討論宋儒名理格致誠正之功、每相對兀坐、蕭然忘暑。汪公好談星學、術者有言其頓在申運、恐有不利、汪公深以爲慮、見諸吟詠、郵筒遠寄。公爲作星命説遣之、道子平之妄、見文集卷三。又集中嚴半庵墓志銘、

嵇靜園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重刊國語序、元史藝文志序、旌孝集序、施小鐵詩集序、廿二史劄記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序、徐尚之詩序、顧南雅時文序、與顧千里論平宋録書、海甯馮氏兩世墓碣、不載集中。

六年辛酉　年七十四歲。

三月、黄部曹丕烈爲刊元史藝文志成、作後序。　四月、游虞山。　是年、長興令邢公澍延公及可廬先生總修縣志、可廬先生留館邢署。公於課士之暇、泛舟苕谿、商榷條例、聯牀笑語、至夜分不寐。老年兄弟、叟被重温、爲天倫樂事、乃取眉山故事繪對牀風雨圖。　阮宫保爲

刋三統術衍。公集跋胡氏詩傳附録纂疏、唐六如像贊、熊太夫人墓志銘、儒林郎董君墓表作於是年。又有邵西樵懷舊集序、王氏世譜序、儀禮蒙求序、陸豫齋家傳、不載集中。

七年壬戌　年七十五歲。

是年、學使歲試新進童生、例送入學、公以六十年前博士弟子、偕新生輩重謁先聖先師、禮成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九月、至長興、旋至南潯鎮觀劉氏桐藏書。是年、有與王石臞論廣雅書、元史本證序、拜經樓詩集序、杜詩注釋序、王治山墓志銘、

沈宿昭墓志銘、汪對琴墓表、皆不載集中。

八年癸亥　年七十六歲。

正月、至青浦之北簳山訪何澹安先生、就醫、閏月復往。是時公感寒疾、時作時止、兩目益衰眊。屢以老病不支、力辭講席、中丞鄂濟公岳起固留之。未幾汪公復來撫吳、素與公交厚、下車日未及接見僚屬、即顧講舍、歡然道故。　攷定西遼傳世歲數。　夏秋之閒疾屢作。　金石文跋尾四集刊成。　冬、長興縣志成。　十二月、始刊養新錄手定本凡二十卷、後所得爲養新餘錄三卷。李許齋方伯爲刊洪文惠、文敏、陸放翁年譜。　公集西

沚先生墓志銘、敬亭弟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慕陵詩稾序、三松堂詩序、吳柳門詩序、寒碧莊宴集序、重刊戰國策序、跋析里橋郙閣頌跋鄒南皋書趙文毅公傳跋史通、王寳庵傳、不載集中。

九年甲子　年七十七歲。

春到書院、後仍患寒熱、即歸醫治、閱二旬始得痊可。病中汪公常寓書慰問、情甚殷拳。公以中丞厚誼、不忍再言辭館、病起即赴吳門、久之始得霍然。　是歲江甯鄉試、向例停課、公乃歸家。時萊陽趙北嵐明府曾權知嘉定縣事、明府雅好金石、執簡相招。公久不赴親朋宴會、

以欲縱觀明府所藏，遂鼓興往。展玩竟日，并爲題記數行，樂而忘倦。榜後復至書院。十月二十日，晨起盥洗，展閱一編，飯後更衣薙髮，校養新録刊本數葉。案頭有中丞新詩，屬公評定者，公循誦再三，謂所作有關名教，非僅詩人能事，手書小箋報之。俄覺勞倦，命侍者扶掖登牀。適有門人孫公延陪談，見公神色異於平時，往告監院。監院遽詣中丞。中丞曰：無妨也。頃接手書，精神不減，豈墨瀋未乾，而遽有變耶。即命駕詣公榻前，見公閉目危坐，急命左右灌以熱湯，竟不復蘇。時爲申正也。先祖聞之，適於數日前回家，中丞即令屬差役迅報先祖輩

聞訃、匍匐奔喪、即於是冬扶柩歸里。十年乙丑十二月、合葬王恭人於外岡鎮李十五圖火圩。青浦王少司寇爲撰墓志銘、寧化伊太守秉綬分書、勒石納於穿中。十二年丁卯四月、奉

旨入祀鄉賢祠、纂入

國史儒林列傳。卒年有馮補亭詩序、石鼓文讀序、九容廣注序、楊氏家譜序、與張古餘書、見嚴氏觀所著江寧金石記、汪崇陽墓志銘、皆不載集中。

先曾祖少詹事公所著廿二史攷異、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三統術衍、元史藝文志等書，久已刊行傳世。公歿後，先祖等與在院諸公校刊潛研堂文集、養新餘錄，而祖姑夫瞿公中溶、許公希沖初名蔭堂。又以金石文字目錄，公門人同邑李公賡芸以攷史拾遺，王伯厚王元美年譜，補唐五代宋學士年表，貢公鐘以元氏族表、潛研堂詩集先後付梓。錢塘何公元錫又於日記中摘取所見古書金石及書院策文彙爲一帙，刻之，題曰錢氏日記鈔。近年儀徵阮氏、江寧汪氏、海鹽吳氏復有恆言錄、四史朔閏攷、聲類、疑年錄之刻。海内之願讀公書者

亦幾備矣、而名公卿學士之訪求遺稾、至於今猶未已也。慶曾之生不及聞公謦欬、又十齡而孤、於先世著錄撰述、茫然不知所自。比長稍有知識、偶得手澤、謹謹寶藏。恭繕潛研堂全書、以史傳擬稿及公之遺像、像贊、墓銘並冠諸卷首。而公之年譜闕如、不無遺憾、因案先世行述、傳銘、及所聞於族黨長老者、輯爲一稿。既成、而叔祖石橋先生檢出公自編年譜一卷、受而讀之、乃改削前稿。其壬子以前、恭錄原文、而凡散見於詩文集及他書之可以互證者、分記其下、蓋公所不暇詳者、皆後人所不敢略者也。原文所偁人物、書籍、碑刻之屬、又略加

詮注，不知者闕之。文集各篇作於何時，有可攷者亦分記每年之末。其癸丑以後，謹爲續編以附焉。道光辛卯冬日，曾孫慶曾謹識。

後學嘉興陳其榮
平湖徐惟鋥謹校

校記

①生：疑作「先」。

②十五五：疑衍一「五」字。按，《安南志略》共二十卷。

③盭：當作「盩」。

朱筍河先生年譜

羅繼祖 編撰
劉琳 校點
郭齊 一審
周斌 二審

民國二十年鉛印本

《朱笥河先生年譜》一卷，羅繼祖編撰。民國二十年鉛印《朱程段三先生年譜》本。

朱筠（一七二九—一七八一），字竹君，又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府大興（今北京）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累遷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提督安徽、福建學政。乾隆四十六年卒，年五十三。朱筠提倡古學，認爲欲通經必先通文字音韻訓詁，所至以此誨士。愛才若渴，獎拔士類不遺餘力，績學之士莫不與之遊。招致門下幕中者多當代知名學者，如邵晉涵、章學誠、黄景仁、王念孫、汪中等，不可勝數，時人稱爲「當世龍門」，實爲乾嘉樸學之元動與領袖。乾隆三十八年在安徽學政日，奏請搜求遺書金石，輯《永樂大典》中佚書，爲乾隆帝採納，尋開四庫館，實自朱筠啓之。著作有《十三經同異》、《笥河文鈔》等。

此譜敘次譜主主要經歷，於學術、教育與交遊活動記述較多，間及家人事蹟，譜末撮録譜主佚事。譜前有羅振玉序。此譜有助於瞭解譜主生平，但仍失之簡略。稍後尚有王蘭蔭編《朱笥河先生年譜》、姚名達編《朱筠年譜》。姚譜較詳，可資相互參考。

粵若我
聖清自
世祖章皇帝入關戡亂、即首崇儒術、開文館、訪遺書。厥後
聖
聖相承、以道德齊禮宰治天下、至乾隆六十年間而極盛。其間儒
臣秉節視學各省者、若朱竹君先生之任安徽、謝金圃先生之在
江蘇、阮文達公之在兩浙、並以經術倡導後進、彬彬成一代文明之
治、而竹君先生裒然①爲之稱首。蓋先生視學之旨、首在扶翼倫紀、
表章潛德、不獨倡導藝術已也。即其屈己下士、獎掖孤寒、亦非他
人所能頡頏②。先生集中有編修林君墓誌、載林君奉命爲浙江副

考官、瀨行請教先生，先生戒之曰、此行非徒校文，乃校士也。善夫先生之言、三百年間有校士之責者，知此蓋亦寡矣。予往在海東，嘗欲輯笥河先生及程易疇、段茂堂兩先生年譜，程、段二家略已具艸，惟於先生年譜尚未著手。比者長孫繼祖年已十八，能讀書，尤喜考本朝史事，歲闌無事，命以編輯。屬艸浹旬，粗有條理，比成書則已開歲二日矣。爲書其端，知人論世者倘有取焉。辛未正月，貞松老人書於遼東寓居之六經堪。



朱笥河先生年譜

上虞 羅繼祖

雍正七年己酉 六月六日丑時、生於陝西盩屋縣署。③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其先世宋南渡時自中州遷於浙東之蕭山、十一傳至先生曾祖必名、字顯之。當 國初北游京師、此據先生所撰先府君行述。又先生撰族祖兩溪先生以下三世象讚、則稱曾祖顯之府君以崇禎五年北遷、與行述不同、姑據行述。所交皆一時賢豪長者、數致千金、力散之、其卒貧無以斂。配白夫人生登俊、④康熙三十六年始筮仕、令湖北之長陽。在官十二年、以母憂去官、有循聲、其事實載長陽縣志名宦傳。服除、補四川珙縣知縣、數月內遷中書科中

書舍人。卒於官、遂家京師。配何夫人。繼配馮夫人、生先生。考文炳、字豹采。試順天大興、補府學生、從高安朱文瑞公及宜興儲公大文受學。以庠膳生貢國子監、試八旗教習。期滿得知縣、就吏部揀選、發陝西、署咸甯、改知盩厔、⑤凡七年、有治勣。以守正爲長官劾罷。配徐夫人、順天甲午舉人覺民女。生四子、長堂、字冠山、陝西大荔縣縣丞。次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乾隆辛未進士、山東濟陽長清知縣。次先生。次體仁閣大學士文正公珪。

雍正八年庚戌　二歲。

雍正九年辛亥　三歲。

雍正十年壬子　四歲。

雍正十一年癸丑　五歲。

雍正十二年甲寅　六歲。

雍正十三年乙卯　七歲。

贈公被劾去官、出居社學。先生撰先兄仲君行狀、作雍正甲寅筠六歲、先大夫罷縣出居社學。此據先府君行述。案先府君行述稱贈公以雍正九年到陝、在官七年、則罷官當在乙卯、非甲寅。

乾隆元年丙辰　八歲。

乾隆二年丁巳　九歲。

乾隆三年戊午　十歲。

侍贈公歸京師、過臨潼、浴於驪山温泉。

乾隆四年己未　十一歲。

乾隆五年庚申　十二歲。

乾隆六年辛酉　十三歲。

先生是年通五經，始學爲文，兄堂入府學爲諸生。

乾隆七年壬戌　十四歲。

乾隆八年癸亥　十五歲。

先生是年學業大進，贈公覽先生文，賞之，賜以硯。七月，妣徐夫人卒，先生遂與弟珪同臥起，夜讀古文，手鈔默誦，雞鳴不休。

乾隆九年甲子　十六歲。

冬，奇寒，長江凍，先生作詩記其事。

乾隆十年乙丑　十七歲。

孟冬、服除、與弟珪同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儲擢珪第一、先生稍次。乃偕謁鄭公、公笑曰、是皆美才、弟可先兄耶。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熾。十二月院試、乃擢先生第一。試鵬翼摶風歌、大奇之、偏爲延譽。嘉興錢文端公陳羣聞之、訪先生、徑入坐堂中、勗勵備至。是歲有上蔣京兆尹七古一章、上鄭少京兆尹五古五百言。與張鴻翼方鎬訂交、以詩贈之。

乾隆十一年丙寅　十八歲。

正月、順天府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侍郎莊公存與及其弟培因、設筵召先生兄弟面試。劉公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翌日皆造訪

先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　十九歲。

先生家居教授，從游甚衆。秋，與弟同應鄉試，先生報罷，弟珪中式。

乾隆十三年戊辰　二十歲。

先生弟珪成進士，改庶吉士。是年先生王妣焉夫人卒。

乾隆十四年己巳　二十一歲。

先生娶於王，奉天府經歷寶坻王詢女也。是年，兄堂以綱目三編告成，用謄録官議叙，揀發江西，補新建丞。

乾隆十五年庚午　二十二歲。

先生與兄垣同應鄉舉、垣中式。同考官嘉興鄭編脩虎文薦先生卷、不售、而文名丕震。諸城劉文正公以先生博綜羣書、精核典故、乃延先生於家脩盛京志。

乾隆十六年辛未　二十三歲。

先生兄垣成進士、分發山東、試令濟陽。弟珪散館授職。

乾隆十七年壬申　二十四歲。

乾隆十八年癸酉　二十五歲。

先生秋試中式。同考官編脩建昌饒公學曙、座師協辦大學士吏部上[6]書與縣孫文定公嘉淦、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冬、文定薨、先生爲文祭之。是年七月、先生以事至順天府署、視元明諸

碑、作視順天府署諸碑記。

乾隆十九年甲戌　二十六歲。

會試中式。同考官贊善溧陽史公奕贊、座師大學士海甯陳文勤公世倌、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内閣學士錢文敏公維城。

殿試、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初、先生主劉文正公家、公每參決大政、多諮訪先生、先生從容諷公以古大臣之事、公領之。至是先生入翰林、公喜謂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爲、望君努力耳。

乾隆二十年乙亥　二十七歲。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二十八歲。

先生兄垣調知長清縣。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二十九歲。

散館授職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

是年、弟珪晉日講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三十歲。

先生弟珪、　御試遷侍讀學士。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兄垣移疾返里侍親、弟珪充河南副考官、冬告祭南嶽。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三十二歲。

先生弟珪充會試同考官、是年授福建糧驛分巡道。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三十三歲。

充會試同考官。是年遇　慈壽七旬、贈公與祝釐、予復知縣原銜。先生兄堂前以事落職、蒙復録用、補陝西大荔縣丞。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三十四歲。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三十五歲。

先生同年友錢唐江岳南衡游魯、至京、以孔廟居攝墳壇一刻贈先生、先生加以考證、爲書後。是歲、先生弟珪擢授福建按察司使。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三十六歲。

九月二十四日、贈公棄養、年六十九、葬西山二老莊。

乾隆三十年乙酉　三十七歲。

九月、先生從京師爲三盤之行、迂道過林亭訪友人張翊辰。翊辰出其師昌平陳未齋先生臨李北海書、先生爲跋尾。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三十八歲。

服闋仲冬。四月、程中書魚門晉芳、馮評事均弻廷丞過先生椒花吟舫、因設酒、與及門蔣編修嘉樹、章君實齋、蔡君子嘉偕飲、中夕縱談。越日、評事爲序序其事、先生亦爲椒花吟舫小集序。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三十九歲。

先生澹於榮利、自爲諸生、即教授弟子、至是從游者數十人。服

闋後、不欲更出、而爲名山大川之遊、已告假矣。正月、先生弟珪因服除詣　宮門請安、　召見、詢及先生。出至翰林院、將先生假呈取出、並以勸先生、先生以弟故勉從之。冬、授右贊善。是歲二月、先生弟珪授湖北按察司使。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四十歲。

五月、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順天鄉試同考官。先生門生史文量舉於鄉、先生以其先人客垣先生蒼藏聚教序爲之賀、跋其後。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四十一歲。

充會試同考官、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先生門生元和

馬費斟紹基以雅宜山人王寵借劵乞題，先生爲作跋尾。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四十二歲。

奉命爲福建鄉試主考官。先是庚寅，先生典試福建，閩士聞先生來，舉手相慶。是科取中鍾大受等八十五人，多老生，自八十以下至五十者太半。撤棘日，督學阿雨齋先生曰，吾積歲所拔異等之士盡歸珊網矣。先生在闈中得瘧疾，劇甚，猶索觀試卷不輟，副典試范樸亭歎曰，至誠君子也。移坐近先生前，謂曰，吾爲君朗誦，而君倚枕聽之，其可爾。先生悅，相與反覆詳隲。又十數日而竣事。冬，歸舟駐揚州郭外，錢文端公登舟來訪，問訊春明故人，良久乃去。

乾隆三十六年　四十三歲。

充會試同考官。振興古學、得士稱盛。總裁劉文正公得一卷五策淵奧、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餘姚邵晉涵也、故知名士。力贊公拔居第一。及拆卷、果邵名。公問何以知之、先生曰、今士之績學者某莫不與之游、讀其文如覿其面、寧或失之耶。當時莫不推其精鑒。先生待⑧從有年、　上極賞其才學。是年先生考試差不入選、　上詢掌院大學士等曰、今試乃遺朱筠乎、特旨命不入選者一體引見。　天語垂詢、先生奏言、試日偶得腹疾、文字不能盡合程度。　上霽顔頷之。然是年冬乃奉視學安徽命、蓋異數也。先生以十一月甲子到官。十一月二十六日、與上虞張方

海鳳翔、餘姚邵二雲晉涵、及門會稽章實齋學誠、宛平徐文圃瀚、武進洪稚存禮吉、黄仲則景仁、宛平莫遜之與儔爲采石之遊。泛舟姑溪、登太白樓、拜坐師孫文定以木主。過翠螺書院、拜宋虞公允文祠、觀采石古碑刻。越日爲之記。案：先生廣延知名士，居幕下，從游采石諸人皆幕賓也。又考高郵王懷祖、江都汪容甫、儀徵汪劍潭諸先生亦在幕中，此記中不載其名，殆壬辰始入幕也。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四十四歲。

先生校士，以識字通經誨士。歲餘，士多通六書及注疏家言。先生爲刊舊藏宋槧許氏說文，廣布學宫，語諸生曰：古學權輿，專在是矣。每試竣給賞日，傳呼一生至前，必諄誨再三，視其意有入，然後遣去。手挾經義一編，質疑論難，先生欣然輒爲講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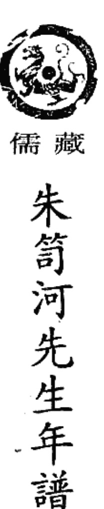
至夜分、甚且越日乃罷。是年三月五日、與張方海、邵二雲、章實齋、洪稚存、黄仲則同遊太平青山。越日返郡城、先生作記記其事。閏三月十四日、先生兄垣卒、年五十一。四月九日得凶問、先生傷慟甚、作仲兄行狀。

乾隆二十八年癸巳　四十五歲。

先生在學政日、以扶翼世教、表章耆宿、提倡實學爲己任。試潁州時、在壬辰十月。亳州歲貢生張慶之女偶姐許字同州吳維禧、婚有期、而維禧病廢、越數年終不起、偶姐自經以殉。先生爲請旌於朝、爲製哀詞、親往祠之。又潁上王貞烈女許字陳士文、未嫁而婿死、亦以身殉、先生爲製墓表。試和州、在是年春。以康熙間和州

傭薛文與弟禮化孝行、當時知州事何公偉曾以書旌其廬、先生慮其久而湮、以何公與石公參有惠政、州合祀之、曰雙清祠、乃爲二孝主木主祔祀祠中、作和州二薛孝子祔祠碑記。以朝廷訪求遺書、到官次年即進呈安徽耆舊江永、戴震等十餘家所著書。八月、試徽州、婺源廩膳生余元遴以耆儒汪雙池先生烜遺書獻、先生爲之進呈、並爲文述其學行、以表其墓、爲立木主、附祀於紫陽書院。是年正月、王蘭泉先生所撰墓表誤作乾隆三十六年、茲據東華錄。奏請搜緝遺書、條陳四事、一、請搜求舊本、鈔本。一、編中秘書目、緝永樂大典中佚書。一、請仿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校其得失、撮其大旨、叙於書首。一、請搜集金石刻及圖譜、並奏請定正

經文、勒石太學。上命軍機議其事。時劉文正公在軍機、謂非政之要、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敏中與文正固爭、卒用先生說、乃復奏。二月乙丑、奉旨允采緝大典佚書、尋開四庫全書館。以寫定石經非急務、擬緩。及五十六年、詔彭元瑞校定蔣衡所書十三經、刻石置國子監、成一代之盛典、實啓之自先生也。九月、試安慶畢、因某生欠考、造册錯誤、部議鐫三級、得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命總纂日下舊聞、在四庫全書館行走。是年、試歙、遊黄山⑨、浴硃砂泉。二月、試和州畢、與知州事同年慈利劉君長城爲天門之遊。至杜村觀宋梅、舊有亭址、劉君復之、先生顔之曰梅豪。劉君又重築州北湯泉亭、先生顔之曰



進穖、并各爲之記。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四十六歲。

三月三日、舉祓禊故事於草橋、與會者三十七人、先生爲序記其事。先生自罷學政歸、燕閑無事、旦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門生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閽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位不足、常有循欄坐者。先生笑語酬酢、盡日無倦容。入夜客去、猶呼一二學徒入侍、間出果蔬佐酒、并召二子錫卣、錫庚列坐歡飲以爲樂。是年、先生所爲文有彭浞墓誌跋、董文敏公御書樓記跋、程蕺翁畫册跋。

乾隆四十年丙申　四十七歲。

五月、先生弟珪內用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明紀綱目纂修官、文淵閣直閣事、先生以詩賀之。是年、先生所爲文有禮部主事史先生墓誌、徐鄰哉書跋、莫氏詒穀堂記、黄進士蓼莪圖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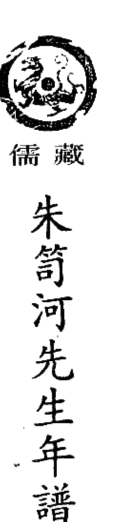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四十八歲。

七月、錢唐黄小松易以漢三公山立壇刊石文贈、先生爲跋尾。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四十九歲。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五十歲。

先生初度之辰、諸弟子捧觴上壽。是歲、先生所爲文有書吳節婦事、徐薛君百歲畫象記、容園記、送蔡生必昌之官屯留序、送陳秋士歸武進序、書陳仲思所贈書後、外舅王舜夫先生墓誌。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五十一歲。

五月，先生弟珪奉　命爲福建鄉試主考官。八月，先生奉　命督學福建。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五十二歲。

春，試延平、士畢，邑令李廷彩請先生游玉華洞。於時行試汀州，取道往。二月二十八日，抵將樂，翌日出北城，謁楊龜山先生祠。入城，再出南門，偕及門太倉蘇加玉餐霞、繁昌謝泳錦江、當塗趙萬隆霽渼、武進陳宋賦秋、士婺源王晉錫蕃、嘉興俞汝膺頌生、天長唐佩蘅孟秦、青陽徐鈺章之悉輿以往，盡興而歸，爲之記。夏，試福、延、平、汀、邵、武、建甯五府畢，返福州試院。於院西偏構

小山、顔之日筍仙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及於海外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上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先生爲之記。八月、朝命以先生弟珪代先生視學、乃以十二日北旋。是歲、先生所爲文有張氏廣韵刊本跋、日下舊聞書後、朱刻水經注跋、戴校水經注跋、遊玉華洞記、三百三十有三士亭記、石銘盦正詩話、摟祀位碑記、朱梅崖先生墓誌、移唐林夫人元鄭居士二誌石於福州鄉賢祠記。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五十三歲。

春、先生返京復命、居日南坊里第。六月廿一日夜、忽遘痰疾、翼

日漸瘳。廿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明年三月，卜葬先生於宛平二老莊之先塋。子二，長錫卣，福建鹽場大使；次錫庚，山西候補直隸州知州。女子子五。孫五人。

先生論學，謂經學不明，良由訓詁不通，通經必先識字，庶幾兩漢諸儒所講之經可以明，而後世望文生義之弊絕。欲倣揚雄訓纂而撰纂詁。又謂學者不通古音，無以遠稽古訓，故劉熙釋名，因聲求詁，揚子方言，徧歷輶軒，可以異域之言而證近正之訓，亦可以殊方之聲以推往古之音，庶幾周秦漢魏音聲遞變之故可以通，欲倣方言而撰方音。禮起於未然，制莫精於喪禮，撰禮意。禮莫古於儀禮，苦節文之難讀，撰釋例。嘗倣裴松之注

三國志之例、撰五代史補注若干卷、既成、爲人誤燬。其著作之已刊行者、笥河文集十六卷。所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詩集若干卷、未刊行。往歲王父得先生乙丑集手稾一卷、刊入殷禮在斯堂叢書中。

先生任安徽學政日、訪求遺書、購書八十二種、並鈔寫。行篋所攜唐開元禮等十餘種、彙入所購書内進呈。又將家藏四部善本四十餘種、開單令門生程晉芳、史積容進呈。

先生在潁州、既祠張烈女、四方來觀者數千人、有二婦人植耒而歎曰、甚哉、烈女生無所異於人、今死此及下二則皆錄汪容甫所撰朱先生學政記。

此間原有且數十年四字、案先生所作貞烈張偶姐哀辭稱、烈女以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殉節、先生即以當年十月爲之請旌、

非數十年、容甫先生記事失實，故删去此四字。而光榮。若是女即不以烈死，其身終亦必死，死則曷以有今日耶。夫人不幸而遇此者，其將何以自處哉。先生聞其語，因招之使前，爲之反覆陳説，示以女子外成，婦人不二天之義。且曰，若固知死之爲賢乎。即幸而家室無故，則孝於舅姑，而敬承事其夫，其亦可矣。即不幸而夫死子幼，助養孤以須其成焉，其亦可矣。其不必要於死而後爲賢也。先生辭氣溫厚，又頗通以方音，俾歸以敎諭其鄉里。於是諸婦人鼓舞贊歎，或有泣者，皆叩頭而去。而江、汪二君之從祀於紫陽也，其鄉有二人方以童生就攷，既與觀禮，乃皤然出其餼而棄之曰，是不可以言學，吾乃今知所以學矣。徑以其行鬻易書數束而

去、學官追之不得。

先生既謝事、布政司楊公來曰、往者士恒喜搆訟、自公來而日少、及今殆絶、若是者何也。安徽士陋而人瘠、士無以自贍⑩、而其人又生而聰明有才辨者也、則不得不倚於訟以求食。今公之敎一約之於注疏説文、以竭其才、又量其才而揚之於人、使往學焉、以食其業。是安徽多數十百學古之人、又少數十百搆訟之人也。即案牘日省、而吾之受公賜者多。先生曰、是民俗之淯也、於吾何有哉。

合肥包孝肅祠四周環水田口百畝、雜植芙蓉菱芡、望之如錦、歲以租入供祀事。其末孫質諸人、久不歸。先生至祠下、一童子

言之、先生戒勿洩。而所質者爲兩武生、乃於其謁也、謂之曰、爾曹皆健男子、行且爲天子侍衛臣、好自愛。然爾亦知包公之能治鬼乎。吾疇昔之夜、夢王服者、深目而黝色、語我以祭田、曰、自某區至於某歸汝者若干年、春秋無所血食。明將釋憾於汝。汝生即無所畏、一旦不諱、而鬼卒桎梏、曳以造於孝肅之前、其何以禦之。皆相視而驚曰、誠如公言。然此皆某祖父事、今即歸之。先生曰、果如是、亦何憂。因命有司醵金以酬其直、於是田遂歸於祠。楚人信鬼、而俗言孝肅爲冥司、故以是譎之。然先生前見孝肅像、美鬚髯、長身白皙、非如俗所傳者也。署廬州府知府鄭君復於先生曰、是田也、訟於官者五十年、自公一言而定、豈非

下觀而化者耶。

先生每試一府畢，必進多士教之。值發放日，辨色即坐堂皇，日不足，或然巨燭畢事。蓋先生本口吃，諸生自一等至三等十名以上，加以歲科兩試，新進者不下數百人，必一一呼至案前，舉卷中得失利鈍，詳悉告語，又視其質之所近，復教以讀何經、習何義訓。其初坐堂皇也，轅門奏樂畢，重門洞開，學校各官、巡捕官，以及唱名、抱案、書吏、各色雜役，無不依次入，肅立左右。久之倦，又久之飢，遂稍稍散去。日昃後，惟學使及唱名者一人，諸生執卷以聽者三四人，餘則窺學使仁，且不較細故，去已無可蹤跡矣。一日始過午，學使與諸生方講藝，忽有戴笠策杖，據案旁

箕踞聽者。學使回顧愕眙曰、汝何人、何自至此。曰、余貿易者、過署外、値重門洞開、無一人、故聊入散步耳。語竟、復曳杖去、聞者無不傳以爲笑。課士日、亦必終日坐堂皇、令一童子饋食、食竟童子即飛步去、所與談者惟監試校官耳。一日、語校官曰、昨作一詩、饒有古意、諸君幸正之。因頻呼童子不應、笑曰、童僕不可恃如此、余獨不能入取之耶。其簡率皆此類。其降調入都也、亦爲門下士大興徐瀚所誤。瀚即司刊説文者、蓄厚貲、後以飲博蕩盡。先生仍錄入門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

先生於金石文字尤極留意。嘗論今人讀古人書、魯魚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一可寶也。篆隸變革之源

流瞭然可見、二可寶也。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翼經傳註疏家言、三可寶也。軼事無傳、史篇多誤、斷碣殘碑、恒資攷證、四可寶也。自歐趙著錄、下逮諸家採輯論說之書、靡不瀏覽。遇親故宦游四方而來見者、必屬曰某地有吉金、某地有貞石、子行必爲我求之。或請紀其目、輒走筆疾書、能詳舉其欵識陰額、歲月尺度、無一爽者。在安徽時、檄所部得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通、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晳[11]。於眞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事不屈事尤覈。其闡揚正學、隨處致力如此。先生愛士如渴、振拔孤寒。武進黃仲則先生景仁夙負才名、落拓來京師、從先生遊。嘗以老母在籍[12]、貧不能養爲憂、先生乃爲

區晝、舉家入都。既至、於所居之西、賃屋數椽以處之。告諸名士愛才者醵金若干、月餽薪米、歲暮則爲母製寒衣。於是景仁得從容翺翔日下、名益起。及先生再出視學、景仁復飄泊遠遊、老母南歸、家徒四壁如故。高郵王石臞先生念孫避禍天長、聞先生能爲人排難解紛、跋涉往見。先生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體貌自居、爲飛書當路、護持其家。江都汪容甫先生中才學冠大江南北、傲睨少所許可、獨負笈從先生游。先生亦禮遇之有加、歉然常若弗及。先生視學安徽、薦之於馮兵備廷丞、言汪生通經義、達史事、又善古文詞。筠在江南、尚或爲之所、筠去、恐遂以窮死、其才當爲世愛惜之。先生門人龍溪李畏吾

戚從先生游、先生知其貧、館之椒花吟舫南偏曰梧月松風之室。椒花吟舫中插架數萬卷、戚得稍涉獵一二。先生喜戚用力精勤、教誨不倦。當燕閒獨處時、必呼入侍坐於旁、論學談心、常至夜分不輟。遇遊宴之所、未嘗不携與偕也。戚侍先生左右四年、戊戌成進士、官刑曹、請假歸省、始辭去。先生任福建學政日、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先生發其覆、大吏雪之。士以文爲贄來見先生者、先生輒以奇才異能許之、爲介紹於先達、稱譽不絕口。戚笑之曰、朱先生所稱奇才異能之士、亦指不勝屈矣。先生門人李畏吾戚病其言、嘗於夜分侍坐時請曰、先生當世龍門、人皆欲求士於先生、而使之聽聞不信、可乎。先生微歎

曰、子亦有疑於此歟。夫士懷才未遇、或家貧親老、跋涉數千里而來、若其名不獲顯著、羈旅孤寒、未見其能有合也。凡彼實有所長、吾言稍假之耳、雖致非議、庸何傷。

先生受知於劉文正公、然文正秉軸十餘年、先生歲時修賀一至其門、外此絶不通謁。文正一日遇先生於朝、呼曰、獨不念老夫耶。先生正容對曰、今某服官、非公事不敢輒見貴人、懼人議其後也。文正歎息稱善不已。及先生總纂日下舊聞時、金壇于文襄公掌院爲總裁。文襄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先生就見面質。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先生者强拉先生至直廬相

見、先生持論侃侃不稍下。文襄聞爲　上言、朱筠辦書頗遲。上曰、命蔣賜棨趣之。時蔣公以舊侍郎直　武英殿、眞　特恩也。

先生於名節風義之關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而於人一事之過、輒爲之掩覆。遇諸弟子、不責以禮數。及門章寶齋每議論鋒起、媚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轉爲破顏。李畏吾酒酣、每進言於先生、或力爭不已、繼之以哭、舉坐爲之不安、先生了不以爲迕。其雅量又如此。

先生內友於兄弟、外好交友、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窮日夜、而博聞强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好山水遊、幽險皆至、

所到之處，輒題名鐫石以去。

校記

①袁：當作「褒」。

②頑：當作「頎」。

③屋：當作「屋」。

④俊：當作「俊」。

⑤屋：當作「屋」。

⑥上：當作「尚」。

⑦漂：當作「溧」。

⑧待：當作「侍」。

⑨「黄」下當脱「山」字。硃砂泉在黄山。

⑩瞻：當作「贍」。

⑪晳：當作「晳」。

⑫藉：當作「籍」。

弇山畢公年譜

清・史善長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同治十一年重刻本

《弇山畢公年譜》一卷，清史善長編撰。清同治十一年重刻本《靈巖山人詩集》附。

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字纕蘅，一字秋帆，號靈巖山人，又號弇山，江蘇鎮洋（今江蘇太倉）人。乾隆十八年中舉，授内閣中書，入直軍機處。二十五年成進士，授翰林院修撰，陞侍講。歷陝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署理陝甘總督，移河南巡撫，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嘉慶二年卒於湖廣總督任，年六十八。任封疆大吏二十餘年，以老成幹練稱。好延攬才俊，振拔孤寒，所引薦屬吏其後多任大臣；士人走其門者如鶩，海内稱爲登龍，著名學者邵晉涵、洪亮吉、孫星衍、錢坫等皆入其幕。好讀書，勤於著述，在詩文、史學、小學、金石、地理等方面均有較高造詣。著有《續資治通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史籍考》、《釋名疏證》、《經典文字辯證書》、《山海經校注》、《關中勝蹟圖》、《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老子道德經考異》、《靈巖山人詩文集》等，輯校古籍多種，多收入所輯刊《經訓堂叢書》。

此譜編者史善長，字仲文，江蘇吴江人，畢沅門人、幕客，隨從畢沅多年。據譜末善長後記，嘉慶二年夏，譜主命善長編次此譜，甫及半而譜主病卒，至次年乃續成。是譜所記詳於歷官事蹟，學術活動及交遊、家事等則多簡略。譜主對甘肅回民起義、川陝白蓮教起義及湖南苗民起義，有較詳細的記載，可供治史者參考。

弇山畢公年譜

吳江門人史善長仲文撰

雍正八年庚戌，一歲。

公於是年秋八月十八日未時，生太倉州鎮洋縣西關賣秧橋之榮慶堂邸第。按公四十生朝自述詩云：「吾家老宗系，本自新安分。一遷玉峰麓，再遷婁江濆。」蓋公高祖國志公，明崇禎間從休甯卜宅崑山縣東南鄉吳淞江之濱，今綠葭浜畢氏先塋在焉。曾祖泰來公諱祖泰，始遷太倉。大父見峰公諱禮。父素菴公諱鏞。前母趙太夫人。母張太夫人諱藻，系出中吳浙江常山令淞南先生德純女孫，貴州印江令笠亭先

生之項女。母顧太恭人、與武林閨秀林以甯、顧姒齊名，時號西泠十子。太夫人幼承母訓，親聞經史大義及古今忠孝廉節事，皆默識其原委。雍正六年，少宰黄公叔琳奉

命督修海塘，寓居吳下，與淞南先生同年至契，聞見峰公陰行善事，曰：「其後必昌。」由是締姻，實生公。江鄉風俗，常以八月十八日傾城士女至吳淞江干觀潮，公適誕於是日，見峰公因錫名曰潮生。其六十自壽詩所云「予生恰值潮生日，花滿天香月滿輪」者是也。

九年辛亥，二歲。

十年壬子，三歲。

十一年癸丑，四歲。

弟瀧生。

十二年甲寅，五歲。

祖母汪太夫人卒。

十三年乙卯，六歲。

公天性穎異。素耆公少羸弱，久謝舉業，見公資禀絶人，私語太夫人曰，異日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吾多病不能自課，君嫺文事，宜嚴督之。太夫人手授毛詩、離騷，纔一過輒能覆誦，由是母教益勵。

乾隆元年丙辰，七歲。

二年丁巳，八歲。

弟潩生。

三年戊午、九歲。

曾祖母趙太夫人卒。

四年已未、十歲。

始學爲詩。自題慈闈授詩圖序云、沅甫十齡、母氏爲講聲韻之學、閱一二年稍稍解悟。繼以東坡集示之、日夕復誦、遂銳志學詩。同里張丈冰如爲繪慈闈授詩圖、自題四絕、用誌家學所自。

五年庚申、十一歲。

六年辛酉、十二歲。

太夫人命公出就外傅、從嘉定毛先生商巖受業。爲

制義根柢經術，淵雅深醇，一洗時下側媚之習。里中尊宿如沈光祿起元、顧行人陳玿並老於文，稱爲後來傑起。

七年壬戌，十三歲。

八年癸亥，十四歲。

九年甲子，十五歲。

公所著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四卷，存稾始於是年，迄辛未，爲硯山怡雲集四卷。時方卒業文選，泛覽秦漢唐宋諸大家，窮其正變。詩取徑眉山，上溯韓杜，出入玉谿、樊川之閒。蓋甫入文壇，已獨樹一幟矣。

十年乙丑，十六歲。

楊編修（繩武）雅推重公、每索觀近作、親爲評騭、獎借不容口。集中有卽座賦呈詩。

十一年丙寅、十七歲。

齋中芭蕉作花、公賦詩、有序云、紅蕉書館忽放蕉花一朵、狀大如斗、日舒一瓣、現黃金色、殷麗溢目、芬芳襲人。自夏徂冬、榮而不萎、觀者以爲文字之祥、賦詩紀異。浙西范處士西坪善弈、稱國工、常主公家。公隅坐旁觀、偶與對局、范讓公僅可三子、詡爲天授、見峰公以游藝廢學、力禁之、後游輦下、亦竟無抗手者。集中有秋堂對弈歌追紀其事。

十二年丁卯、十八歲。

讀書硯山書堂。

十三年戊辰、十九歲。

春二月、汪夫人來歸。夏四月、素菴公卒。公擗踊號慟、不能起。太夫人慮過哀毀、命理舊業、仍居硯山書堂。於時惠徵君棟博通諸經、著書數十種、至老彌篤。公叩門請謁、問奇析疑、徵君輒娓娓不倦、由是經學日邃。

十四年己巳、二十歲。

十五年庚午、二十一歲。

長洲沈文慤公德潛以風雅總持東南、海內翕然宗之。公從之游、每稱公詩有獨往獨來之概、南朱北王

不能不讓後賢獨步。嘗同遊香雪海，賦探梅歌，暨梅花七律十首，亟爲歎賞。是歲，見峰公卒。公髫齡即爲大父鍾愛，其四十生朝自述詩云：寶護比珠玉，愛養如心肝。下筆爲文章，一見便喜歡也。

十六年辛未，二十二歲。

緣葭浜濱臨吳淞江，每春秋展墓，歲必數至，至則盤桓佇戀，賦吳淞櫂歌五十首。太夫人語公以讀書期於有用，朱子謂鄉村坐壞人，曷往遊　京師，且省舅氏，當益擴聞見。由是治任北上。

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

春二月，就道。夏，抵　京師，館族祖給諫諱　槐蔭書堂，

著有三山攬勝、白門訪古、渡江、燕臺諸集。嘗賦病馬行、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少司空裘文達公日修一見、有國士之目。秋九月、訪舅氏寶田先生於保陽。時婁東張助教鳳岡先生敘以經術名於海內、主講蓮池書院、與寶田先生爲族昆弟、因是留公肄業、切劘最深。吳下經生首推張惠公、兼聞緒論、引伸觸類、於漢唐諸儒之說疏證精覈、其學大成。有蓮池吟草上下卷。

十八年癸酉、二十四歲。

秋八月、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正考官協辦大學士合河孫文定公嘉淦、副考官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

本房監察御史桐城張公若淮、知貢舉副都御史江都申公甫。

十九年甲戌，二十五歲。

春闈報罷，謁外王父笠亭先生於天雄書院，旋歸里門。有五湖載酒集上下卷。

二十年乙亥，二十六歲。

春夏家居，爲近遊，東西洞庭、㞒齒都遍。秋七月，長子念曾生。九月，復束裝北上，歲暮抵京師。補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故庚辰春朝詩中有西垣初直纔臨亥之句。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七歲。

公儼直樞庭、目攝手披、才思敏給。大學士傅文忠公恒、汪文端公由敦久莞機地、識鑒宏遠、早以公輔期之。有青瑣吟香集前後凡三卷。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八歲。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九歲。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歲。

公少年風姿英爽、値西北用兵、公屢欲從軍不果。其後悼亡詩有云、書生無命問腰犀、可以見其志已。秋八月、弟瀇應江南鄉試中式舉人。冬十月、平定回部、大兵凱旋、奉

旨從優議敘軍功，加一級。有

聖武遠揚平定回部西陲永靖大功告成恭紀詩。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一歲。

春三月，以內閣中書應禮部會試，中式第二名進士。

總裁大學士常熟蔣文恪公溥、刑部尚書金匱秦文

恭公蕙田、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副都御史金匱張

文恪公泰開，本房編修平湖錢公大經。夏五月，對策

太和殿，

上覽經學屯田二篇，嘉獎再三，拔置一甲一名，授翰林院

修撰，充

日講官起居注。有臚傳紀

恩詩云、敢冀茂才居異等、免嘲名士總虛聲。又、詩書少荷
慈闈訓、姓字親叨
御筆題、皆紀實也。著閶風集前後三卷。按吳中舊有潮到
維亭出狀元之諺、已卯秋潮適過之、至是果驗。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二歲。
散館、入直翰林院。時弟澐以庚辰應試留京、一時聲
名藉甚、旋南歸。公他日賦詩有愁吟軼轍聯牀句、怕
說機雲入洛年之句。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三歲。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四歲。
掌院劉文正公統勳以公才望夙著、凡院中文章制

誥悉委公手定。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五歲。

春二月、長女智珠生。公先寓石虎衚衕裘文達公第、冬十月移居宣武門外聽雨樓。樓後二小軒、湯少宰右曾書額曰得石有聽雨樓存稟四卷。

三十年乙酉、三十六歲。

春二月、陞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七歲。

春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陞授翰林院侍講、

欽命教習庶吉士、兼一統志、方略館纂修官。是歲弟灃以舉人分發江西試用知縣。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歲。

春三月、以講官侍

耕耤。時久旱、

上盼雨綦切、聞林間布穀聲、有

御製耕耤禮成詩一章、

召公給筆札、即時和

進稱

旨。夏五月、遷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仍兼侍講。

上以公才可大用、非詞臣能盡其所藴、冬十月、

特旨補授甘肅鞏秦階道。十二月、出京、請假歸省。按四十

生朝自述詩云、丁亥補外初、烏私念明發。一麾六千

里、暫假五十日。上堂拜我母、母心大歡悅。有萍心漫草一卷。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九歲。

夏四月、抵甘肅。總督吳公達善知公才略、奏留綜理新疆經費局務、遂駐蘭州。秋九月、兼署按察使事。有隴頭吟一卷。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歲。

有崆峒山房集二卷。夏四月、汪夫人卒於蘭州官舍。夫人名德、字清芬、吳郡人。父禱嗣黄山、夢神以絲衣女子畀之、是生夫人。年二十來歸、得太夫人歡、與公伉儷綦篤。有悼亡詩數十首、安仁望廬子荊除服、無

以踰其哀思也。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一歲。

甘肅連歲旱荒、各屬官倉已空、方議撥運。公於春二月東行安會道中、感時述事、寄蘭省當事諸公詩有云、已絕全生望、猶爲半死人。又、解渴爭泥水、充飢盡草根。四年三遇旱、十室九關門。又、怪鳥呼魂魄、妖狐嗽血髑。又、賣兒償一飯、鬻婦索千錢。吞聲知淚盡、分手尚衣牽。又、可憐人餓死、賑冊尚留名。率沈痛不忍卒讀。夏六月、得大雨、賦喜雨詩二十韻。奉

旨調補安肅道。秋八月、奉

命隨總督明公山出關經理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

返數萬里。有秋月吟、笳集、杏花亭吟草各一卷、奇峭雄傑、詩格至是一變。階州惡少糾結黨朋、武斷鄉曲、有書吏舞法、羣起折毁其宅、長吏畏縮莫敢問。公與明公適來、分捕窮鞫得實、列罪爲三等、無漏網者。作哀愚民一篇、以儆官吏。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二歲。

春正月、奉

旨補授陝西按察使。時

大駕巡幸山東、趨赴

行在請

訓。詢及甘肅連年苦旱、具奏宿麥未登、新苗待槁狀甚悉。

有
旨飭督臣加意賑撫、並將通省積欠籽種口糧銀四百萬兩全行豁免。夏四月、抵任。廉得奸宄爲閭里蠹者三十餘人、悉寘於法、境内肅然。弟澐没於江西甯州公寓。公先有夢三弟詩、至是聞訃、有哭延青三弟詩、因罄廉俸、爲姪裕會置產。五月、署理布政使事。冬十月、奉
旨補授布政使。十二月、護理巡撫印務。會兩金川蠢動、京兵及各省綠營兵揀派入蜀、凡所徵調、皆公任之。又思金川谷邃碉堅、利用槍礮攻擊、火藥鉛彈、川省所貯未必能足、復撥解西鳳、興、漢等營及西安清軍廳

藥彈共二十五萬斤、火繩三千斤、送廣元縣存貯備用。旋有

旨飭辦、而公已先十日運送矣。其平生精神周密多如此。

著有青門集一卷。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三歲。

春正月、奉

旨督理陝西軍臺事務。是月回布政司任。公雖調遣軍務、偶有餘暇、不廢吟詠。上元前一日喜雨詩云、五更斗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又花朝復雨詩云、洗兵佇看邊氛靜、上帀喧傳米價平。痌瘝民情、隱然可見。又二月二十日夜夢中得二十八字、醒後能記、詩云、

俯仰平生任俠名、崢嶸身世劍縱橫。淵深岳峻窔今古、二十年前心已平。公自云詩甚奇、然不解所謂也。

是年恭逢

皇太后八旬萬壽、請以本身妻室封典貤封曾祖泰來公資政大夫、曾祖母趙氏夫人。於是三世均霑寵誥、時論榮之。夏六月、奉

命護理巡撫印務。按西安使署靜寄園諸詩、題梅花道人殘竹畫卷皆署篆時作。時大軍進勦小金川、其地風高氣肅、節候早寒、公請征兵衣履先於藩庫借領銀兩、分派營員製造。又慮各營率沿邊散布、地僻物稀、西安、同州二屬貨既充牣、工匠易集、即飭設局製備、

於八月望前全數運送軍營。而辦理西路糧饟鄂侍郎寶復有長夫輓運不若騾馱爲便之奏，公謂南路軍營山峻道紆、需糧更急，請將陝西所買騾四千頭解至成都，就近調撥二千赴南路應用，而以二千解送西路，則西南兩路軍儲均可早獲騾運之益。
上覽奏，並深嘉之。秋九月，回布政司任。公以蘇東坡先生曾任鳳翔通判，故於十二月十九日生辰設祀，招賓客賦詩，始於是年。公先成七古一篇，和者十有四人。自此歲以爲常，凡知名之士來幕中者皆續詠焉。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四歲。
春正月，奉

旨護理巡撫。二月、奏請添改棧內驛遞以節馬力。時撥運部庫銀五百萬兩，又續解軍營火藥，公令以火藥先運寶雞、俟運鞘騾頭倒回、馱送廣元、接替轉運、省費數萬。閏三月、請設長安斗門鎮、朝邑大慶關主簿、部議從之。夏五月、河、洛、渭水並溢、朝邑之東西境凡二十七村莊衝塌民房八千九百六十六間、被災民口二萬六千三百六十七人。公馳往查勘、分别賑卹、全活甚眾。自四月至十月、籌備南棧運送京兵、並添派陝甘兩省緑營兵三千、又派吉林兵四千、西安駐防兵二千、又添派索倫兵二千、章程預定、毫無紛擾。又接運軍餉銀一千五百萬兩、撥解火藥二十五萬斤、

鳥槍三千桿、腰刀四千把、一一籌應妥速。復親由賓雞以至甯羌往來巡護、途次凡四閱月、耕牧無驚。其各臺安設車馬夫騾、自潼關至咸陽皆已改撥移駐防兵之用、自興平至甯羌州各站俱於大兵過竣後概令撤回歸農。每奏入、輒奉

硃批、曰用心可嘉、如所議速行矣、曰諸凡皆妥、曰如此留心籌畫料理、眞能不負任使。冬十一月、補授陝西巡撫。著有終南仙館集前後共三卷。是年、長子念曾娶婦陸氏、誥封朝議大夫陸公寅女、廣西泗城府知府受豐妹。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歲。

春二月，奉

賜《評鑑闡要》全部。關輔自去冬至春不雨，省西闗舊有太白山神廟，公致齋步禱，遣官於靈湫取水，甘霖立沛。按太白山卽《禹貢》惇物，在郿縣境，高二百九十里，峰頂積雪，四時不消。有靈湫數處，歷代以來，久著靈異。公東坡生日詩云：太白西南作靈雨。公前請封後，及予。自注云：郿縣太白山神，東坡先生曾請封公爵，後降。乾隆五年，川陝總督尹公繼善奏請列入祀典。至是具摺奏請封號，有

旨加封昭靈普潤太白山神，並

御書《喜雨詩章》

賜公。公有恭和詩並跋一首。京察居期，吏部開列在外

督撫名單進

呈，奉

旨，畢沅著交部議敘。夏五月，迎太夫人至署，公弟瀧隨侍。

公莅任秦中，屢次迎養，太夫人以年老，不欲遠涉，惟

作詩箴之云，讀書裕經綸，學古法政治。功業與文章，

斯道非有二。汝宦久秦中，游膺封圻寄。仰沐

聖主慈，

寵命九重賁。日夕爲汝祈，冰淵慎惕厲。警諸構欂材，斲小

則恐敝。又如任載車，失誡則懼蹟。抐心五夜慚，報答

奚所自。我聞經緯才，持重戒輕易。勿以求煩苛，勿以

察猥細。勿膠柱糾纆、勿模棱附麗。端己勵清操、儉德
風下位。大法而小廉、積誠以去僞。西土民氣湻、質樸
鮮靡費。豐鎬有遺音、人文鬱炳蔚。況逢
郅治隆、鈞陶綜萬類。閭閻守耕鑿、鐺畝士依媢。大田歲
屢豐、多遺秉滯穗。鼓腹徧康衢、擊缶樂酒饎。民力久
普存、愛養在大吏。潤澤因時宜、撙節善調劑。古人樹
聲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踐履眞、實心貫實事。曩蹟永
不磨、昔賢庶可跂。千秋照汗靑、今古合符契。不負生
平學、不存溫飽志。卓哉韓范賢、治績前史備。事事規
模之、其乃克有濟。上酬
高厚恩、下爲家門庇。我家祖德詒、箕裘罔攸墜。痛汝早失

怙、遺教幸勿棄。衰年逼桑榆、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飛雲、目斷泰山翠。睡起日高舂、乾鵲噪新霽。披衣覽鏡匳、霜雪滿鬢髻。惟餘望汝心、任大勤自瑳。書此遠寄汝、汝宜日誦記。勉旃矢弗渝、用作官箴肄。至是就養官署、一路察訪政聲、聞長安父老俱稱中丞之賢、太夫人喜、抵署又賦詩云、驂騑乍解路三千、風物秦川慰眼前。到處聽來人語好、頻年豐樂使君賢。連朝話舊到更深、不盡婁江望遠心。莫怪老人添白髮、兒童幾輩換鄉音。周遭竹嶼與花潭、檻外雲光映翠嵐。儘有瑣窗詩料在、不須回首憶江南。秋八月、監臨文闈。冬十月、典試武闈。時川省軍營連次克捷、公籌運礮

子箭枝、協撥銀鑲、章程如前。又請開采甯羌州銅礦、改留壩廳通判爲同知、改三原縣爲要缺、奏入並報可。

四十年乙未、四十六歲。

公器量閎深、惟以維持風教、激揚士類爲己任、天下翕然歸之。關中舊有書院、爲馮恭定先生講學地、公莅任後、諮訪明師、必取博通今古、品行方正者主之。妙選俊髦、潛心教學、共相觀摩。後與司道按月輪課、親赴書院、詳加甲乙。並飭各府州縣書院皆實心延訪通人、其姓名籍貫及更換開館日期、具報撫藩衙門察核、兼責成本道訪查、有不稱職者更之、以收實

效勵人材。奏入，

諭各省建立書院，處處皆倣之。春三月，兼署西安將軍印。按是月十六日，行經鳳翔，同嚴侍讀長明宿東湖，拔公祠、坐月宛在亭，流連竟夕，賦七言絶句五首。侍讀與稚學政承謙繼和。田太守錫莘勒石湖上。公命修葺祠宇，開通湖水，復還舊觀。涇陽龍洞渠，即鄭白渠故道，歷唐宋元明代加修理，灌溉農田，爲利甚溥。渠傍仲山之麓，鑿石而成，流泉百道，噴薄如斗，俱委輸渠內。勢若建瓴，惟渠與涇河僅隔一隄，涇水泥多，每值暴漲，倒灌渠中，易致淤積。歲修動項不敷，司事者因循遷就，日復一日，泥滓充積，渠底增高，水源旁溢，下

流地畝，逐漸減少。不及時經理，必致淤塞斷流，使數千年美利遂至湮沒。公親詣仲山洪口，周覽形勢，與司道籌議修濬。至次年工竣奏

聞。夏四月，卸將軍事。五月，修理棧道工竣。六月，清釐八旗馬廠空地，在興平、盩厔、扶風、武功四縣境內，每旗分地一百二十頃，共九百六十頃，牧放馬匹。公署任西安將軍時，以官兵移駐新疆，現存馬三千五百匹，只需四旗廠地足充牧放，其餘四百八十頃飭交地方官，招募附近居民開墾納租，爲八旗賞卹之用。奏入

准行。秋九月，禱澤華山之金天宮，大雨三晝夜，老幼踴躍歡呼。公具奏，

御書岳蓮靈澍四字，懸諸嶽廟，並
賜。公敬和，兼爲跋尾，以誌光榮。又著華山祈澤記一卷，勒
御製喜雨詩以
石廟中。是歲，前後運送川營部庫銀一千萬兩，又添
派陝兵二千名，撥解火藥十萬斤，箭十萬枝。逮大兵
攻克勒烏圍、紅旂，奏捷，奉
上諭，大功指日告成，一切善後事宜尚須經費。公從容規
畫，輒先期預備，以待凱旋。有聞官兵攻克美諾，連破
碉卡，殺賊大勝，誌喜詩。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七歲。
春二月，大小金川全境蕩平，有平定兩金川，大功告

成、恭紀鐃歌十八章。旋奉
欽頒
御製文一軸。三月、署理陝甘總督印務。夏四月、抵蘭州任。
直省學政是科例選拔貢生、公以新疆之鎮西府、迪
化州、宜禾、昌吉二縣俱經建學、設有附學生、應與内
地各屬一體考試。如有足稱選拔之才者、酌量拔取
一二名、以昭鼓勵。奏可。六月、回巡撫任、即束裝馳詣
灤河、
召見
避暑山莊、蒙
恩賞戴花翎。隨奏

呈所輯關中勝蹟圖誌三十卷。

上覽而嘉之，命儒臣撰録提要，鈔入四庫全書。秋八月，回西安。九月，孫蘭慶生。冬十一月，兼署西安將軍印。是月十九日，合葬大父見峰公、大母汪太夫人、父素菴公、前母趙太夫人於鎮洋縣十九都之新阡，並營張太夫人生壙。蓋公先於六月閒遣弟瀧歸籍卜地，至是始克鐲吉也。十二月，舅氏竇田觀察來西安。是年，姪繼曾由鎮洋縣籍充選拔貢生。公弟瀧子。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歲。

春正月，卸將軍事。夏五月，奏請修岳廟及諸古蹟。其略云：太華山爲西陲靈岳，廟在華陰縣東五里，禋祀

岳帝。自唐虞三代以來，即爲望秩居歆之所，規模輪奐，靈蹟巋然。年久失修，殿宇牆垣多有朽滲傾圮之處。去秋瞻

覲陳奏，荷蒙

俞允，茲於本年二月興工。再，關中係臨邊重鎮，西接新疆，爲外藩朝覲往還必經之所。沿途古蹟如灞橋、温泉、崇仁、慈恩兩寺，俱漢唐名勝。近年以來，所有陵墓祠宇雖經臣次第補修，但勝蹟既多，工費亦鉅。既未便頻請動項，亦不宜任其荒頽，因與司道等悉心集議，總期節縻費而壯觀瞻，事不勞而工易集也。有

旨，著將陝省應解户部正項内扣存十二萬兩。是時金川

既已平定，往來差務絡繹。公以地方情形，今昔不同，設官分職，貴乎因地制宜，庶名實相副。至衝途繁劇，尤宜添設佐理。乃奏請更定西安府屬之興平，鳳翔府屬之扶風、岐山、鳳翔四縣，改爲衝繁中缺。西安府屬之鄠縣、盩厔，同州府屬之大荔、朝邑四縣，改爲繁難中缺。又同州府屬之華州，吏目外，添設州判一員，西安府屬之涇陽縣丞請移駐冶峪鎮。又請將提標五營馬廠在西安府屬之長安、咸陽、興平、鄠縣、高陵等縣境内者，及後營廠地在邠州屬之三水、湻化二縣境内者，除沙磧嗛灘、土脉磽瘠、不堪耕種外，約可墾地一百七十頃六十九畝，招民墾種，以歸實用。公

雖當燕閒，而國計民生無一不熟籌胸次。尤好表章前哲，大學士黃公廷桂、尹公繼善、陳公宏謀，總督吳公達善在秦時皆有善政，奏請入祀名宦祠。京察屆期，吏部開列在外督撫名單進

呈，奉

旨：畢沅著交部議敘。秋八月，監臨文闈，有試院中秋翫月詩。冬十月，典試武闈。時新疆人士不遠萬餘里雲集觀光，公請嗣後凡嘉峪關以外鎮西、迪化等屬，不論鄉會試，均照雲貴之例，每名給驛馬一匹。奏可。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九歲。

公在秦，頻祈雨澤，皆獲有秋。春二月，親詣郿縣太白

山神祠報祭，並奉
御頒金精靈澤四字殿額。夏五月，復遣官取水靈湫，甘霖
三日。
御賜得雨志慰詩。嘗因事經咸陽縣北畢原，展謁
元聖周公墓，諮訪後裔，有姬姓奉祀生一人守墓。公以
關閩濂洛諸儒後裔皆有世襲之職，至伯禽少子之
食采於東野者爲東野氏，已於康熙年間
聖祖仁皇帝加恩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今咸陽爲
元聖祠墓所在，宗支單弱，雖有奉祀生之名，實與齊民
無異。請
加恩添設五經博士一員，准將咸陽姬姓嫡派子孫，照曲

皇東野氏之例、予以世襲俾永奉
元聖周公及
文武成康四王陵祀。奏入部議允行。秋八月、寶田觀察
入都、公侍太夫人餞送灞橋河上、有五古一首。次孫
芝祥生。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歲。

春三月、巡閱興漢鎮標兵。夏四月、署理陝甘總督印
務、赴蘭州任。五月、至西甯日月山、督辦西藏班禪額
爾德尼入
覲事。秋七月、回巡撫任。八月、恭屆
萬壽恩科鄉試、監臨文闈。冬十月、典試武闈。奉

賜
御題西域戰功全圖十六幀、
御製久任詩一幅。西安古稱天府四塞、自豐鎬宅京而後、
秦漢隋唐咸建都於此、因是掌故甲於他省。公來撫
兹土七年、名山大川以暨故墟廢井、車馬經由過半。
於山則終南、惇物、太乙、華山、武功、太白、於水則灞、滻、
涇、渭、灃、滈、潦、潏、其閒存亡分合、雖孔傳、班書、桑經、酈
注、迄無定論、錐指莫由。其他襲故沿譌、更難究詰。古
之纂述如關中記、三輔決錄、咸鎬古事、兩京新記、兩
京道里記、皆散佚不傳。幸宋敏求長安志、藏書家尚
有副本。因屬通人蒐萶羣籍、凡與秦中文獻關涉者、

計得千五百種。發凡舉例，類聚區分，文成數萬，爲門一十有五，分類五十有一，合成一百卷，親加裁削，爲西安府志八十卷。時以太夫人寢疾，久未即安，憂形於色，故五十自壽詩有掄年只數

君恩重，問寢惟祈母病瘳之句。十二月八日，太夫人卒於西安官舍。先是奏懇解任，未得請，丁憂後續奏，

諭旨，著回籍，明年巡幸江浙，在蘇接駕。按公自太夫人來署後，孺慕如孩提。每因公出歸，凡途中所歷，必縷陳山水奇勝處，以博歡笑。故太夫人有聞大兒話華嶽諸奇勝五律三首，其警句云，踏空來日月，穿海出星辰。峰頭難度鳥，樹腹可藏人。又千山藏一寺，削壁貼

孤亭。雨過河流濁,煙收樹色青。又、崖空俱可館,石小亦成巒。皆唐音也。有培遠堂詩集四卷行世,青浦王少司寇昶爲之序。太夫人二女,長汾,次湄,公女智珠,並能詩,閨門風雅,一時方之劉妹謝女,由太夫人之教也。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一歲。

春正月,奉太夫人靈櫬歸里。三月,

大駕南巡,公出澣墅關迎

蹕,屢蒙

召對

行殿,

慰問甚至。公具陳少日孤貧、賴毋教養成立狀、

上嘉歎、

御書經訓克家四大字以

賜。公旣奉

賜、乃擇靈巖山之陽建

御書樓、旁築祠宇奉太夫人像、六時瞻禮、俾子孫毋忘

國恩家嬍。秋七月、祠成、嘉定錢少詹事大昕爲之記、錢唐

梁侍讀同書書石。其略云、弇山畢公早年失怙、奉慈

命讀書山中。感畫荻之勤、勵斷齏之操、用能處寬閒

寂寞之區、具先憂後樂之志。及學成而大魁天下、出

入

禁闈、保障方面、當代推之、一以爲燕許、一以爲韓范。而公抑然自下、指讀書故廬、淚涔涔落、謂吾母之訓言猶在耳也。度所以妥先靈者惟此地爲良、爰築祠堂於斯山中。人皆走相告曰、如中丞公洵所謂五十而慕者乎。

御書樓記亦少詹撰、並勒石祠內。又有問梅禪院以太夫人生時虔禮大士、故事之如生云。冬十月、江蘇巡撫傳奉

御旨、陝西巡撫員缺緊要、畢沅前任西安最久、熟悉該處情形。且守制將屆一年、一時不得其人、著前往署理、不必來京請訓。公聞

命卽行，十一月抵西安任。中懷銜卹，時復情見乎辭。其題沈雲浦永慕圖云：病心心模黏飲血血漉漉。蘸血寫慈顔，斑斑染素幅。又云：展圖見君心，掩圖令我哭。此卽蓼莪篇，沈痛起振觸。又云：麻衣正廬居，題詩忍卒讀也。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二歲。

春三月，華陰岳廟工竣，遵旨繪圖進呈。有奉

敕重修華嶽廟落成恭紀七言排律二十韻。甘肅河州循化廳撒拉爾番回因爭教仇殺，知府楊士璣、副將新

枉同往查辦，均被害。公聞，即令提督馬公彪帶領西安綠營兵一千名迅赴河州，而將軍伍公彌泰、副都統薩公炳阿亦帶滿營兵一千六百名星馳協勦。尋聞賊陷河州，逼蘭州，焚燒關廂，官兵傷折大半。公飛調延綏鎮兵一千五百名，令從固原、平凉一帶前往，興漢鎮兵五百名，令從略陽、鞏秦一帶前往。又調潼關協將都司等帶兵三百名赴營接濟。猶恐各路兵程途遥遠，即晝夜遄行，亦需時日，而賊勢猖獗已甚，簡派熟悉軍務大臣帶領前來策應，方可立就勦除。是時請發八旂勁旅，

文報隔絶已六日，傳聞異辭，公選幹弁赴蘭偵探，始

悉賊前此攻圍甚急，後官兵陸續齊集，加以土兵不下二萬，殺賊甚多。賊初屯城內五泉山，近移西南之龍尾山梁，去城較遠。其地西北兩面俱隔黄河，西南隔洮河，西甯兵由遵化一帶繞出其後，而河州收復小路已經堵禦，大兵會剿，立可殲擒。惟狄道在河蘭之間，東通秦鞏，山勢險窄，公先慮賊竄入，密飭延綏、興漢二鎮兵由安定間道馳往，截其後路。既入奏，有旨，畢沅在陝西境内聞甘省逆賊滋事，即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實屬可嘉。著賞給一品頂帶、大小荷包各一對，仍交部從優議叙。公奏謝有云，番回小醜肆逆，稽誅覆載，尚且不容，鄰封

豈宜忽視。明知遠道行師，不無繁費，然繁費之事小，而遲誤之事大，用是不揣檮昧，因事酌籌。實職分所當爲，詎

褒嘉之敢望。奉

硃批，具此識見，然後可任封疆。秋七月，逆回平定。黼河溢，朝邑縣境城中及東南北三鄉五十三村莊溺斃男女八百三十餘人，衝塌民房二萬二千三百九十六間，被災民口三萬四千六百八十餘人。公奏請給銀修葺埋葬，並分別撫䘏，加賑各有差。新校山海經成，一考篇目，二考文字，三考山名水道。自序云：役於官事，校注此書，凡閱五年。自經傳子史、百家傳注、類書

所引，無不徵也。其有闕略，則古者不著，非力所及矣。既依郭注十八卷，不亂其例，又以考定目錄，附於書。其云新校正者，仿宋林億之例，不敢專言箋注，俟後之博物也。公嘗以金石文字之在六朝前者多，足資經典考證，其唐後所載地理、職官及人物、事蹟，亦可補正史傳譌誤。關中舊有田概京兆金石志，而唐史載乾元中京師壞鐘像私鑄小錢，會昌中李都彥以鐘鐸納巡院充鼓鑄用，宋史載姜遵知永興軍，太后詔營浮圖，毁漢唐碑碣以代磚甓，是關中金石，日亡日少。廣爲搜薈，數年間得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有一。公餘稽經諏史，訂誤補亡，撰關中金石記八卷，

盧學士文弨、錢少詹大昕序之。公哀慕太夫人不衰，八月十五夜更鼓四下，寢不成寐，泫然感述，又敬題先太夫人手鈔唐詩選後各一首。所著有終南仙館續集二卷、玉井搴蓮集一卷，皆再撫秦中時作。九月，長子念曾卒。冬十月，盤查同州府屬監糧，尋以失察甘肅冒賑事，奉

旨降爲三品頂帶，仍辦理陝西巡撫印務，不准支給養廉。十二月，盤查西鳳、邠乾四府州廳監糧。是年，奉

賜

御製古稀說一幀、改教詩墨刻一幅、全韻詩、擬白居易新樂府各一部、甘省秋收及得雨情形詩墨刻一卷。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三歲。

公前後撫陝、至是已十年、嘗賦上元燈詞十首、其首章云、絡角星河不夜天、春燈人自卜春田。兒童編作秧歌唱、關内豐登已十年。亦自喜也。春二月、奏以興漢二屬暨終南山一帶地方險要、宜改設官屬、俾資控制、而重稽防。請陞興安州爲府、改州吏目爲府照磨、漢陰縣爲附府安康縣。其州縣學正、訓導以次遞改。漢陰舊治另設撫民通判、駐劄州西南二百四十里磚坪、歸安康管轄。另設分防縣丞。又紫陽縣西南一百八十里之二州埡、平利縣東南四百八十里之鎮坪、與川楚連界。二州埡添設主簿、即裁西安府知

事缺，改駐於此。鎮坪添設巡檢。漢中府屬西鄉縣南三百里之大池壩，添駐分防縣丞。褒城縣南一百三十里之黄官嶺，添駐巡檢，而裁汰舊設青橋驛驛丞缺。至終南一山，縣亙西、鳳、漢、興、商，約周圍數千餘里。東自咸甯大義峪，由藥王堂舊縣關南至興安北境，約七百餘里，應與舊縣關迆西地名孝義川，添駐西安府分防同知。山西自長安子午谷，由江口西南至五郎關，直抵漢中府北境，約亦七百餘里，應將西安府水利通判改爲分防通判，移駐五郎關。臣荷

聖恩簡任巡撫，先後十年，於地方一切因革事宜，隨時悉心體察。凡此改設，明知有費更張，但今昔情形迥然

大異，而山川阨要，形勢阻深，不得不爲未雨綢繆之計。斷不敢因循拘泥，惜有限之費，致累日貽誤地方也。部議允行。又奏修西安城垣及城外灞橋，遵旨勘估，於明春開工。秋八月，盤查延、榆、綏、鄜各府州屬監糧。其月，長女智珠贅壻陳暻，光祿寺卿孝泳子。冬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直省督撫：凡士習民風、官方吏治，尚有未經整飭者，直抒所見，據實陳奏。公覆奏，大旨以爲國家大計不過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之本在勤民。勤民之要，惟足食。竊謂衣食之源，農田爲上，畜牧次之。因土宜而盡民力，收自然之利，施於西

北等省、尤當而易行。關右大川如涇、渭、灞、滻、灃、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等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到處可興水利。或勸民自爲疏濬、或酌借公項代爲辦理、則以時蓄洩、自無水旱之虞、而瘠土皆良田矣。又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爲天下饒、至以谷量牛馬。若飭令各屬有司、詢問鄉堡、每邑計其成數、情願畜牧者約有若干人、駝馬羊牛約需若干匹、由府彙報到司。酌籌閒款購買、分給民閒、令其試養。俟次年孳生後、除交還官項外、餘即賞給本人、以爲資本。則邊氓生計、可望漸臻饒裕。終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閒、尤係歷代畜牧之場、亦可徐徐籌

辦。果有成效，則新疆各路屯兵民戶俱可倣而行之，令其耕作與畜牧相兼，此實邊土無窮之利也。又近日之吏，病在貪酷者日事誅求，而良善難安生業，因循者聽從胥隸，而閭里鮮得甯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復以應酬爲能，不以地方爲事。當隨時釐剔而創懲之，並飭各州縣官於本境四鄉，或一歲之內，或一季之內，必輕車減從，周遍巡行，按查保甲，稽察游惰。如有利病所關，應行應革事宜，具稟上官，隨時查辦。奏入，部議以格於成例，不果行。是年奉

賜

御製言志詩墨刻一卷，知過論墨刻一卷，補刻明代端石

蘭亭圖帖一卷。公著樂遊聯唱集，時在幕府者，長洲吳舍人泰來、江甯嚴侍讀長明、陽湖洪孝廉今翰林院編修亮吉、孫文學今山東兗沂曹道星衍、嘉定錢明經今乾州州判坫，皆吳會知名士。門人伏羌令楊芳燦序之。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四歲。

春正月，奉

旨復還原品頂帶，仍准支給廉俸。二月，續奉

諭旨，畢沅現已服闋，准實授陝西巡撫。公以去冬關中年豐人樂，因與吳舍人泰來及幕中文士爲消寒之會。自壬寅十一月十七日始，每九日一集，至癸卯二月

二日止。分題拓韻、成官閣圍爐詩二卷。三月、署理陝甘總督印務、抵蘭州任。次女還珠生。夏四月、回巡撫任。京察居期吏部開列在外督撫名單進

呈。奉

旨、畢沅宣力封疆、克稱厥職、著交部議敘。六月、省城開工。

秋八月、奉

命監臨文闈。冬十月、典試武闈。十一月、至榆綏二屬勘災、並奏明輕重戶口、分撥銀米撫卹、及鐲緩加賑各有差。是年、奉

賜勦捕臨清逆匪紀略一函、平定兩金川戰圖十六幀。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五歲。

賜

春二月，奉

御筆玉屏詩畫墨刻二幅。夏四月，甘肅鹽茶廳逆回聚衆攻奪城堡，由靖遠渡河，焚掠靜甯、隆德、莊浪，逼近平涼，勢甚警急。公聞，即調西安滿漢兵三千五百名星速策應。而鳳翔、隴州、汧陽山險徑雜，有通甘小路一十七處，恐賊乘虛闌入，則搜捕轉難，復選本標及滿營兵前後得二千，屬副都統敷公倫泰帶往鳳翔。又調山西太原鎮兵一千協力防禦。是時，賊屯通渭之石峰堡，分走伏羌、秦安，並靜甯州之底店，雷打灣，驛道梗塞。公先有請發京營勁旅之奏，至是

命大學士公阿公桂、尚書男福公康安領侍衛內大臣侯海公蘭察等統領火器、健銳兩營兵二千名赴甘進剿於六月中過西安。公議以底店、雷打灣大路賊匪爲肘腋之患、必先廓清、而後以全力蹙之則石峰堡勢孤無援、立可摧破。又檄與漢鎮總兵三德帶兵二千、由秦州直趨秦安、繞截其後、賊不能竄、用能於浹旬之閒面縛凶渠、殲絕餘醜。至於糧餉、軍火、騾馬、鍋帳、凡京營暨各省兵往來供支、萬緒叢萃、咄嗟立辦。

秋七月、大兵凱旋。八月、兼署西安將軍印、九月卸事。

冬、十二月、奏請

陛見。按東坡生日設祀詩一帙、是年公序而刊之、有云、覽

乎遺文，嗟不並世，求其宦蹟，近在於茲。蓋公尚友蘇公，見於篇什者非一。其東湖坐月云：論我平生太徽幸，宦遊多得近前賢。又重過東湖云：焚香莫怪低頭拜，熟讀公詩已卅年。抑何神往於峩眉也。

五十年乙巳，五十六歲。

春正月，赴京

陛見。奏進華嶽圖志，有云：十三門部居州次，期鉅細之無遺。卅二卷類聚區分，庶始終之可貫。二月，

上御乾清宮考試翰詹諸臣，

召公至南書房和詩。既出京，途次保定，奉

命調補河南巡撫。時以豫省河工連年漫溢，衞輝一帶屢

被旱災。公具摺謝、

上硃批云、論恆情則陝要於豫、論目前則豫要於陝。汝自知之、無俟多諭、一切勉之可也。在途屢接

諭旨、籌畫災賑事宜。公由彰德至衞懷、一路詢問僚屬農民冬春所得雨雪是否即可耕種狀。及抵任、奏請截留漕糧二十萬石、以平市價、濟民食、並運貯楚旺五陵、濬、汲等縣水次官倉、以待撥用。

上覽奏、增給三十萬石、

硃批云、所思周到、調汝實得人矣。如此盡心民瘼、或邀

天佑、朕爲彼一方民慰幸也。是月、次子嵩珠生。公抵汴日、遣官馳赴太白山靈湫取水。三月十五日水到開封、

設壇大相國寺，率文武步禱。越二日，得雨二寸餘。有禱雨大相國寺爲堯公和尙題朝淸涼山圖及喜雨詩。旋奏請開封、河南、彰德、歸德、懷慶、陳州六府，許、陝二州等屬四十八州縣，所有本年及上年未完錢糧、倉穀，俱緩至秋後開徵。又請蠲免衛輝府屬及附近災區之武陟、修武、原武等本年應徵地丁錢糧。又請於前緩徵之祥符、陳留、蘭陽、儀封、滎澤、內黄六縣積歉旱重，請

旨全行豁免，其餘分別蠲緩各有差。又請濬賈魯、惠濟兩河，以資商運。其略云：目今雨澤缺少，田功未赴，小民更多失業。趁此靑黄不接之時，鳩工開挖，將年力可

用者挑赴河干，酌給口糧，以資力作。是此舉不但於民食商販有益，而以工代賑，無業窮黎亦可藉資餬口，實爲一舉兩得。先是有旨，被淹積歉之區加賑一月口糧，無地極貧下戶加賑兩月。至是更請於汲、淇、新鄉、獲嘉、輝、延津、濬、滑、封邱、考城、武陟、修武、陽武、原武十四屬無論極次貧民，再加賑䘏兩月。柘城巨盜聚黨三百餘人，劫奪村落，抗拒官兵，公督同司道親往立擒之，悉置於法，民皆悅服。上嘗登澂霽閣，念公勤勞，御製詩書扇以賜，並大小荷包三對，仍交部議敘。自五月至六月，先後奏

報各屬得雨入土一二寸及六七寸不等。秋七月、覆奏引河分溜分數及睢州大壩情形。其略云、睢州大壩龍門淤成膠泥大灘、雖得挑水壩之力、亦由上淤引河分溜、并迤下新河沖刷極深、是以龍門淤厚、溜勢北趨、誠如

聖諭、實爲極好機會。臣等自當隨時相度籌辦、俾高家寨一帶險工不致著重、以期永慶安瀾。八月、奏報各屬雨澤霑足、秋禾豐稔、並河水減落、堤工穩固各情形。冬十月、同大學士公阿公桂、河道總督蘭公第錫會勘高家寨挑水壩各工訖事。十一月、遵

旨親赴桐柏山尋淮水發源處具奏、並估修東瀆大淮神

祠及禹廟工程。奉

賜

御製淮原記云、今歲豫旱於春夏、荆歙旱於夏秋、因循淮水弱而清口淤。既而豫得雨於夏末、則更黄水盛、而清口有倒灌之患。其間晝夜卜度、來往疇咨、蓋不可屈指數矣。因思淮之弱、必其原之微、或有沙石壅塞、以致遏其流乎。其時撫臣畢沅以辦理賑卹事宜、不能分身往、則命布政使江蘭往致禱淮瀆祠、且相其原之形勢。既而江蘭奏、淮瀆故有祠、更有禹廟、並得三大井於禹廟東、引歸正河、遂成巨川。因具圖貼説呈覽。朕觀其圖、谿澗縈繆、山林深秀、所謂三泉者未

必卽眞原也。其時賑卹章程已定，迺命撫臣畢沅親至胎簪山頂，遂得眞淮原，具圖以來。於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卽桐柏之中峰，桑欽水經非誤也。酈道元注以爲注①灃同原，西流爲灃，東流爲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峰下，按圖可求。淮灃分流，此又一證也。夫天下之理豈易窮哉？若據江蘭之奏，定三井爲淮原，則胎簪之眞原湮矣。然弗湮也，桑欽、酈道元之語固在也。今偶湮之，而後世必有執水經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讀書矣。茲不惟喜瀆原之得眞，更以嘉古人之用心勤，而千載之下必有相知之人也。江蘭向在部中，爲能馳馬耐辛苦之能員，是以屢陟

用至今職。而於登峰造極、跋涉以求得眞原、乃讓身軀孱弱佔畢之儒臣、斯則在立心之堅定與不堅定、及讀書與不讀書之分耳。旣記其巔末、並以嘉畢沅也、沅其勉之。公奏謝有云、原原本本、闢方言三井之訛、是是非非、援酈注雙流之證。十二月、閱兵南陽。時許州壽民張正朔年一百歲、商城縣壽民董以文年一百一歲、公奏旌之。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七歲。

春正月、奉賜經筵御論一卷。二月、奏請借項修築沁隄、俾固河防、兼

可以工代賑。春雨霑足、薯種足資民食、分撥各屬乘
時栽種。三月、趨赴正定
行在迎
鑾、蒙
恩賞穿黃馬褂、並
賜
御製詩一章。公奏謝、敬和恭進。夏四月、詣登封報謝嵩嶽。
見舊有配殿塑泰、華、衡、恆四嶽帝像、公以五嶽秩並
尊崇、今四嶽列其配享、於典禮未協、且建在二門外、
東西對向、尤爲慢褻。乃於三門外迤南半里得空屋
一所、移奉神像、改爲五嶽靈祠。其廟中舊配殿改塑

風雲、雷、雨四神。按公嵩陽吟館集凡三卷、中有嵩嶽紀游六十首、皆爾時作。豫省連歲洊饑、凡有恆產之家急求鬻產餬口、其價值不及平時十分之二三、甚有以種麥將熟之地賤價准賣者。山西豪強富戶聞風赴豫、舉放利債、藉此准折地畝。公與藩司酌議、通飭各屬出示曉諭、凡民間自乾隆四十九年以後賣出田產、如價值過賤者、許其備價呈明地方官取贖、以三年爲限。至近日連麥准賣之地、限半月内呈明、聽令原主收割、除歸原價、仍照典鋪二分取息之例按月算給。若買者先已收割、即核計所收麥價、除去本利、其贏餘同地退還。儻有佔據不行放贖、即依重

利盤剝例從重治罪、使豪强無能兼并、而貧民不致
終於失業。奏入、奉
硃批、此奏實可嘉、恐汝地方官力量不及、即明降旨照汝
所請行矣。於是有私邀中保贖回者、亦有呈明官府
斷結者。
上批公奏云、好。今陞汝爲湖廣總督、俟此事辦完、汝方可
赴任。並有
旨交部議敘。公奏謝有云、維元氣有回期、歲稔必資夫恆
産、奈蚩氓無遠慮、計窮早棄其先疇、爰思調劑之宜、
使豫省各還其素業。並立勸懲之術、俾晉民無缺於
朱提、藉昭處事之均平、實屬應爲之職分。秋七月、挑

濬賈魯河工竣。開歸所屬濱河州縣蝗、嚴飭搜捕。有捕蝗詩一首。河工秋汎安瀾、奉
旨交部議敘。八月、奉
命監臨文闈。時湯文正公斌子姓式微、公訪得其嫡孫有爲諸生、而學臣遺未錄送者、徑取其名註冊入試、是科果領鷹。冬十月、典試武闈。屬伊陽縣有拒捕戕官之案、奉
旨仍留河南巡撫任。公來河南、至是已二年、目擊旱荒之苦、故舉政發令、民無不感流者。新安方上舍正澍在公幕中、爲作河南新樂府六章、一請漕糧、二靖柘城、三開沙河、四錫詩扇、五種蕃芋、六設粥廠、紀公之事

頗詳。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八歲。

春三月，閱兵河北。夏四月，挑濬陶北河。五月工竣。六月，河、洛、沁、騤漲，自三五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睢州下汛十三堡堤工，東西漫口各二十餘丈。公督同司道分赴上游險工，往來搶護，而下游水深湍猛，亟應圈堤築壩，刨槽下埽，並於大河分溜處斜築雞觜，挑壩逼溜歸河，以期迅速合龍。又查明睢州、甯陵、商邱、永城、鹿邑、柘城六屬被水村莊，分別賑恤蠲緩。

上命大學士阿公桂臨工會同籌辦。秋八月，奏報豫省一百六廳州縣秋禾分數，合計約收九分有餘。九月，弟

瀧在籍以公命鐲吉。二十三日、奉張太夫人櫬合葬

贈榮祿公新阡。冬十月、奏報合龍日期、奉

旨、畢沅著交部議敘。按公集有塞黃河決口新樂府六章。

十一月、奏以下南河同知改駐黑岡、俾便要工。公以河務積勞、遘疾幾殆、至歲暮始稍瘳。故明年有新正病起遣懷、又病起耳聾諸詩。是年、奉

賜皇極殿燈聯詞墨刻、又

賜緙絲蟒袍一件、

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自關中移節、迄今三載、公暇蒐羅金石文字、考其同異、聚而拓之、編爲中州金石記五卷。

五十三年戊申、五十九歲。

春三月、設壇大相國寺祈求雨澤、並遣官分詣嵩嶽、太白山龍湫取水、公率僚屬虔心步禱。自三月至五月、大河以南陸續得雨深透、麥收仍約十分至七分不等。惟河北各屬節次得雨不過二三寸、麥收歉薄。公親詣輝縣祭告衞原廟、並遵旨撥運麥穀十萬石、減價平糶。又飭將常漕各倉不拘常例、糶借兼行、民食賴以充裕。復於衞原之百泉、懷慶之丹河九道堰及附近太行山麓向有泉源者、飭令道府等集夫疏濬、以收灌溉之利。其後甘霖疊沛、轉歉爲豐。有禱雨紀事及喜雨詩。又請將臨河新灘有

地無收之糧銀改於通省攤徵及積年帶徵未完錢糧分年攤完、以紓民力。旋奉
旨寬免。會荆州江水異漲、潰決堤塍、荆州閤境被淹。
上以湖廣諸事廢弛、
特授公爲總督、兼署湖北巡撫、不必來行在請訓。又發部庫銀一百萬兩、爲工賑之用。秋八月、馳抵荆州接印視事、即會同
欽差大學士阿公桂、戶部侍郎德公成相度情形、詳悉籌辦。時荆郡城中積水雖就消涸、而屋舍損壞十九、一切資糧器具漂失無存、居民多於高阜搭蓋席篷風棲露宿。公至之日、查明貧乏戶口、按月散賑給資修

葺。其餘被水災區、若荆屬之公安、監利、石首、松滋、枝江、宜都、及武昌府屬之江夏、武昌、咸甯、嘉魚、蒲圻、興國、大冶、漢陽府屬之漢陽、漢川、黄陂、沔陽、黄州府屬之黄梅、廣濟、黄岡、羅田、蘄水、蘄州、安陸府屬之潛江、天門、荆門、當陽、德安府屬之雲夢、應城、並宜昌府屬之長陽爲最、飭委道府先行勘明輕重災分、户口細數、分别撫卹、加賑、或借給口糧籽種。即令於先後涸出地畝補種穀蔬、或布種冬麥。此外窮民無業者、現在城隄各工並舉、自可悉赴工次力作、以工代賑、不致流離。至荆州萬城隄漫決二十餘處、公往來履勘、因見大江自松滋而下折向東北、荆州府城一帶江

面比上下游較窄、中有淤沙一處、漸長漸大、叢生蘆葦、土名窖金洲、江水至此順洲分南北流、至尾始合。蘆根四面盤結、水過處、淤積泥沙、洲身日甚日高、障蔽南面、逼溜北趨、水勢梗塞、不得不直注隄根。下游愈壅、則上游湍悍、愈無處宣洩、其沖潰實由於此。公飭官屬將洲上蘆葦悉數剷伐、刨根犁土、永無萌發、使江流不致頂沖。然後乘勢酌挑引河、引溜注入沖刷洲沙、自當日就平坦。設遇江水盛漲、亦可平漫洲頂、無壅遏之患。而北岸迤東一帶水流漫緩、漸次淤出新灘、則隄塍均足資保護矣。奏入、奉

硃批、所奏頗合機宜。又奏修荆州城工、

關帝廟工、萬城隄土石各工、文武衙署、滿漢各營兵房。又請以水利同知移駐萬城隄、條縷章程、纖悉周備。尤於撫賑一事、恐不肖胥吏冒混尅減、先飭各屬將村莊堡垸名目、災戶姓名口數、輕重災分、極次等第、詳立檔冊、於查實後出示曉諭、使小民咸知應領確數。仍與司道等分路按冊抽查、毋令絲粟得飽慾壑。公謂稍一滋弊、即不足宣布

皇仁、徧甦民困。其經緯精密如此。按公荆州述事詩十首有云、人鬼黄泉爭路出、蛟龍白日上城遊。涼月千家嫠婦哭、淸霜萬杵役夫聲。冤埋魚腹彈湘怨、哀譜鴻鳴寫楚吟。昏墊之情、蕩析之狀、略可見矣。九月、卸巡

撫事。冬十一月、抵武昌省。是年、奉

賜

御製文二集兩函、

御筆彷李迪雞雛待飼圖墨刻一卷。

五十四年己酉、六十歲。

春二月、至荊州。三月、萬城隄土石各工全竣、遵

旨鑄造鐵牛九具安鎮隄需、添建江神祠。並以水師營守備兼管江防、設卡巡護。又以隄根坑潭之處甚多、皆由歷久民間歲修、就近取土所致。若水漲停注、頗礙隄身、請即於窖金洲翻犁洲地時挖取蘆根、遍植隄外、一二年生長茂密、根柢盤固、即可捍禦奔流、似亦

化無用爲有用之一法。奉
硃批、甚是之舉、一舉兩得也。又請修
文廟、考棚、龍神祠、府城隍廟。京察屆期、吏部開列督
撫名單進
呈、奉
旨交部議敘。續奉
諭旨、此次工程浩大、畢沅能遵照指示機宜、認眞辦理、妥
速竣工、著交部議敘。夏四月、閱兵宜昌、襄陽、順勘老
龍隄工、添築挑溜碎石壩四座。按公自荆州往來宜、
襄、凡所經歷、率以詩紀之。如當陽長坂坡、麥城、仲宣
樓、峴山亭、習家池、鹿門山、夫人城、三游洞、至喜亭、扇

于峰、絳雪堂等數十首、皆憑高望古、感喟淋漓。其蝦蟇培、黃牛峽二章、山川奇險、洞心駴目、靡不抉摘呈露、視少陵入蜀諸作、殆如驂之靳也。秋八月、公六十初度、賦自壽詩十首、有句云、爲戀

主恩非戀職、只求民隱不求名。私願康甯同物我、最虞衾影負

君親。大臣心事、眞能以民物爲一體者。長孫蘭慶娶婦曹氏、翰林院侍讀學士廣東學政 仁虎 女。九月、勘估常德府石櫃工程、並巡閱撫提二標及鎭筸、永州鎭各營官兵。有涉沅十九首、浮湘十首、衡嶽紀游六十首。姪裕曾應江南鄉試中式舉人、公弟澐子。冬十一月、

兼署湖南巡撫事。十二月，卸事，旋武昌。是年春，

賜

御批通鑑全部、

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墨刻一卷、生擒林爽文紀事語墨刻一卷、生擒莊大田紀事語墨刻一卷、編訂詩經樂譜全書一部、

御題太常仙蜨詩並韓幹明皇試馬圖墨刻各一分。

五十五年庚戌，六十一歲。

春正月，奏請修復潛江縣仙人隄，其略云：易家拐隄在澤口西北，正當漢江之沖。上年六八兩月，江流異漲，上游宣泄不及，倒漾而西，致江陵、監利、荆門均有

滯淹。今隄已沖刷成潭，不堪補築，若不就舊人所築廢隄因勢修復，一經汛水漲發，四屬田廬同受浸灌之害，則賑費更鉅。且借帑興修，數只三萬餘兩，攤之四屬，緩以三年，尤屬衆擎易舉。閭閻生計不致有竭蹶之虞，而保衞田廬實多裨益。是時公莅楚已二載，勤於庶事。凡所興作，皆隨時制宜，因利乘便，羅全局於胸中，然後口講指畫，秩如就理。其爲政不務察察之行，而綜覈名實，物無遁情，吏治翕然丕變。楚南北江湖縣亙，往往盜匪出沒，侵掠商旅，公飭有司暨營汛巡邏搜緝，連獲巨盜二十餘，悉置於法，由是盜風漸戢。北省民情健訟，甚或借端誣陷，冀以株連洩忿，

一呈內牽至數十餘人。迨控准、則原告隨亦竄匿、多有累年不結者、故諺有只圖准、不圖審之語。訟棍蠹役、因以爲利、州縣積案益多、訐告彌衆。公接閱詞狀、卽將具呈人押交藩臬審辦、或督同親訊、如虛坐誣。並遴派道府分投各屬、就近提訊。若原告規避逾兩月、卽將被告人證勘問明確、照新例詳銷、仍緝獲原告治罪、棍蠹訪拏重懲。一歲中審結大小一千五百餘案、民遂無敢妄訟者。滇銅運船必經由楚境、公酌議章程、條爲五事、一、銅船宜雇募堅固、二、銅斤宜過稱足數、三、險灘宜預爲趨避、四、水摸工價宜酌水勢加增、五、水摸偷竊宜嚴加防範。又勘定各灘、由險改

平者十二、由平改險者十六、新增險灘五。夏五月、第三女懷珠生。秋七月、兼署湖北巡撫、九月卸事。冬十月復兼巡撫、十二月卸事。是年恭逢

聖主八旬萬壽

慶典、覃敷曾祖以下三世

晉贈榮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太夫人。公奏懇祝

嘏、

上念地方緊要、

諭止之。至是一再籲祈赴

闕、始得請。奉

賜論語集解義疏一部、

御製入巖口各詩墨刻一卷、萬壽衢歌樂章全部、集石鼓文、御題張照墨刻、王穀祥春雛待飼圖墨刻、涇清渭濁圖墨刻各一卷。江夏萬廷模年八十四、通城金逢貯妻張氏年八十五、並五世同堂，公奏旌之。

五十六年辛亥，六十二歲。

春二月，赴京陛見。恭進宋人布畫山水及李廷珪墨一方。御製詩二章並墨雲室記、命公與

內廷諸臣恭和進
呈。
上久倚重公、
獎勵甚至、
恩免繳項銀三萬兩。三月、回武昌任。夏四月、奏改荆門州爲直隸州、管轄當陽、遠安二縣。又請裁江陵縣郝穴鎮、監利縣朱家河巡檢二缺、各改設主簿一員、部議准行。楚省鹽務自公實心釐剔、革陋規、絕私販、歲輒溢銷十餘萬引。時奉
諭旨、以湖南之永順、湖北之宜昌皆與川省相近、何妨改食川鹽、以便民食、著各督撫核議。公議覆以爲永順、

宜昌爲鄰私入楚門戶，其出沒處所，水則山深峽險，陸則烏道羊腸，實遏私之咽喉。就兩府民食而論，每年額銷不過三千餘引，淮商似不必爭此綱地，而有不能不爭者，全恃此數處險隘以爲敵私之地耳。今若改食川鹽，則如居室之毀其牆垣，全無捍衛，爲利不過兩府，而爲害殊繫通綱，實有捍格難行之勢。應請仍循其舊。奏入，

上嘉納焉。奉

賜

御製四得論、四得續論墨刻二卷、

御書墨雲室記、古墨歌墨刻一分。六月，第三子鄂珠、第四

女琁珠生。秋七月，奉
賜瓷盌一件。冬十月，廓爾喀滋擾後藏，
王師西討。公懇
恩酌派分理軍需，奉
硃批：「可以不必。」十一月，奉
賜
御刻唐顏眞卿書朱巨川告身一卷。
五十七年壬子，六十三歲。
春二月，京察屆期，吏部開列在外各督撫名單進
呈，奉
旨：「畢沅著交部議敘。」夏四月，奉

命馳往湖南審辦巴陵縣、鳳凰廳暨道州等案、並巡閱撫提二標、永州鎮草鎮各營官兵。有重登岳陽樓及紅苗竹枝詞二十首。六月、旋駐荆州。次女還珠許字陝西巡撫秦公承恩。于。秋七月、回武昌。九月、荆州城工竣。冬十月、巡閱宜昌、襄陽鎮各標營官兵。時大軍克復後藏、廓爾喀畏懼乞降。京兵凱旋過境、公遵旨轉飭所屬按例應付、一無紛擾。姪耀曾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公弟瀧子。是年、奉

賜

欽定舊五代史一部、

御製正陽橋疏渠記墨刻一卷、圭瑁說、搢圭說墨刻兩軸、

及蘇軾超然臺記墨刻一軸、回疆三十韻墨刻一卷。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四歲。

春三月、奏請添設安陸營把總一員分管陸路塘汛、並於竹山營裁汰一缺、以均繁簡。夏六月、兼署湖北巡撫事。楚地西通秦蜀、北接汴梁、黄州路達江廣、荆州聯壤湘南、爲滇黔之通衢、漢口、樊城、沙市三大鎮賈舶如雲、向來市易錢文率多攙雜小錢、屢禁不止、頗爲錢法之害。公以三楚不產銅鉛、並無奸民私鑄、則來源盡由私販、奏請分飭上下游各關隘嚴密稽查、一面勒限設廠收買。自五十五年以來、先後收買小錢三十萬九千餘斤、發交寶武局鎔出銅鉛、湊供

正鑄、停買滇銅一年。至是復請常用收買、繳局改鑄以期日久淨盡。並諭商船店鋪、有外來存積小錢匿不赴官繳首者、一經截獲、即以私販治罪。其應行應禁錢文、設木版釘錢於上、分別註明、須給示壓畫一遵守。仍飭南北各道府、於要隘關口實力督查、以清其源。秋八月、卸巡撫事。九月、復兼巡撫事。冬十月、恩須暎咭唎國所進嗶吱一端。十二月、卸巡撫事。是年、奉賜

御製十全記墨刻一卷、臺灣戰圖十二幀、

御製喇嘛說墨刻一卷、修德修刑論及書脩文帝改元事墨刻二卷、西藏善後事宜詩並凱旋兵丁各歸本營

紀事墨刻各一分。通城縣民胡楚英年百歲、興國州民劉之印年八十八、廣濟縣民余錫臺年八十二並五世同堂公奏旌之。按公自訂集四十卷、始於甲子、迄於癸丑、故自題集後云新編四十九年詩也。其再題一首自序云予丱角就傅、得唐六如畫譜一冊、暇輒學爲山水、師亦弗禁。年十五、先太夫人教之學詩、謂其體接風騷、義通經史、非數十年冥心孤詣、憔悴專壹不能工、因遵慈訓、舍畫專攻詩。今忽忽花甲周矣、頭白目眵、老境漸逼、搜篋中賸稾、編靈巖山人集四十卷。雖不能盡合風雅之旨、而刻楮鏤冰、此中亦頗費苦心、略開面

目。恨吾母不及見是集之成、曷勝痛感。過此以往、精力日衰、思致孱弱、恐不能再有進境。且仔肩艱鉅、時懍鼎占覆餗之戒、不敢復耽吟詠。政閒公退、末由消遣、仍寫倪黃小幅、聊以自娛。此後或偶有小詩、亦不過如香山入洛以後、觸景抒情、託之水流花放、不再刻意求工矣。續編一集爲繪聲漫稾、系以詩云、且拋風月雕鐫手、聊作煙雲供養身。未必名山容置我、終思文苑列傳人。雖執辭彌謙、而得失寸心、亦足徵其自信之篤也。

五十九年甲寅、六十五歲。

春三月、

駕幸天津。公先於歲首專章請
覲。既
報可、二月由楚北上、馳詣
紫泉行在。蒙
召見、
垂詢楚南北地方情形、奏對稱
旨、
賜詩一章、
命即和呈進。時畿輔望雨綦切、公和詩有
披衣五夜勤民意、靈雨宵零理可推之句。是夕果得雨、
上大悅、

賜福橘一盤。公以年老多病、乞補京秩、

上諭云、汝是好總督、汝且去。乃於趙北口送

駕。夏四月、回武昌任。五月、兼署湖北巡撫事。秋八月、奉

命監臨文闈、旋卸巡撫事。會陝西安康縣、四川大甯縣邪教案起、皆稱傳教係湖北人、展轉牽引、至以百數。公馳赴襄鄖、按獲訊辦。九月、奉

旨摘去花翎、降補山東巡撫、卽卸交總督印務、仍馳往房縣督緝遞上傳教要犯。先後擒獲一百八十餘人歸案定擬覆奏。冬十月、自襄陽啟行。次孫芝祥娶婦汪氏、候選知府奐孫女太學生瑚女。十一月、抵山東巡撫任。時河南衞、沁二河秋汛泛溢、淹及東省之臨清、

德州、館陶、冠縣、恩縣、邱縣、夏津、武城、暨臨德二衞。蒙
恩加兩倍賞卹、所有本年應納秋糧概行豁免。公至之日、
即親歷災區查放展賑、並請將本年漕米一體全蠲。
猶慮加賑以後、去麥秋尚遠、民食既急、必致糧價日
增、復籌款、遴委幹員分赴沿河一帶豐收處所、按照
市價糴買、由水程運至附近災區等屬、分晰存貯、預
備明春平糶之用。又由東昌而至臨淸、催趲漕運、挑
濬閘河、靡不悉心籌畫、依限蕆功。奉
硃批、此番可謂用力矣。有
旨交部議敘。自十月至十二月、濟南附近五十一州縣連
報得雪五六寸、或有積至尺餘者。民間交口稱誦、以

爲非公敷宣
帝澤，不足以感召休祥，蓋一二二十年僅見之事也。第三女
懷珠許字
至聖七十三世孫襲封衍聖公孔慶鎔。是年奉
賜
御筆四十二章經墨刻一卷，行楷書墨刻二函，
御製續纂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墨刻一分，
欽頒慎戒思存墨刻。有繪聲漫稾暨海岱驂鸞集共一卷。
六十年乙卯，六十六歲。
春正月，奉
上諭，畢沅前因竹谿縣邪教奪犯毆差一案，降補山東巡

撫、咨在失察、尚非不可原宥之過。著加恩、仍補授湖
廣總督。公與學政阮公元商議修纂山左金石志、搜
羅廣博、攷證精核。會有湖督之
命、諄屬阮公繼成其事。書成凡若干卷、其義例皆公
定也。先是奉
旨、明年卽屆歸政、所有各省民欠銀穀、各督撫查明奏請
豁免。公未去任前數日、飭查山東通省節年正耗民
欠銀四百八十七萬四千二百十一兩零、又常社米
穀五十萬四千二百石、悉奏除之。旋卸巡撫事、遵
旨卽赴新任。二月、行次襄城、聞貴州銅仁苗民石柳鄧、湖
南永綏苗民石三保聚衆滋事、卽兼程由襄荆馳至

常德。接奉

諭旨令駐荆、常適中之地、籌辦軍火糧饟、妥速接濟、且爲

後路應援。時調任總督福公甯、提督劉公君輔帶兵

在鎮筸進勦、永綏、乾州、鳳凰等三廳、其地並爲賊藪、

徵調益多、轉餽彌亟。公

奏於常德設局、就附近辰州之長岳、常、澧、及荆州等屬

水次各州縣、先儘常社存穀、刻期碾運、常郡寬爲儲

備、由辰州軍需總局陸續解赴軍營。惟辰州以上向

用苗夫背負、此時自未便再行。且運費浩繁、若以船

隻轉運朗江上游、即通五谿蠻地、較用夫自爲省便。

已飭常德府縣多雇麻陽小船、米到即兑運至辰州。

除酌留辰郡、以備將來乾州打通接濟兵食外、餘用原船徑運辰谿糧臺存貯。辰谿爲鎮筸咽喉、驛路運道俱由於此、又自巖門旹以至筸城四五十里、巖重徑仄、山後卽係苗寨、出沒之處甚多、必須派委文武大員專司輓運、並於辰谿駐兵三百名、用資防護。而巖門旹以上層層設卡撥兵、旣衞軍糧、兼可周防後路。再逆苗旹藏匿山谷、非火攻不能得利、已飭各該營縣將現存火藥先行解用、並飭武昌、漢陽二府督標中軍、武昌同知等分頭製造、並鉛彈火繩隨造隨解。又札湖北藩司、別在漢口多多預備硝磺、運至常德交營配製、一切軍行器械亦俱接續備辦、隨時調

用。又辰郡上游客商、有因逆苗驚擾、逃避來常者、飭府縣酌給口糧、妥爲安置。其鄰近苗寨各州縣、諭令鄉村鎮市團練壯健、協力堵防。並諭苗衆安分力耕、毋爲逆黨煽誘、自貽後悔。如有奮勇急公、擒獻首惡石三保、及偵探虛實報聞者、立予重賞。至瀘谿係通乾州要隘、且爲辰州門戶、浦市尤沿江第一大市、運道所必經、前雖被賊焚掠、尋亦奔竄。近聞督臣福甯有三面進兵之議、則東路必由瀘谿而入、設有阻隔、所關非細。瀘城只有兵四百名、蘇木谿三百名、浦市二百名、守禦尚單、已札撫臣姜晟於前調北省兵過辰時、卽截留一千名在瀘谿、浦市防守、且備進勦乾

州之用。又北省宜昌之鶴峰州、施南之來鳳縣均與
永順接壤、鎮臣張廷彦前將施南等處防兵帶往保
靖、該處地方緊要、不便守備空虛、已令於本鎮標兵
內抽撥七百名前補施協額兵原數、並添派兵八百
名在於鶴峰、來鳳、宣恩等處各隘口設卡嚴防。不特
捍禦有資、兼可爲保靖後路援應。節奉
硃批、曰所辦合宜、曰諸凡用心可嘉、曰此次布置有何說、
好。閏二月、抵辰州、與湖南巡撫姜公晟會籌軍務。復
檄調武昌督撫二標兵一千名來辰、飭鎮筸鎮總兵
袁敏統轄、留駐瀘谿、搜捕附近零星苗匪。並檄宜昌
鎮總兵張廷彦迅速進兵、由保靖花園汎一路直向

永綏。又於現在撫卹之三廳難民中遴選丁壯，練集義勇，支給口糧器械，派令防守城卡，如果得力，照臺灣義民例獎賞。各寨熟苗，宣諭招徠，被脅者准令自首，安分者加以撫綏。其有爭先助順，效命前驅，即分別獎勵，事平後將逆苗田産分給，並酌給籽糧牛具，以廣

皇恩而收邊效。奏入，奉

上諭，畢沅著交部議敘，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賊寇瀘谿及歐谿，洗谿，公添派守城兵四百名，令總兵袁敏擊退之。又令副將豆斌帶兵四百名出駐草潭，犄角歐洗，兼爲古丈坪一路聲援。三月，軌者寨百

戶石上進等帶同乾州西北六十二寨苗民詣辰投誠。是時、大學士公福公康安、四川總督和公琳已攻破松桃嗅腦、統安籠、松潘二鎮兵直抵永綏、提督劉公君輔兵亦來會。賊解圍潰走、公飭令於花園、隆團等處安設臺站、一應糧饟軍火寬爲儲備、轆轤轉運、總兵張廷彥、遊擊馬天奇駐兵接護。其附近各寨落降苗、賞給銀布米糧或牛具籽種、安心力作、以散其黨。奉

上諭、畢沅奏辦糧儲軍火等摺、辦理妥協、諸凡留心、可嘉、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夏五月、新寨左近龍鼻觜等三十二寨頭人石兆元詣

辰投誠。又有辰州西界旦武營等二十五寨、板栗坪等四十三寨苗民咸來就撫。六月、保家樓苗寨頭人石大貴帶同永順、保靖及乾州西北八十八寨苗人詣辰投誠。秋七月、大營進駐長營哨、公馳至軍、與兩帥籌商善後之事、並於鎮筸一路查催臺站、復回辰州。八月、乾州、保靖、永綏、永順二百五十七寨苗民詣辰投誠。冬十月、奉

上諭、首逆吳半生業已俘獲、畢沅於辦理糧餉軍火等件均無貽誤、著交部從優議敘。十一月、大營生擒賊渠吳八月。乾州陷賊良民及乾屬降苗前爲吳八月等焚劫逃竄、乘間來歸者、公飭令按名入冊、散給衣糧、

搭蓋篷廠。並各路災民按月散賑、飭委各員分路詳查妥辦、毋使失所。十二月、降苗縛獻賊渠石老凹、斬之。公綜理儲胥、綢繆軍實、自七月以後、六省之師雲集楚境、供支日不下數萬、而賊氛充斥、動爲運道之害。旣設法疏通、源源相繼、咄嗟立應、又安撫難黎、招納降苗、心力煩紆、鬚鬢爲之頓白。每苗寨頭人入見、公輒便坐、不設兵衛、肫肫懇懇宣示

朝廷威德、勉以自新。羣苗咸叩頭涕泣而去、相戒勿負公

恩。故前後招安各苗五百有七寨、迄無一反側者。是年、奉

賜

御製上元燈詞冊識語墨刻一分、平定安南戰圖墨刻一分。

御製福康安奏報大勦逆苗詩、和琳奏報勦捕秀山苗匪詩墨刻各一分、福康安和琳奏攻克黄瓜寨賊巢詩墨刻一分。姪憲曾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弟瀧子。公聞捷喜甚、有得憲曾姪北闈捷報喜而有作一首。復馳書貴州學政門人洪亮吉云、是子詩文俱有根柢、今獲雋、愜吾願矣。是歲有五谿籌筆集一卷。

嘉慶元年丙辰、六十七歲。

春正月、恭逢

太上皇帝紀元周甲之期、

御殿

授寶、

皇帝登極、

授受禮成、謹撰典全一篇以獻。奉

上諭此次畢沅所進詩冊、措詞典雅、尙爲得體。著賞給蟒

袍料一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獎勵。續奉

恩詔、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各廕一子入監

讀書。公長子念曾早亡、以長孫蘭慶承廕。湖北枝江

賊起、宜都、長陽、長樂各有賊應之、詭稱白蓮教、聚黨

數千人、四出焚掠。公聞報、飛章

奏、即兼程馳至枝江之望佛山、與巡撫惠公齡調兵進

勦。連克蕭家巖、栗子山、長嶺沖、方家大山等寨、擒斬數百人。復進克太和山、山頂草棚布滿、悉縱火焚之、斬二百餘人。蒙

恩賞給玉扳指一箇、黄縧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續

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公駐軍山梁、餘匪竄入山北之灌灣腦、而宜昌府境宋家嘴、對馬山又各有賊數千人分擾遠安東湖、當陽。公遣兵分往協防、復檄調河南南陽鎮兵一千、自荆門進發、陝西興漢鎮兵一千、自鄖陽進發、兩路合力以殲之、則賊勢不虞滋蔓。未至、當陽陷、公急馳抵荆州、料簡現兵四百餘名、圍

集鄉勇，督同荆宜施道高杞、署宜昌鎮總兵黄瑞等由河溶徑趨蘇家河，破卡，殺賊二百餘人，直薄城下。南陽鎮總兵阿克東阿率兵來會，公令三面安營，伴留一面爲可竄之勢，而陰於左近隘口部勒兵勇，分路設伏伺其出，輒擊斬之，凡有間諜，無不立擒者。是時北省諸標營兵皆徵赴苗疆，十不存二三，賊偵知守備空虚，乘間竊發，遠近勾結煽誘，荆、宜、襄、鄖、施五郡所在充斥，多且數萬，少者數千人。破保康、來鳳、竹山，燒呂堰、樊城，圍襄陽，三楚震動。公先有請發京營勁旅分駐襄、鄖、荆、宜之奏，至是

特命西安將軍恒公瑞、烏魯木齊都統永公保統滿兵二

缺页

上以當陽日久不下，盼捷綦殷。夏六月，公親臨前敵指揮將士，四面如牆而進，以火箭火彈拋射城中，風狂燄發，燒其礮臺並近城席棚房舍數百間。復用計誘斬僞大元帥楊啟元。秋七月，克東門，賊退聚西北，我兵奮擊，殺一千餘人，擒僞帥陳德本，餘黨悉平。因籌當陽善後六事：一、編審民戶；二、分撥營兵；三、裁撤鄉勇；四、賑卹良民；五、旌獎忠節；六、修建城垣。奏皆報可。公躬攬戎機，兼籌全省軍火糧饟，及徵發他省兵馬，半年以來，遠則施南、宜昌，近則襄陽、枝江，諸大營援應供饋，靡弗仰給。攝萬緒於寸心，應百變於一瞬，左宜右有，隨機合節。又置身於桴鼓矢石之間，從容擘畫，

凝然秩然。雖其才力絶人、由是精神亦頗耗矣。旋奉
旨卸湖廣總督篆、專查難民撫卹、及賑贍荊州府屬之先
爲水淹者。八月、仍還總督任。蒙
賞白玉喜字扳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仍總管
撫賑之事、親詣潛江、天門、沔陽、漢川、荊門、鍾祥各州
縣、履勘災區、疏銷積水、查明戶口、分別撫卹加賑。並
奏修沿江堤工。賊竄鍾祥、公飭守令嚴堵溫峽口、而
自馳至觀山軍營、與總統永公保、廣州將軍明公亮
定議擊破之。賊走黃龍壋、公馳抵襄陽、分飭沿河各
卡截獲逸匪三百餘人。並督同巴里坤鎮總兵徐昭
德、襄鄖道胡齊崙率兵邀擊賊於青河口、復殺二百

餘人生擒頭目夥黨一百五十餘人。又刊發簡明告示、如賊中有悔罪投出者、許以更生、量給口糧安置。先後從賊中逃出乞降不下二千人、皆免死、給予口食、安頓鐵佛寺。令地方官密爲稽查、復委員攜帶銀米分赴各村莊安撫難民、卽以解散餘黨。奉

硃批、此計是、正宜如此。蒙

賞白玉扳指一箇、黃辮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秋九月、奉

上諭、畢沅前此剿洗當陽賊匪、擒渠俘逆、肅淸縣治、著有勞績、不可不加之懋賞。著賞給輕車都尉世職、用昭優獎。時大兵征苗已二載、大學士貝子福公康安、四

川總督伯和公琳先後並薨於軍。

上命廣州將軍明公亮、湖廣提督鄂公輝馳往總統。公以

苗疆略定、

天討用申、宜即裁撤各苗寨官兵、而於四面要隘之處酌留防守、因條縷其事、密疏陳奏。其略云、今乾州已復、首逆吳半生、石三保、吳八月亦以次就擒、僅止石柳鄧未獲、勢力窮蹙、無可逞其伎倆。此外未剿撫者尚多、然俱零星寨落、散處山谷。其地不納賦稅、其人不供差徭、而以十萬之兵駐守蠻荒山巒瘴霧、毒氣侵人、師旅久勞、未免疲頓、又多疾病傳染。且苗衆以三廳爲窟穴、以耕種爲生計、今見駐有重兵、廢時失

業口食無資，自謂必無生理，石逆等反得從中煽誘，以遂其糾結抗拒之計。苗人甚衆，誅不勝誅，以臣愚見，轉不若乘其窮蹙，予以自新。即如臣上年招降永順、保靖及永綏、乾州東北境之五百餘寨，至今並無攜貳，以此類推，苗人亦非敢終於怙惡，不過求延喘息偷生耳。仰維

聖主胞與爲懷，凡負氣含生，皆同赤子。伏乞

赦其不共之罪，

敕下明亮等宣示

恩慈。先於四面各路將防兵安派停當，扼其要隘，固我藩籬，再將苗寨兵徐徐撤出，各還各省營汛。庶處處營

伍充實，安堵無虞，關係實爲至鉅。所有苗疆地方，楚省以鎮筸、乾州、永綏爲最要。鎮筸後路之巖門、高村，沅州、乾州後路之浦市、盧谿、河谿，永綏後路之花園、隆團、永順之古丈坪，及黔省之銅仁正大營、松桃嗅腦等處，除本營額兵外，酌量增添，通盤籌算，周圍扼要不過十二三處，留兵二三萬分布控制。即有出外滋事者，就附近各營用前人鵰剿之法以懲儆之。或其同類仇殺，及尚有梗化之徒，只須於各降苗内用以苗攻苗之計，不值再加以兵力。臣擬先將湖南、貴州兵儘爲本處防守，或不敷，另議酌添。俟募補新兵足數，再令各歸本營。仍飭鎮協内之驍勇幹練者，酌

留一二員與本省鎮將合力防守。又湖廣提督向駐常德，距苗境幾四百里，辰州爲三廳咽喉，僅以副將在彼，兵亦較少，不足以壯聲威而資彈壓。請將提督改駐辰州，以便就近控制。如此，則兵不血刃，民各相安，而苗疆永慶敉甯矣。奏入，

上命下其章於軍中，俾將軍等議之。僉云平隴計日可破，宜姑緩以待石柳鄧之就縛，即如所議施行。而一時督撫諸公讀其疏者，咸以公老成謀畫，思深而慮遠，雖趙充國之屯金城，賈捐之之棄珠厓，無以踰此也。

冬十月，

上以襄陽賊氛屢竄，

特發京營健鋭火器兵二千、山東直隸兵各二千星馳合剿。公奏調直隸山東、山西、陝西馬各五百匹、分遣幹員親赴邊口挑買、復得三千餘匹、解送軍營、爲衝陣之用。所需鑼鍋帳房、趕造接解、一切軍火糧饟、安設水陸臺站、添雇夫騾船隻、派員分投、源源滾運。親督鎮道弁兵等於後路堵防。施南旗鼓寨蕩平、太子少保福公甯率師回赴宜昌、攻賊滋坵、椰坪。而太子少保尚書惠公齡亦盡殲深沖、凉山之賊、奉命來襄代永公保爲總統。每向公諮訪、開心見誠、多所贊益。樊城經兵燹之後、人煙凋弊、井市寥闃。公稽考史乘、茲地舊有城垣、自晉以來、廢興不一、至前明傾圮、

不再修實襄郡北江屏蔽，奏請復築城垣，以還其舊。十二月，將軍明公亮既破平隴，追擊石柳鄧，斬之，生擒其子石老喬、旋吳廷義亦就俘。

上念公前奏，

命即馳往湖南籌議安撫，分撤各路官兵。公覆奏云，苗疆久駐重兵，地多荒廢。苗民戶口繁多，惟耕種自食其力，三廳歲止一收，情形本甚拮据。今蒙

浩蕩深仁，撤兵俾安耕作。首以清釐民苗地畝，給還掌管。總不出來年二三月以內，即使一律播種，不致有誤春耕。俟撫臣汪新抵襄接辦，告知一切緊要事件，即行起程。是年，奉

賜

御製宣諭建儲書事墨刻一卷、

欽定石刻十三經一分、四庫全書總目一分。著有釆芑集一卷。

二年丁巳、六十八歲。

春正月三日、遵

旨自襄陽啟行、馳往湖南會辦苗疆善後諸事、其湖北軍務交於巡撫汪公新接辦。弟瀧向病噎、公雖在軍旅、時時致珍藥、冀克培養。至是聞訃、痛念手足、爲專人經紀其喪。二月、抵乾州、與將軍伯明公亮、內大臣侯額公勒登保、內大臣子德公楞泰、巡撫姜公晟、提督

男鄂公輝詳悉籌議，撤回湖北滿漢官兵七千二百四十餘員名前赴襄陽、宜昌協勦。並四川、雲貴官兵亦一體陸續抽撤，分赴達州、南籠各軍營聽候調遣。三廳甫定，公暨姜、鄂二公奏請加賑，及附近之麻陽、瀘谿、永順、保靖四縣難民，各展至五六月底停止。又會奏苗疆添設營汛官兵，新設土弁，修築城堡各事宜。其略云：苗境地廣山深，將來留兵全撤，兵額較少，不足以資控制，是築堡添兵實爲目前急務。今於花園汛設立一鎮，以附近之永綏協、保靖營隸之。改乾州營爲協，以辰州副將移駐，隸提督統轄。其湖廣提督兼駐辰州，應將洞庭協移駐常德，而以常德城守

營移駐洞庭。此外如鎮筸屬之巖門汛、廖家橋、得勝營、小鳳凰營、樂豪、乾州屬之鎮谿所、喜鵲營、强虎哨、灣谿、河谿、花園屬之隆團、涼水井、沙子坳、永綏屬之滚牛坡、鴨保寨、辰州屬之瀘谿、烏宿、洗谿、浦市、永順屬之古丈坪，均擬設營駐兵，互相犄角。其中有因原設額兵不敷防禦，擬請增添者，有向無營分，今請添設者，有將原設營分酌量移駐者，皆察看地勢緊要、節節布置，期於控馭得宜。統計苗疆兩鎮兩協各營汛共添兵四千八百七十五名，大小員弁擬添總兵一員，參將一員，遊擊一員，都司五員，守備七員，千總十一員，把總二十二員，外委三十四員，額外四十四

名、酌量分駐、彼此互相稽察、苗寨悉在範圍。庶邊防呼應既靈、而藩衛益昭嚴密。又鎮筸所屬之四營、永綏所屬之六里、地方遼濶、羣苗錯處。前經和琳奏定章程、擇各路降苗之明白曉事者、酌放土守備、千、把、外委等缺、管理苗民。除前此明亮、額勒登保、德楞泰驗充拔補外、臣等隨時驗放、前後約四百餘人。凡苗衆爭鬭竊盜等事、責成查辦。並照四川屯練降番量給饟銀之例、依次遞減。仍察看苗人是否始終悅服、分別陞降賞革、以示勸懲。其保靖所屬六、七、八三都亦一體設弁給銀、用資約束。至乾州、鎮筸、永綏、保靖各處城垣、業經勘估興修、其餘官兵安營之處、濠溝

壁壘粗有規模，只須補葺加高，毋庸另建。此外零星營卡，即令該弁兵自行砌築。惟兵房一項，應請一律蓋造，每名給房一間，各就本營汎地鱗次搭蓋，安置兵眷。而辰郡撥駐提標兵一千三百餘名帶眷遷徙，亦應按照人數添蓋兵房，俾供棲止。奏入，並

勅部如所議行。奉

賜

聖製詩五集一分。三月，教匪回竄應山、武漢戒嚴，公撤出北省標兵九百餘名，交前任提督劉公君輔帶領，駐駐漢口鎮。復親歷鎮筸、永綏一帶苗寨，周加賞賚，撫諭倍至。苗衆擁道歡迎，伏地感泣。並勘視三廳城堡

各工、及衙署兵房。事訖仍回辰州。四月、撤廣東西兵四千名、飭交高州鎮總兵木騰額、新太協副將官保等帶往達州協勦。又撤廣東兵一千七百餘名、飭交潮州鎮總兵托爾歡等分領回粵。五月、撤回雲南兵一千八百九十七名、廣西兵三千名、分赴南籠、西隴調遣。續撤廣東兵三千名回粵。各處城堡、營汛、兵房次第修造、添募新兵足額、留營差操苗疆。外省防兵數萬、至是全撤。方公甫至之初、遠近諸苗向嘗為逆者猶芽蘖其間、反覆靡定、當事深憂之。公怵以嚴威、結以恩信、身率數騎出入蠻寨之中、推心置腹、如我赤子、見者爭稽顙悅服奔走偕來。遂乃洗甲韜弓、還

師振旅、境外有長城之固、軍中無刁斗之驚、戎政具修、邊患永弭。跡其從容鎮靜、若無所難、而五月未周、萬里咸輯、南人服諸葛、吐蕃拜令公、方諸古人、何慚鼎美矣。苗疆向有神祠、土人稱爲白帝天王、苗民畏服、屢著靈異、奏請

勅封神號。又從前三廳殉難文臣彭鳳堯、武臣明安圖等四十四員、紳士王乙魁等四十餘人、並盡節婦女、查明請

旨議卹。公自爲諸生時、讀涑水資治通鑑、輒有志續成之。凡宋元以來事蹟之散逸者、網羅搜紹、貫串叢殘。雖久典封圻、而簿領餘閒、編摩弗輟、爲續通鑑二百二

十卷。始自建隆訖於至正，閱四十餘年而後卒業。復爲凡例二卷、序文一首。畢生精力盡於此書，至是乃付剞劂。藝林鴻寶，海内爭欲先覩爲快。公體素豐碩，頻歲久勞勤，時時致疾，猶盡心
國事，宵旦不敢自安。是月二十三日，偶失足仆地，侍者掖起之，左手足微不仁，遂病。
上聞，
特賜
御藥房修活絡丹二十丸，屢
降旨詢問，
諭令安心靜攝。公感激

主恩、雖在牀蓐、仍力疾視事。辰州本邊徼、無良醫、藥品尤劣、服餌久不效。至閏六月後、病日亟。次子嵩珠、長孫蘭慶來侍疾、惟屬以讀書上進、勉報
鴻慈、無一語及私。秋七月三日丑刻、卒於辰州行館。臨終手草遺疏、流涕望
闕作叩謝狀、情詞悽愴。並請以長孫蘭慶改襲輕車都尉世職、而以次子嵩珠承廕。疏入、奉
上諭、湖廣總督畢沅老成練達、勤幹有爲、宣力封圻二十餘載。前歲剿辦苗匪、經理軍儲、並無貽誤。上年教匪滋事、該督帶兵收復當陽、曾賞給輕車都尉世職、嗣駐劄辰州、辦理湖南苗疆善後及撤兵各事宜、積勞

嬰疾特由驛馳賜丹丸、俾資調理。旋據該督奏稱數日以來、尚能力疾視事、節次諭令安心静攝、以冀速痊。兹聞遽逝、殊深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䘏典、該部察例具奏。至前賞該督輕車都尉世職、著照所請、令伊嫡長孫畢蘭慶承襲。其應得廕生移給次子畢嵩珠、以示眷念施恩至意。有五谿籌筆續集一卷。八月、靈輀旋武昌。冬十月、抵里。禮部專疏

請

䘏、奉

旨依議。蘇州府知府任公兆炯親詣讀文致祭。其文曰、

皇帝諭祭病故原任湖廣總督畢沅之靈曰、鞠躬盡瘁、臣

子之芳蹤、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畢沅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聞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典、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庶慰匪躬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尚克歆享。嘉慶三年春三月十八日、其孤嵩珠、鄂珠及孫蘭慶等奉櫬卜葬吳縣上沙。舊有陸氏水木明瑟園、公愛其幽曠、購爲別業、至是遂營吉壙。少司寇青浦王公昶表阡、少詹事嘉定錢公大昕誌其墓。信今傳後、百世下庶有徵焉。

右年譜一卷、善長於丁巳夏初從事辰州行館、承公命掇拾編次、甫及半而公已病矣。將病前數日、公笑語善長曰、吾屢以此事屬君、君牽於衆務、卒未就。乎

生本末，咸在聞知，比十年尤所親見。心勞力瘁，具有萬端，庶君能條縷而宣達之，惟冀速成，幸毋嫌能事促迫也。嗚呼，孰意其將歸道山，若有先見耶。公長身偉幹，豐頤而廣顙，疏眉目，容止威重，望若天人。其政務崇

國體，卹民艱。僚屬推誠，不爲苛察，人亦無敢售以欺詐。所交皆當代鉅卿。初在

樞庭，史文靖公居政府，每見必稱大才。機鑒精明，引薦多成偉器。今大學士諸城劉公、四川總督宜公、前兩江總督福公、雲貴總督富公、陜撫秦公、雲撫江公、貴撫馮公、楚撫汪公，並其向時屬吏也。尤好延攬英畯，

振拔孤寒、士之負笈擔簦走其門者如鶩。片長薄技、罔弗甄錄、海內慕爲登龍。餘姚邵學士二雲經術湛深、陽湖洪編修稚存、孫觀察淵如文章博贍、咸得公講授汲引之力。逮殁士林痛傷之。性恬淡無他嗜好、獨愛鑒別名人手跡、凡晉魏以來法書名畫、秘文秘簡、暨金石之文、抉剔蒐羅、吳下儲藏家羣推第一。勤學富著述、從少至老、無一日廢書。每鏤布一種、遠近爭求、至爲紙貴。今未刊者尚有靈巖山人文集八卷、史籍攷一百卷、河間書畫錄四卷、三楚金石記三卷、湖廣通志一百卷。嗚呼盛矣。善長向客西徼、早識公、越十年迺就幕府、又六年而公卒。從其喪由辰州歸、

及兹始克送葬，然知己之感未嘗一日去諸懷也。公嘗夢其前生爲終南山道士，故寫終南招鶴圖以寄意。其没也，辰郡首邑沅陵，喪歸以八九月，與公姓名字並符合，益歎降嶽列星，非偶然者，因併記於末。時嘉慶戊午夏四月，善長謹識。

先祖宮保公遺有經訓堂叢書、關中勝蹟圖、靈巖山人詩集、年譜各版片，向藏家園，庚申燬於兵燹。長慶大懼宮保公一生著作泯没不傳，先將年譜一卷付梓，餘俟陸續重鋟。

同治十一年仲夏上澣，孫長慶謹識。

曾孫庭森蔭芴謹校。

校記

①「注澧」之「注」乃「淮」之誤，見乾隆《御製文集》二集卷一五原文。

病榻夢痕錄

清·汪輝祖　口授
清·汪繼培　汪繼壕　記錄
清·汪繼坊　整理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光緒間刻本

祖自撰，汪繼坊等補編。清光緒間江蘇書局刻《龍莊遺書》本。

汪輝祖（一七三一——一八〇七），字焕曾，號龍莊，晚號歸廬，紹興府蕭山（今浙江蕭山）人。少讀書，習舉業，父亡家貧，自二十三歲起，爲養家糊口，受州縣聘爲幕友，協助處理刑獄。曾從同事諸暨駱彪究心刑名之學，成爲當時著名的「紹興師爺」。佐治之餘，不忘治學應舉，於乾隆四十年登進士第。此後十年，仍在江浙各地爲幕賓。乾隆五十一年授湖南寧遠知縣，在任頗有治績，深得民心。調署道州知州，未上任，以忤上司被劾罷官歸家。嘉慶十二年卒，年七十七。輝祖留心史學，嘗與著名學者邵晉涵、章學誠、錢大昕等交遊。著有《佐治藥言》、《學治臆説》、《二十四史同姓名録》、《遼金元三史同名録》、《史姓韻編》、《元史本證》等。

《病榻夢痕録》乃譜主於嘉慶元年病中口授，命二子繼培、繼壕記録，再由長子繼坊排比整理而成。紀事起於雍正八年，止於嘉慶元年六月。《夢痕録餘》則爲嘉慶三年夏起由作者手自筆録，以後隨録隨刊，起於嘉慶元年七月，止於嘉慶十一年元旦。自此至次年三月譜主去世，中間十五個月事，爲其諸子續録。

此二書既爲年譜，又是回憶録，其記載較一般年譜更爲詳盡。雖曰口授，但决非只憑記憶，而是根據大量的原始記録而成。書中備述了作者一生苦學、佐幕、做官、家居之歷程，及其爲人處世、思想感情、家庭生活、社會交遊；記録了他處理過的重大案件，他爲記事抒懷所作的詩歌，師友的言論與書劄。讀過此書，仿佛一個活生生的汪輝祖就站在你面前，可以增進人們對幕客（「師爺」）這一特殊人群之認識。特别值得稱道的是，作者非常關心普通百姓的生活，書中用很多筆墨詳細記載了各時期田地、糧食、棉花的價格，銀與錢的比值，番圓（西洋銀元）與錢的比值，年成的豐歉，災荒與災民的慘況，等等，具有極珍貴的史料價值。因此有學者説此譜不但是汪輝祖個人的傳記，而且可當作一部乾嘉年間的社會經濟小史。

古人晚節末路不忘箴儆、往往自述生平、藉以考鏡得失、亦行百里者半九十意也。余少孤露、承
先人遺訓、凜凜懼隕墜。佐治入官、數十年、閱境遇夷險、風景變遷、情動於事、過輒忘之。奉職無狀、邀
荷
聖恩、不加重譴、歸臥故廬、省諐補過。他山之錯、畏我友朋、多舉既往、以勖將來。去冬嬰末疾、轉更沈劇、自分必死、恐無以見　先人地下、循省舊事、不已於懷、曏之所忘、今迺歷歷在心目矣。會感夢中案冥寤、益信一言一行、如有臨鑒。入春以來、病體稍閒、

口授培、壕兩兒依年撮記、至今夏而止。六月、坊兒試禮部還、命其重加排比、析爲二一卷、題曰病榻夢痕錄。東坡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余不敢視事如夢、故不免於痕。雖然、夢虚也、痕實也、實則誠、誠則毋自欺。硜硜之守、實卽在此。書其端以告子孫、俾知涉世之難、保身之不易也。歸廬主人輝祖識。

嘉慶元年七月一日。

病榻夢痕錄

卷上

雍正八年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寅時、余生於大義邨中巷尚友堂之東室。汪氏自大倫公始由鄞遷蕭山傳十六世爲　曾大父孚夏公諱必正。曾大母沈孺人、生子三、先大父贈文林郎朝宗公諱之瀚、季子也。先大母贈孺人、即　曾大母姪、生二子、長爲　先考原任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贈文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南有公諱楷、輝祖遡遷蕭祖爲十九世孫。時　奉直公以謁選入都、　先嫡母

方太宜人宿疾未瘳，先生母徐太宜人免身四日，即起治爨汲，因得脾泄病，至老不瘉，爲𪜉䄄終身罔極之痛。同里王宗炎填諱。

九年辛亥，二歲。奉直公留京都。先是，奉直公與山陰王坦人先生宗閔交最摯，庚戌六月王宜人生，即有婚姻之約，及余之生，遂訂姻焉，無媒妁也。

十年壬子，三歲。奉直公選河南衞輝府淇縣典史之官。

十一年癸丑，四歲。

十二年甲寅，五歲。就外傅。五月二十九日，先嫡母方

太宜人卒。徐太宜人嘗語輝祖、汝生時、吾方年少、晝勞苦、主母恐吾倦寐失汝乳哺、夕抱汝寢、汝啼付吾乳、乳訖復抱去。易襁褓、燥溼必身親、以爲常。氣垂盡、尚執汝手、屬汝兩姊好好照看。憐汝如此、汝當時時記念。輝祖年四五十、與兩姊言、感母慈恤、猶相向泣下也。十一月、先大父爲 奉直公聘繼室 王太宜人。

十三年乙卯、六歲。 王太宜人偕 徐太宜人挈輝祖之淇縣、延家靜山師崇智至署課學。

乾隆元年丙辰、七歲。 先大父至淇署、命余曰輝祖輝

祖之生也、先大父年已五十有九、甫抱孫、甚喜、咳名曰垃圾、取其賤且多、而有資於農也。五歲就傅、更名曰鰲。至是見余能解字義、可讀書、爲定今名。余見酒輒喜飲、一日署中讌客、有火酒、盜飲醉死、浸髮水中、越夕乃甦。自是杯勺不能入口。

二年丁巳、八歲。讀書官署、有兩陶器俱墮地、薄者毀焉、春直公舉完者而示粹祖曰、能厚如此、則均完矣。因言做人須厚如緞、可耐幾年、過即爲紙、亦須爲繭紙、尚可剝幾層、若爲竹紙、則一觸便破矣。

三年戊午、九歲。讀書官署。

四年己未十歲。正月、奉直公以、先大父年老、家有弟、例不得終養、引疾去官。三月、發淇縣、取道濟甯。王太宜人方娠身、同徐太宜人坐獨輪篷車、甚苦、以貧不能雇大車也。五月、抵家。弟榮祖生、七月殤。先大父寶愛輝祖甚、每觀劇必令隨侍。歸則問所演劇姓名賢否、能對則喜。一日、觀演繡襦記、先大父曰、鄭元和賴得中狀元、可以做人。輝祖對曰、雖中狀元、畢竟不成人。先大父嘗舉以告親黨曰、此兒竟識得做人。輝祖至今識之不敢忘。一日、有鄰生歲試劣等、衆斥其名、輝祖亦笑之。

先大父怒扑輝祖曰、是秀才纔有等、汝尚無等、安可輕薄笑人。輝祖跪謝、則又曰、吾望汝他日做秀才、著藍衫拜吾墓下耳。十月、仲姊歸孫氏、余潛出登舟觀綵輿、失足墜水、没入舟底、逾時獲救、先大父痛撻之。十一月二十日、先大父卒。是歲仍從靜山師學。

五年庚申、十一歲。元日、效蹴鞠戲、奉直公訶止之、授陳檢討四六一冊、令每日讀半篇、不得下樓。輝祖後佐幕、以駢體文受知當事、本於是也。是年、延邑生鄭又亭師嘉禮主塾、令輝祖受業。初、奉直公

以賈起家、置田百餘畝、援例入官。先叔父里居、爲博徒所蠱、斥賣幾盡。奉直公既歸、或謂訟必直、田可復也。奉直公不忍辠叔父。至是資用日絀、經理 先大父墳墓畢、之廣東謀生。八月十五日夕、紆道過會稽外家、輝祖從。初放舟、密雨如絲、輝祖枕 奉直公左股臥。行二十餘里、撫輝祖起、推篷四望、顧謂輝祖曰、兒知吾此行何爲者。輝祖未有以應也。奉直公曰、垂老依人、非吾願也。幸老親尚健、不及此時圖生理、兒將無以爲活。輝祖泣、奉直公亦泣、瀏漓不自勝。强爲輝祖收淚、雜舉

經書令輝祖背誦、因問曰、兒以讀書何所求。輝祖對曰、求做官。奉直公曰、兒誤矣、此亦讀書中一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做官、不失爲好人。逢運氣當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受百姓詬駡、不貽毒子孫。兒識之。後又雜舉論語學而孝弟數章講説之、夜分乃寢。至會稽、又手授綱鑑正史約一册、曰、日後長成當熟此。遣輝祖歸家、遂行。蓋自此不復奉庭訓矣。

六年辛酉十二歲。從鄭又亭師學。奉直公於前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南海旅邸、四月喪歸。兩太

宜人勵節食貧，紡績餘功，兼餬楮鏹自給，晝夜不少休息。常泣而訓 輝祖 曰，兒不學，必無以爲人，汝父無後，吾二人生不如死。督 輝祖 愈嚴。

七年壬戌，十三歲。從鄭又亭師學。時門緒中衰，近族多不自立，諸博徒復誘之，皆疑 兩母從宦有私蓄，日夜慫慂叔父向 兩母索錢，不得錢則撻 輝祖。兩母百方貸錢應之，甚至從 徐太宜人手篡 輝祖 去。多有勸徙居以避者，兩母以宗祊在，堅不聽。往往炊煙不繼，至衣單禦冬。奉 先大母及育 輝祖，則衣食無少缺也。

八年癸亥、十四歲。從鄭又亭師學。同學四人、遇諱祖獨嚴、每作一藝、必令三四易稾、自晝達昏、不使頃刻暇。諱祖甚苦、私屬姊壻孫惠疇世采問之。師曰、此子必可成就、惜不肯潛心。吾鞭辟近裏、或可望其向學、縱之則終身誤矣。諱祖一生感師言入胏腑也。以兩太宜人力不能具脩脯、歲終師他就館。

九年甲子、十五歲。族叔奐若先生家延上虞徐冠周師冠主塾、諱祖附學焉。朝暮往來、徐太宜人親翼護之。師年將七十、子幼、視諱祖則念己子、故教諱祖極摯、爲制字曰煥曾。嘗勖諱祖曰、若不勉學、不

能成立，若毋無出頭日矣。蓋知輝祖之有家難也。輝祖家與塾隔河，每出塾，師必目送輝祖過橋乃入，至今念之，猶常泫然。鄭師閱文最嚴，師以鼓勵爲事，獎許甚至，故是年行文調暢。蓋非鄭師無以立學之基，非師無以長學之趣。二師之教如此，所謂相得益彰者乎。是歲外舅王坦人先生官淮安山陽縣典史，或傳余從叔父博簺無行，有獻諛者謂無媒聘，可悔。家人幾惑其説矣。王宜人聞之，日夜泣，毋氏以告外舅，憐之。時余方學爲詩，即事云事有難平處，心無不用時。題牡丹圖云：圖成莫訝

開不早開時便得稱花王。長短句云、腸似黄河迴九折、一折一番愁。河流無盡頭、愁到幾時休。里人傳至山陽、外舅見、曰、此子能處憂患、雖辛苦、終當有成。浮言漸息。

十年乙丑十六歲。徐師以疾去、輝祖力不能更從他師、依兩母起卧小樓。兩母督之學、不敢跬步出門外也。檢先人遺篋、得太上感應篇註、覺讀之凜凜。自此晨起必虔誦一過、終身不敢放縱、實得力於此。

十一年丙寅十七歲。依兩母學。縣試童子、輝祖請往、

兩母謂輝祖、學未成、且家貧、未之許也。固請、兩母曰、若自揣可進學乎。輝祖自詡其技、輒應曰可。兩母曰、既可進學、豈有不令汝去者。六月、至縣、見試人多著紗單衫、心羨之、或贈錢許製衣、輒代作文。比案發、族中十八人皆招覆、輝祖獨不與。

兩母不悅、既知輝祖受錢、則大怒曰、兒無志氣、爲利不惜名。予扑、而遣歸錢。輝祖痛自悔、晝夜學。八月、府試、十八人者皆不招、輝祖終試。九月、督學江甯陳秋崖師其凝試第六名入縣學。首題盡徹題三里之城兩節、平日二、次覆試題鄒與魯閧。從山陰茅再鹿師詒孫論文。

十二年丁卯、十八歲。王氏母舅延課諸子、凡七人、館脩十二緡、以三緡餽山陰張百斯師翮益、從論文焉。應鄉試。第一場有同號生呼求換卷、提調鹽驛道趙公侗斅見其七藝俱完、而卷前後各書一好字如杯大、問之、生曰、某卷完熟睡、夢人伸手入簾曰、汝今科必中。令於手心手背各書一好字、不料俱在卷上也。趙公曰、好字於文爲女子、汝自問平日有辠過否。生再三哀籲換卷另書、貌若甚恐。場中有鬼神、可不懼歟。浙江額中舉人一百四名、是科始減十名、榜發不售。

十三年戊辰、十九歲。二月、外舅以輝祖不能專學、招至官中、從山陽孝廉許虚舟師延秀游。至十一月歸、有邀觀社劇者、余謝不往。徐太宜人曰、今日戲場喧嚷、吾都無所恐。往時汝去、吾聞嘈雜聲、即膽碎、慮汝挨擠也。余聞之悚然汗下、從此不敢入戲場。是歲叔父挈眷他徙、大母欲偕行、兩母泣留而止。

十四年己巳、二十歲。仍館王氏舅家、從張翥斯師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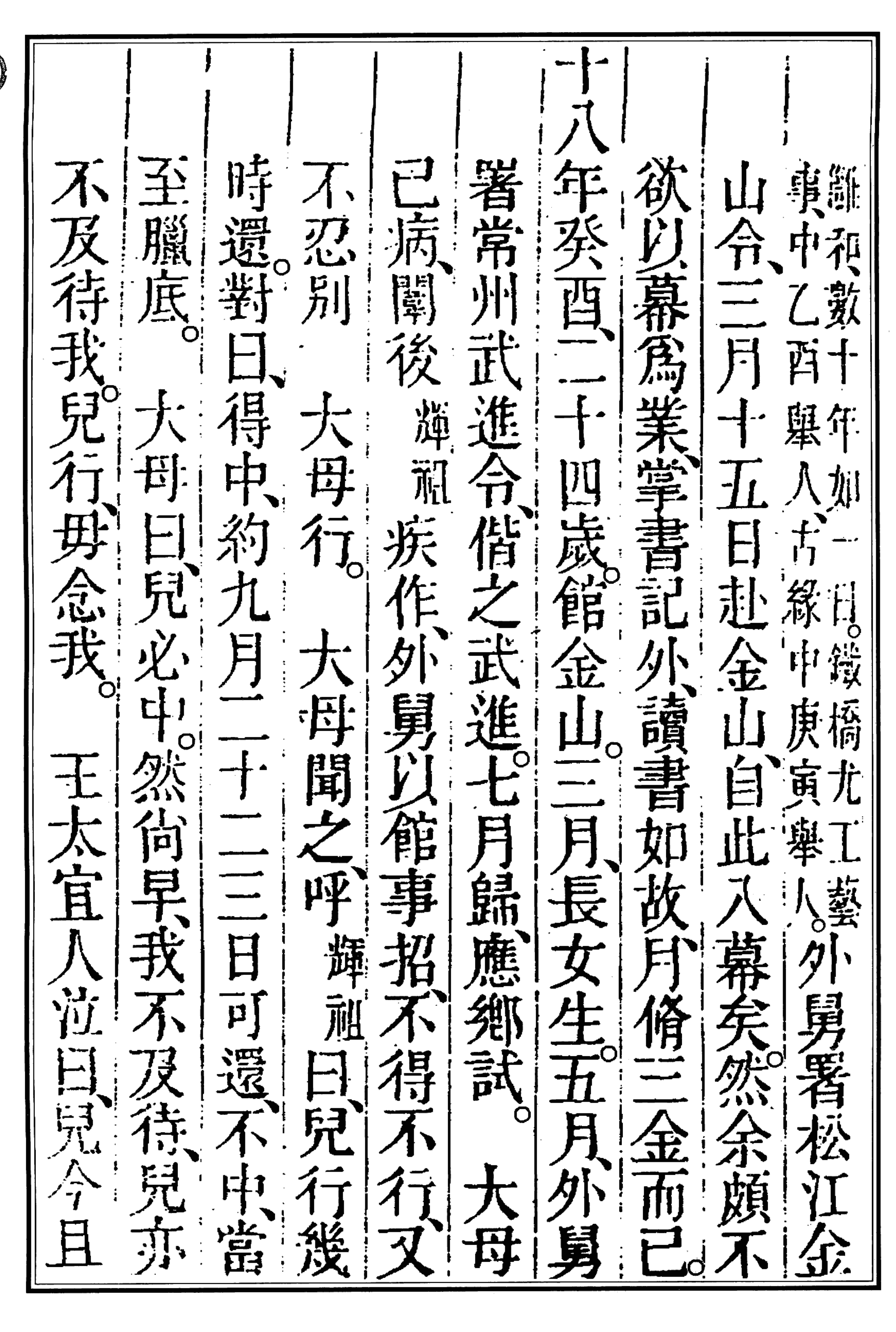
十一月、王宜人來歸。

十五年庚午、二十一歲。山陰馮思詠師館安昌沈氏、輝

祖從遊焉。五月朔、嚮晦、發頭眩病、仆跌後園池步、腰以下皆沒水。黃昏、館僮覓獲救起、尚未甦也。甦而病、遂歸。八月、應試不售。

十六年辛未、二十二歲。族伯表山先生（鐸）延課子弟。是歲、訂交先生子壻山陰徐頤亭。（夢齡。頤亭上舍生、篤學、工醫術、後以醫歿於塞外。）作應舉文寄山陰楊魯蕃師（際昌）誨定。

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二月、應恩科鄉試不售。是科三場策問小學、余素未究心。仁和嚴古緣（果）淹雅貫通、爲余歷歷言之、始得完卷。自此訂交、幷交其弟鐵橋。（誠。古緣爲人愨信有學行、屢過其家慶雲橋、[illegible]）


雖稚、數十年如一日。鐵橋尤工藝事、中乙酉舉人、古緣中庚寅舉人。外舅署松江金山令、三月十五日赴金山、自此入幕矣。然余頗不欲以幕爲業、掌書記外、讀書如故、月脩三金而已。

十八年癸酉、二十四歲、館金山。三月、長女生。五月、外舅署常州武進令、偕之武進。七月歸、應鄉試。　大母已病、闈後　輝祖　疾作、外舅以館事招、不得不行、又不忍別　大母行。　大母聞之、呼　輝祖　曰、兒行幾時還。對曰、得中、約九月二十二三日可還、不中、當至臘底。　大母曰、兒必中。然尚早、我不及待、兒亦不及待我。兒行、毋念我。　王太宜人泣曰、兒今且

病奈何。大母曰，毋慮兒有後福、多壽多兒孫。先是，徐太宜人不得於叔母，因漸失大母歡心，輝祖又不肖，往往爲徐太宜人累。比大母篤老，叔母棄去不顧。徐太宜人奉事惟謹，並教輝祖曲體大母意，大母安焉。至是，呼徐太宜人至榻前曰：若善事我，願若子孫皆如輝祖，子孫娶婦皆如若也。余遂行。十月初二日，大母卒時輝祖未歸，祔身祔椁皆兩母主之。後輝祖十五年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今年六十餘，回思大母言，若前知者。

十九年甲戌，二十五歲。四月，外舅丁丙難，在武進候代，薦余揚州鹽商程氏主管文翰，歲可得脩一百六十金，余欣然應之。既聞商人倨甚，每坐榻牀，倚炕桌南面，客皆侍坐白事。余度不能耐，告外舅辭之。

十二月，常州知府海陽胡偶韓先生文伯招掌書記，以外舅故屬吏，無關聘，歲脩二十四金，余就之。聞者俱以爲怪，余曰：「脩雖少，太守當賓禮我也。」外舅頗以余爲傲然，甚韙余言。

二十年乙亥，二十六歲。二月，館常州。公事暇，從同事諸暨駱炳文先生虎究心刑名之學。九月，胡公陞江

蘇督糧道，予辭焉。公曰：吾遂不能久屈子乎？留益堅，許每月增脩八金，盜一歲不啻倍蓰矣，遂同之常熟。胡公端人也，禮余在諸賓之上，每遇大事，必招與議，所持論多見採納。嘗語諸子曰：汪君必不久於人下，異日　國家有用材也，兒輩當師事之。公嘗言能思則事成，思之爲字，田在心上，田中一十字，四面俱到，缺一面則心有未至，故公慮事最密，時號三世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所不用其思也。待余極瑣碎，語人曰：汪君明爽，吾欲以細緻成之耳。余佐幕數十年，得免粗疏之咎，皆公之教也。

凡代譔文字、類用駢體。一日、譔陝藩唐莪邨先生綏祖祭章、序其巡撫湖北時被劾起用、胡公弗慊也。踰月、陽湖楊編修述曾自揚州還、言祭章八十餘、無過常熟者。公以語余、喜見顏色。後有所作、無不稱指。嗟乎、士當未遇、豈不重賴先輩齒牙餘論哉。時禁私鑄小錢、舊傳寬永通寶、撫軍行查年號來歷。會有贈胡公曝書亭集者、余鐙下偶檢閱其跋吾妻鏡云、吾妻鏡、亦名東鑑、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東鑑爲日本國書、寬永三年者、明天啟四年也。遂白公据申。開卷

之有益如此。自此幕務稍閒、即從公假書記誦、不敢自暇逸矣。是年、歸第四妹於山陰沈有高仁垓。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匄殍載道。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七歲。胡公督運臨清、余以病不能遠行、就無錫縣魏公廷夔館、副秦君治刑名。秦君專法家、熟律令。縣民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秦依服制擬軍。余曰、童養也、可以凡論。秦不可。魏公屬余主稾、余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駁、余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

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爲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余議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尚未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虚名也。王習呼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尚未成。且記曰

附從輕、言附人之辠、以輕爲比。書云辠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況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栁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爲四別娶、似非輕縱。遂蒙批允。余名頗爲撫軍所知、撫軍者、番禺莊滋圃先生有恭也。五月、魏公丁內艱、余歸應鄉試。是科舉人廣額十名。九月、下第、胡公復以東招之常熟、仍司書記。十一月、胡公同錢穀友朱君赴淮安謁總漕、余偕行。舟次、胡公與朱持論多齟齬、將至

淮安，余詢其故。因江淮衛漕船多滿十年，糧道已發價改造。其閒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朱援例頂詳，總漕不准，是以主賓迕。朱檢例案付余披覽，曰：吾遵例，夫何尤？余曰：君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爲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可。胡公大喜曰：是說今始聞之。朱曰：吾力竭，請以累子。余辭不獲，遂爲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十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

壬、上之日曬雨淋、猶有苫蓋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版片泥膠苔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强起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黄，設有疎虞，所關匪細。故不敢因愼重錢糧致誤

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朱覽之曰：吾實念不到此。胡公遂錄稟呈總漕蘊公著大爲許可，令速歸請撫軍會行，萬一部駁，可奏免也。後呈稟撫軍莊滋圃先生曰：理足詞達，必可不致部駁。又曰：此稟另一手筆，得毋易友乎。胡公以余名對。先生曰：前在無錫辦浦姓案，甚有膽識，將來條議當令此君

爲之。余自此更爲胡公契重，遂留常熟，兼司條議事。次年，

聖駕南巡，胡公派理船隻并前營差務。十月，余同赴清江浦。余自出游，歲終必歸省，是歲即於途次度歲。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佐幕者義分亦然。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八歲，留胡公幕。四月，差竣，偕至江甯辦報銷。寓秦淮河房，得以略游金陵名勝。七月，回常熟。又同胡公赴海州督捕蝗蝻，兩旬餘，又至安東回署。十二月初，同至常州查漕。蘇州白糧幫千總姚　起濬　忤胡公意，立欲劾參，余以口過不可。

議相左、初五日辭歸。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九歲。正月初八日、胡公遣戚持札到家、代爲謝鼻、再三堅請、復同至常熟。常熟有虞山虞仲、言子之墓在焉、虞墓上、言墓下。虞之子姓爲仲氏、每展墓、必經言之墓道、言以爲越界、歲必競。由縣而府、而司、而巡撫、訟十餘年未結。撫軍委胡公查議。仲以言墓在虞墓禁地之内、謂言氏占其墓道、言氏之譜牒則界起於漢時、各不相下。道左十餘丈有荆榛僻徑、言欲仲另闢行路、而仲不願也、故斷斷斯獄者卒無成議。余以爲非可例定也、

乃爲之議曰、墓前禁地之説起於後世、仲説不足爲憑。言譜墓道起於漢時、亦荒遠無稽。虞先言後、相距數百年。虞以讓國而逃、必不愛此區區之地。言爲道南文學、禮讓爲先、必不忍與先賢爭路。兩姓互持、皆非祖宗本意。若舍正途而另闢荊榛、不惟不便、亦屬非禮。應令仲氏每年展祭俱由言氏墓道而上、墓道之外、不得樵採、庶奠幽魄而杜囂風。案遂定。胡公欲留余度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猶未許歸。余題詩於壁、如歸豈復歎他鄉、爆竹聲中歲欲央。八口自憐窮骨肉、一年幾得好時光。殷勤醖酒開東閣、寂寞斑侵衣負北堂。記得臨分曾有約、椒盤鞠蘼捧霞觴。

曉胡公見之曰吾過矣即具快船飛送於除夕到家是年聞靜山師卒於京師屬族兄鳳琳綬歸其喪歸第三妹於同邑陳景聲之柔初自號曰龍莊以家居鎮龍莊也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歲正月以媵婢楊氏爲妾赴胡公幕三月昌邑孫景溪師爾周自山東至署胡公屬余錄文字就正余錄窗課三十篇面呈閱一月師不置一詞心疑之而不敢請也以告胡公次早余未起師衣冠來謝曰子文久閱矣頗不愜於心子才可以入彀而文不合格妄爲譽則不安直言之

又恐見皐、當候別時奉繳、故不動筆。昨胡公謂我懶、且言子兩節毋苦教、志在科名。月來見子執禮甚恭、虛心可敬、當以吾意爲子評之、毋誇也。是日、卽將文一一評改、有從破題抹起者、有逐句抹者、有隔句抹者、三十篇中、得連圈者三句耳。余讀之、汗流浹背、多不能解、則執卷求教、師一一申言其故、眞聞所未聞。遂執弟子禮、每日官事畢、卽赴師請題、次早呈卷。如此者兩月餘、漸爲師許可。七月、余歸應鄉試、師亦返山左。同至蘇州、過余舟握手言曰、子技成矣、然得失不可知。吾此行服闋謁選、

萬一南來，子尙佐幕，當虛席以待。余謹對曰，二母多病，不能遠離。若吾師官在千里左右，必當應命。各揮淚而別。是科二場刪表判，以第一場經文四篇改入二場，增論一篇，二場增五言八韻排律一首。八月初八日入闈後，大雨，水溢及坐版，闈中狼狽，幾不完卷，甚負吾師敎誨。十三日，二場卽病，不能飮食，勉完三場，恩恩還里，遂病甚，不能興，轉側需人，日惟啖生栗數枚，垂絕者屢矣。明器已具，醫師莫名其病，自信不起。九月初八日夜，王太宜人夢中堂有南面坐者數人，東西侍者甚衆，吾祖

吾父皆右隅侍。南面者語嘈嘈不可辨、惟東面立者傾而癱、煖帽徽鬚、向上揖曰、該畱垃圾。有數人哭而出、吾祖吾父向上拜跪、若有喜色。晨起吾母爲余言之、曰、此有先人可護、當無害也。是日亭午、徐頤亭來省、爲余診脈、告吾母曰、舅無他病、因闌中水氣直達上焦、所以飲食不通、體溼故不能運動。用人蔘桂附重劑治之、一飲即睡、醒下水數升、即能轉身。又一劑即能起坐、不數日而瘳。十月初一日赴館。先是、　曾大父以下同堂伯叔三人從昆弟九人、多强壯、　余最孱弱善病、　兩母常憂

無年。自十月至亥年二月、伯叔昆弟先後殂謝、惟存叔父一家客游、而余則自此康强、不復再病。殆兩母節孝之苦、足以蔭芘後人、所謂該函垃圾者、實邀先靈之呵護矣。素有積負、重以危疾、稱貸勢不能支。胡公久交、又不可以計脩歲終遂堅辭胡公受長洲鄭君毓賢聘、與山陰婁上舍培安基分治刑名。是年、交同邑於體乾。士宏。體乾篤行力學、以孝友著聞、後中丙午科舉人。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一歲。館長洲。縣婦周張氏、富家也、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以八月授室、

七月病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郎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二月、鄭君受詞、張氏謂繼郎物故後、苦百倍於撫孤、未亡人數瀕於死。死何足惜、但繼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死、而夫與子兜餒、其語甚哀。余弔查全卷、厚逾數尺、族繼張詞、張繼族控、批歸房族、官無成見。乾隆十九年、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甫離襁褓、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余因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

如不爲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爲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爲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繁案牘。同事諸友皆以爲事關宗室，舍律引禮，事近好奇，況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獨臆斷，必滋物議。鄭君見批大詫，再三屬改。余曰，批房族不難也，

爲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以終，不可。余爲主人代筆，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顧其爲富爲貧，論事理耳。批不可易，請易友。遂辭鄭君。鄭君勉用余批不慊也。張所欲繼者，杲已成立，因立繼書，遵依完案。後有不肖族人反覆翻告，皆不准理。至五月初五日午讌，撫軍手朱單，飭縣封送是案全卷，座客震動。余曰：吾無私，天可見，況上官乎。閱四日，鄭君謁撫軍歸，述撫軍言，盛贊此批得體，始知有生員上控，批發蘇州府親提，重責詿劣。鄭君以上官許其能，大悅。撫軍桂林陳榕門先生宏謀事皆親辦，

凡上控之案皆不批查，先以朱單弔卷，或有未愜、則戒官而兼訓幕，故一時吏治無不肅然，此其一也。時有嘉興李彝者，蠱余以利，并導余以納賂之術，余懼辠，不敢應。至七月，余歸應鄉試，代余者劉某，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撫軍訪究，二人倉皇竄逸。余私自幸，益勵安貧之志。

竊盜計贓，每米一石，例照部價作銀一兩。時米價日增，撫軍意在懲賊，飭照時價估贓，竊米七八十石俱入滿貫。余以治賊不嫌過嚴，而計贓終須課實，事主類多惡賊，不免浮開，斛隻既大小難齊，米

色役高下不一，憑一紙贓單，遽擬繯首，恐日久弊生，不無冤抑。爲鄭君通稟，請仍照部價估報。撫軍行臬司議准通行。後數年，余館平湖，援例具稟，奉浙江臬司批駁。是以江浙連疆，而糴米定臯，輕重懸殊，不知近日作何辦法也。十月，胡公署臬司篆，招余相佐。適崇明有盜右手廢而以左手開槍，縣讞依律議軍收贖。余意左手既能爲盜，自未便照廢疾減臯。第廢疾收贖，法外之仁，又不忍遽以私意創改成例。且安知非以此人律得收贖，因而坐以爲首。遂托故告辭。後果奉部駁，不准收贖。余雖

見及之、而不敢毅然請也。十月十七日、西席江都諸生吴山濤桂過齋夜話、嫌筆不中用、余適有兼毫、次晨持以贈吴、因留閲館課。少問、余所居齋屋傾頹、牀几皆爲齏粉。友人環視、謂余被壓、而余方自吴館回、交相慶也。先是四月、孫師餞發浙江、過吴門、約余相佐。鄉試荷同考官李師成渠閲薦、未售。至是遂并辭長洲歸里。是年楊氏生次女。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二歲。孫師補浙江秀水縣、余遂入幕。二月初三日到館。縣民許天若正月初五日黄昏醉歸、過鄰婦蔣虞氏家、手拍鈔袋、口稱有錢可

以沽飲、虞氏詈罵而散。次日、虞氏控准未審。至二月初一日、虞氏赴縣呈催、歸途與天若相值。天若詬其無恥、還家後復相口角。初二夜、虞氏投繯自盡。孫師受篆、即赴相驗。時松江張圯逢與余分里辦事、虞居張友所分里內、張以案須內結、令將天若收禁通報。余以爲死非羞忿、可以外結、張大以爲不然。孫師屬余代辦、余擬杖枷通詳、撫軍飭將天若收禁、并先查例議詳。余爲之議曰、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應擬絞。本無調姦之心、不過出語褻狎、本婦一聞穢語、即便輕生、例應擬流。夫羞

忿之心，歷時漸解，故曰但經。曰即便是捐軀之時，即在調戲褻語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聲稱沾飲已閱二十八日，果係羞忿，不應延隔許時。且自正月初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鄰相安，幾忘前語。其致死之因，則以虞氏催索，天若又向辱罵，是死於氣憤，非死於羞忿也。擬以杖枷，似非輕縱。府司照轉，撫軍又駁，因照流擧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夢虞氏指名告理冥司，謂余不差。是知許天若雖非應抵，而虞氏不得請旌，正氣未消，在冥中亦似懸爲疑案也。治刑

名者柰何不慎。四月、孫師保舉堪勝知府、赴部引見、留余家居相待。九月初三日、孫師回任、余亦至館、獲交師子西林。合中。西林、癸酉舉人、是歲會試中式、癸未殿試館選。爲人無疾言遽色、公明正直、體用兼該。歷官浙江布政使、卒於位。是年十二月、大寒、官河皆凍、小河冰堅、至十餘日始解、舟中人有凍斃者。紹興亦然。有廣文某倖滿求保舉、余曰、此君太熱、恐難信其終身。孫師曰、人材止可節取、必事事過慮、大憲何以保我耶。眞藹然長者之言。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三歲、館秀水。三月十七日、 先生母徐太宜人卒。先是、余每省試、吾母謂家世素無

科目、且既以游幕爲養、學而荒幕則造孽、佐幕復學則精力不繼。己卯大病後、復再三諄屬、戒勿應試。至是十四日、急足至館、歸家、吾母已病劇。十七日早、忽曰、萬一不能至九月、則誤汝試事。乃知吾母望捷甚殷、向者特慈之至耳、始立志作舉業文字、不敢懈。初、曾大父有公園在舍北、兩伯祖、伯祖母皆殯焉、先考、先妣亦殯於其右。余年十五歲時、從伯叔鬻於同族。余懼先人不安、故別租芝園殯徐太宜人、而禱於兩伯祖曰、俟考妣合窆、當求地以葬伯祖諸靈。四月十九日、長子繩坊

生。縣有貢生陶世侃以巨富聞。其父惠先以長房獨子出繼叔父、生世侃兄弟五人、而長子故絕、例得以次子之子璋爲後。世侃行第三、謀以己子後其伯兄、乘父故僞托遺命、令璋父歸嗣本生。祖次房者謂以孫禰祖、例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説未爲不可。訟至司院、錢文端公陳羣、諸宮詹錦及搢紳先生聚議此事、紛紛不決。時孫師已陞河南開封府同知、撫軍莊公以案關富室、飭縣定議後卸事。余亦無能折衷、長夜求索。忽憶禮經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之

文、爰佐孫師持議、謂禰祖之説必不可行。陶惠先出繼叔後、斷難以己之次子歸繼本宗。有子而絶、情有難安、請以其主祔食於伊父愛泉支下、聽惠先子孫奉祀、遺命之眞僞可無置議。大爲莊公所賞、詢知余名、曰、此君余在江南久知之、眞有學識。招余相見。一時虚譽頓起、錢塘、嘉興、海鹽、平湖爭致關聘、聞劉君國煊賢、遂就平湖。八月、孫師解任、卽至平湖。十月、乍浦巡司獲徐姓等九人在家拜佛、起經卷一篋、稟爲拏獲邪教。余檢其篋内、有無爲教經一帙、蠹蝕零碎、後有萬歷十七年歷城并

妻王氏字、斷續不完。餘皆金剛、楞嚴、觀音、阿彌陀、心經之類。余曰、雖無爲係邪教名、然經已歷久殘蝕、徐姓等恐非教黨。劉君親赴各家檢搜、並無違禁器物。余日聞歸教者皆長齋、以猪羊肉試之、果教、當不肯啖。當堂給食、無不啖者。訊經由來、則并諸經皆鬻自乞食游僧之手。遂照私家拜斗例分別責處、焚燬爲經、而金剛經等發德藏寺供奉。後族子在心商於乍浦、歸語余曰、彼有民家於圍內書屋中奉叔生像、謂當日誤犯巨案、賴叔保全、所以報也。余不知何事、或者其即此案中人乎。是年

新例命案初報咨部起限、幕友辦理。初詳每多草率、覆審承招往往棘手。余爲劉君稟撫臬二憲、凡初報時卽摘敘供情、擬定辠名、加稟附申。奉批准通行、大有匡正。然幕友不以爲便也、後例停稟亦漸止。如永爲成規、於獄情幕學、必多裨益矣。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四歲。館平湖。先是孝豐縣民蔣氏行舟被劫、通詳緝捕。封篆後、余旋里度歲、有回籍逃軍日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劫案正盜。劉君迓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劫贓、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

布綿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劉君覆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輸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背誦書、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竊疑之。次晚復屬劉君故爲增減案情、隔別研鞫、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歧異、至有號呼愬枉者。遂止不訊、而令縣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雜以事主原認之被。劉君當堂再給覆認、竟懵無辨識。於是各犯僉不招承。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訊及刦案、信口誣服、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

己物、裁製者有人、卽其本案、臯亦不至於死也、遂脫之。越二年、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傳主認贓。劉君回任、赴蘇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闔署譁然、謂余枉法曲縱。余聞之、辭劉君、劉君弗聽。余曰、必余畱止者、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贓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騙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劉君不爲動。至獲正犯、劉君謂余曰、曩力脫盛大、君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臯、吾不當絕嗣耳。余自此

益不敢以草供爲信、犯應徒皐以上、無不親聽鞫問。又民婦俞張氏縱女犯姦、壻覺毆其妻、張氏赴勸、被壻毆折一齒、案律應徒。余以爲婦人犯姦、皐應離異、母縱女姦、即與壻義絶、應同凡論。奉司府再駁、擬杖一百、枷號一月完結。是年爲 兩母具呈請 旌雙節、十二月、奉巡撫彙題。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五歲。館平湖。是年十二月、奉禮部具題 兩母 旌表雙節、奉
旨依議。

三十年乙酉、三十六歲。正月、奉禮部咨、 旌 兩母雙

節、建坊如例。錄事實乞言藝林。二月、館平湖。嘉興知府金匱鄒公應元雅重余、嘗語劉君、君幕汪某所辦案必爲犯人留餘地、議論純正、當有後祿。時幕中人無不排擠余者、余復不能和通、勢孤立。幸劉君信任獨深、得鄒公言、人情稍定。五月、鄒公巡視乍浦、至署下交。六月、乍浦同知陳虞盛會同乍浦營參將湯雲龍獲漁匪楊極、輾轉株連、獲盜三十餘人、以寄贓買贓諸名牽致者又不下四十人。錄盜供上申、仍檄劉君勘詳。庭鞫、則各犯皆受搒掠、徧身血痂墳起、膝踝潰爛。鞫反覆惟閩人林好

會搶奪人財物、其十六人或竊魚、或竊網、餘人皆畏刑誣服、非劫且非竊也。劉君不敢附會陳丞、止報搶奪二、人竊賊十六人、繫獄待覆勘、而盡釋餘人。余倒牘竟、晉省鄉試。比試竣至館、則參將以、調考語、總督於福建、侈張其事。總督下檄詰劉君、劉君持初說甚力、大與丞等忤、或以故出讒余。余辭劉君、劉君不可。未幾、參將病疽死、丞丁父憂去。先是撫軍熊公學鵬欲據丞申、入告臬司、李公治運謂丞不足信、應如縣申勘結。至是、總督楊公廷璋竟具丞、參將獲洋匪狀上

聞。奉

旨命浙江、江蘇兩巡撫會讞，臬司提囚至杭州，屬鄒公親鞫，因供如縣申。惟慈谿沈氏一案與事主報辭異，鄒公疑爲劫，劉君力言未允。余爲鄒公言：內河寬五六丈者，纜斷船東岸，遇風纜斷而飄西岸，則數船必不能違檣如東岸，無尺寸後先。况黃盤爲外洋，無津涯。今事主之辭以爲三船同漁一處，被風飄至黃盤，又同泊，爲三盜船同時強劫，當無是理。鄒公爽然改容，詰事主，則兄弟三人始雖同漁，既遇風飄失，各不相顧。林好等十五人各竊各船，

初非同謀，亦非同行。案遂定。顧兩撫軍謂洋匪宜重創，雖搶奪亦當援强盜律治之。幕中賓皆托故去，兩撫軍專令鄒公承辦。鄒公聽余定爰書，盡四晝夜草凡十數易。擬林好絞，餘十六人及續獲七人流徒杖笞各有差，牽致者一無與焉。

命下部議，報可。是役也，自縣稟至兩撫軍會奏，皆余持議創稟。鄒公初不知余，過蒙相賞，殆爲是案作緣也。微鄒公，吾其能行吾志哉。是年，桐鄉沈青齋啟震館西席，訂交焉。青齋爲人豁達，通徹事理，重交游，氣誼。與長舉人，後由己丑科中書官山東運河道，署總河，引疾歸。十月，妾楊氏生次男繼墉。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七歲。館平湖。平湖多富室、爭繼之訟日繁。房族不免左右袒、官吏因之上下手。余素薄之、遇有控爭之案、與劉君約、置訟者勿論、而飭房族公查、無子之人是否必須應繼、同父有無昭穆相當、繪圖稟核。其人如在、或有妻、則聽其自主、夫婦俱亾、則援無後祔食於祖之禮、令祔產以祭、不准立繼。行之數年、嚻風稍息。有殳球者、狡人也、瞯其緦服叔鳳于死而無子、自言序當承繼、據房族詞、鳳于之兄有子一人、例難出繼。鳳于生時與兄並未分產、故後妻亾女嫁、約其餘貲有田二百

七十畝當爲之後。余批以遺產一百畝分給嫁女、以二十畝營葬、一百五十畝爲祭產、祔父承祭、不必球爲過問。球控府、鄒公以爲于既有遺產、自應置後。球果應繼、即非妄告。如因其首先控爭、即予擯斥、而女撥多貲、魂惟祔食、殊非繼絕之道、矯枉過正、未昭平允。飭令查繹例義、定繼擬詳。余爲之議曰、例載無子者許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夫曰許令承繼、許之云者、未嘗勒令必繼也。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

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夫曰聽其別立，聽其擇立，聽之云者，惟其自主也。細繹例義，或繼或否，皆由無子者主之。若本人未經立繼，固無容旁人干預。夫承繼以承祧爲重，非承產也。生奉養，死服喪，謂之承祧，必繼子與所後之親恩義相維。今殳鳳于夫婦生前並未立繼，而於物故之後以爭繼者繼之，死者不知繼子之爲何人，繼子惟貪死者之有遺產，恩既無與，義不相關，是非承祧而承產也。天屬之親莫過父子，謂他人父，本非幸事，特爲所後之

親擇立，及爲房族序推，以義制恩，情非得已。故爲人後者必有其所生父命之傳，曰：已孤則不爲人後，蓋所生已殁，無所受命也。今殳球父故多年，既非鳳于之所擇，又非房族之所推，復無本生父之命，忍舍生我之恩，求爲他人作後，忘本貪財，已爲不孝。不能孝於所生之親，安望孝於所後之親？天道有知，不福不孝之子，異時祀産罄盡，勢必韭稻難供。且鳳于與其兄久屬同居，是其在生之日，專依兄子以生。今欲爲之議繼，必先爲之分家，以不知誰何之人，忽攘其兄子之貲産，恐鳳于死而有

知，亦傷心於在生之友愛矣。通盤籌畫，球無出繼之理，並非敢矯枉而過正也。人生鞠育之愛，不鍾於子則鍾於女。鳳于名下約有產二百七十畝，以一百畝酌給嫁女，所以誌遺恩於地下。以二十畝爲鳳于夫婦營葬，飾其終也。以一百五十畝援無子祔食之例，立孚鳳于祭戶，祔伊父名下，令其兄子永遠奉祀，則其父之烝嘗勿替，即鳳于之胙蠁長延，不繼而自不絕。較之准繼孚球，似爲長策云云。越兩月餘，方奉批准。後劉公語劉君云：汪友之議，創而確，吾細察之，甚敬其爲端人，倘萬一有是

識有是筆心術不正不可倚矣未幾有援是案欺寡者寡婦黃俞氏年三十餘無子撫二女孀居四年矣族長請照祔食之例以其夫遺田四十二畝盡付宗祠爲祭產聽房長稽查租息以防售賣余大訝擬批謂祔食之說所以杜不肖爭繼之習而非開房族攘產之風不得妄引殳案覬覦干咎四月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出余在家相待九月回任余亦至館黃俞氏籲懇族長於署令劉君闓燾任內呈請祔產於祠劉君批准產立黃祠祭戶由族長收租歲給俞氏租米三

十石餘歸祠管取、黄氏不得私賣、遵依。并各佃戶不得私向俞氏繳租、遵結。余曰、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例得親女承受。今俞氏孀居四年、夫所遺田並未斥賣、其能操家可知。一女孤幼、撫養嫁奩、爲日尚長、其事甚夥、種種貲費須俞經理。且疾病醫藥之需、親戚應酬之用、皆事所必有、豈三十石租息所能預爲節限。以例承夫產之孀婦、應受絕產之親女、置之局外、而轉以無干之族長爲之掣其肘而攘其財、不惟孀婦含冤、並使幽魂飲泣、無此政體、亦

無此風俗。所有俞產四十二畝、以五畝立黃祠祭戶、俟俞氏女嫁身故、歸祠收息、爲伊夫婦祔祭。其三十七畝、聽俞經管、膳養嫁葬、或存或廢、總不必房族過問、以斷葛藤。將黃任所立祠戶改正歸俞、并飭各佃戶向俞輸租、原送遵依塗銷完案。十二月、劉君陞九江府同知。鄒公先調繁杭州府、至是調福建臺灣府、以歲脩一千六百兩聘余同往、請命吾母、吾母不以爲然、遂不果行。鄒公號寶松、辛未進士、先任紹撰府、爲政廉慈、誠懇禮士。嘗謂余必不以幕終、余感其知己諾之。既不赴臺灣、屬劉君致意、欲余執弟子禮。余感其知己諾之。至臺灣後、頻以書來、情誼眞摯。俸滿進京於途次。告病後十餘年卒。兄方錢、號半谷、壬午

舉人。工古文歌詩，書入晉人之室，辱訂忘年交。戊申卒，贈余書文皆刻大雅堂集。受仁和李君學李之聘。是年館西席者，歸安孫丹林宸論交甚契。丹林信果誠篤，學行竝醕。庚辰舉人，後改名辰東，號遲舟。中壬辰會元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庚子順天鄉試同考官，卒於闈。今其長子憲緒乙卯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仍赴平湖。二月，劉君卸事，余至仁和。十月，李君以戶書匿名訐告去官，受烏程蔣君志鋅聘，遂之烏程。到館，知前友以辦沉二命案未協辭去，檢案則大愕。沉二者，沉洲之堂弟也。沉洲與蔣四共船漁，六月中泊而修之泊處有屋兩間，爲張氏所居。沉二一夕懸屍船上，蔣君

初驗沈二繩痕周匝、疑爲勒死、無可究詰。刑求張氏、張氏供初與沈二有姦、後與沈洲姦通。沈洲妒姦謀勒、蔣四從而加功。張氏聞聲出視、畏威閉戶而寢、如何懸屍、則未之見也。照謀命問擬沈洲、蔣四解府、供大翻異、故特延余接理。余曰沈二姦在先、沈洲姦在後。據沈洲供、因張氏待沈二情厚、是以生妒起謀。夫張氏以情好方密之人、目擊其因己而致死、倉猝之中、情不可遏、何致默無一言、閉戶寢息。且妒姦者沈洲、與蔣四無涉、蔣四何以遽肯加功。況勒死在地、何難棄屍遠處、而懸掛自己

舟邊揆之情理，均無一是。蔣君不能答，因尋求其故，則前友主之。蔣君咸見若不可破。余曰：必爾，獲咎甚大。遂辭蔣君。蔣君固留，乃層層推駁，屬蔣君覆勘。沈二一斃命之日，沈洲等並未相見，亦並未在舟邊歇宿。張氏歸甯數日，並未在家。查傳張氏母族，並沈二等鄰右，俱與現供相符，原審皆屬子虛。余屬蔣君乞本府發回原招，作覆審改正，詳請委員會勘。歸家度歲。是年交餘姚邵二雲。晉涵。二雲經術淹通，於書無所不讀，爲人孝友誠和。乙酉舉人，辛卯會元。壬辰開四庫館，徵召，欽賜編修，終侍講學士。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九歲。館烏程。四月、爲　兩母建雙節坊於大義里聚奎橋北岸。初買坊基時、　王太宜人曰、饔飧無寸地、且省此數百金爲朝夕計。輝祖謹對曰、此大人千古事也、所費不過十畝田貲。兒不肖、不足以給一生、幸　兩大人庇、即無田亦可以活。坊既成、輝祖奉　太宜人謝社廟神。太宜人稽顙百數方起、額爲紅腫。歸、輝祖問故、太宜人曰、我與若母薄命孀居分也。兒積誠請旌、又竭力建坊、吾願足矣。今日拜神、將汝素行及所以事吾二人者告求神鑒、使汝一第、則吾死瞑

目。煇祖泣、太宜人亦泣、累數時始罷。余赴館、太宜人曰、兒勉之、好好讀書、下場也。沈二一案先奉委歸安縣會訊、與覆審同、詳請另緝正兇。奉撫軍委杭州府覆檢、實屬勒死。因蔣君與撫軍幕友有隙、謂雖未成招、幾成寃獄、五月劾參革職。蔣君尚未卸事、秀水韓君本晉已專使來聘。會署烏程者爲戰君效曾初任也、藩司諸城劉雲菴先生純煒語之曰、烏程劇邑難治、蔣令非延汪幕則擬辟矣。友不易得、當速聘之。戰君述以語余、余感劉公之言、遂郤韓聘、仍館烏程。七月、至省鄉試。首題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次題日省月試。三題由堯舜至於湯三節。
詩題桂林一枝、得州字。五策、經解、史傳、總集、浙江
輿地、兼水利、吏治。
試竣、聞胡公由廣東藩司調任江蘇、與
孫師偕、遂之胡公署謁孫師。孫師見余闈藝、許爲
必魁。九月初八日回烏程、見題名錄、知中式第三
名舉人。至杭州謁本房象山縣知縣湘陰曾灁莊
師光先、言八月十六日漏下二十刻、余卷已閱訖、
置几右。睫甫交、忽有瓦墜於几、斜壓余卷、厚不盈
一指、而苔痕斑剝。急取卷覆校、藏於篋。方就寢、又
聞几上有聲、則余卷出篋陳几、而瓦失所在。次早
呈薦兩座主、爲擊節。已定元十日、陸耳山師欲傳

衣鉢、改置第三問。余有何陰隲、得致此祥。余曰、當是先人蔭耳。嗣晤楊首德清許春巖祖京、遂同謁兩主考國子監司業後陞奉天府府尹滿洲博虛宥師卿額、內閣中書後陞左副都御史陸耳山師錫熊、知第二場詩、第三場總集、吏治二策進呈

御覽。俱述飛瓦事、交相詫異、內簾深夜戶牖皆閉、瓦之來去眞不可解。傳其事者咸謂　二母苦節之報云。是科吾越中式二十三人、約日會讌。余揖諸同年曰、不須另會、十二月二十日爲吾　母生辰、擬稱一觴、乞枉駕爲吾　母光寵。屆期集者十有七

人。賓散、太宜人曰、三十年來惟今日畧一舒眉、吾庶幾可以對汝父矣。自阻汝臺灣之行、每慮厚脩不可多得。使汝去今年安得中、知諸事有前定也。余自丁卯省試、至今九度適在 太宜人禱神之後、天高聽卑、不信然乎。是歲叔父獨身歸來、知叔母及諸弟皆前死、叔父仍出游。六月、杭城大火。七月、德清民間有妖言、羣相驚惑、以翦髮辮爲鎮。傳至烏程、屬戢君查禁、後德清令阮君芝生坐是掛誤。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交瑞金羅臺

山有高、會稽章實齋學誠。臺山博學能文章、兼通內典、性情純一、友誼篤摯。乙酉舉人、後屢試不遇、卒於家。閱其子之明能世其業。實齋古貌古心、文筆樸茂、能自申所見。戊子于順天副貢生、丁酉戊戌聯捷、遂游不仕。四月下第、即南歸、五月到家。受錢塘芮亭齋先生泰元聘、六月至館。九月初一日、芮君侍撫軍熊公吳山行香畢、熊公受義烏諸生王學吾辭、授芮君訊供、芮君付余閱其辭、訟田土也、而後有粘單、則訐被控人家藏軍器語、多不經。余思熊公辦事認眞、見此單斷不發縣、發縣未必見單。芮君未言、亦未必見辭近雜亂、似有痰迷證、若併單發訊、恐預存成見、有意張皇、因匿其單、

屬芮君專訊辭內情節。果係瘋迷、稟請遞義烏訊結。知此事者、惟甥孫志三繼英。後二十年、繼英館義烏生應歲試考前列、固安分青衿也。向使見單時稍鹵莽、必成大獄、造孽不小矣。治獄之不可不慎如此。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一歲。正月、芮君赴天津辦差、署事者爲胡君嘉栗、仍余接理。三月二十日、戰君署歸安、有要案、招余商辦。四月十四日、家人至、知王宜人病亟。十五日到家、已帷堂兩日矣。宜人於初八日得病、病作之前、爲余製汗衫、余因作題衫詩四

首、彡成在瞑黄、疾作自夜午。卽令彡偃然、製彡人、何所。覓窄恰稱身、裁量想手拊。痛絕、寄彡詞、恩義憑記取。不著達婦心、憂著思易傷。一年著一囘、庶幾歷終古。我生彡在筍、我死彡入土。彡灰心不灰、同穴魂相語。同繪圖記事。錢塘潘中書德園庭筠作

王宜人傳、并寫寄彡圖見贈。同人題二圖、詞甚夥。

喪畢、仍館錢塘。五月、芮君回任湖州府、招解烏程遣犯吳青華到縣寄獄、爲之慨然太息。青華年二十一、中壬午舉人、負才不自愛。歲丁亥、余館烏程、主人屢言青華喫漕飯、不可容。當懲以法。喫漕飯者、官徵漕或浮額、黠者輒持短長、倡言上愬。官懼、則令司漕吏餌以金、自數十至數百、稱黠之力。若

輩歲需專取給於漕，故謂之喫漕飯。云青華爲衆黠首，推故必欲以他事去之。余詢其他無劣行，不可而止。己丑，漕將閒徵吏爲策，醉青華，道至妓門，誘以入，甫入，妓呼强姦，吏黨冒鄭佑趨捕詣縣。令素愎，且有成見，藥青華醉不省事，錄供繫獄。次早覆訊，青華不承，令白太守。太守尤酷烈，立提親勘，以妓與鄭佑爲證，批其頰，威以三木。青華遂自誣，從重外遣。在青華恃符貪玩，法應嚴治，而以文致坐之，轉非信讞。臬司提鞫，未嘗不哀籲呼冤，而獄已成，無益也。後令捐陞知府去，一子夭絶，悒悒而卒。守以他故被議，捐復原官，發四川

候補、犯事枷號。二人造孽不止此事、此其顯著者。天道好還、捷如桴鼓、豈不信哉。曩余佐胡公督理蘇松糧道時、綱紀肅清、徵漕之縣無不兢兢奉法、斛面浮一指半指、即干譴咎。其時漕船過淮、總漕楊勤愨公錫紱秉公盤量、米色小不乾潔、即責運丁運弁。丁弁止較米色、不敢向州縣別求津貼。督運之員皆無雜費、是以徵漕者無可借名浮收。比幕浙江、風猶未改。甲申、乙酉以後、運丁詭稱沿途費用、勒索州縣米色錢、逐歲加增。州縣因以爲利、恣意浮收、甚有七折、八折、內加、外加之名。愿者重累、視輸漕爲畏途、黠者生波、盼徵漕爲

奇貨官。既自決其藩、民遂敢越其畔。上官以爲源不易清、陽禁之而陰庇之、民之撓法者亦不敢明正其辠。以故官肆民驕、習爲故常、若靑華之所爲、其由來者漸矣。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夕、海水溢入西興塘至宋家漊八十餘里、蘆康河北海塘大決、其餘決處甚多。塘外業沙地者、男婦淹斃一萬餘口、屍多逆流入內河、內河浮屍及殯厝舊棺無算、兩日不能通舟。余家水二尺餘、越日而消。十月、繼室曹宜人來歸。宜人、同邑貢生曹翽奇先生女也。歲暮、以會試辭館。是年十一月、楊氏生第三男

縉垿。交會稽陶午莊廷珍及其弟南園。廷瑍。午莊爲人豪爽、敦本行、工各體詩、文賦、尤獨絕。乙酉拔貢生、辛卯舉人、終甘肅肅州州同。南園神情諧暢、以善書名、處約而能養志。己亥舉人、辛丑進士、今貴州清平縣知縣。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二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同邑來江皋起峻同舟、遂訂交焉。江皋內行修謹、與人交誠爽、不欺、能任事。己卯舉人、壬辰進士、戶部主事。乞假歸養、養事畢、未補官、卒。榜發、本房翰林院編修、今山西布政使南康謝蘊山師啟昆閱薦、未售。五月、旋里。受海甯劉君仙圃雁題聘、以故人戰君官嘉善、辭不獲。因赴海甯至嘉善。七月、戰君調富陽、余偕行。八月、戰君調入閩、余歸里。九月、葬　先

考、先妣、先生妣於山陰縣秀山之麓。遂買航塢山麓、葬兩伯祖、伯祖母、從伯母遺櫬、而歲祀焉。十月、孫西林先生爲甯紹台兵備道、從戰君假余贊理。橐徐太宜人言、外家居鄞城門、臨石橋、屬友人訪求不得。至是親履廟坊凡四日、有橋之處無不周歷。閒遇徐姓人、舉舅氏名問之、絕無知者、泫然而返。歲暮、以會試辭。是歲、叔父來歸、不復遠游。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江皐同行同寓。四月揭曉、江皐中式、余下第、俟吏部揀選。

五月初四日出京、六月初三日到家。海甯劉仙圃已於五月送聘里門、望日迓余到館。余素不解書法、見中式諸君寫殿試策有規則、館中方定臨帖日課。是年、三女生、歸長女於同邑貢生陳六彝宗周次子景曾。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四歲。館海甯。新例禁延本省幕賓、余辭館。會撫軍以杭嘉湖公事繁劇、有熟諳地方情形者、飭府縣暫行留止、另延妥友更換、劉君遂稟請留余。時孫西林先生由河庫道調任上海巡道、孫師專使關聘。余欲行、劉君稟辭。是年、四女生。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歲。館海甯。二月，二女殤。女字同年山陰王渭占兆嘉子。七月，先叔父卒，葬航塢山。八月，海甯陞爲州，仙圃調平湖，署西防同知，余歸里。壬辰會試前，同年許春巖見余課藝，謂骨節生疏，後果下第。歸卽銳志揣摩，是歲間日必作一藝。時來江皐授徒里門，孫邂舟主東陽書院講席，一藝成，必分書兩篇，寄二君評閱，或不愜，遂改作，至有三四易稾者。撰策拾十卷，手錄至除夕昏定方畢。交餘姚張潛亭。羲年。潛亭乙酉拔貢生，於潛縣訓導，俸滿保題，藴藉博雅，敦友誼。後欽賜國子監助教銜，充四庫館纂修官。丁酉中順天鄉試舉人，戊戌 特賜殿試，末

及試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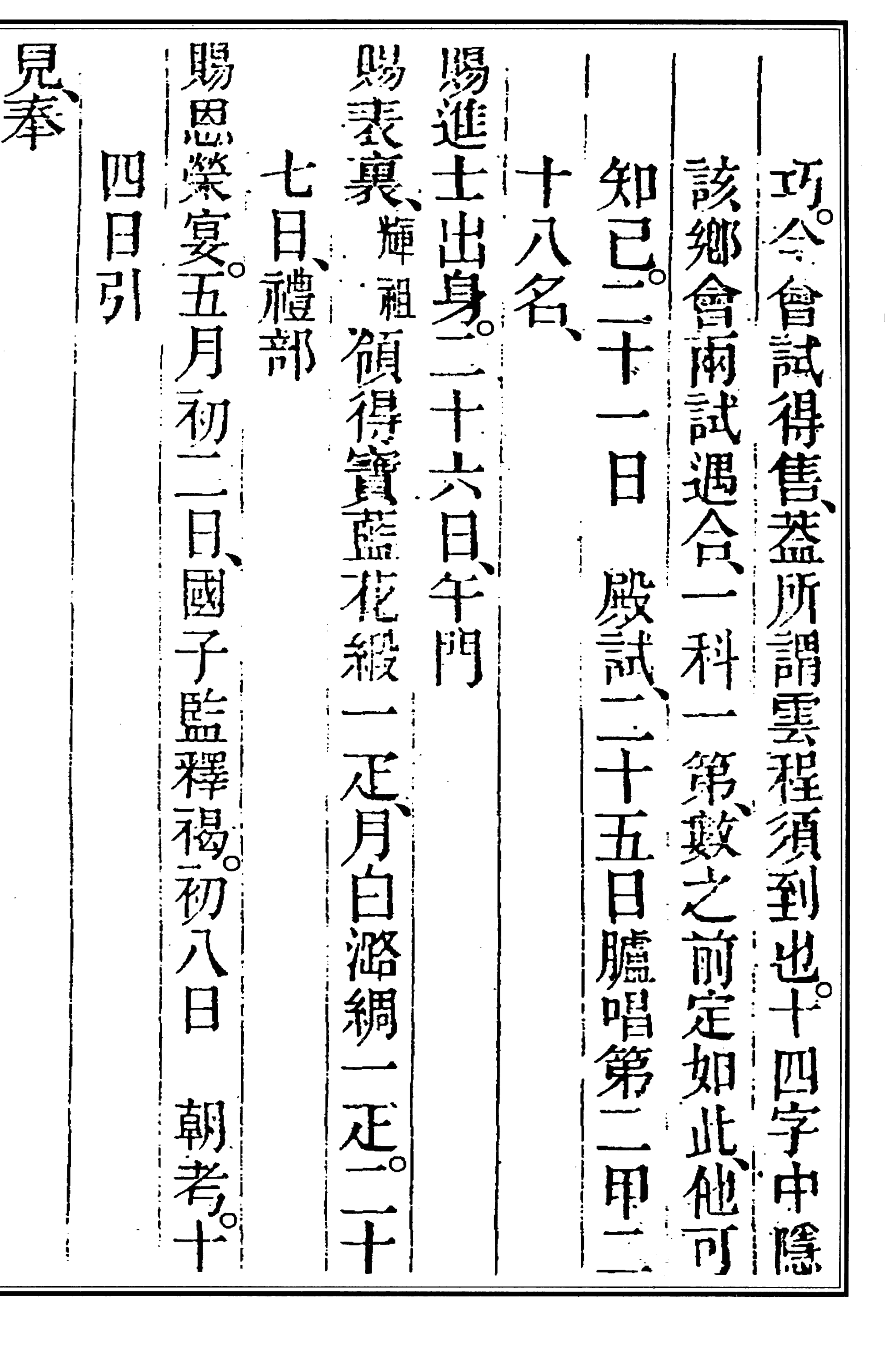
四十年乙未、四十六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三月初三日抵京師。春巖來閱課藝、謂火候已到、可必中。初五日疾作、勢難入闈。春巖來診視、曰傷寒尚輕、不可不試。萬一不進場、見闈題必悔、病且加劇。陶午莊亦規勸甚力、邀余同寓。初八日、力疾入闈。三場惟啖生梨、不能粥飯也、試畢漸愈。欽命四書題、首苟日新三句、次仲叔圉治賓客三句、三致問何謂浩然之氣一節、詩題鐙右觀書、得風字。四月初九日揭曉、中式第四十六名。大總裁爲兵部尚書後附大學士無錫嵇文恭師璜、刑部左侍郎今大學士

韓城王惺園師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滿洲阿雨齋師肅、本房翰林院編修宜興湯辛齋師先甲。是日午門謝

恩謁辛齋師、知闈卷爲雨齋師拔取。本中第三、文恭師以詩句用重瞳、嫌史記不專指虞舜、不便進　呈、移改今名。鄉者己丑下第、歸輪將發、虔禱前門

關帝、問此生得成進士否。籤曰、新來换得好規模、何用隨他步與趨。只聽耳邊消息到、崎嶇歷盡見亨衢。意謂必遭蹭蹬、方可僥倖。至是公車四上、遂次偃蹇多端、至京即疾作、可當崎嶇二字。復禱於

帝、籤曰、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把信音乖。凝心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自分必失矣、闈中見題紙苟日新三句、意新來則規模當換、妄希弋獲力疾終場。果受知于雨齋師、耳邊消息亦復奇驗。鄉試第三、會試名次如之、豈非連理爲詩所累、續籤實已預示。因憶往歲戊辰負笈山陽、與同學沭陽胡茂才江表傳過城隍廟拜問科名、末二句云、雲程萬里君須到、得路先逃博陸侯。每過省試、主考簾官從無霍姓、久亦置之。戊子鄉榜後、謁兩主考、聞同年相語、多稱博陸二師、始悟神籤之



巧。令會試得售、蓋所謂雲程須到也。十四字中隱該鄉會兩試遇合、一科一第、數之前定如此。他可知已。二十一日　殿試、二十五日臚唱第二甲二十八名、

賜進士出身。二十六日、午門

賜表裏、輝祖領得寶藍花緞一疋、月白潞綢一疋。二十七日、禮部

賜恩榮宴。五月初二日、國子監釋褐。初八日　朝考。十四日引

見、奉

旨歸班選用。十六日得家書、王太宜人于三月二十六日棄養。遂呈報丁憂。書贏券、次日南還鄉。會座師及同年俱以吾　母節孝素著、京邸理當成服受弔、因留數日、於鄉祠治喪。撰　考妣行述、乞周海山先生煌作墓表、邵二雲先生作墓誌銘。先是

欽命大臣覆閱　朝考卷、輝祖取第四名。翰林院傳驗、派　武英殿辦理黃籤、以憂不赴。六月初七日出都、取道泰安。二十五日、至王家營、渡河雇舟、星夜飛行。七月初二日到家。九月初一日、受署慈谿黃君元煒聘、至館。閒臺山游四明、寓鄞縣邵吏部雙

橋洪家、齋手鈔雙節贈言稾赴鄞求正、臺山慨諾、卽將所撰先人行述三篇潤飾字句、并講古文之法、大有會心。既回慈谿、臺山以陸續所改文字寄還。九月二十七日、辭館、又赴鄞別臺山、將贈言諄求覆校。十月初四日歸家。初七日、受海甯州戰君聘、卽夕赴館。十一月歸、爲吾　母舉殯合葬于秀山之阡、仍赴海甯。至歲終、平湖劉仙圃申前約、遂辭戰君。是年七月十四日、第四男繼培生。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七歲。館平湖。挈兒子繼坊課學。四月十一日、晝夜大雨、聞家堰西江塘決、江水侵入

內河近塘廬舍頃刻水深丈餘，幸人口無傷，漂沒層舊無算。北海塘亦決，水由決口入海，勢漸消。余家水三尺餘。是年，介邵二雲乞江西新城曾君絜非仕驥撰雙節文字。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歲。館平湖。四月，孫西林先生來爲浙江布政使，專使相招，念仙圃舊誼，不敢就。時惺園師方督學浙江，孫公屬王師轉致誠悃，必欲相佐。余以義不當辭，卑就尊，且孫公與大吏臨汾公若冰炭，孫公剛正，以剛佐之必折，如勸其委蛇，又非輔人之道。惺園師甚善余言。是年，交歙縣鮑

以文。延博。以文諸生，博通典籍，爲人醇雅有氣誼，世所稱知不足齋主人者也。曾絜非撰汪氏世德傳寄惠，并道締交之意，余未敢許。既而書屢來，陳義甚篤。聞其內行修謹，并讀所寄稾，如義莊儲穀諸事，仁心實行，具可師法，遂齒序焉。余生平神交，絜非一人而已，手書最多規戒之言。絜非辛卯進士，以親老告養。後改名九臯，官山西夏縣知縣，卒於任。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九歲。館平湖。五女生。四月，縣尊談公官詰詳請執業田產，挨號領給清單，遇有賣買，同契送驗換單，始准開除。撫軍批藩司議詳。余適謁西林先生，先生訪余利弊，余曰：不可行也。民間

賣買向憑戶冊、有冊而復給單、是贅設也。開收例禁驗契、以杜需索守候、今併驗單、是違例也。夫民不急不鬻產、官不暇不驗單。民不必乘官之暇、官不能應民之急、設遠鄉僻壤、嫠婦孤兒、劃畝謀餐、易田供斂、均難稽緩、須臾契單在官、斷不能立時驗給、計窮勢迫、必至別釀事端。且一號之田、多或數畝、析授歸併、朝分暮合、舍業繳單、已極紛擾。不幸水火盜賊、領請補給、例應查訊、不免稽遲、吏胥從而抑勒、訟獄必致滋繁。如慮號畝舛錯、易於影射、果審係價買、勘明現管四至與契載相符、即可

據以定讞。其從前失除誤收者，秖准改正完糧，不得藉端奪產，亦因而勿擾之一法。先生首肯，詳院檄縣停止。而領單之戶，業已不少，數年以來，邑多空號飛糧之訟，實釁於此。設所請得行，其弊且難出，何有既極。利不百不興，宋李沆所以不輕徇陳奏也。六月，西林先生卒於官，送之蘇州。九月，得濰縣韓理堂先生夢周書，知景溪師卒，爲位祭之。是年，交餘姚翁鳳西。元圻。鳳西恬粹有識度，學問通雅。甲午解元，辛丑進士，今爲雲南廣南府知府。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歲。館平湖。二月初一日，第五男繼

埥生。今名繼緣。仙圃歷杭州府東海防同知，余歸里。余幕游所主，與仙圃交最厚。仙圃光山人，庚辰進士。爲人誠篤，治慈明，能知大體，上官之不賢者不以禮遇，亦處之泰然也。今爲貴州銅仁府知府。五月，受署烏程與君德聘。縣有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衛公批准余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之説，絕其爭端。是年，鐫雙節堂贈言集録二十八卷成，附録一卷。王宜人傳誌也。自丙申推兩母遺志，徵紹興節孝事實，至是得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嵊縣凡三百五人、

呈藩司國公杜、轉飭各縣備案扁表。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一歲。館烏程。四月、前烏程徐君朝亮回任、聘余接理。六月、徐君丁憂去官。余歸里。第六女生。與君補金華縣、訂同事。九月、龍游王晴川士昕到浙、爲惺園師族子。與君出王元亭先生猷門下、晴川叔父也。會惺園師復督浙學、屬與君讓余佐晴川。十月、至龍游。是年、具蕭山縣節孝貞烈事實呈惺園師、請給扁旌、並于節孝祠廡祔主以祀。纂越女表微錄五卷、鏤版分贈節孝後人、仍續採上虞、新昌二縣。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二歲。館龍游。四月、兒子繼坊入紹興府學、娶同邑貢生朱斐亭鑣次女。海鹽令張顧堂力行、湘潭人、介仙圖以禮幣來、奉先人行誼次字、屬余校定。蓋張氏世多隱德、顧堂曾大母馬以節旌、大父屺亭先生祖緒、邑人稱張孝子、故藝林投贈之詞甚多。余爲分類編次。其詳紀世系、墳墓、祭田及誌表銘贊、曰追遠錄三卷。紀節婦者曰表節錄三卷。紀孝子者曰闡孝錄二卷、而附以顧堂母氏壽言二卷、曰壽萱錄。通名之曰垂範集、凡六閱月、序而歸之。是年正月、晴川赴杭州。縣民盧標

於十三日戲鐙，與鄰人余某爭道互毆。盧被余某踢傷小腹，不能言語，當晚舁至余某家，稟典史驗傷痕，取保辜，延外科調治。至二十八日傷痊送歸。二月初二日，文昌神會，盧赴飲醉歸，越夕身熱，屬其弟延內科汪姓診治。至初九日病故，報驗，鄰邑湯溪何君代驗，小腹傷痕與典史原報傷分寸顏色相符，止敘迴鐙爭踢一節，錄供通詳。而汪姓醫病，未曾詰實。晴川歸縣覆審。余以爲小腹致命，係必死之傷，當速死之處，例不得過三日。今盧標之死，距踢傷二十七日，在保辜正限之外。自余至盧，

路隔里許，二十八日即能步行歸家，則原傷久痊可知。初三患病，不延外科而延內科，則是病非傷可知。晴川傳汪醫細鞫，追出藥方醫案，盧病起傷寒屬實。余又念受傷痕迹日遠日消，受傷顔色日遠日減，盧死已閱二十七日，而屍身之傷與生前之傷毫無消減，恐驗亦未確，因屬晴川詳請會同原驗官覆審。至十月會鞫，何君堅持初詳，晴川遂專詳請委賢員開檢。屍腹腐爛，牙根頂骨並無紅色，委員蘭谿梁君不敢填格。十二月，晴川攜骨赴杭州，而何君已於大計案內參才力不及矣。第六

男繼壇生。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三歲。至杭州、臬司李公封與何君有舊、欲遷就初詳、晴川不可。復委處州府楊太守、衢州府王太守覆檢、盧標牙根頂心無故。李公親檢、以方骨黑色爲小腹傷、令將余某擬抵。余以洗冤錄開載、並無小腹受傷、須驗方骨之說。且傷痊則歸期可證、病死則醫藥有憑。反覆稟辯、臬司俱不批閱、惟云王君倔強。總督兼撫軍陳公輝祖頗韙晴川之論、而杭城之官與幕皆謂盧標死于限外十日之內、余某擬絞、亦須奏請、罪可減流、議

余膠執。余曰、居停吏也、吾以律例佐吏、知奉法耳。法止於笞、而欲入之於絞、分不敢安。晴川信余甚篤、雖上官同寅不計也、然其勢不能與臬司抗。五月初一日、余托故辭館。當是時、廬案、其稱方骨案、有新城縣婦孫葉氏自縊稱逼嫁案、省城籍籍、無日不論此兩案。逼嫁案者、葉氏年二十有四、初嫁於黄、十七年而寡、再醮孫姓。未幾夫死、前妻有子四歲、遺產二十餘畝、惟一短屋工人秦某相依度日。緦麻姪孫樂嘉以瓜李之嫌、屬葉辭秦、另雇葉諾之、而遲久未覆。樂嘉詰秦、則以負傭值爲詞、久

酉如故。族長孫某與樂嘉商，以人言可畏，勸其改適。葉以娶主難得受人，請俟稍緩。會近邨周姓斷絃，族長商之樂嘉，欲爲葉作伐。秦某聞之，告葉。葉令秦作抱呈，告樂嘉等逼嫁。比縣批查族長等覓秦理講，秦逸去，因斥葉不應妄告。葉誘秦主謀，郎於是夜乘鬨投繯。縣以樂嘉爲首，照威逼小功尊長律問擬杖徒。府駮：葉雖醮婦，既不願嫁，未便强勒，應照威逼孀婦自盡例充發。及詳院，陳公以族長等商同嫁賣，必係意在圖財，委錢塘縣覆審，將族長擬絞，樂嘉擬流。撫軍以罪名屢易，改委湖州

府同知唐公若瀛審理。唐公曾署蕭山、素知余、出詳冊見示。余見歷次供情俱近支離、惟原驗情節甚明。葉屍面抹脂粉、上著紅衣襯色衣、下著綠裙、紅小衣、花膝褲、紅繡鞵。臥樓一間、內係葉室、中間版隔無門、外即秦牀。因語唐公曰、歷訊皆含其本也。不惟不應縊、不應軍、且不應從也、一杖枷完結之案耳。唐公曰、何故。余曰、葉之死距孫死不及一年、面傅脂粉、服皆豔妝、此豈守寡情形。含十七年結髮之恩、守十一月後夫之義、天下斷無是情。所謂守者、殆不忍舍秦耳。秦以貧傭工、斷無無工價

而長傭之理。樂嘉勸嫁之說、葉未嚴拒、周姓議姻之語、孫未面言。訟起於秦事發在逃、樂嘉等根問秦某下落、並非威逼可比。是葉之輕生、由於秦去、惟秦是究、自得實情。唐公然余言、而詢余盧案者兼詢余是案、杭城之官與幕譁然如一口。唐公勒捕秦某到官、鞫實通姦、並無逼嫁情事、遂科秦姦罪、樂嘉等照不應律分別杖枷詳結、得行余志。而盧案以臬司成見、委員竟以方胥爲證、擬余某以絞。自余初習幕及佐幕二十餘年、凡爲幕者率依律闡義、辨是非於一定、不敢絲毫假借。爲吏爲上

官者據義斟酌、惟律是遵。雖顢頇如臨汾中丞、剛愎若如皋觀察、事關人命、猶不敢徑行己見。一二年閒、風氣頓易、律例幾不可憑、而幕之風氣日下矣。是時吏治亦極難問、蓋以總督兼巡撫、權統於一、牧令初詳未協、皆可乞恩抽換。撫軍樂屬吏在省、各府常駐行館、縣亦常有三四十員稽留省寓。或請回任、撫軍輒不悅、故不敢不留。日一謁上官外、無所事事、則相聚飲博、甚至盲女彈詞、流娼侑酒、毫無顧忌、較臨汾時殆尤過之。余欲赴江蘇就館、會臬司陞湖北藩司、晴川調繁歸安、惺園師爲

晴川閣止。余不可。師曰。龍游堅守子說。甘心許上官者數月。子去。渠不另延幕友。案完即欲告病。以身有官累。不能遂行其意。今臬司已去。復不必再反龍游。與衢太守相離。子柰何不輔之。余因偕至歸安。是年。因龍游案久寓省城。適慳園師試竣在省。時時謁見。或數日不謁。即使召。終日侍坐暢論古今。備聞立身行己之大端。書紳自凜。師亦以輝祖可與言也。教誨不倦。於守身之義大有裨益。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四歲。館歸安。歸安舊習。頑嚚相仍。喜上控而不求審理。故善良之累。余知之甚悉。與

晴川約，凡上官批准之事，牘留內署，先密提原告與應審人等，刻日質訊，多屬子虛，即治以誣告之辠。又俗喜以賭，以姦，以侵佔水利，以朋充牙行，憑空訐告，而吏胥藉以生財，余皆屬晴川禁止，大爲吏胥所忌。有丁姓者首賭牽累，縣不准理，改名控府，被告諸人皆與縣𤔡無異。先提原告到案，晴川訊無賭具，即擬誣詳結。其黨郭姓復改換情節，控府行縣。正提犯間，會余以他事歸里，忽另役至宅門，面言丁案同賭多富人，賄余故脱郭姓，親見孫姓過付。閽者轉禀晴川，晴川曰：此誣也。催提郭姓，

而余至館，知之，促晴川訊，則孫姓過錢有據。密遣幹役提孫姓隔別研訊，並無其事。質之郭姓，供由丁姓所屬。暫將郭姓收禁，提質丁姓，則其說出自縣役。訊役，則得自傳聞。余曰：此事瞭然矣。役樂於誣賭，而余不辦，是絕其生路也。舍誣賭而言賄，訊賄則被誣之人終須到案，至審虛而役已飽橐矣。今既出於役，究役卽可，止將役與丁、郭分別杖枷完結。案既定，余辭晴川，晴川曰：事已白，與君無與也，何辭爲？余曰：設余避嫌，將惟役之是徇，否則終受其累。且是訊豈惟役哉，正恐闔人亦與謀也。晴

川固嚚。越數日、語余曰、君其神乎。聞人王節、吾舊人也、然是說實彼主之。日來役與郭姓欲首若、賂以金方止。因遣王節、而信余愈至。是年繼坊食餼。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五歲。館歸安。二月、壇兒痘殤。

五十年乙巳、五十六歲。館歸安。二月、繼墉娶山陰國子生婁升之堂長女。四月、奉　部行湖南巡撫陸公耀奏請現任官親老獨子、循例終養。晴川母七十有一、無兄弟、遂詳請終養。八月解任、余歸里。自壬申佐幕、至是三十四年、游江蘇九年、浙江二十五年、擇主而就、凡十六人、俱有賢聲。余性迂拙、不解

逌方、公事齟齬、卽引不合則去之義。幸主人敬愛、無不始終共事。留別同事詩有一事留將同輩述、卅年到處主人賢之句、殆天之不忍飢寒我也。幕途甚雜、不自愛者無論、亢者自尊、卑者徇物、故同館雖多、投分絕少。甲申、乙酉數年、頗受排擠、無非玉我於成。生平所師事者一人、諸暨駱炳文先生。至友事、則山陰婁培安基、無錫華西峙岳久作古人、今惟山陰蔣松谷五封而已。余初幕時、歲修之數、治刑名不過二百六十金、錢穀不過二百二十金、已爲極豐。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號稱董三

百王午以後，漸次加增，至甲辰、乙巳，有至八百金者。其實幕學、幕品均非昔比矣。吏之爲道，必周知所治人情風俗，方能措之各當。吏或不解此義，舉一切政事盡委諸幕友。幕友與主人無葭莩之戚，無肺腑之知，儼然爲上賓，受厚脩，則所以効于主人者，宜以公事爲己事，留心地方，關切百姓，使邑人皆曰主人賢，庶幾無愧賓師之任。不此之務，而斤斤焉就事辦事，僅顧主人考成、錢穀、刑名，分門別戶，已爲中等。甚至昧心自墨，己爲利藪，主人專任其咎。彼何人哉！彼何人哉！二十年來，余所見以

不義之財烜赫一時、不數年而或老病、或夭死、或嗣子殞絕、或家室仳離者、回首孽緣、電光泡影、天網不漏、可爲寒心。時乙未進士奉部截取已二年、因請咨謁選。是 續採上虞、新昌及山陰、蕭山縣節孝、具七十四人事實、呈督學竇公光鼐、行各縣扁表、並纂續表微錄一卷、附前錄後。今新修紹興府志、所載婦女俱採入矣。至杭州、劉仙圃方煜南甯府知府、留余信宿。謂余曰、吾初與君交、闔署上下無一愛君者、皆畏君矜嚴不可犯。吾獨重君、能得君益。君過知交、終日談無倦容、非愜意人、對坐

無一語、此可幕不可官也。官與幕異、徑直不可行。須相機婉轉、庶幾上下協和、相愛相規、眞藥石之言。譔佐治藥言一卷、鮑以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二集。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七歲。正月、王晴川書來、將歸義州、訂舟行、同赴張灣。人日、同人公餞、贈詩寵行、作詩八首寄謝。折柳河橋氣味親、陽關歌罷又陽春。詩裁背面都如話、語出知心自見眞。到處合求完本分、歸來應可質同人。鹿鳴篇裏周行義、書偏纈係別後紳。手丸熊膽半何如、說到焚黄報已虛。死恨成名遲二紀、生慚學古負三餘。爲人論定當官後、行事好須立意初。不是良朋眞愛我、誰臨先德厲翹車。 表節 恩兼 賜第恩、戴天無計報高閭。可容更戀黃綢被、幸不能

勝緣蠑尊。政譜敢希花滿縣、家風曾記菜餘根。故人鄭重勞相勸、一寸霖臺曉夜捫。文章許國記初心、捧檄躊躇思不任。名士由來嗤畫餅、道人相約鍊黃金。秪應鉤咴姑臧韭、未擬閑調單父琴。好夢長憑時鳥喚、鶻鵃喚罷費沈吟。卌年代斲手無傷、倖博虛聲拊許藏。佐治私憐令令長、求全受訑古龔黃。隨身笨木從人看、眞味鹹酸到口嘗。怕是病根醫不得、平生誤坐次公狂。官最難居父母名、人歌人詛自分明。因曾閱世諳卑算、到親民易寢膺。才拙預籌勤補綴、時澄會過俗相平。談經讀法書生分、莫計三年考課程。秋中識吉又春闈、愛看閑雲勝愛官。人說畫蛾新樣好、我愁騎虎下時難。未能分料先辭鶴、苦要留香傍藝蘭。贏得千金宵一刻、鐙前吟字課兒安。什襲行裝絕妙辭、贈言遠過百朋貽。焚身象笑生多齒、畫足蛇憐飲失卮。作劇難殊觀劇日、還山計定出山時。不知宦海收帆後、可有人吟餞別詩。

展先墓作七絕四首示兒輩。

不羨還除不計財、書生官是偶然來。吾今老大何奢望、只盼承家汝輩才。依人懷抱帝大臨、飭體甘貧

直到今。倖得全家資祿食，敢因從宦負初心。名最難居父母官，拊循不易況摧殘。忍收百斛蒼生淚，灑向孫枝未許乾。徵書到手幾徘徊，自信頭方非吏才。臨別一言吾不食，焚黃事了便歸來。

晴川約三月十八日首途，孫甥蘭啟、繼蕃同行。屆期假裝至杭州，聞

欽使到浙盤查虧空，遂至湖州會晴川覆檢交代冊，逗留五日。迂道烏鎮，別鮑以文，同至吳門。舟中讀天水冰山錄，爲嚴嵩籍沒入官貲產簿，題跋歸之。以文又出示楊忠愍公手書冊子，凡十八葉，通十種，蓋公在錦衣獄，感提牢應養虛調護之義，書此以贈。後有王鳳洲、王治亰輓詩文、敬跋數行於後。以

文以鈔藏秘本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吳澄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二卷、贈別而去。訪金匱鄒孝廉半谷先生方鍔、諸布衣類谷先生洛。至常州泊舟毘陵驛、驛隸武進縣。憶乾隆十八年、外舅令武進、余爲贅壻。外舅丁憂解官、常州太守胡公延余入幕。十九年二月、子身襆被、由杭州附塘板船房艙。初八日晚、出滸墅關、順風揚帆、三更至此。大雨如注、舟人促上岸、無可駐足、借宿驛舍。驛子以余寒窶、不過問、獨坐皇華亭。五更燭滅、愁慘長吟、雨聲與吟聲相答。邏者訝之、告以故、假燭半枝。至黎明、

謁太守。旅行苦逆風、不謂順風轉足爲累。二十餘年客游、惟此宵最爲悽寂。故余一生幕脩所入、不敢妄費一錢。回首前塵、久成陳跡、念贅居時情事、如在目前、而前婦亦登鬼籙十有七年。方余困阨時、前婦有言、夫子必貴、恐我不及冠帔耳。今何如耶、不禁淚潸潸下、作感舊詩八十韻。古驛廣陵道、征夫浙水船。韶華春欲暮、麗景日當天。振翮懷隋昔、塵蹤識蹇連。歲維丁紀癸、進兔月初弦。肯笑淳于贅、翁調單父絃。循聲推協贊、赤縣慶超遷。我亦攜家累、因之蓺硯田。仲華齡廿四、曼倩牘三千。錫館餐愁素、寄齋幕試奉。嘗書殊草草、坦腹乃便便。何幸黔婁寠、能逢德曜賢。庭官初事了、入室得人憐。起慣驚雞唱、妝慵鬭錦妍。畫眉深淺恰、佐讀墨朱研。瑣闥鶯簧度、雕櫳燕翦穿。玉臺奩乍掩、銀蒜戶高褰。並蒂



花頻刺同心結屬鏤臺腰裁白甓指裒拭青氈愛
問鴛鴦字耽吟芣苢篇筆牀安碧慮繡榻臥烏圓
嬌女剛嗁稱宜男更製蟬職修獻履敬望慰倚閒
懸賴是忘行腳徵聞噴比肩有時勞藥裹輒自典
花鈿小食錫絲結嘉肴術項鷁手營都脆潔鄉味
務芳鮮璧額躬新代怡容命許延感茲恩義篤誓
欲死生聯每易眉青上毋甘矮屋卷槐黃勤夏課
蟯職綦羊擅盼領吹笙宴懸同療鏡甄酹惟隨詆
疑誤竟斥烏焉痙畫莢雄氣參來獸照禪杜羔羞
寂寞禰逃待勝驚捷歸機先下擲書燭與然不辭
依飽麃曾未貸戎錢米鏡光俄蝕皋魚痛莫捐誰
爲東道主晉穩北窗眠酒之尋常債裝輕九萬箋
牛衣紫密緒藍篋理發福尸藻囊時祭攀蘿蕒故
壓加還纔七歷禰豈屋蝸逕價吞虛聲竊文叨儷
體傳通才求記室虛左啟賓筵樂職須工賦徵書
忽至前誰圖交落落道賁帛戔戔太守常州貴滿
名伯武宣饑充名士與招用庶人旃遼使期方急
湘湖道遂遺者回行踽踽相對滿蹉漣母老貧扶
振瓶空倚粥饘浮雲蒼狗紅踏迹磨牛旋頑士原
無僕揚雄稱有銘此身眞似寄到處合從權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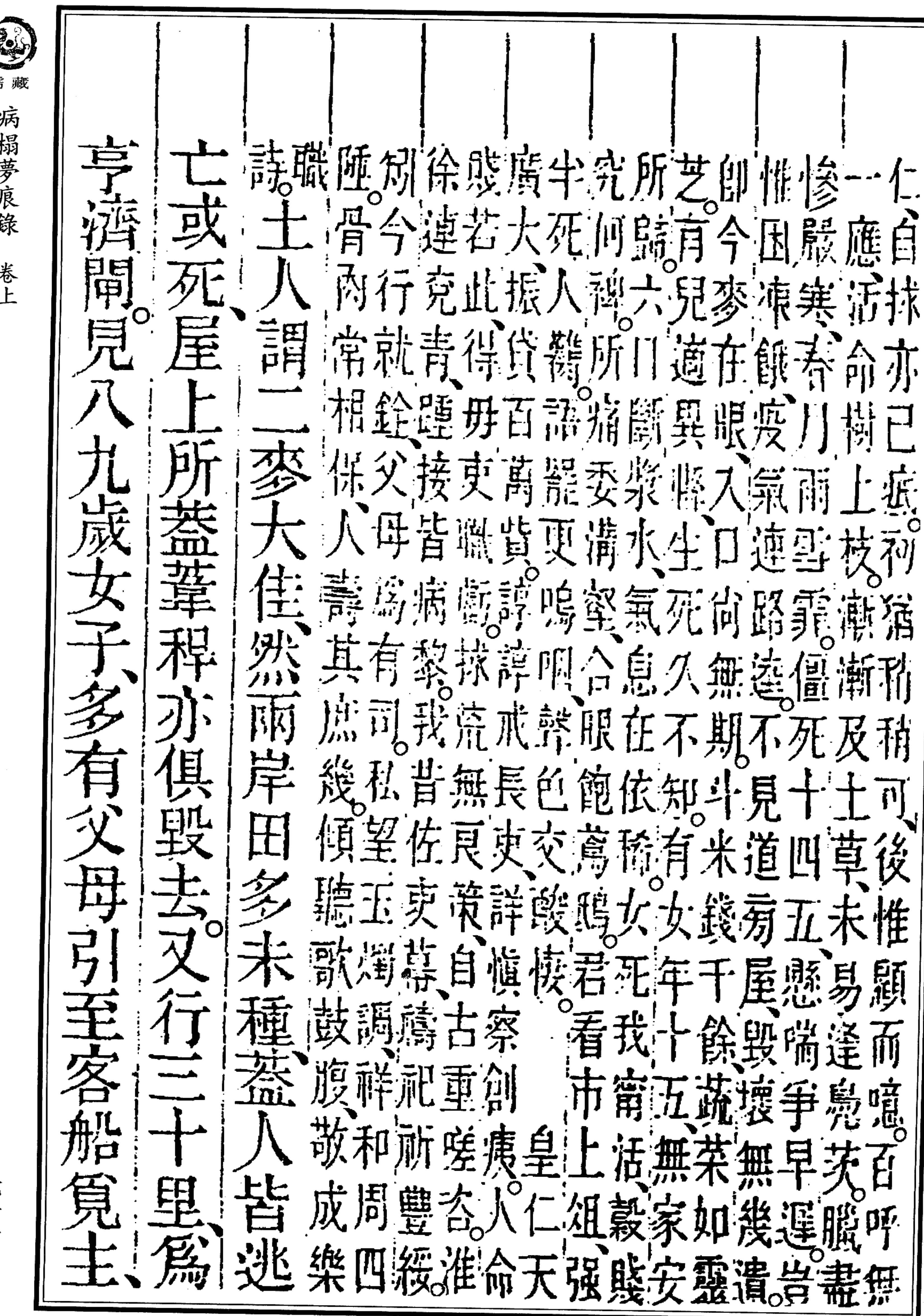
重關遠、帆手過鳥關。李膺舟可共、摩詰病纏痊。詎謂封姨力、飄檣霧捲擴。訶籤鳴乙夜、客勅泊東阡。蹄美甜鄉熟、登呼彼岸先。魂飛驚露鶴、神怵勸歸鵑。進退籌維谷、生誅計莚遷。恥逾牛後導、貌愧馬曹虔。敗几廬簾辟、遲聞豆穩邊。形孤燈壚暗、漏盡析音聞。階久坌切賞、更長夕抉年。淚兼簷雨滴、壽逐海濤頻。悔數來成錯、追云讀是佃。薰香怪石葉、寫悶屬際元。擬木將邀窾、井變鄉情蛄。平生多淺落、憶此最拘攣。丁還傷共薄、合情寄澎縣。途窮堅樹立、境換金陶甄。逝久儕干傀、乖裝競四筵。亨屯思歷歷、親故誼拳拳。墨綬　王爵近、黃壚宿草芊。所悲榮五　羲、不及報重泉。遺挂纚珍重、歡悰曷補塡。便容膺　敕贈、可易慰幽悁。契永題彩什、凝雷隔世緒。浩歎添腹痛、擲筲抑紅般。時江南水祲、過吳門、即見

上諭、滕黃因災加賑。抵無錫、見官設粥厰。詢市米價、一石四千三百錢。丹陽米價更昂、每石四千八百。流

匃載道。泊揚州、見城内大家多粘四十九年、五十年舊訃帖及新訃、婦人皆綴夫銜名出訃、或用叔、或用弟、死者之子及承重孫轉附後。妾則稱某公淑配、下以杖服子著名、亦有稱降服子、降服孫者、殊非禮意。自揚以北、尤覺蕭條、疫大行。泊淮安、訪許虛舟師、卒已三十年、世兄垂辰未見。清江惠濟閘頭、二三壩、壩外老黃河堙塞、出新開河。河甚淺窄、僅容欂撥、惟輕船可旁行。向來洪澤湖水至壩口、與黃河水相會、湖水入江、河水入海。湖自乙巳淺涸、水不能至壩口、故河水挾沙而下、致壅舊

河。新河自甲辰始開，今河水亦小，舟行頗不便利。楊家莊新設小墩口，甚窄，止容一艘，故自楊家莊至白洋河，遷延五日。洋河鎮隸宿遷縣，米至制錢十千二百文一石，豆價與米價等，豆腐一斤錢十六文，麪一斤錢七十六文，屍横道路，未至鎮，有一老匄，塾師也，戚然哀之，作詩以記。

馬年建龍月，謁選之京畿。實傳山東道，凶歲人饑僻。遷陸多恐懼，眠食託篙師。誰謂蘇常閒，愁苦踰浙西。渡江歷揚淮，所見彌淒其。道知尸陀林，往往從流澌。將至洋河鎮，水淺數日稽。散步出門俗，里舍半伏屍。略辨男與女，身無寸裳衣。邂逅佝僂叟，枯瘠存黧皮。爲我陳近事，欲語先涕洟。少小粗識字，授徒博一飯。都都平丈我，甘受俗子欺。去年夏苦旱，失館百事非。張中萬點首，耘耔苦失時。丁壯力轉徙，老羸乞粱棄。宮人豈不



仁、自拯亦已瘥。初猶稍可、後惟顧而噫。百呼無一應、活命樹上枝。漸漸及土草、未易逢鳧茨。臘盡慘嚴寒、春月雨雪霏。僵死十四五、懸喘爭早遲。豈惟困凍餓、疫氣連路逵。不見道旁屋、毀壞無幾遺。即今麥在眼、入口尚無期。斗米錢千餘、蔬菜如靈芝。育兒適異縣、生死久不知。有女年十五、無家安所歸。六門斷漿水、氣息在依稀。女死我甯活、穀賤究何裨。所痛委溝壑、合眼飽鳶鴉。君看市上俎、強半死人饑。語罷更嗚咽、弊色交戢悽。　皇仁天廣大、振貸百萬貲。諄諄求長吏、詳慎察創痍。人命殘若此、得毋吏職虧。拯荒無良策、自古重嗟咨。淮徐連兗青、疆接皆病黎。我昔佐吏幕、禱祀祈豐綏。別今行就銓、父母屬有司。私望玉燭調、祥和周四陲。骨肉常相保、人壽其庶幾。傾聽歌鼓腹、敬成樂職詩。

士人謂二麥大佳、然兩岸田多未種、蓋人皆逃亡或死、屋上所蓋葦稈亦俱毀去。又行三十里、爲亨濟閘。見八九歲女子、多有父母引至客船覓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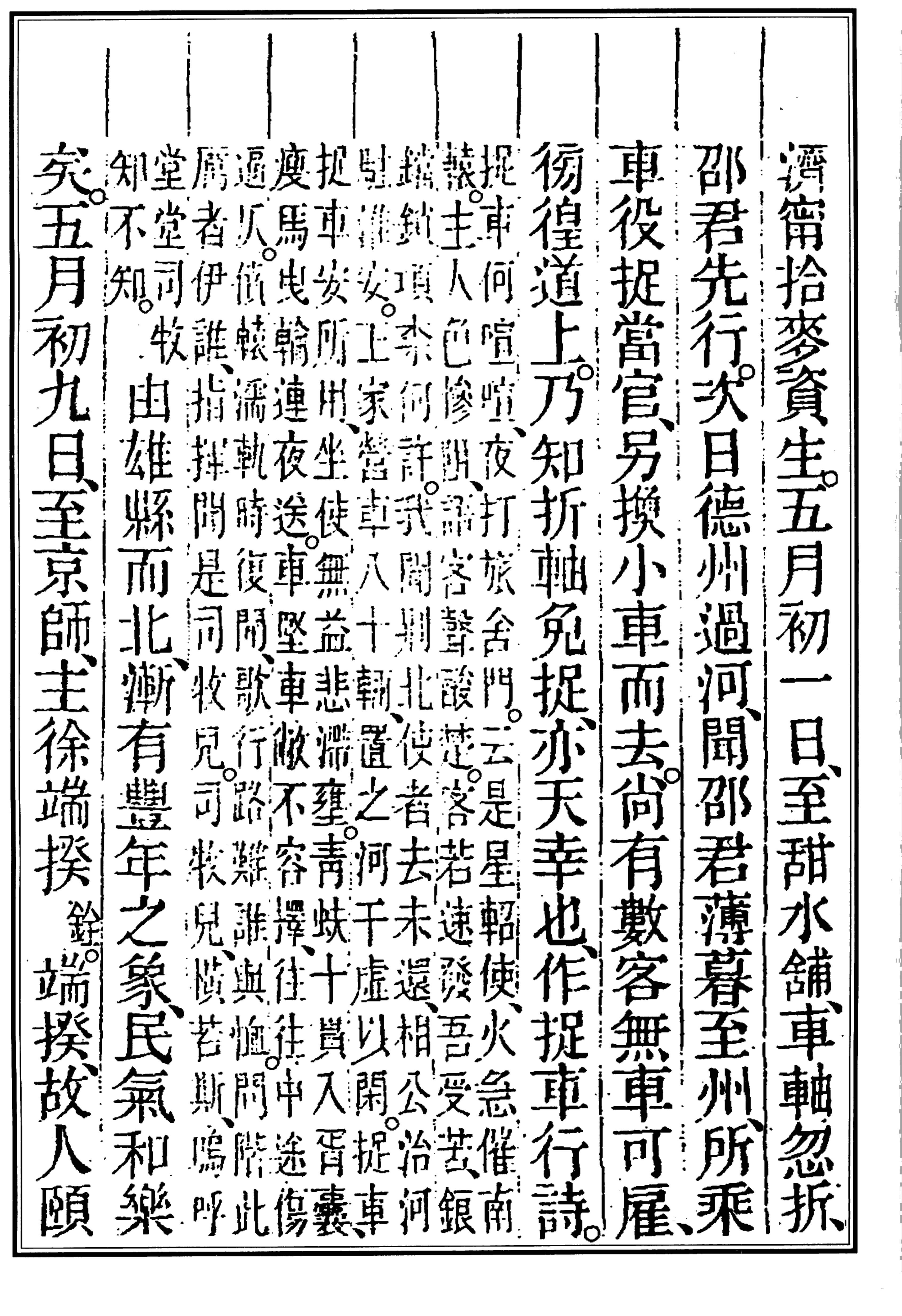
願收養者聽覆之，則涕泣而去。夫婦二人年俱二十許，沿河呼號，夫欲賣婦自活，蘇州衛前幫舵工以四千錢受之。一老人挈女子一，年十七，男孩一，年五歲。女子得錢二千，男孩無人過問也。余作詩二首傷之。鬻婦行云：枯樹猶有皮，小草自有根。結髮爲夫婦，死守何計嘗與貧。小草根已空，枯樹皮亦盡，願爲其命鳥傷腹相依同日頭。郎憐妾，妾憐郎。一生兩生，一亡兩亡，天實爲之命不貌。郎命垂千鈞，他日生兒承祖禮。妾命輕一葉，鬻身尙可資郎食，相濡淚淚淚，沾街索主無歸鄉。青鈇多少留不長，誰能增益一口糧。我歲大艑長隄纖，與郎彳亍求所適。一步徘徊一迴看，從此難望同井邑。金閶運丁愛婢娟，有背在橐米在船。可憐二十操家女，換得卌百青銅錢。良人收錢還顧婦，運丁艭北下沿北。檣船歲歲限上過，郎能再近船邊否。　鬻孤篇云：四十衰嫗人誰憐，十六七女錢



五千女年漸少錢漸減猶能乞與往來船獨有男孩人不惜啼嬰往往委道邊垢面老人年七十挈五歲兒兒語漣漣首如崩角淚雨下謂此兒繫祧五傳悲哉兒母吾子婦子亡婦亦歸九泉吾老何由包兒食兒命知無旦夕延長跽稽首辰過午莫之顧者頻呼天都無省頭心惻惻飼以胡餅裹以氈許爲養子攜以北約眾醵之三百錢小兒雀躍趨僕抱老人嗚嗚夕未旋誓不敢受賜兒直惟願撫兒得長年黃昏挾航篙欲發老人再拜聲悽然主人勸慰起揜涕眼光遙注北去舵嗚呼小兒喜得所謂念老人精誠方信生男不如女女直差舟可供粥饘我哀老人心蘊藉翦鐙爲作鬻孤篇

次阜河登岸有婦數人掘野草一種狀如辣蓼長寸許葉有微毛土名蒜梨子可屑粉爲麪一種葉如菊土名灰菜可炒食一種如蔥中空而叢生土名寶蔥亦可煮食婦曰此閒食野草者數月食之

面發腫脹，不旬日而死者所在多有。死無棺埋，於土，輒被人刨發，刮肉而啖。余不信，一婦引至河岸，有土穴四處，俱刨開，骨尚狼籍，并有剝下屍遺破衣在地，爲之慘然。是年江西剿船用爲長剝，俗呼小糧船。大王閘小糧船淺阻，迨至臺兒莊，已四月二十日矣。越二日，晴川舟至，遂別晴川，舍舟遵陸。暗常熟邵君竹泉及其從弟雲翹赴直隸總督幕，屘車偕行。抵滕縣界河，食新大麥麵，大麥尚未甚熟，人已不及待也。東阿、舊縣道中，見小車攜老挈幼由北而來，幾三四千輛，問之，皆景州、德州人，赴



濟甯拾麥貧生。五月初一日、至甜水鋪、車軸忽折、邵君先行。次日德州過河、聞邵君薄暮至州、所乘車役捉當官、另換小車而去。尚有數客無車可雇、彷徨道上。乃知折軸免捉、亦天幸也。作捉車行詩。

捉車何喧喧、夜打旅舍門。云是星軺使、火急催南轅。主人色慘淡、語客聲酸楚。客若速發吾受苦、銀鐺鎖項李何許。我聞別北使者去未還、相公治河駐淮安。工家營卒八千輛、置之河干虛以閑。捉車捉車安所用、坐使無益悲滞壅。青蚨十貫入胥囊、瘦馬疲輸連夜送。車堅車敝不容擇、往往中途傷過人。僨轅濡軌時復聞、歌行路難誰與恤。問誰此厲者伊誰、指揮開是司牧兒。司牧兒、賢若斯、嗚呼堂堂司牧、知不知。

由雄縣而北、漸有豐年之象、民氣和樂矣。五月初九日、至京師、主徐端揆（銓）。端揆故人頤

亭第四子也。雖給事吏部、而門無雜客。寓王文簡公古藤書屋、寬敞無暑氣、甚樂之。彙錄北行日記一卷。謁各座師及同年并知交之在京者。高郵貢生陳小南肇麟介端揆執贄問學。是科中式順天鄉試。六月、吏部投供。王惺園師命校天下郡國利病書。從會稽茹三樵先生敦和商榷吏治。左都御史今兵部尚書河間紀曉嵐先生昀、余乞雙節言久矣、往反未見。先生見越女表微錄、甚契、屬邵二雲約日來候。余因走謁、蒙賜五言古詩一首、相賞篤至。余嚮讀先生闈藝、鄉會二試實有淵源、因修弟子禮。七

月、原選容城知縣年老、改教、余與董君書擬備。二十八日出京、閏七月初六日至熱河、初七日引

見、奉

旨用董書。八月、籤掣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九月初三日、王大臣驗放。十八日、吏部給憑、呈吏部告假回籍省墓、呈戶部借領養廉銀四百兩。端揆屬捐加二級、備公過抵銷、非余意也。得浙江鄉試題名錄、兒子繼坊中式第六十九名舉人。嵇文恭師附書撫軍浦公、馮編修鷺庭集梧附書長沙太守裴公、聞皆爲余說項、謝辭之。惺園師聞、深爲歎賞。擇

吉出京。是月、同選者同年鄧釣臺為綱、元城高念齋學濂、洵陽余介軒心暢、太湖謝曲江文濤、臨淄徐春田志鼎。南溪適徐編修鐵崖立綱新授安徽學政、詞館閣部諸同年在浙紹鄉祠公餞。作詩四首留別都門前輩。

百里頭銜試縣官、台星同首望長安。策名自媿清時用、責實誰知大令難。曾是作人心欲降、翻因歷事聽尤寒。耳邊訊祝分明在、可易民將父母看。乞得鴻文偏指綿、馬馱吟卷出層闔。奈連鄉及遺孤事、擔荷獨憨不肖身。忍負熊丸垂訓日、愧差金筆賠言人。捧盈執玉尋常語、愁結名場未了因。算難藉手責葵衷、臣職差能續謬蒙。耕鑿從、渠忘帝力、雨賜好與說天工。敢云政拙勤堪補、盼是人和歲廣豐。蕭江曲曲致遠合籌甯靜術、官箴稟稟邑名中。攜家抱湘流、說到零陵更換舟。作吏許尋山水約、同入畫圖遊。傳聞縣僻風猶古、料得身閒與自幽。

歸槖他年應不儉、九疑嵐翠望中收。諸公有次韻者、有自作古今體者、有譔序者、贈言甚夥。仁和余編修秋室先生集作瀟湘山水小幅、常熟黄上舍韻山泰取余詩中作吏攜家一聯圖寫其意、山陰王湘洲元勳爲余白描望衡圖小影。所贈詩文類述母節以勉吏職、須母儀以儆官邪。任禮部芝田先生大椿書後詳言居官之節、謂自治愈嚴、閲境彌苦、困阨備嘗而人不知、疑忌交深而志莫白、節至此窮矣。窮而思通、終不可通。求不失其守、則法二母之節、二母之守焉、斯可矣。江西魯絜非寄言、懼余自衒幕學、謂

君子不以己所能者愧人，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而以老氏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訓余自全。二文俱全刻雙節堂贈言續集。邵二雲贈序，序曰：法家以輔禮制律者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疏傳議，予比于仁慈，而參合必以唐六典爲依据，猶見禮教之遺焉。明律改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覩所謂禮以養人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于平，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爲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坐視人之死生疾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

堂皇吏抱文書伍伯環立哆口叱訶問以律則懵然莫能知惘然以爲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爲幕賓鉤覈案牘以上下其手者則爲吏胥居其閒頤指而氣使者則爲奴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賓逋合爲一心舞文破律戕虐民生流弊靡究嗚呼是曷望其知律以養人乎哉吾友汪君煥曾嫻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于仁慈佐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性廉介嚴於取予與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南之甯遠縣夫以煥曾之明律而通於禮本之以

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曾之道得行、而豫爲甯遠之人賀也。雖然煥曾佐治有年矣、於律文信能通其意而劑于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傲、以待同列必驕、其御下必愎。傲也、驕也、愎也、吾未見其道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欽以言乎敬也、謐以言乎靜也。能敬以靜、則不敢自恃、而可免于傲與驕與愎、養民之道庶有濟乎。余與煥曾交、屢以文字相切劘、茲行也、同學之士多爲歌詩以送之、余檃括爲序、以贈其行。何以處我煥曾獨無意哉。語尤切摯、古義朓然。彙裝四冊、春田題曰

日下蘭言。作五言古詩一章，敬書後葉。一官義從公、此身衛自主。念此身有來、忽為官所苦。官重身乃輕，身、官兩無補。我生良獨艱、十一歲無父。二母鞠我身、教之寺規矩。個小尺寸蹤、欲提涕零雨。為養讀律遊，詩、切祠白樹樹。謂身三世傳、廈一顛待撐柱。凜凜慈母訓、民止嚴布武。貞節天所矜、一第幸承祜。痛今奉官、符風樹推冊廟。豈惟養不逮、慈訓誰覲緩。萬一達素心、古初豈在鉅。編乞天下交、卷帙浮尺許。毋儀頗以章、雅為言箴輔。感誦贈別詞、不襲寵行語。推本揚前徽、美意足公咀。相望修厥身、惟恐當言述。我聞常遠縣、為昔春陵士。曾哦次山詩、感歎色慘沮。行且身親為、得毋忘咻喚。官未一日休、身須百方努。昔賢畏友朋、此義互終古。丁甯仁者言、百朋寶片楮。余在京師半載、同年故舊外、日過從者僉編修桂峯延楠、茹修撰古香棻、詹吏部南畹蘭枝、邵吏部雙橋洪、吳進士殷六尊盤、徐孝廉春宇文博、

李孝廉立山延棟、丁孝廉秋水濬、胡孝廉海嶼如瀛、錢孝廉斐山楷、戴孝廉東珊殿泗、王孝廉棃園煦、蔡貢生蒿牀璟鏞、湯明府稻邨元芑、馮孝廉稺雲岐、胡孝廉蘭川鍾、章孝廉逢之宗源、朱孝廉春泉鈺、陳上舍研香淦源、孫進士秋坪樹本、邵孝廉芾亭四耕、黃上舍韻山泰、戊子副車同年癸卯孝廉周耕崖廣業。相見論文，眞得友朋之樂。今南畹為御史，雙橋為知府，穀六、春宇、海嶼、蘭川、秋坪、春泉、研香俱為知縣，稻邨為知州，斐山為戶部員外郎，東珊為庶吉士，韻山亦中舉人。立山為桐鄉知縣，蹤跡最近，然不及相見。芾亭於福建知縣任內作古，蒿牀司訓，仲居亦已謝世。己丑初至京師，詞館諸公聚散之間，能無感歎。

從容茶話、論藝手談、贏馬敝車、風裁高雅。自壬辰四庫館開、奔忙日甚、規模亦復奢麗。聞遲舟言、諸城劉文正公嘗至翰林院、云本衙門向耐清苦、今因館務熱鬧、將來館停、諸君恐難爲繼。今撤館已久、而既奢不能復儉、惜文正公未及見也。公車慶弔公分、向止銀三錢五錢、最厚不過二金、今則五錢僅見、一金亦爲常事。選官類多寒士、候選時率授徒、自給可以立身。其絢爛者、戲樓酒館、稱貸應酬、得缺平常、往往束手無策、至典質文憑、竭蹶萬狀。遇美缺、頃刻間忘其本來、事事官樣、招長隨、

覓債主、六折七折之銀、三分四分之利、如飢食烏喙、不顧其後。及出都門、所負已多、到官之初、勢必假手吏胥、設法張羅、左詘右支、自貽後患。故余謂欲作賢吏、正本澄源、必自謁選始。 國家體卹寒畯、何借養廉銀兩、果能刻苦、又何必身爲債累耶。在京謹約、同人無不見諒、故不薦長隨、不收別敬、餞席殷勤、至今抱愧。惟各座師處略申杯水寸芹之敬、少存禮意、及留別敬二十四金、爲同年公費而已。十月初一日、惺園師招飲、留談竟夕、誨勉居官之義甚篤。初二日、與春田、秋坪結伴南還。秋坪

同選新津縣、亦同告假者。出彰義門、作新嫁娘一首。新嫁娘、知得否。昔日女、今日婦。婦不易爲、味調衆口。況當兩姑閒、酸鹹從所受。八八塵眼皆生疎、娣姒周旋法、誰某。小郎衣履小姑繡、管攝不周或叢詬。淺雜米鹽、黽勉井臼。殷勤結禱三致辭、願見賢聲榮阿母。新嫁娘、知得否。

涿州道中、見驅騾者、戚然有感、邀春田同作驅騾行。

琉璃河外塵影高、騾馱騾載如絲繹。騾夫驅騾吒叱豢、謂吾豢養夕復朝。爾尼有飽飢有謂、匪需爾力閧爾艾。力小不稱領騾散、崇也沛天悲慈號。鳴呼顧騾不自料、何兆隰庇同遊遂。棧豆戀戀未肯拋、食入之食勞人勞。上公卿下簿領曹、量能給廪。誰嫁遨。騾乎騾乎安所遺、主入努一棄非濫明。

至腰站、得觀馬二首。

與人情馬力、不使彈力馳。廿里一飲水、卅里芻秣之。計程行百里、卸鞍必以時。行步常偶躞、揚鞭不忍施馬。漸解入意、緩急無參差。如何爲民牧民隱了不知。　我觀當轅馬、全車任獨負。羣馬多自如、轅下空驤首。行止逐馬羣、

駕先卻每後。羣力少不齊、覆車誰歸咎。傾壓到腹號憂患獨身受。百里專城官、此義當念否。本屋車至王家營、抵滕縣臨城驛、同雲密布、改道臺兒莊。甫下舟、雪大作。是秋南河口決、安東沉沒、渡河以南、汪洋無涯涘。高郵寶應河與湖連、舟行甚險、幸晴霽無患。淮安得詩一首。兩岸淮隄高過屋、隄下人家水中宿。隄東平鋪萬頭波、隄西稍見原陸。中流大艒連作橋、競渡下夫膝脊搁。水多土少可柰何、欲堙洪流先葦束。一鍤土饒一擔金、官符星急無夜夙。隄上老人泣且言、皇仁自廣天心酷。月記孟秋日甲辰、清黃並漲交壙潰。七方口岸決同時、安東城市埋魚腹。泛溢高寶連維揚、三百餘里罹慘毒。河湖一氣接混茫、奔走長官盡嵩目。民命上繫聖主慈、治河使者相隨屬。五里霪洞十里渠、分之使役河身復。窪田久已成巨洪、田畧高亦水瀦蓄。為魚為鼈知幾多、存者三旬活九粥。昨年苦為

旱魃災、疫鬼春深侮覺獨。道殣從横無一收、往往犬豕出殘櫝。何圖延喘百日餘。微命又遭河伯虐、骨肉彫亡生亦從。聲將淚迸仰天哭。嗟余素未習江圖經、安知河勢起與伏。與河爭地河日高、揚子江頭合四瀆。危絕淮安百萬家、釜底藏身逼水族。我

皇仁聖格天矣、其來雖暴去幸速。善後誰紓黼座憂、賈讓三策挑鐙讀。自清河至寶應得一律。百里隄西路、蒼茫千頃遥。涯洴俯屋脊、齊露認林梢。慶是誰家畝、分從幾處消。蚩氓無遠識、排綱蕩漁舠。二十四日夜、舟行丹陽道中、夢徐太宜人病容有戚、操作如平時。已而手植一樹於庭、作五色花、鮮妍耀日。少頃秉燭上藏書樓、捃五寸許竹籌數十付輝祖曰、幾散失、好好收藏。隨下梯、倚竹牀立。忽形容豐碩、若三四十歲人。置燭於几、倚輝祖右肩曰、近

來常有人拜我，汝須答之。傻指姓名凡十餘人。輝祖曰：「可以不答。」兒見友人父母固無不拜者。母曰：「雖然，我何敢當，必須答也。」輝祖敬諾。仰見母容甚喜，因問曰：「娘今飯食大加耶。」母曰：「也只照常，卻無心事耳。」輝祖曰：「娘何必有心事，願娘長健，兒亦別無心事。」母曰：「大難大難。」乃泣下，輝祖亦泣，旋執手大慟。曾都𢇲舟相觸，遂驚，淚溢兩眶，流漓被池閑，悲夫。輝祖屢夢矜娓，然卒無語，即語亦不甚了然，未有楚楚若是者。豈惟母健不可復得，即夢中承歡，又豈易易哉。悲夫。因急起披衣，書以

誌之。十一月初三日，還家。第六女殤。展先墓，料理繼坊會試典產。豫到官資斧。譔座右箴一則，屬陶南園莊書，攜以自警。箴曰：毋肆汝口，輕率悔乘；毋任汝質，疎野譏興。過剛必激，好勝必矜。汝矜而激，人將汝懲。古詩垂戒，君及友朋。官幕異勢，毋恃汝能。躁急易誤，碎瑣誰勝。惟勤惟儉，以慚以恆。上下協一，庶無怨憎。好人是訓，遺命服膺。贈言盈篋，雙節並稱。汝不自愛，先業曷承。素絲染緇，白圭玷蠅。敬奉遺體，夙夜兢兢。

病榻夢痕錄卷上終

病榻夢痕錄

卷下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八歲。正月、繼坊赴京師應禮部試。

二月初一日、挈眷屬曉發。由義橋雇江山船至常山縣、陸行一日爲玉山縣。另雇官版船至蘆溪縣、陸行四十里爲萍鄉縣。雇杷杆船、三月初七日至湖南醴陵縣。晤署縣常熟趙韡軒、貴覽、今乾州同知。備言湖南風尚吏治。初八日、至湘潭縣。晤方君維祺、才人也、論亦切到。知撫軍有赴常德修隄工之信、即夕囑眷屬暫泊湘潭、買小舟赴省。初九日至長沙、

謁見撫軍嘉善浦公霖、藩司漢軍郭公世勳、臬司滿州恩公長。時衡永郴桂道滿州世公甯、方署岳常澧道、永州府知府太倉王蓬心先生宸、兼署道篆、亦在省謁見、并謁長沙府知府錢塘陳公嘉謨。撫軍問余年歲、余對履歷年五十一、實年五十八。撫軍云、曾作幕否。余曰、曾習過。撫軍云、署事官未必認眞、卽見兩司、速到任辦事。余應諾出、衕在浙幕時、臨汾祁陽爲撫軍新選官、到省一二旬始得見、見亦不令赴任、又不敢稟辭、故余甚憂吏之難爲。惺園師由督學陞左都御史、余往送行、師約謁

選時相見。余敬對曰、某恐不善爲吏、不敢謁選。師曰、君子行其素位、應選則選。天欲成子、必有好上司、可勿過慮。是日念吾師言、深自幸慰。次日上院、逢心先生語余曰、頃見大憲甚賞君誠實。且曰、甯遠疲悍、君曾習幕、可望整理。陳太守言、君三十年名幕、謙言習也。且述君幕蹟品行甚詳。大憲曰、此人既誠實、又不自衒、大有學識。君進見、當以實告。次日、同官稟謁、撫軍留余專見。長沙縣傅君廣聰、鹿邑舉人、語余曰、大憲精細、應對須簡明。及見撫軍、歷問游幕及主人姓名、因道甯遠積疲難治。舉

著名訟師天罡地煞綽號、諭令捕治。蓋前令趙君爲撫軍同年、以邑民控提督衙門去官、故撫軍於甯遠纖悉具知。遂面辭、赴各衙門辭行。是日、同見臬司者十一縣、皆言檢骨事。恩公因語余曰、此閒民俗刁健、一涉人命、雖嫡屬無異言、其同族外姻猶以屍親告訐。向來訊明、僅予杖枷。吾皆令開檢坐誣、以示重懲。子受此種詞、非詳檢不可。余起對曰、敬奉憲命、但某尚欲曲求恩鑒。恩公曰、子有說乎。試言之。余曰、檢骨極慘、有冤可雪、死者所甘。萬一以妄告故骨遭拆洗蒸檢、無辜人證橫被株累、

而誣告例止充軍、似覺法輕情重。且有父母兄弟妻子、則他人均非至親、例不得插身滋事。應請先示諭禁、以杜訟源。若因疑妄告、果能到案供明、杖枷發落、似足蔽辜。恩公顧謂同官曰、此言甚有理。復語余曰、甯遠現有鄧姓案、委零陵會檢、子去細心推勘、吾即以此觀治術矣。出、同官爲余慶曰、恩公明察、屬吏無敢輕進一言。君初來、遂發莊論、君言果用、福庇多矣。此風開自長沙裴太守、憲詞批府、太守不耐勞勩、幕友設策、草一訊、便詳開檢、可以轉發各府審辦、人多議其造孽。八九月前太

守暴卒、幕友亦不良死。聞恩公近頗追悔、故君言易入。然微君、誰能回憲意者。後恩公頒示嚴禁混冒屍親之習、余審鄧案、得詳允免檢。會陳太守鞫獄勤慎、非萬不得已、從無請檢者矣。過衡州謁督學昆明錢南園先生灃、亦言甯遠士習亟宜懲創。晤衡陽許君凝道、安陽人、辛巳進士、年七十餘、老成端重。後陞都察院經歷。笑曰、吾素不款客、今為君特設一飯、將有以告君也。席間詳言永州吏治之敝、甯遠為最。往時惟陳丹心宰是邑、正己愛民、不愧父母、劉文正門下士、固應爾爾。此後二十年未見一

人。今見君誠慤、陳君有嗣響矣。余敬誌之、因念惺圜師門牆亦不可玷也。晤清泉縣倪君爲賢、崇明拔貢生、擾辱贈雙節堂詩、握手如故交。留余晚餐、言大憲俱易事、惟臬司才大心細、事之不可不慎。遂由衡州遵陸、二十五日抵衛遠界首鋪、巡檢李峻、典史王謙來。禮房吏請次日齋宿城隍廟、余曰、不必虛應故事也、不可質神者吾斷不敢爲耳。二十六日、曉行二十里、觀者駢集、吏役夾道迎跪、諸聲雷動、儀從甚都。自念佐幕二十餘年、齒逼衰殘、蒙

聖恩高厚、畀以民社重任、感極涕零。又痛兩母如在、年祇七十餘、尚可迎養、而馬鬣久封、烏私莫遂、於邑久之。懼負朝廷、負百姓、負母慈、謹身勤民之志由此益堅、輿中得七律二首。篤柝何緣答聖明、邳圻百里荷專城。長憂官折兒孫福、難副人稱父母名。翹首爭看新令尹、捫心自愧老書生。貪天惟有豐年頌、歲歲平安到官成。慈幃冰雪兩艱辛、成就孤兒憂患身。百里傭書江上客、卅年讀律幕中賓。題名晚悔慵稽古、竊祿遲悲不逮親。今日做官逢運氣、敢忘遺訓妄爲人。至縣門、卽見有以繩拴數惡少、如欲控愬者。既拜篆升堂、僉押卽諭傳進門。老役跪稟曰、吉禮尚多、請俟來日。余曰、官之吉有重於理民事乎。卽訊則縣民王勝字

爲惡囚所毆，羣起而拴送也。囚四人咸予大杖重枷，郎閒堂下歡呼好官。老役復跪稟曰：此輩藉稱鄰邑因上年歉收，竄入甯境不下六七百人，擾累各鄉，甚有孤僻邨民遷避去者。余諭選役捕逐。少頃典史來謁，問之信。余曰：何以不究？曰：囚多役少，恐激事耳。余計無所出。二十八日，吏送冊點催賦差，忽有所得，急刊二寸小單，於點名時按役給發，令催賦所至遇流囚，立會鄰保協捕，俾各處有催糧之役，即各處皆捕囚之人。囚之尤者曰老猴、廣西人綽號飛天蜈蚣，妻號飛天夜叉，年僅五十，有

拳勇、寄居縣境巖穴中十六七年。黨羽六七十人、分路强乞、輪日供膳。老猴夫婦食有餘貲、貧民轉向借貸。或忤其黨、則挺身行兇、莫敢誰何。余訪得之、與駐防姚君約、令里民設法同捕。伺其醉歸、掩擊縛之、嚴刑拷訊、盡得匪黨姓名、羈老猴於獄、分頭緝捕。其妻聞風夜遁、黨各星散。不半月、邑中無匈。百姓感余去害之速、踴躍輸將、欠賦舊習、不懲而革。時已初夏、飭吏示期勸農。吏請儀注、老役稟曰、自陳本官後將三十年、未嘗再行、故無知者。陳本官卽許君所稱丹心者也、徵許君言信。老役名

李成、陳君遴點頭役、每新官到點、卯値堂或一月、或兩月、輒告病假、懼有累也。終余之任、日日承應無誤、亦見陳君之知人矣。四月初七日、縣民蔣良貴喊稟弟婦田氏爲胡開開爭佃毆斃、鞫之、則稱承佃李維翰田三世矣、爲胡開開謀佃、被毆致死。詰其兇器、爲犂木棍、毆傷顋門、當場奪得於中途棄擲。案多疑竇、且詞色甚餒、遂繫之署中。人以爲繫屍親也、大愕。比核傳驗、稟闔人密稟、李維翰爲南鄉首富、余因抹去維翰名。時所延幕友王君尚未至、仵作因公在省、關借鄰邑新田、亦無仵作。遂

令刑書隨往，驗田氏屍身，合仆田中，髮際一傷斜長，皮破血出，確非棍傷。至艮貴家，見其犁無棍，即攜犁迂道行過，艮貴初供棄棍處，檢得棍合之，原物也。因究出兇具別有竹片，乃伊弟艮榮所毆。田氏因竊維翰租穀，維翰退佃另召。立時鞫得眞情，諭繳原具，定案，不累開鬨，不傳維翰，邑中遂有虛譽。甯俗一衿以上，皆把持衙門，不與地方官相見。余以衿士爲襄治之人，不見則不能周知風俗，屬學師諄切傳諭，士稍稍來，以禮接之，有呈文字者，教正之。凡見必問其所居之里，種植所宜，有無盜

賊、訟師地棍，有則考其名姓年貌、一一籍記，升堂必檢閱一過，以備稽察。於通衢楊訟師姓名、白丁則詳著其綽號，衿士則約舉其里居。諭知已往不究，再犯必懲，令洗濯自新。訟多以衿士爲鄰證，亦先爲楊示、點名後，概不問供。生員給紙筆，在堂右席地作文。鄰證必有白丁，審係左袒，生員即與白丁同皋。請教官當堂朴責，非左袒者，生員亦不取供。季終，將文彙送督學、職員、監生先責後詳。一日，有黄丹山具辭，察其年貌，與籍記南鄉訟師綽號智多星名黄天桂者合。詰實，先命杖，繫之堂柱，檢

其訟案分別示審。閱日審畯訟一事，則命杖二十，繫柱如故。不半月，憊不可支，未審各案。其母求被告人願息。又繫十日，以累母不孝，復予重杖。涕泣悔辠，取結釋遂。其弟黃天榮，綽號霹靂火，皆挈眷竄居道州矣。先是丙午歲，穀價騰貴，每石制錢四千文有奇。示諭民欠倉穀，暫緩催徵，以俟秋稔。當是時，奏銷期迫，庫貯未充，雖完賦者較前踴躍，而民力未免拮据。諭告各鄉，謂歉收之後，大概力絀，大戶亦未必從容，但較小戶尚可那展。應勿拘四月完半之例，努力全完，以免催提。小戶，即於急

公之中，可見睦鄰之義。令下車伊始，未遑撫字，先事催科，殊非親民之道。然誤　奏吏議，地方官辦理不善，分難辭咎，而累及上官，心有不安云云。解事者爭相誦述，謂撫字二字，目未經見，官有此心，其當曲體，一月之中，完數倍溢。甯俗最重朱示，以朱筆，非他手可假。余之諭示，多在堂上朱書，故紳民尤易感動。常平倉額穀八千石，社倉之在縣者二千石，余受代止現穀一千九百石有奇，其二千石已給兵餉，餘皆累年民欠，社穀則歷任折價移交。五月，民艱食，詳請平糶，儘現穀礱米，分設男婦

兩廠。羅者以門牌爲據、吏胥包戶之弊一概杜絶。季考生童、課崇正書院、酌定規條、作論文絶句十二首示之。

言孔孟言大是難、御製幸貢院詩。煌煌天語訓儒冠。買珠莫便輕留櫝、龍頷探來子細看。　楞腹難雄抵掌談、心花意蕊古今含。試看四月抽絲繭、都是三春食葉蠶。　學得飛昇鍊骨仙、精神到處細筋聯。開枰一著關全局、勝算須操下子先。　堂堂正正陣雲排、儌倖奇兵萬一乖。底事叢叢尋別徑、杏花春色在天街。　浮煙漲墨總無情、依樣

葫蘆作麽生。聞說傳神歸阿堵、休教眉眼不分明。

不律陰持造化權、何當苦調譜哀絃。徂陽痛哭才伊管、粱傅傷生尚少年。第一難醫是俗塵、陶鎔六籍出鮮新。摭將成語供塗抹、班馬韓歐也誤人。

侏離鉤棘轉喉妨、語到科名要吉祥。省識虞廷颺拜體、書生羔雁是文章。

毫端生氣斡靈機、落紙煙雲字欲飛。赤腳十年行且嫁、丹青虚寫五銖衣。

黄河九折勢奔騰、路入千巖逸興增。若使岡平流直瀉、教人留眼阿誰能。

力窮穿縞笑羸兵、善始謀終氣自盈。解悟秋波臨去轉、歌闌應有

繞梁聲。　骨勁神清藻采妍、朱衣能使命無[illegible]。米顛贊石傳三字、乞取論文得妙詮。截則致不直、透則義不粗、庾則詞不膚、兼此三長、庶幾有目共賞。　六月、撫軍命臬司札調赴省辦公事。余具稟辭。其畧曰、受事未久、卽蒙調晉省垣、可以面承訓誨、上進有階。逾格栽培、實非意想所及。但甯遠偏隅、疲頑習久、諸事廢弛、未敢縷陳。庫項倉儲、多有民欠、查非捏飾、照例接收。然設法彌補、勢難猝辦。自維譾劣、深懼曠官、接篆以來、夙夜焦急、檢查歷年訟檔、自大憲以至本府、共四百餘案。三八收辭、日不下二百餘紙。計惟竭誠殫力、將

新辭舊牘依次釐清。日在公堂、與紳民相見、諭以
皇仁憲德、上下相孚、庶可不藉追呼、輸將踴躍。若此時
赴轅、須開徵還縣、舊欠未完、新徵又督、官民未洽、
掣肘必多。仰祈恩免、俾得從容。犬馬之力猶存、馳
驅之報可待。儻敢飾詞委卸、怠惰偷安、咎由自取、
難逃遐觀俯聽之中、云云。王友以爲不可、巡檢典
史俱來勸止、以爲撫謂可違、臬謂斷不可違。余曰、
不過才力不及、或以避事去耳。稟上、撫軍謂臬司
曰、甯遠地瘠民刁、汪某竟肯任事、速止之。臬司察
實、不惟不以爲忤、且逢人獎勸也。其時已檄署道

州，因此撤委。王友詡余無志進取，辭去，余遂不復他延。平糶時，鄉民多無門牌不得糴者，乃力行保甲法。八月初一日，集三十六里地保人子，空白簿一、墨一、筆二，令將所管都莊塡註管內四至接壤、及山多田多、塘堰若干、橋梁若干、大路通某處、小路通某處、某土著住己屋業何事、某流寓主何人、有無恆業，一一注入簿內，限三月繳案。秋，大有，開徵，諭知各鄉官民本屬一體，緩急義須相關。聽訟之任，責專在官，完賦之分，責分於民。官不勤職，咎有難辭，民不奉公，法所不恕。甯俗錢糧素多延欠，

今舊習已更，深爲嘉尚。再與紳民約，月三旬，旬十日，以七日聽訟，以二日校賦，以一日手辦詳稟。校賦之日，亦兼聽訟，官固不敢怠也。爾等若遵期完課，則少費校賦之精力，卽多留聽訟之工夫。至穀既豐收，價已大減，四月間完一石者，今可二石有餘。此則具有天良，不待長民者之催督矣。後傳誦至長沙，大荷撫軍激賞。九月，奉府委勘新田縣爭山案。歸，下痢甚劇，幾斷飲食，屢易醫不效。鄉民完賦繳穀者多至宅門問病，或以白菜乾爲獻。土產無白菜，故民間寶貴之。十一月，地保繳戶口冊，便

道至鄉抽查，有舛漏者責之，別給簿補造。并諭各里有遺漏者，領簿另編。夜聞雁聲，縣在衡州南五百餘里，是雁未始不過迴雁峯也。筠廊偶筆言，迴雁峯因峯勢取名，信然，稗官之説，當不足據。縣俗人命牽連最重，遇無名路斃浮屍，地保及無賴子擇里中殷而愿者恫喝取錢，不遂則報官。蠹役翼之，必飽其欲乃擱驗。或地僻路遠，官憚於行，則謡詐尤甚。故一月間，以人命報驗者八九案至十餘案不等，俗謂之油火命案。葢薪欲火而加之以油，薪比匪類，油比官也。余蒞任後，凡受報，辭即訊，訊

畢即赴驗。有續到之人沿路訊供。夜隨便假宿、雖雞棲豬柵不避穢。訊誣於屍場痛懲、惡習漸改。十二月初一日、九疑支山諺稱拼命嶺者、地保報劉某家門有縊屍。余立時命駕、地保稟阻嶺離城九十餘里、山徑險仄、官不能去。余詫曰、汝可來、我獨不可去、是權在汝矣。遂行。次早、近山二十里、重巖複澗、易笱輿行榛莽中。又五六里、笱輿亦不可行、乃步。又三四里、仄徑一條、下臨深澗、已隆冬、水猶潺潺不絕、足不可容。乃令土人前挽後推、攀林木、背澗蟹行。達於屍場、則卧斃之屍。地保與匪類數

人移詐劉某以詐不遂報官、意官必不去、而詐可終遂也。鞫實、各予滿杖、仍繫回縣門枷號、而劉家一無所累。比出山、則汗浹重縣。輿中得詩二首、有曰、層厓紛虎跡、密樹亂猿聲。俗敝機謀險、官勞性命輕。其境可想。然自此油火之風盡息矣。縣民匡學義本陳氏子、爲匡誠乞養。誠生子學禮、授學義田八畝歸宗。後學禮病不起、贈學義田五畝、屬以家事。學禮遺田二百畝、妻李氏能儉勤、歷十七年、增置田百餘畝、歲息日阜、甚得學義力。一日、田主贖產、會學義他出、李氏令子勝時檢契、則載學義

與李氏同買各契皆然。詢之學義，堅稱產實公置，租亦公分，詳記租籍。李氏愬前令不直，愬府，發零陵，亦以產契租籍爲憑。愬本道，發道州，逾年未結，李氏求發余審。余思學義爲李氏治家，田皆學義交易，李氏執契而不識字，契載自不可憑。但舍契以斷，不足以關學義之口。且分租有籍，李氏不能以口舌爭，因亦照契斷爲同買。李氏再三哀訴，至於號哭，余麾之去，而獎學義善經理。學義忘余爲鞫事矣，問其家產，曰共田十三畝。問其息，曰歲入穀三十一石，得米十六石。問其家口，曰一妻二子

三女。問其生業，曰某代李氏當家，唯長子年十八方能力田。余曰，據汝言，完餉所餘不過十四五石米，以贍六口食，尚不給，況有蔬薪日用，力何能支。曰，妻子度日甚苦。余曰，人皆言汝有錢，何耶。曰，自苦自知耳。余拍案大怒曰，然則汝同李氏買田之貲，必由盜竊來矣。命吏檢歷年報竊檔案，佯爲究鞫。學義大窘，叩首曰，某良民，未嘗爲盜，價皆李氏契特僞書同買，欲俟李氏物故，與勝時爭產，故歷年租入竝無欺隱，盜租籍亦由學義僞爲也。余乃呼李氏慰諭之，契塗學義名，毀僞籍，產歸李氏。李

氏求究學義累訟、余曰、學義誠可惡、然吾念汝夫知人、設所託不當、原產且廢、安能續置。免其罰而勸令歸宗。縣自國初兵燹、城皆圮、無雉堞、郭門亦久廢。祀典所載祠廟、惟文廟曾經紳士捐修、規模粗具、龍神廟因丙午大旱修築。武帝、火神、城隍各廟皆上雨旁風、觀瞻不稱。城西南俱如邨落、惟東北二門署有雜肆數家。弦誦寥寥、久無游庠者。衙署傾頹、無庫藏、歲徵賦則貯於內宅。余蒞任、先捐建庫三閒、設庫書、庫丁、謹其筦鑰、賦不入內、防挪用也。詳借養廉修理衙署、勸富紳修火神廟、城

隍廟。至是次第竣工。初四日、奉委兼署新田縣、至次年四月初八日卸事。是年、繼坊書來、生長孫甯兒。今名世鐘。寄俸歸建秀山墓祠、鐫魯絜非前輩祠記。

五十三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公堂行鄉飲酒禮。縣久未舉行、觀者如堵牆。初九日、赴新田相驗北鄉路斃女屍、年約七十餘、有跌傷數處、死由凍餓。余驗實、飭地保斂埋。居民以前數日羣匄負此婦行乞、恐有屍親擾累。余曰、親屬棄屍、彼自有辠、必不敢冒名嫁禍也。有附近居民口稟、舍側空室有受傷人、僵卧垂斃。余往視、其人佯死、令仵作解衣、始發

聲。訊爲廣西全州人、子身行乞、被人毆傷、故借宿於此。驗其左臂左腿俱有棍痕、曰、是必與匪類行竊、被事主追毆、同類掖之來、爲譎詐地耳。不必給與飲食、任其去、死卽埋。吾已驗、無容更報也。退密諭屋主宜稍給食遣去。余遂行五六里、過一郵、見流丐男婦三十餘人、諭其去、則環乞盤費。余曰、流丐官當逐、違卽究、無給費之理。若輩曾到甯遠否。曰、不曾去。曰、汝知甯遠汪知縣乎。曰、知知其治老猴乎。曰、知。識汪知縣乎。曰、不識。余曰、余卽是也。今兼治此邑、汝不去、枷且死。丐皆叩首願去、不數日、

新田境内無一惡匃，佯死之匃亦去。屋主至縣叩謝，各鄉民隨而來者百餘人，歡聲載道，且云，自柴青天後，無爲民除暴者，何幸今日復見好官。余讀書數十年，忝爲民長，一無善政，而兩縣得民俱由去匃，良可自笑。所云柴青天者，名楨，令新田三年，陞同知，去已二十餘年。時爲福建興化府知府，訪之閩人，政聲甚美。迨壬子夏，余歸里，柴公方爲浙江鹽道，有賢名。後爲兩淮鹽運司，以官浙虧空論死。蓋棺論定，古人所爲重晚節也。縣東北下隊鄉離城七十里，民貧俗悍，以私宰耕牛爲業。民無事

不入城、官亦近百年不到、遂至抗糧成習。四月、余抽查保甲、便道至彼。先期令居民齊集聽宣

聖諭。屆期具公服、帶講生前往宣講。環而觀聽者合里、老幼婦女俱集、詫謂見所未見。余遂委曲面諭守分奉公之義、戒私宰、勸輸課、欣欣有喜色。自是民入城、必蹐堂叩安、囂風漸革、百姓之易感如此。地最高燥、意欲開井疏泉、而上多沙石、竟不能行、歉然也。五月初一日、給發各鄉門牌、有未給者咸來求補。境內陋習、夫家或貧、或夫妻反目、輒嫁賣娶主先付半價、留半價以防訐告。婦人不以守節爲

重、不幸而襃、媒者踵接、雖紳士大家不以爲異。其母家愈有聲望、娶主愈樂增其直。室女恥爲繼室、中年喪偶、不得不續娶孀婦。妻妾之分、憒然不講、家族之所以稱妾、及妾之所以稱家族者、皆與妻同。女子年十二三歲、遇姻鄰女子同庚者、兩意相諧、結爲姊妹、如匹偶然、他人不得復參也、往來甚暱、至嫁乃已。嫁之前夕、姻婭鄰族女子年十四歲以上者畢集、主人設長凳於堂之左右、雜坐女賓。設長几於上、羅列杯盤酒茗、諸女子面南而坐、名曰歌堂。出嫁之女哭於戶內、則堂中諸女和歌以

答之、姻戚兄弟皆哭。哭畢、繼以鼓吹。鼓吹畢、嫁女復哭、和歌、助歌及鼓吹皆如之。女子哭時、絮絮有詞、專指贈籤女子、必將所贈人事一一敘出。贈籤女子答歌、則各敘不忍離別之情。自此達曉、歌哭喧呶、出嫁之女聲愈啞愈佳。故女子生年八九歲、卽以學歌爲事。新壻至婦家、婦女隨之濯水、以能避爲巧。皆闔風俗之大者、一一示禁、有未解者、復愷切諭之。屬紳士採訪幽隱節婦貞女、覆覈確實、給扁獎勵、輿情忭悅。是歲預行己酉正科鄉試、七月初一日行賓興禮、亦創舉也。縣人　國朝、惟雍

正王子、乾隆甲子中式二人、諸生絕意科名。又距省遠、每科應試者三四人、四五人不等。士氣日頹、甚乃以刀筆餬口。余錄其可造者、收之書院、月四五課、親董勸之。應賓興而貧者、酌給卷資。並稟督學、寬取遺才、以示鼓勵。故赴省之士、由科舉者二十三人、應錄遺者十四人、爲數十年未有之盛。奉聘入闈、過新田、士民迎送、相望於道。八月初一日、院考簾官、取第一名。四書題可以爲師矣、詩題披沙揀金得文字。初二日、藩司頒送科場條例。是科始令舉子三場試藝、皆開寫添註塗改字數、每場不得過百字、硃墨卷

皆點句鉤股。一場默寫頭場試藝。經題專用詩、戊年會試用書、下科鄉試用易、以後鄉會試輪用春秋、禮記。分用訖、合用五經。初六日入內簾、主考翰林院檢討仁和蔡穀堂先生共武、刑部山西司主事吳縣潘畏堂先生奕藻。畏堂先生、余都門舊交、然每呈薦、頗不相得。蓋先生所取尚才氣風華、而余薦卷則取沈實。先生笑語余、何以必欲得老門生。余曰、某中式時已近四十、設爾時本房師專取少年、則某且不得爲房官矣。先生曰、君言良是、第掄才大典所取之士他日當爲 朝廷出力、若是



遲暮、何所用之事。後深思、有味乎其言之也。誤藍毫雜記一卷、試院述懷詩六首。

暫解銅章意灑然、誰云吏俗不如仙。來參玉尺掄才地、坐對金風洗露天。文價早輸鸞掞貴、名場尚結鹿鳴緣。連宵湘岸殷雷動、幾許潜鼇待躍淵。

秋闈九上四春宮、席帽麻衣力就殫。從此出頭員不易、即今經手忍相謾。虛叨憲府般殿騁、怕素公庖日日餐。文字久攬塵擴外、微才欲竭夢難安。

楚客辭華自昔聞、三閭餘韻尚畱芬。程材細準新裁格、迷眼愁辜舊論文。曾是揣摩行我法、了無恩怨與人分。心聲第一懲鈞棘、會有濂溪獨冠羣。

濡毫染擬幾俄延、過服安能信了然。不是承　　恩先一筴、多應逐隊試三篇。尋常曾衛難兄弟、錄兩王盧別後前。爲問無雙誰國士、好從萬選覓青錢。

又聽喧喧報鼓吹、文場鏖戰已竣期。欣逢片玉初商價、憂看飛鴻欲漸逵。甲乙找愁持鑑誤、推敲人訝拔尤遲。輪腸不盡憐才意、除是朱衣或未知。

參斗芒寒夜氣深、短棨搖影更披尋。也知遇合關鼎命、未敢倉皇負我心。青鬢能

消秋幾度、驪珠肯使海終沈。區區報國文章分、桃李他年何處陰。九月初一日揭曉、本房中卷五名、石門梅嶧、俟登元、湘潭江起鳳、龍先法、甯鄉劉宜耆。副榜一名、華容程延舉。延舉、前副榜也。甯遠中式一人、樂之新。生與王定元、李承膺、余所稱書院三俊者也。出闈後、臬司欲留余在省勘獄、會南園先生清理猺籍、縣多猺產、告撫軍命余兼程速歸。稟辭後、謁南園先生、論體國治民之道甚悉。贈余楹帖曰、修身欲到顏曾地、奉國唯從官禮書。命從者抱幼子出見、曰、吾在京師、同年交好惟有一二、雲其他皆不相往還。若君者、雖隔

省、不可不敘。蓋先生辛卯進士、而鄉舉則戊子也。遂行。二十日回任。秋有年、集三十六里紳士殷戶議修城垣、僉曰惟命。乃周閱四門、估工價銀三千四百兩有奇。分三十六段、令各里分任。里之產少者以產多之里助之。各段設董事二人、應捐若干、聽其自議、歸成數於官。官董其工、各匠應領工料價值、官發領狀無浮、則給印單、令赴董事處支領。銀不入署、以杜吏胥之剋扣、并免染指之謗。議既定、刻日購料、定於次年二月初一日興工。常平倉向無應祀之神、內有伯公祠、設像三、土人稱三伯

公、相傳皆捕虎有功之人、秋成後各里報賽甚盛。余從民志捐俸錢新之、即奉爲倉神、加敬禮焉。縣民黃名世、訟師也、前令趙君任內與人訟、上控撫院。長沙太守已審諭矣、復飄控、遞不到案。余以他事獲之、檢得院役史坤攬訟筆據、稟院發審。浦公見稟、立將史坤革役、遞解下縣、同官詫爲異數云。零陵縣民謝子純、弟亡、六月、婦劉氏生遺腹子、三歲矣。劉有傭婦蕈與無賴子蔣甲有連、會蕈以耻睚去、子純覬劉產、唆蔣以利、指劉子爲其子、蕈爲劉乞養、欲以其子歸原、而董證之。控縣控府逾四

年，滴血亦介游移。適余以公事謁府，府提此案，犯證俱齊，委余代鞫。劉之證佐皆生子時喜筵親友，不能塞董口。余細檢原卷，證者不一，曾無一語及穩婆。惟劉雇乳媪，在生子四月之後，董據爲乞養蔣子之驗。因屏去吏役，一一研訊。劉稱穩婆錢氏尚在，并產時服役有別媪，鄰居現存。產後自乳，以患乳癰，始雇乳媪，亦有治癰醫師。詢其居里，離城七里。密諭劉不得漏洩一字，託故出城，赴劉居查訊穩婆、乳媪，并侍產鄰婦及醫師，各供皆與劉符。歸詰蔣、董，得子純唆訟狀，分別擧之，未終日而案

定。縣南下灌里、李氏聚族焉、傳爲唐狀元李郃後。里左有山曰祖墓、爲李家地、鬻自藍山縣民蕭氏。蕭舊有冢、李削平之、上立始祖啟祥墓碑、稱爲郃父。蕭屢愬前縣、皆以李碑有據、蕭墓無憑、不直也。聞余勘山詳審、復呈圖求勘。余詣山、兩族迎者各數十人、從而觀者不下千人。案蕭氏圖繪五冢在李墓後小峯之上、平原茂草、無墓狀。蕭力言下有屍棺、具結求開掘。掘至五尺餘、尚無蹟。余欲輟工、蕭再三哀籲、余疑之、召觀勘之臨武縣耆老、問鄉俗葬法、僉曰深者或至八尺。令再掘約七尺、見塋

灰色潤而味淡，入手粉碎。耆老曰，此灰色性，入土約二百餘年矣。更掘一尺，則兩脛骨在焉。蕭族羣仆李碑，余曰，曲誠在李，碑必仆，然不待官斷，是玩法也。仆且得辠。命李族侍立余後，蕭皆斂手聽命。乃督役助蕭埋骨訖，余下山，命李族前導，慰諭蕭族安堵。次日詣縣，余爲之讞曰，李山原受於蕭，舊葬諸墳皆在蕭之下。山名祖墓，當因蕭氏而起。蕭族微居遠，致先墓漸爲李侵。今既驗有墓據，李自不得復佔。查李家譜，載始祖邵墓在木塘，去下瀧二里，並不載敃祥墓所，且稱邵係唐太和元年狀

元、授河南府參軍、讓第劉蕡、忤中官、出知賀州。案兩唐書劉蕡傳俱云、李郃河南府參軍、應賢良方正被選、以蕡下第、疏諫不納、後歷賀州刺史、非由入選而後授參軍也。唐惟進士第一人稱狀元、他科首選無此號。遥遥華胄、李郃之名之稱與宦蹟先後已俱未確、何況其父、且始祖之稱以上世、更無可考也。郃尚有父、郃即不得爲始祖。今李譜祖始郃、墓祖又始啟祥、以子刺盾、不攻自破。是啟祥墓碑題屬李氏僞造、但建立已久、沿譌承謬、莫究所始。追祀之禮、有興無廢、應將原碑移置小峯之下、

李墓之上。其自峯而上、地盡歸蕭、李再侵損孰此呈究可也。郴州宜章縣寡婦鄭宋氏無子、欲繼親姪鄭觀、族人謂觀無兄弟、且父死、不宜後他人。宋愬縣及州、越四年、愬本道、發余鞫訊。余先鞫卷覈之、曰、觀宜嗣宋無疑。孀婦立繼、聽其自擇、昭穆相當、獨子勿禁。傳曰、已孤不爲人後、謂不受命於所生父也。今例得出繼、

天子之命矣、又何訊焉。因止宜章不傳兩造、徑援例議詳、世公批允、而語同官曰、若此一批可結、何至延累民。律例未明、便不能斷制、諸君可竟委幕友

平。範坊從星中來知方太宜人家舅氏皆故絕、令家人買湖汀地爲外祖外祖母安葬、歲祀如禮。

五十四年己酉、六十歲。正月、行鄉飲酒禮。二月初一日、興工修城、遴選幹役八人分督四門、查察工匠。余稍暇卽親詣各段巡閱、無敢偸料惰工者。各董事照分段董理、相較爭勝、期速工堅。三月二十日告成。公堂讌各董事、酬其勞。巡行郊野、見曠土甚多。憶丁未春杪初入縣境、春蕎夏麥、彌望皆是、今種者絕少、始知往日廣種、因丙午歉收而起。詢土人、如處處種植、可資三四月口糧、乃諭農民宜種蕎、

種二一麥。境內倉廒儲穀多在居室之外、不設典守、盜竊頗多、因勸諭富家以慢藏爲戒。四月、聞錢南園先生丁艱回籍、追致賻焉。縣民劉開揚與戚大鵬爭山、控大鵬毆斃其弟劉開祿、而大鵬愬未在場、不知毆者主名。庭訊、開揚辭色屢變、因並縶詣城隍廟。余先焚香叩禱、命大鵬、開揚叩首階下、開揚獨惴惴戰慄。相驗時、開揚瑟縮不前、甚疑之。丙夜復禱於神、專鞫開揚、猶未得實也。忽有醉者譁於門、闖然入、門者不能禁、訊名劉開喜、爲開揚之子。余心動、令引開揚去、婉導開喜、則言開祿爲開

揚從弟病垂死、開揚屬從子劉長洪等負之上山、使閏喜擊而斃之。長洪等皆開揚詞證隔別研訊脗合、開揚亦無異詞。覆鞫閏喜投縣之故、則垂泣對曰、昨欲竄匿廣西、正飲酒與妻訣、有款扉者呼曰、速避去、縣役至矣。啟扉出、一頎而黑者導以前。追至縣門、若向後推擁者、是以譁。夫閏喜下手正兇也、牘無名、而其父開揚方爲屍親。脫俟長洪等供吐攝問、已越境颺去、安能即成信讞。款扉之呼、神其相某矣。余念開祿氣已將盡、不毆亦死、以開揚父子抵之、情稍可憫、因將下手之閏喜照故殺

擬抵、不究餘犯。此解省、臬司委員審出主使緣由、頗關出入。是年、恭逢

恩科七月、行賓興禮後、奉調至省。時恩公署藩司、謁署臬司姚公學瑛、甚蒙原卹。撫軍浦公詳問此事、曰、汝何至失出、恐是故出。但頃兩司言汝數年來委審衡、永多案、諸事認眞出力、且府道嘗言數年甯遠無一上控之事。此事雖誤謬、自當將功補過、吾豈以此令汝獲咎。果不迴護、可速自審正也。遂集犯鞫實、改依謀殺擬詳。八月初一日、院考廉官、取第二名。四書題、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詩題、披沙揀金、得求字。初二日、藩司

東送科場續例。是科同考官閱卷、應加切實評語。初六日入內簾、主考翰林院檢討漢軍徐鏡秋先生鑑、檢討普安鄧蘭溪先生再馨。至二十七日填草榜、本房遺卷皆補加小批。鏡秋先生受業孫遲舟編修、曾見余詩文、定榜後、縷陳舊款、相得甚歡。談藍毫再記一卷、書懷詩六律。簪花又傷玉堂仙、稽拜承　恩列座偏。白髮今年添幾許、藍毫有約待重研。芷蘭得氣秋風遠、鶚鶚盤雲勁翮聯。是處楚材供採擷、知誰飛步冠羣賢。　棘院沈沈月影寒、商量文律坐更闌。人多舊侶纏綿話、篋檢生書反覆看。大府例容寬禮數、科條新與戒欺謾。名銜莫訝如蠅細、永叔曾呼小試官。　壽考培村典禮殊、連番科第闡　皇途。文章有價、王言大、評騭無私士論孚。敢以微瑕輕白璧、却愁依樣畫葫蘆。此中

趣味嘗曾偏、十五年前策蹇儒。　塲屋虛聲皆濫
叨、廿年落拓露霜毫。何圖垂老銅章吏、選劇衡文
玉尺曹。翰墨前緣榮、齒錄、層塵谷款攬彩券殘邊
舊樣摸糊甚、乞取薪花式佞鬢。　幾間把卷獨微
吟、秋露新涼入夜衾。陡覺精神輸往昔、勉支節力
到而今。衡量怕負掄才分、鑑火私濟下第心。領畀
官題珍重意、長期妙擇出沙金。　匣歲秋光彈指
中、九人幸得六人同。重來誰預三年約、此去多迷
尺素選袁未敢傭、猶戀職病如催老欲成
翁貴奇更與燒殘擢、萬一能鬪稽古功。

內簾十

詠十首。

入簾云、委假裝冠鶴雁齊、至公堂下凹雲
梯。紫名唱到容長揮、試卷牆歸見吊題。瓜
李用防門下錡齒魚互訂壁分藁從容獨有金陀
客、冷眼看人五色送　分房云、久炎新除各就銓
簽題曾不繫官點籠鐙忽換東西舍半、席遙分上
下筵。鈸芥若投懸得地、燕鴻相避總隨天。憐余短
覩范范甚、恰傍前榮獨炯然。　學卷云、暗中結契
是文章、豈有丕休待忖量。多士唱名纔給卷、九人
同考已分房。鴉搏一任摩空漢、蝶謖誰容過短糙
此際投胎鬪福命、恩無可感怨懸忘。　命題云、冰

壺滿映雨心同造化全歸數字中百步鬆俟藏數
力萬花護樣待春工桊頭條例長箋錄穢韻關防
小印紅拂出居門手引領桂枝香裏散秋風　關
卷云赤蜀丹文射雨咩澄心先自深樗浮還球可
許仍頭櫝索翁何當歷刻丹慳意詩濤排雕齒聲
牙字欲作繡頭蘸香甫報南璧說三楚風嫁白冶
偃　鵲卷云為拌悄金扳盡沙莉攔入手謡尤聆
豈謫許試昱才尺喃裹還分障眺紗便有瑕捻能
不掩終韆斜雨信縣差從教近疊增聲價都是春
階桃李花　落卷云千古文心如面然春華秋簾
那能全風落剪影馳彌迅蜀道鬻叢徑易偏無可
柰同終一抹誰能堪此又三年飲名多少判南客
枉費君平卜肆錢　接遺云賊題入篋已經宵裴
几重攜念寂參萬一看禾曾誤碧尋常畫蕭可兼
蕉擕髭科第　　恩方遊撒手因綠氣忍騷添倚
艭行評語在鴛鐵欲度轉無卿　草拐云甄別違
朝水鏡如欣從碧海擊解魚里居未識青玲籍決
芀先憑紅號嘗得人轂巾差不負懸知名下定無
虛翻愁前頁成均士狙擧重驚中副車　揭曉云
奎光四照恰飛鷹士氣三湘正蔚輿甲乙姓名文



字鈞、風雲際會鬼神憑。初昏預促譙樓鼓、報捷先籠驛路鐙。淡墨晴霞相映射、歡聲到處頌升恆。九月初一日揭曉、本房中卷六名、武陵姚定益、長沙曹有健、常德唐虞樂、攸縣鄧德馨、湘鄉王步雲、安鄉樊恭清。曹生撥歸醴陵樊柏林寅捷。副榜一名、零陵劉方璿。方璿己酉拔貢生。先是塡草榜時、余以戊申取中副榜、由副貢生再中、稟商兩主考、如拆副榜彌封本係副貢生、請以備卷易之。是日主考言之監臨浦公、浦公以爲然。比拆副榜第二名果副貢生、遂易以備卷。至方璿拔貢生、主考欲援副貢例、浦公曰、永州無正榜、當令副榜有名。

固不易。科名有數、不其然乎。出閩、臬司留委勘獄。凡委審者、皆先探臬司指、然後提犯訊供。余懼有先入之言、不敢請示。犯供未定、則告病假或一日、或二日、得有確供、方稟見。往往不愜臬司意、而案無游移、卒邀俯允。故逗留兩旬、臬司即令回任。二十日稟辭、謁督學張訒齋先生姚成、乙未同年也、甚稱余治蹟、遜謝不敢當。先生曰、浦中丞言、錢公在楚五年、於州縣絕少許可、獨譽君不啻口出、謂非今人可及。察之皆信、故亦不以常吏待君。中丞馭屬嚴厲、不多言、獨於余每事許盡所言、虛衷聽

從余於中丞甚感知己，不知錢公齒牙獎借，實爲先容。大君子曲成人材，不使受者知，眞可感也。十月初一日，回縣。秋有年，勸富紳修武帝廟，輿情踴躍，輸貲至四百餘兩。董事儘數籌辦，規模宏大，築臺樹旂於門外，觀美爲城南各廟之最。營中馬神廟不知始自何時，奉韋馱爲神。廟久圮，馬常倒斃。余因移韋馱於佛寺，捐俸修葺，中奉馬神之位。諭各鄉申勸農民播種二麥。

五十五年庚戌，六十一歲。正月，恭逢恩詔，請封祖父母、父母。行鄉飲酒禮。是時，王蓬心先

生俸滿入
覲、承綏同知張公健來署府篆。四月、
欽命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滿洲傅公森祭告舜陵。本
道世公陪祭。舜陵在甯遠南鄉九疑山、距縣城九
十里。十三日、傅公由道州來、將入縣境、天未明、有
以甎裹餴擲入輿中、傅公祕之。宿行館、向世公問
余政聲。世公言、勤民治匪、爲湖南第一好官。祭畢、
傅公問余曰、君爲政何先。余謹對曰、治害民之訟
師、地棍、盜賊、不敢不嚴、餘無他能。傅公曰、君亦知
若輩之不欲君久此乎。余曰、不知。傅公出辭、授余、

則具呈人趙司空許余不理民事、不禁盜賊、縱惡殃民、浮收錢糧等十款。余悚然起立、傅公笑曰、君毋訝、此必仇君者陷君耳。余沿途體問、人人說君官好、與辭相反。吾將辭交世君、必稟巡撫、刁民固當治辠。然到省審理、君亦不免往還之費。聞世君言、君廉勤不虧空、吾何忍累君、君自察治之可也。余敬謝之。覈其筆蹟、即余丁未究逐之訟師黃天桂所書。偵知傅公以原辭畀余、又由道州竄入廣西。訟棍之伎倆一一至於此、各前任之不敢究懲、非無所見、抑不能化以德、而第治以法、適招之怨耶。

然余治訟棍止黄天桂一人，給士則自榜示之後皆改前非，並無以身試法者。乃知化士究易於化民也。余初蒞甯遠，舊俗尚未盡善，嘗次第諮詢示禁，至是彙爲善俗書一卷，鏤版頒行，士民稱便。適舊纂史姓韻編六十四卷稾初成，梓訖，即梓九史同姓名畧。自修城之後，城内列肆增多，石氏子入郡庠，堪輿家以爲城完氣聚，理或然歟。各鄉二麥豐收，耆老有至公堂謝者。當是時，兩淮鹽引壅滯，撫軍札飭召募水販，制府嚴行緝捕私鹽。甯遠之東南鄰縣藍山，臨武例食粤鹽，每鹽一斤價錢二

十二三文計價八斤方食淮鹽一斤、故民閒多食粵私。督撫兩院差弁改裝易服、至境查緝、本府各弁藉以行私、地匪更爲之輔。縣無官鹽店、他肆中列售鹽斤、輒被挨詐。至以水入鹽、每錢一文得鹽水一杯、人情惶擾。余約兼食粵鹽之江華、新田、東安、道州會銜通稟、同官不允、遂專銜稟兩院鹽巡二道。其畧曰、甯遠僻處萬山之內、自永州至縣雖有溪河可通舟楫、然皆溯流逆上。水長之時、已屬湍淺灘高於嵯岈亂石之中力爭一線船路、艱險可慮。若遇水小、則由道州青口而上、即不能通舟、

極小之船亦不過勉强拖挽、至泥灣而止、離縣城尚遠三十餘里。是以淮商從不到境。乾隆二一年淸查引地、前督憲史諱貽直奏准淮鹽不能接濟、得以兼食粵鹽。數在十斤以內者許民零星買食寬免緝捕。迄今五十餘年、遵循辦理。某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到任之初、見有肩挑背負鹽斤、卽經嚴查禁止。嗣因詳覈檔案、事屬便民、隨聽仍沿舊例。上年正月、接奉憲行、飭令嚴禁私販、疏通淮引。某遵會同營員認眞查緝。據紳耆人等僉稱、自有知識以來從未見過淮鹽。復經反覆勸其勉爲水販、赴

漢口運買淮鹽、可以稍獲微利、公私兩便。無如縣境既無著名般戶、俗又不諳經紀。某數年以來、代籌生計、勸令貿易、若輩向視爲畏途、況持挾重資、遠涉江漢、更無怪其呼而不應矣。民間餉食粵鹽、不過制錢二十二三文一斤。自上年禁鹽之後、五六月間增至每斤三十六文。入冬以來、禁愈嚴而鹽愈少、鹽愈少而價愈增、近已每斤需錢五十文。內外鄉里蚩氓不嫻法律、居然於公堂之上愬稱食鹽太貴、懇平市價。某隨時申明例禁、爲之顯切戒諭。目下稽察嚴密、並無擔鹽入境、肩挑背負之

徒益得藉以居奇。境惟東北二門伙鋪稍多、俗稱歇家為伙鋪。此歲各鋪戶畏有鹽累、俱不敢停歇帶鹽之人。近聞委員到處改裝訪查、人人意中時有一改裝試買之官、雖零鹽亦不敢列賣。甚將鹽斤攪入水中、居民皆買鹽水而食。過往旅客至無零鹽可買。某恐傳聞未確、慎選親信丁友分路扮作行商、隨處試買、實與所聞無異。當民物恬熙之候、似不宜有此驚惶蕭索之形。某身任地方、深懼不成政體。自維膚淺、無以孚信於民、以致水販裹足、招募久虛。私販萬不敢縱、而食淡實屬可虞。輾轉籌算、

慙無良策。因思政在利民、術須裕課。甯遠每年額銷淮鹽一千三百一十四引、向來雖有此數、歷無水程到縣、亦並無銷引報文。是淮鹽僅繫空名、而粵私久資實用。與其民食無引之鹽、不若官辦有引之課。查縣境東距城三十里地名藕塘鋪、與藍山接壤。藍邑例食粵鹽、價貴之時每斤不過二十文。甯遠小販肩挑油麻等物至彼貨賣、順帶鹽斤、勢甚利便。貧賤食私、乘間攜帶、查察有所難周。況零星粵鹽、例聽兼食、亦不便瑣瑣苛求、致滋紛擾。可否仰邀憲恩、俯念民食攸關、循照郴、桂二屬之

例、將甯遠應行一千三百一十四引改爲粵鹽引額、減淮課以增粵課、庶幾課不虛虧、事歸有濟。伏讀前督憲史　原奏內開、如淮鹽一時不能接濟、許買食粵省零鹽等語、夫曰一時不能接濟、計其時淮鹽尚有到境者、故濟以粵零爲權宜辦法。今則淮鹽絕蹟、無可望其接濟、而水販難招、更無肯爲淮商接力之人。淮鹽不到、禁盡粵私、其勢不至民閒食淡不止。夫以數百年相沿之習、而革以一時、以十、數萬人待用之需、而憂其不給。某分須奉法、義屬親民、斷不敢以粉飾稽查爲故事、虛誑憲

聽、復不能以顆粒盡禁爲職司、重違民隱。是以不得不通盤籌畫、求其變通、用敢委晰稟陳、伏乞恩賜察核示遵。儻蒙鑒允、飭查兼食粵鹽之道、江、永、新四州縣是否與甯遠情形相等、會同議詳安辦、德施無既矣。稟後示諭巡役地保、十斤以下零鹽不得混捕。營弁揭示稟總鎮、總鎮劉公君輔以奉檄緝私、毋許顆粒走漏、而甯遠免捕十斤以下、與憲行不符、轉稟制府請示。余復錄示具稟、略曰、營弁與某奉法雖均、處境稍異。蓋營弁恪守功令、功令嚴、北稟遵、即爲辦公無誤。某責任地方、地方必

須甯謐、方可供職相安。甯遠僻處山陬、境內戶口十有餘萬、如三日之內私鹽盡禁、淮鹽不到、百姓向某求鹽、勢將束手無策。故由藍山、臨武兩縣入境可通粵私者有路四條、某禁止其三、姑留一條、以濟百姓食鹽之用。待淮鹽到境、不難立時杜絕。因緝私而滋擾、恐釀事端、出示曉諭、委非得已、云云。各稟雖未蒙批發、而委員盡撤。制府嚴諭營弁密緝大夥梟販、十斤以下不必概禁。後晤同年章實齋學誠、向在制府畢公幕、言畢公見稟、令幕友傳觀、有莽知縣之稱、不可謂下情之不上達矣。節

孝祠未協典禮、捐俸錢改建。甯俗舊不以貞節爲重、無過祠而問者。至是落成、余躬率儒學祭告、觀者皆爲感動。作碑文記之、記曰、於戲此

敕建甯遠縣節孝祠也。往史所載旌門之婦、尤者專祠、非有奇行者表宅里而已。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

詔直省州縣各建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蓋專祠節婦而貞女烈婦類及焉、所以勵壼範、肅陰教、典至鉅也。甯遠節孝祠在學宮左、春秋之祀、舊以學官主之。余涖甯遠、謁祠瞻禮。堂分三間、虛其中不設位、左

立總位一方，書唐宋以來忠臣、義士、孝子姓名，而書節婦總位一方，奉於堂右。蓋創祠之初，以節屬婦，而屬孝於士，因兼忠義之士而並祀之，烏虖戾矣。夫守貞之婦，律己素嚴，非懿戚不得相見，旣完節克終，奉旌入祠矣，而轉與不知誰何之男子雜坐一堂，魂而有知，必不能安也。彼忠臣、義士、孝子皆明禮達義者，又豈忍入勅建祀婦女之祠，覬覦俎豆哉。然則甯遠之節孝祠，自建立至今六十餘年，殆虛無人鬼焉享此祀也。且

其門垣湫隘、棟宇頹圮、不稱
朝廷褒異勸揚之義。今年三月、鳩工修葺、與學官謝
君、張君酌議、撤嚮所設忠臣義士孝子之位、遷附
鄉賢祠、而清祠之基址、固祠之牆垣、傾者植之、缺
者補之、丹雘塗塈、一改舊觀。於是奉
詔旌節婦於中堂、按名設位、以崇體制。其未嘗請於
朝、而自地方大府以逮有司、官給扁褒表者、題曰憲
旌、亦附位於堂之左右。夫祔祀非禮也、獨念我
朝重熙累洽、化理覃敷、禮部歲旌直省節婦無慮百
數十人、而邑志所載僅雍正十二年

旌表馬頭鄭氏一人。近年奉
旌三人二禮士灣李氏、一東門樊氏、皆現存。遵　功
令、則中堂特一位耳。其他志載故明節婦楊文試
妻孫氏、萬歷二十八年奉旨建坊、給銀三十兩、此
詔旌也。又趙英妻張氏、傳云宏治八年永州通判
任艮才署邑事、遵恩例具申當道以聞、建坊與否、
無可考證。我
朝貞節十二人、皆未邀
旌典。是十三人者竝列於
詔旌節婦之數、則分有未安、軼之復義有不可、分祔

左右、庶幾禮以義起、亦善善從長之道歟。且余涖甯遠三年矣、挍甄貞節、非不殫力竭誠、僅於聽訟時訪得一人、邑人士公舉四人、此外闃無聞焉。蓋甯遠之俗、孀婦不以再適爲恥、閒有守節之婦、罕知敬而禮之、往往湮没不彰。此而不急予表章、又孰知茹苦壹志之難能而可貴哉。祔祀之舉、非惟褒往者、亦勵來許耳。是役也、余經營其始、節孝後裔洎尚義紳儒相與出貲成之。夫以敕建之祠、名不辨、分不正、余忝司斯土、不能早爲釐定、而濡遲至於三年之久、是余之辜也夫。既竣事、爰

潔治酒肴、依禮致祭、用妥貞魂、而著迎神送神之詞、勒於麗牲之碑。其詞曰、廟貌新兮肅觀、名分正兮神安。樂具奏兮森列樽盤、嘉婦行兮白璧完。貞風扇兮芳名不刊、靈之來兮露潔霜寒。淚九疑兮竹斑、澄瀟水兮煙鬟。

皇旌憲旌兮志行允、班席長筵兮無怍顔。媿鬚眉兮起懦頑、靈之去兮天朗風閑。六月、奉惺園師書、書云、四月望後同京、接手書、猥蒙關念、並悉近況一切、且慰且感。年兄蒞甯遠三年、儉約持躬、誠信親民、此平日之所深信者。至力辭繁劇、常懷斂抑、尤爲

卓見。國家取士、畀以百里重寄、原藉以愛養斯民、非爲居官者一身一家計也。此理不明、遂至百計圖維、如程子所謂日志於尊榮者、其弊何可勝言。年兄以此自待、以此訓子、以此化導朋友、其積德更無涯涘。愚碌碌如常、毫無裨補、每念聖恩高厚、愈切慚惶。今春復邀恩命、襄事禮闈、幸免大咎。賤體亦平適、尚可支撐。精力自覺不能、亦斷不敢戀棧也。專此佈覆、并候近好。不宣。本道世公委赴桂陽州勘陽山尼菴被焚一案。由甯遠行三日、始望見陽山、計程四日。層厓曲

澗、有筍輿所不能行、須步者、險惡不可狀。烈日中汗雨驚心、意萬一中暍、不免烏鳶蠅蚋之侵。素無宦情、自此乞休之志愈決。勘訖、由桂陽至衡州、謁世公、繳委、將精力不能供職苦衷面禀、欲告病解任。世公許到省轉陳。八月、叩祝

萬壽後、正擬引疾、九月初五日、道州知州王君觀伯卒、太守委余兼理、即日詣州受篆。至十三日、奉藩司札委、兼署清查倉庫錢糧。十月初一日、蕭君國璋署甯遠、余卸甯遠事、專署道州。將查造二十六里戶口門牌底冊移交甯遠新任。葢自有此冊、民間

辭訟無敢言充鄰佑、恐不肖書吏或有弊匿耳。初六日、奉臬司詳委、赴桂陽縣檢辦何劉氏命案。先是、余赴桂陽晤知州常公明。今貴州按察使。語辦案之難、因言、頃在省、聞桂陽縣報何劉氏四命一案、云係虎傷。然傳聞四屍無虎齒痕迹、衣服亦未傷損。或云因姦致死、疑不能明。已委員審辦、亦未確鑿。余心識之。今適以委余、疑竇種種、不敢不加詳慎。檢骨例須訪傳諳練仵作、永州府屬向無其人、即分關郴、桂各處名仵、期悉心檢驗、以雪此獄。道州儆俗、額賦向多抗欠。乾隆四十年間、知州汪君燦家

素封、恐誤　奏銷、于考成、出私財墊完民以爲例。王故牧交冊有民欠三千一百餘兩、積十數年之久、王牧既故、余勢難詳辨、不得不接、而糧戶任呼不應。推求其故、自胥生以至職員、皆於實徵冊內註明衿戶。余即諭示禁革、闔州大詫、而營陽上中下三鄉毆差拒官、習爲常事。近年糧役不敢往催、積欠尤甚。查營陽欠戶共一百二十有三、自四十五年以來積銀一千五百餘兩。令戶書以衿戶爲綱、欠數爲目、彙造一冊、繕欠戶榜之、懸掛三鄉公所。十一月十五日、以抽查社倉爲名、先期飭役傳

齊衿戶在公所、屆期相候。是日、輕輿簡從、抵營陽、則衿戶無一到者。遂止宿營陽、責役催傳。次早、原任長沙訓導何延壽來謁、年七十餘、言民力不及、請寬限。余曰、欠十餘年矣、尚有限可寬耶。叱去之。陸續來者二十餘人、教其跪拜予之坐、諭以國課早完之故、詳述乾隆丁酉浙江嵊縣吳家山王姓抗糧拒捕、駢誅遣戍之案、一一指陳、聞者漸漸色動。乃提欠戶之白丁、量責數人、而諭已到衿戶、於冊內親註限日、令傳諭未到各家趕緊完納。其時環侍而觀者不下千人、肅然俯聽。因繫抗欠最

多之衿戶、監生、生員、佾生各一人同州。出境時、衿民跪送者項背相望、皆以好語慰之。不二旬、鄧陽完欠八百餘兩、其餘各鄉亦陸續輸將。十二月初四日、江華縣典史詳請代驗楊古晚仔命案。由道州至屍場二百餘里、雨雪連緜、山徑欹仄。初七日、驗後正欲升輿、失跌山坡、傷左足。星夜舁回、負病勉將命案審明通報。後足創轉劇。繼坊由里至署、知繼墉生于、以余同生庚戌、命之曰小同。今名世鏞。伯姊卒。伯姊歸同邑陳雙玉珏。

五十六年辛亥、六十二歲。正月、奉到

敕命二軸、先大父貤贈文林郎、先大母貤贈孺人、先考贈文林郎、嫡妣、繼妣、生妣竝贈孺人。二十日、以足傷未痊、稟府委員代理。會得長沙府信、知奏調善化縣。余自維迂拙、屢荷上憲拂拭、力圖報稱、急於醫療、敷藥受寒、下痢旬餘、偃臥難起。不得已、二十九日通詳解任調理。二月初二日、道州州判王醉蕘鈞由省城奉臬司專委來州、促赴桂陽、實驗病也。王君見余委頓、以實稟。十五日、署甯遠蕭君國墇由省來、奉本府委驗病、具結詳覆、府委代理。十八日、余卸州篆。當余之跌傷、昇

歸時因通稟沿途瑞雪、並及失跌情形、頗忤臬司。至是本道世公、長沙太守潘公成棟、長沙張君博、湘潭趙君貴覽、華容趙君宗文聯翩札致、述臬司傳諭、屬余力疾赴檢。而左膝痛縮、不能步履、加以沿腿傷寒、疲困益甚、不得不奉身求退。臬司以爲規避、約藩司王公懿德會劾、王公不可、臬司遂專劾。是時浦公調撫福建、繼之者馮公光熊持劾不下、曰、且俟委員驗病不實、查辦未遲。迨蕭君驗報跌傷屬實、藩司委褚君爲章接署。臬司再以劾上、馮公以原辦官署桂陽縣陳玉垣尚未參革、先參

委員與例不協。王公則昌言於庭曰、牧令平日虧帑病民、分當速去、已病猶稱未病、不可不查。汪某平日官聲尚好、方調首邑、今以失跌求去。湖南雖乏人、何必斤斤罷跛吏、因其跛而舉之、更何以服人。既告病、吾知辦告病官例耳。蓋藩司專錢穀、以余清查積欠爲功、臬司專刑名、以余不速檢辦爲皋兩姑之閼。難爲婦、信夫。比桂陽案別委衡州府、郴州會檢、訊有毆死者、有縊死者、確非虎傷。而馮公有調任山西之命、臬司又劾余規避。五月初一日、馮公特參陳王垣革

職提審附奏汪某是否藉病遷延、有無規避情事、俟本案審明、另行查處。時余方在道州交代、六月初三日、臬司委員至道州守提、過永州、蓬心先生留之、而致余書曰、臬司委提震君耳、故不令到州、君緩緩來可也。會道州交代已結、即日治任、假道寧遠。士民款留、止居兩日。適九史同姓名畧七十二卷梓成、檢閱訖、命兒子覆校、余遂行。守備彭君善越、把總馮君世武皆數載同官相得、送至十里亭、揮淚而別。邑人送者絡繹至界首鋪、多叩首流涕、余亦爲之黯然。過永州、蓬心先生贈余方竹杖

一枝、零陵典史吳竹泉英玉恐余觸熱、雇杷杆船相送。十七日至長沙、臬司稟知撫軍姜公晟、委員看守。姜公曰、何必爾。臬司疑余僞傷、必欲嚴辦、然撫藩俱諗長沙府、不令委官到寓。長沙府因爲余備述撫藩、臬三憲節次齟齬及附參之故。初、馮公去任、王公實護撫篆、部議准調善化、咨到、王公以余二月告病在先、例應另行調補、專摺具奏、奉旨。七月十六日、姜公傳余至院、司道俱在座。姜公細問有汪輝祖委檢桂陽何劉氏一案是否規避、交姜某查訊之

顛末、余以實對。姜公曰、交代有冊籍、何須印官清查積欠。余對曰、王故牧任所資財業已查封、實貯與冊籍不符、非清查不可。姜公曰、畢竟不成事體。余又曰、永州無檢骨仵作、分關郴桂未到、不得不緩。姜公曰、兩月關不到仵作、成何政紀、皆不敢入告。余又曰、十月朔有承審本州蔣坤榮命案、亦不能遠出。姜公曰、此尚易辦、何致久稽遲延、自不可諉。余又曰、十月初六日奉委、至十二月初五日公出代驗、扣算承審分限未逾、且仵作未到、例准寬展。姜公曰、關仵作曾詳臬司否。余對曰、十一月朔臬司

催檢、曾據實具詳。姜公曰、催而後詳、遲矣。況初七日失跌、已逾兩月、如何避遲延之咎。陳玉垣是浙江人、必因迴護同鄉、所以規避。余對曰、四命重案、必不能因輝祖不檢可以縣宕。輝祖告病、即委衡府、郴州會檢、可見非輝祖所敢迴護。姜公曰、汝必因臬司劾參、所以告病、安得不承規避。余對曰、臬司委王州判到州催檢、輝祖已先三日通詳告病、未知有劾參之事。姜公曰、汝必規避檢驗、是以捏病。余對曰、輝祖在江華屍場跌傷、衆目共見、求提司監江華兇犯楊古晚仔並江華原差查問、即見

眞僞。姜公曰、今腿傷愈否。余對曰、左膝筋攣未能伸舒、求親驗。姜公諭曰、且退、另日須具親供來。八月初二日、姜公傳余至官廳、長沙府帶醫學驗看、左膝實係受傷筋攣、年老血衰、驟難醫痊、具結送院。初四日、長沙、衡州二府傳余、命寫親供、語余曰、昨臬司怒不可解、必欲擬發新疆。余二人長跽乞恩、尚未邀允。余念奉委分限未滿兩月、可無處分。且古者告病例、爲民革職分也。今二太守恐余罹新疆重譴、至不憚屈體以請、如此體䘏屬員、實爲難得。因具親供、以諳練仵作例應關傳、既經失跌、

實難赴驗。奉文未及兩月、並非規避。嗣又以奉文後須查故牧交代、并清理民欠、承審蔣坤榮命案、不能遠出。檢骨例以仵作到案起限、仵作未到、短限難以率檢。皆拂臬司意、再上再不行、乃敘親供、四命重案因仵作不到、畏難遷延、即與規避無異。臬司核轉。十月、何劉氏正案　奏擬陳玉垣軍臺、余附參革職。旨　徐太宜人病亟、輝祖泣請命、微聞　太宜人喉間作聲曰煩難、須臾棄養。輝祖嘗栗栗自識、蓋輝祖畢生身名、慈訓兩言該之矣。十一月、潘公邀閱童子試文。自游幕後、常州、無錫、長

洲、秀水、平湖、歸安、烏程、仁和、錢塘、龍游、及仕宦遠、
校童試者十有七度、至是又結文字之緣、幸也。案
發頗、爭士論、諸童謁潘公、潘公歸功於余。多至寓、
執弟子禮、過從論文、踵趾相錯、倚杖見之、大破旅
寂。湖北撫軍福公甯屬候補知府張公方理聘余
佐理、以疾辭。余在道州、革衿戶、追積欠、甚非州士
之意、聞余告病、欣欣然欲復舊名。因作後春陵行
以諗來者、序曰、昔唐元漫叟爲道州刺史、地經賊
創、不忍徵求賦稅、春陵行所由作也。我
國家太平休養百五十年、州之民雖未盡殷阜、而有

力者輒託一矜自庇、號稱矜戶、卒以逋賦爲能。余奉符權知州事、丁甯告誡、褎如充耳、且有議爲苛碎者、勢不至大懲不止。盡然傷之、因作後春陵行云。我讀春陵行、字字生惻楚。可憐有司心、誰不懷傴煦。民困當急甦、士驕彼何取。

皇治熙熙如、卒俾達寰宇。道州楚南隅、去天亦尺五。九則貢有經、要會上金部。爾獨非王民、舊章敢撓沮。俗學瞀紳稀、科第罕接武。宮牆幸注籍、榮逾綰華組。名隸太學中、居然軒蓋侶。揚揚飾頭銜、貲郎儼蟻聚。不屑編氓齊、哆口號矜戶。名器旋旋干、冒濫

缺页

社鼠。用期誘循循推誠入肺腑。或點頑石頭、弗煩千鈞弩。微款未及申、引疾去玆土。過處士風覺、行或罹皐罟。三復謾叟詩、今事異於古。覼縷爲此歌、採風冀小補。先是、州有訟師曰陳禹錫、老而黠、以攬訟爲業、余怒批其頰。禹錫恨次骨、知余忤臬司、改名陳君寶、糾州生員陽何竹筠及生監佾生二十餘人、訐余加徵浮收。撫軍批司確查、余因將鈔存營陽積欠抗糧底冊稟呈、屬委幹員提鞫、浮加無據、抗欠有憑。各委員以事關歷任、塾完上司、均有失察之咎、礙難實辦、欲擬竹筠等杖枷外結。余

謂道州衿民刁頑成習，告官不究，後益難治。且五十四年　奏銷、王故牧已參遲延，至五十六年正月余始解足專辦，是年可無瞻顧，各委員猶議余過執。余曰：余事已白，計日去湖南，不治若輩，於余何損？但爲道州吏治起見，則若輩目無官長，將來必有大獄耳。堅請督審之長沙府潘公，澧州方公維祺。轉稟撫軍姜公，韙余言，因曰：汪某以署牧清追十餘年民欠，不得遠赴桂陽，致掛彈章。今被欠戶誣告，又不究治，何以服汪某之心？且如汪某言，刁風益長，亦傷政體。乃擬何竹鈞等流徙有差，吞

部完案。自余謁選至赴任、在京在里諸知交或規余毋伉直、或規余勿恃才急於效用、皆切中病源、奉爲韋絃之佩。不幸而有幕名、至湖南卽爲上官所知。余幕游三十年、稔知仕途要人不可爲、上官私人更不可爲、不敢稍有偏倚。蒞甯遠不延幕賓、不任長隨、事無巨細、罔弗身親。縣在山鄉、土宜粟米、苎麻之外、惟産茶桐松杉、日用百需皆資外來。境雖褊小、商賈頗多。余日升堂、邑人及外商環伺而觀者常三四百人、寒暑晴雨無間。余欲通民隱、不令呵禁、謬致虛聲傳播近遠。初到時、過戶婚事、

率傳堂下耆老體問風俗，然後酌判，不輕撻人。欲撻必諭以應撻之由，使心折乃撻。或是日訟簡，進堂下人問所疾苦，曉以務本守分之利，訟則終凶之害。故民見余不甚懼。有狡黠者，與言家常生理，輒得其情。訟費若干，民亦告余，無所避忌。吏役不敢爲厲。嘗諭兩造曰，官之問事，如隔壁看影戲，萬難的確，但不敢徇私得錢，總無成心，剖斷失平，官之咎，非民之辱。再愬當覆審，慎勿上愬。若輩稱官爲父母，名耳。我家自有子孫，我偶忝長民，子孫之爲民者正多。我欺民虐民，我子孫必受人欺，受人

訾。以我故致民犯鬭爭、我子孫亦犯鬭爭。民釀人命、我子孫亦釀人命。在堂自巳至酉、或至戌亥、疲不可支。將退食、有兩造到案求訊、亦勉應之、俾免守候。硜硜之性、爲民所諒。折獄不必皆中、或曰我們官今日錯了、旁觀者曲爲余解曰、我們官那得有錯、必汝不知自省。或勸上愬、曰、我們官尙如此、他愬何益。稱我們者、甯俗親官之詞也。余聞之、必反覆體訪、果有屈抑、必示期再鞫、不憚平反、故民益信余拙誠。閒有臨審時、原告稽顙、悔辠求免訊者、衆供相符、卽予省釋。余亦喜民之易治。凡舊牘

有上官批發他處及他處訟牘久懸上官未結者、多乞上官發余訊。上官曲徇其請、余不敢不爲速辦。而本道所屬衡、永、郴、桂有事累蒙發審、極繁苦、幸可藉手盡分。且湖南解鉛、解餉、辦銅諸差、例委簡僻之令、余獨以勘訟得免、心亦樂之。至庚戌春夏、向晦理事、對兩造言、氣往往不續、又不敢倦怠草率。正欲乞休、有道州之役、受州篆、心意煩亂。王故牧任內既多虧缺、復多積欠、民俗骫骳、非病軀可治。據實稟撫藩、本道願辭甯道兩篆、求委別差。

會

欽命吉公、王公查理湘陰倉儲、本道見稟、將撫藩兩稟截留、致余書曰、來字愷切、具見實心。兄向來謹飭、自不肯蹈虚行事、但目下省垣現有差務、大憲見此、轉致棘手。且王牧已故、不得不藉後人擘畫、以兄宏才、自有條理、不可鹵莽也。世公素知己、且撰之時事、亦不能脱然自潔、因盡晝夜之力經營整飭。衰憊彌甚、覺心緒無一刻自甯、卒以告病獲咎。然使不失跌、必不能告病、不告病、力疾爲善化、必不可久。薰以香自焚、樗以不材老其天年、余殆一身兼之。甚矣、吏之難爲也。自維迂拘戇直、萬萬不

能爲吏，而數年奉職，居然志可徑行，能獲乎上，見親於民，皆初念所不到。匿名之詞，小人何足深責，然嫉惡太甚，有以召之。甯道等耳，甯遠循序而治，得以和平見效，道州權篆，追欠之事，其勢不能受之以需求。治太急，以致與人乖忤。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子産曰，衆怒難犯。余深自愧矣。

我

朝綱紀肅清，上官無能作惡，得荷

聖天子豢育之恩，仰承神靈之庇，浦公之遴格優待，則錢南園先生之延譽也。姜公之竭力矜全，則蕃巡

首府之公論也。傳公素昧平生、而能受辭博訪、體卹周至、實出意外。此甯遠官民一體之效也。履險而亨、幸莫大焉。余在長沙養疾、讀史記以下諸史、日有恆課、摘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甯遠士民至長沙、必到寓問病、固求相見。見余頹廢、有淚下者。或以意苡三四升相贈、謂可去溼治風也。意甚厚、受之惻然甚歉。先是歸途過甯遠時、曾謁留別士耆詩六首。春來腰腳漸成頑、乞得前休生放還。去燕何心戀故巢、歸鴻覓路出重關。手栽桃李垂垂實、目送雲霞旋旋閒。未忍輕拋緣底事、講堂風月郭門山。憶昨星沙問俗時、懷輒舊習翦堪嗤。秋風捲籜愁非分、古井無波慨所期。政拙幾曾等注考、形勞幸不廢吟詩。誤人翻是輿人誦、虛譽

難酬國士知。眠欲先人起後人、新裁櫛櫳件吟身。從知天斬清閒福、敢悵生逢骨相屯。對影已同孤鶴瘦、寫眞都作老松皴。方書謁變勞相憶、强試梨花幾盞春。琴鶴風清愧不如、經營鋤桒去徐徐。他時炁愛明珠詠、此日欣看兼兩儲。姓氏編從鈔史後、烏焉校自退公餘。行人苦問郎官宦、集記新添說數書。　雙鬢何嫌綴曉霜、積來時卅角盡頎長。全家簡喫官廚飯、乖老歸尋餌服方。豈有甘棠懷召伯、酬期朱邑祀桐鄉。甫人微幸饒膚祠、雨渥東疇歲歲穰。　聽報郵籤第一程、風吹五兩別山城。鴻泥過處虛留爪、魚素憑誰遠寄聲。地爲經心頻入夢、人曾識面總關情。猶餘文字因緣在、待與貽彤更表貞。至是多索稾者、梓以贈之、并分致邑中紳士。又譔春陵褒貞錄一卷、紀甯遠道州兩任扁表幽隱節孝婦女、鐫成卽寄甯、道以備修志時採入。

五十七年壬子，六十三歲。正月，奉

旨革職。二月初、將稟憲囘籍、適清查倉庫、潘公謂余曰、君在甯、道倉庫充實、通省皆知、然接手者萬一以君去諉藉、轉貽口實、不若俟覆到再行。又言、姜公欲款留入幕。余因稱病重、鍵戶不會賓客、靜俟甯、道消息。三月望閒、兩處先後稟詳、竝無虧空。王蓬心先生寫九疑山圖、瀟湘送別圖寄贈。甯遠紳士樊在廷等寄到柏粱體聯句紀事送行詩并序、序曰、我侯自道州移病、取道甯遠、晉省、作留別詩六章、惓惓於舊治士民。時侯方調善化、上官未允賦閒、廷等不敢爲送行之章。今聞侯得遂初衣、雖爲

吾楚南人悵不得不爲我侯慰也。方廷等祖道砮川時，侯即席示長歌一首，謹錄侯詩起句作倡，各占一韻，寄申微悃。敝邑素不善韻語，奉侯訓迪，粗知體裁。下里皐巷，終慙樸鄙，詞皆徵實，知不以不文棄也。時乾隆壬子穀日，治晚生樊在廷謹序。

宰山水縣仪四春，敬錄侯詩首句。

德洋恩溥難具陳。樊在廷

侯初來兮鬢未斑，樂師尚

頭今雪白精神完。樂大觀

先勞弗暇終晨餐，歐紹緒

慈惠第一鋤奸頑。王萬偉

豪猾斂迹萑苻遯，叶樊在紳

禺中升堂退定昏。王萬倫

手拔口答聰徧聞，盧學聖

心聽容盡無情言。楊上瓊

慎刑曾弗輕

笞鞭、鄭采藻治蔣劉獄民無冤。李維翰觀者堵牆頌明神、劉永光畏威懷德咸振新。樊日新巡部時時平觸蠻、李高駱孔僎屏除呵導乘輕徭。蔣漢鼎往往露宿宵弗飧、歐人傑爽積勞致疾心力殫。李承綱實覈丁籍躬以親、籌利去弊詳咨詢。田逢源一夫不獲痛在身、李承紀飲射讀法何彬彬。王國才相士宜培衣食源、李芹厲士氣尤廣陶甄。樂之祁側聞退食手僩編、李大年條示學規崇雅馴。李際可談經絳帳琴堂懸、王定元上謁不嫌吐握頻。鄭文衡凡奉教誨知希賢、歐陽光善述所自來太夫人。楊登嶸贈公清節流淇泉、楊際春庭訓至老肝腑鐫。

歐輝楚

閩行竝叨錫類仁、黃岐山章明風化彝倫先。李承經誤善俗書比戶頌、石光化米鹽井竈瑣肩全。楊永沛

亮哉樂只父母官、柏際昌治邑奚啻治家然。柏永年

屹屹高墉峙南天、楊鳴盛衛民甯損句支錢。鄭文治

勞心不藉賓友分、歐建元謂事必親治乃勤。陳經國

謂任必久政乃純、李承膺卅載佐吏更事繁。鄧永波

牽絲志不期除還、歐以芹前年詔沛、馳封恩。柏富官

計捧黃紙焚墓門、李承業移節道州封域聯。鄭攀月

我人日望侯來還、石光輝喧傳下堂傷厥踉。李承南

飛牋上達祈歸田、黃正中憲府否否多縈牽。歐陽永

越夏秋冬

許投閒、歐陽俊　陽歸帆行指蕭然山。李卓　如嬰離母望眼棠、劉廷楷　惠政在日輿碑傳。李崇光　有斐君子終弗諼、周成

李光裕　作歌萬一揚清芬。劉紹良　何以報侯心縣延、

鳳願侯世世長子孫。張之斗　鳳毛熤耀鵬高摶、楊之洙

花開五桂香氤氳。楊華　山陰巖壑湘湖尊、楊之泗　柴桑松菊北海樽。楊登訓　興來覓句酬芳辰、楊上融　搘頤閒看思洛雲。鄭廷芝　優游眠食安大年、歐洪埠　洛社耆英今散仙。鄭興璋　侯兮侯兮念我民。張興甲　句皆有注、不具錄、錄其詩、用誌紳士姓名。會姜公奉

命貴州公事、余遂赴護撫王公及各衙門稟知回籍、諏

吉四月初二日起程。三月二十七日、督學張訥齋先生飲餞。二十八日、潘公張讌大集賓僚。酒半、潘公奉觴而揖曰、君歸矣、當有言教我。余再三謝不敢。潘公固請、余起揖潘公曰、有一言未知可否。官無大小、皆奉

朝命而來、分足以臨民者、體尊於部民也。今巡檢與史被部民上控、遂勒令解任、晉省質審。嚴不肖吏因愛民之道、然往往審誣才告者僅予杖枷、巡檢、典史仍回本任、甫與部民憲庭對簿、而復南面以臨之、體統褻矣。且褻則玩生、其勢必至無賴之民

得以挾持官長、不遂則拼一枷責、而先使解任庭質。惡自愛者不能爲、而爲之者將不自愛。執事謁大憲時、愷切陳之、儻亦整飭吏治之一端乎。潘公唯唯、爲余勉飲數杯、極歡而散。次日、潘公至寓送行、甚善余言、未知今竟何如。四月初一日、長沙黃君允洙爲余買舟、與署善化李君其豊、會餞。因初二初三日在省同官候補縣張文山博、鄠縣趙漢章宗文、原緌甯葉存齋世綬、湘鄉樊柏林寅捷、新善化馮方山域、永明林醑叔崑瑔、原零陵吳菊田哲酉餞、止二日。至初四日啟行。是日大雨、督屬先

下船。署祁陽李東川樹穀移樽到寓、會長沙門人毛慶善、善化門人孫鴻、湘潭門人秦松、龍先法先後惠詩贈行、卽畱飲暢談。慶善字積安、才九齡、端重好學、可望有成。其送行七律四首、士論傳推品誼高、欣承咳唾識清標。鬱林船去惟裝石、玉局詩成止和陶。著錄甕貞心自苦、圍鑪題扇興彌豪。方書聞說慵頻檢、跋腳看山不厭勞。屢陪杖屨稔家常、絕勝彭宣到後堂。白鶴雙童鋤藥地、烏頭百尺表貞坊。雨肥春水魚鰕足、字校秋鐙簡墨香。忍爲一官拋鄉盞、朝衫約東老奔忙。了了曾聞笑

小時鈍根況復慣兒嬉。慙悳叨齒錄逾曹耦、待檢牙籤補闕遺。八卦久輸蘇晉論、一囊虛羨杜陵詩。服膺絳帳殷勤訓、三復芄蘭警佩觿。 惆悵黃頭報曉程、春風吹席去江城。壓裝書是來時篋、送別人多門下生。幾處關山勞遠望、他年狂簡記裁成。平安爲頌東橋竹、會見徵書禮五更。句亦淸婉、東川甚爲擊節、浮數大白、即席賦詩四章。余次韻答之、第四首云、此去居應依木石、他年累不到兒孫。猶餘一事眞徼幸、手捧 鸞章拜墓門。東川讀至不累兒孫句、泫然曰、惟君敢作此語。吾本無累、今

已累不可解、柰何。東川、河南夏邑人、辛卯舉人。博學多才、文酒跌蕩、兼工書畫。治事明爽、而理財非其所長、故不免於累。初官華容、不相識、余罷官甫來訂交、誠款甚密。時已薄暮、冒雨送至河干、灑淚而別、余數日猶爲鬱鬱。後二年得其來書、被議去官、流寓長沙、今不審作何狀矣。是日解維、行一里許即泊。次日過湘潭、趙君貴覽留飲贈膳、誼甚惓惓。至蘆溪、過塘行、有八十餘老人見而詫曰、此非數年前偕眷赴甯遠者耶。吾六十年來見攜眷赴任者多矣、歸復攜眷者絕少、是可羨也。余因味其

言。官之以他事去者不論，至遷擢者，昝亦不必借行。近爲交代累，往往將離任，則遣屬先歸，宜老人言之太息也。過貴溪縣太和典，問訊魯絜非，始知已選山西夏縣知縣。閏四月初六日，大風雨，泊蘭谿縣。初七日曉發，未暮抵義橋。過塘易小舟，初八日歸蕭山。先是以丁口漸增，大義里尚友堂老屋不敷居住，於縣城南汪家衕購新屋一所，額題樹滋堂，遂移家焉。余二十歲貧，惟壁立，然妄冀他日能闢舍奉母，當以樹滋名堂，凡手鈔書籍皆署是名。四十餘年而始償素願，念兩母皆棄養，不及

享一椽之安、不禁泣下沾襟也。繼坊就職直隸州
州同、援例加二級、請
封典。七月閩邸抄、知四月十六日道州士民欲復實徵
冊內衿戶舊名、知州劉君國示不允、刁民聚衆抗
官。道府督捕全獲、首犯李長春梟示、其餘斬、絞、新
疆數十人。制府畢公奏內查敘原案、起於余之革
衿戶、追積欠。幸曩時姜公俯採芻言、覈實咨部、萬
一顢頇外結、則余轉有牽連之累。痛定思痛、爲舌
橋髮指也。得良醫治腿傷、漸瘉、步履如平常。十月、
繼壕援例補國子生。行焚黃禮、爲　祖考、　祖妣、

先考、先妣題主。汾州張顧堂太守專致山西撫軍蔣公兆奎聘訂入幕、以疾辭。繼坊娶王氏同邑庠生王日京景祚次女。繼培娶陳氏長興縣訓導會稽陳芑洲士鎬次女。歸三女於同邑貢生周豹文子蘭生。治壽木、題前和日汪龍莊歸室、并作詩以識之。平生願力志金跡、六十二年幸庶幾。得到藏身須薾室、恬然無愧是天衣。材從楚產緣非僭、制比桐棺覬可依。若後何時眞論定、硜硜素履任譏議。是年食米一斗、制錢二百八九十至三百十餘文不等。憶十餘歲時、米價斗九十或一百文、閱至一百二十文、卽共訝其貴。乾隆十三年價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樹皮

俱盡，地中産土如粉，人掘以資生，名曰觀音粉，有食之至死者。十餘年來此爲常價，或斗二百錢則以爲賤矣。木棉花一斤，制錢八十餘文，鄉間不過三四十文一斤，自五十六年歉收，價至百文，時已少殺，不知何日得復舊也。辛巳以前，庫平紋銀一兩易錢不過七百八九十文，至丙午猶不及一千，至是可得一千三百文。番銀一圓，舊易錢六百三四十文，此時亦幾及一千矣。私錢充斥，法禁不能止。民間田産交易，開除過戶，例每畝制錢十文。吾邑舊規，畝一百文，除七收三，勒有碑記。三十年前蕭

公超擢官來署縣事，加至三百文一畝。後至談公誥任內，日漸遞增。甲辰、乙巳間，畝至五六百文。數年來，鄉民愿而闇者須千文以外，即紳士亦非五六百文不可。緣例條銀輸櫃，糧米上倉，近年花戶不堪吏之刁掯，銀必須銀匠代折，凡銀一錢折制錢一百八九十文至二百餘文。米亦不能不向倉房折色，升四十餘文，或至五六十文。民未嘗不控愬，而於事無濟，弊其胡底耶。錢塘江素號平穩，西興岸有五壩，路約四里餘。江甚窄，自北岸沙漲，有時須套磜行，輒以爲不便。近年北沙愈漲，西興岸

時復坍卸，五廟俱入波中，常虞覆溺。憶幼聞 先大父言，欲渡錢塘江，必祀神而行。自余客游，幾不知風濤之險，今渡江者又栗栗有懼色。蓋余赴楚後不過六年，而風景之變遷如此。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四歲。正月，奉到

誥命二軸，先考晉贈奉直大夫，嫡妣、繼妣、生妣並晉贈宜人，輝祖封奉直大夫，妻王氏贈宜人，曹氏封宜人。繼坊赴禮部試。二月，授家事於五男。余不幸少孤，先人遺田十數畝，典質至再，幸得歸原。佐幕數十年，增田七十畝，以四十餘畝爲累世

祭產、五男所受、數畝而已。四年爲吏、祿羨無多、不足置產、酌分兒輩、聽其治生。惟培、墉稺弱業儒、不得不賴余經理。多男多累、不能爲向平五嶽游矣。客從湖南來、知永州守王公、衡永道世公先後告病去。六月、繼坊下第歸。奉惺園師書、書云、去冬張年兄差竣回京、接手書、極承關注。令郎到、又接來書、備悉年兄罷官之由、而其詳已得之張年兄口述矣。以年兄之才之守、僅爲邑令、方以未得大究其用爲惜。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區區銜名、何足輕重。至於嚴譴之說、果有其事、是眞無天道矣。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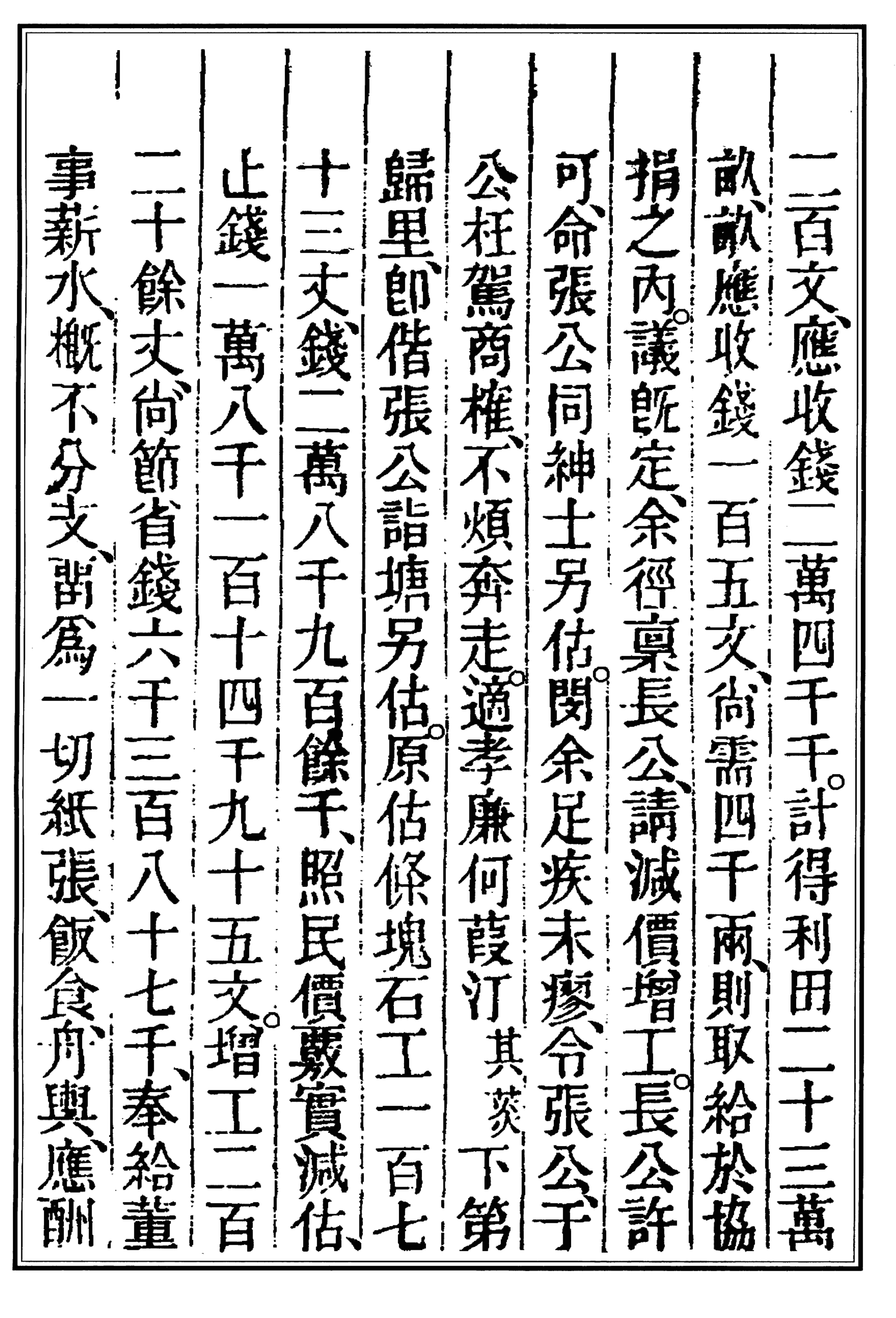
罷職，而不肯爲私人。此等見識，尤爲堅卓。年兄氣誼學問，愚每爲知好者稱道之，無不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者。世譽之不足慕，益可知矣。近審疾已就愈，深爲忻慰。來書又云息足杜門，安貧自守，益徵定見不揺。貧無不可對人者，惟不貧足患耳。幕游之説，斷斷不可。本省上游，尤非所宜。侯長中丞有信書院一席，當爲致意。長公到處，士民感戴，近去山西時，攀轅卧轍，男女遮道，馬不能行。聞之喜不自勝，惜不得身親見之。寄來家刻四種，皆有用之書，必然可傳。已將佐治藥言及續編重刻裝訂，俟

同人出仕者來見時、人授一編、以廣年兄之惠。愚近況一切如前、惟庸拙日甚、衰病日增。自問一無裨補、而虛糜廩祿、日夜悚惕、不能自釋。前歲患脾胃病、幾成大證。去年服熟地佐歸湯、漸覺飲食如舊。然以七十之年、又何所望、而必爲之療治者、亦姑從家人之意耳。專此布覆、順候近好。不宣。初壬子夏、西江塘、張神殿、荷花塘等處塘工頂衝蟄陷、太守李公亨特借款搶修。於是山陰、會稽、蕭山紳士具呈、蕭山獨捐銀二萬兩、山、會協捐銀二萬兩、紹所鹽商捐銀一萬兩、以爲修塘還款之需。正月、

縣尊謝公最清奉撫軍覺羅長公麟符、傳紳士面議余以疾辭。長公臨塘履勘、估工銀二萬四千兩、以一萬三千兩歸李公借款、以一萬三千兩生息、具摺入 奏。工出民辦、寬免報部核銷。而年利者攘臂攬工、風聲四達。長公檄署縣蔣公重耀愼選董事、以余名暨王穀塍宗炎名上、穀塍亦辭。五月、餘杭縣張公鳳鸞來署紹興府同知、奉長公命過訪余、以在官未能辦公、里居不宜干預堅辭。已而郡尊高公三畏招紳士會議、余語穀塍曰、吾無去理、恐君難終避。萬一議不安、而君承其後、必累、宜

應召。縠塍去、因與山會紳士忤。蓋其時鹽道改設鹽運使、隸鹽院、恐撫軍不得專政、欲以商捐歸蕭山、且欲并派桃源長山鄉田以盈其額。縠塍不可。六月十四日、長公由台州公回入縣境、知余未出、手柬屬署縣于公鼎臣代拜。十五日、于公來、述長公語、謂鄉先生宜任一鄉之事、西江塘、公事也、不宜諉卸。不然、與余同年、以年誼相託、亦不宜卻。如堅執成見、當另委賢員專請。余因與縠塍約、憲詞直、違之不義、遂同答拜。張公、于公謂、攬工者多、因價浮耳、價浮則承辦獲利、獲利則攻訐叢生。既曰

民捐民辦，無報銷雜費，應覈實減價。榖隆亦謂估工之外，應修者尚多，可減原估之價，增修未估之工，以符二萬四千兩之數。于公不以爲然，余遂退。已而張公又固請再議，復與榖塍約，蕭山工程多以訟終，以辦工之人即收捐之人，賬目易淆，指摘易起。今擬紳士司局收捐，殷戶分段辦工，捐難侵蝕，工有稽查。既曰民辦，應照民價，比部價酌減，仍寬二三分，以備辦工者倩親託友之需。邀集親友，公議俱孚，而商捐之項，長公已行知如數，蕭山得如原議，捐銀二萬兩。照時價，每銀一兩收錢一千



二百文、應收錢二萬四千千。計得利田二十三萬畝、畝應收錢一百五文、尚需四千兩、則取給於協捐之內。議既定、余徑稟長公、請減價增工。長公許可、命張公同紳士另估。閱余足疾未瘳、令張公、于公枉駕商榷、不煩奔走。適孝廉何葭汀其焱下第歸里、即借張公詣塘另估。原估條塊石工一百七十三丈、錢二萬八千九百餘千、照民價覈實減估、止錢一萬八千一百十四千九十五文。增工二百二十餘丈、尚節省錢六千三百八十七千、奉給董事薪水、概不分支、酌爲一切紙張、飯食、舟輿、應酬

雜費。工價則憑委員票給、局中日用則每日由局中開單付余。余換單支發。規條畫一、長公深以爲然、專委張公監督。飭令工竣、董事將報銷冊親齎送院、由院發各衙門備案、不必各衙門稽查、或致吏役滋擾。憲心曲體、親友和衷。會長公陞任兩廣總督、恐大局紛更、頗爲惶惑。幸新撫軍覺羅吉公慶蒞省、按工巡閱、悉照舊章。八月初一日、開局收捐。十月初一日、給價興工、天色晴霽。至十二月二十外暫停工作、雨雪連緜、於工無礙。司局者、余與王轂塍、鄭緒肩飛鳴、吳慕菴斐、何葭汀其芬、韓仙

霞城、蔡雲白英、丁昂若仲舉、來充宇起浩、徐念茲蓉、陳惠霑培。其實任事者止王、丁二君、余則虛受其名耳。時李太守已調任杭州、與嘉興李太守坦遣丁齋吉公名刺關聘、延佐幕務、以辦工觧。得甯遠王定元書、知壬子中式湖南舉人、余所稱書院三俊已中其二矣。是歲、雙節堂贈言墨蹟十冊石刻成、闢舍後竹園建諛美堂三閒、周以迴廊、上奉神堂、下嵌石四壁。諛學治臆說二卷刊行。繼坊生次子甘兒。今名世銘。還 先人遺願、赴雲棲建水陸道場。余素憎內典、讀蓮池大師雲棲法彙竹窗隨筆、

事事從根本著力，乃知天下無不忠不孝神仙，成佛作祖皆非倫外之人，實與吾儒道理異室同堂。空虛寂滅，特釋氏流弊，亦如吾儒以文字爲學，與聖道無關也。十二月，奉惺園師書。書云：壬年兄到京，接手書，得悉年兄近履增和，足疾業已全愈，快慰之至。西江塘工義關桑梓，且屢承中丞之敦懇，亦不可以過卻。況爲之畫策而已，無利焉，尤覺青天白日，何所顧忌。惟是盛名之下，干謁必多，其端斷不可開。官場中嗜好鹹酸各異，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既無所利，而徒招物議，安知不更爲身累耶。

竣事後卽杜門息足、決意安貧、此則年兄識見堅定、尤愚所素佩服者也。家居課子、亦人生樂事、愚謂書院一席、若距家不遠、似尚可就、以薦主爲去留、年兄就之、當不至是、卽至是亦無甚關係耳。愚近境一切尚叨平適、惟老病日增、支持不易、而感荷
聖恩優渥、刻骨銘心、午夜懸懸、未知息肩何日。寄來墨刻均已收到、高門至行、自足千古。愚之俚句拙書、何足增重、未免益滋慚愧。祈年兄以後勿以示人、徒令士林中鬨生評論、更覺無謂也。羽便布覆、竝

候邇祺。不具。

五十九年甲寅，六十五歲。正月，繼培生子，名曰美成，以誤美堂落成也。今名世鎔。繼培府試第一名。吉公勘工，命添築新舊兩塘中縫，增塘後陂陀，加塘外塊石，補舊塘頹缺，培三都土，備塘建鎮水庵石倉。四月初十日，全塘告竣。凡增修各工及一切委員役食，董事薪水，并修理公所，添雇書役等費，皆於節省項下支銷。統計視原估工價尚贏錢三百七十八千有奇。撤局籍數，并未收捐項，造冊送縣。五月，同穀滕赴省謁吉公，送工程報銷冊。吉公面致悃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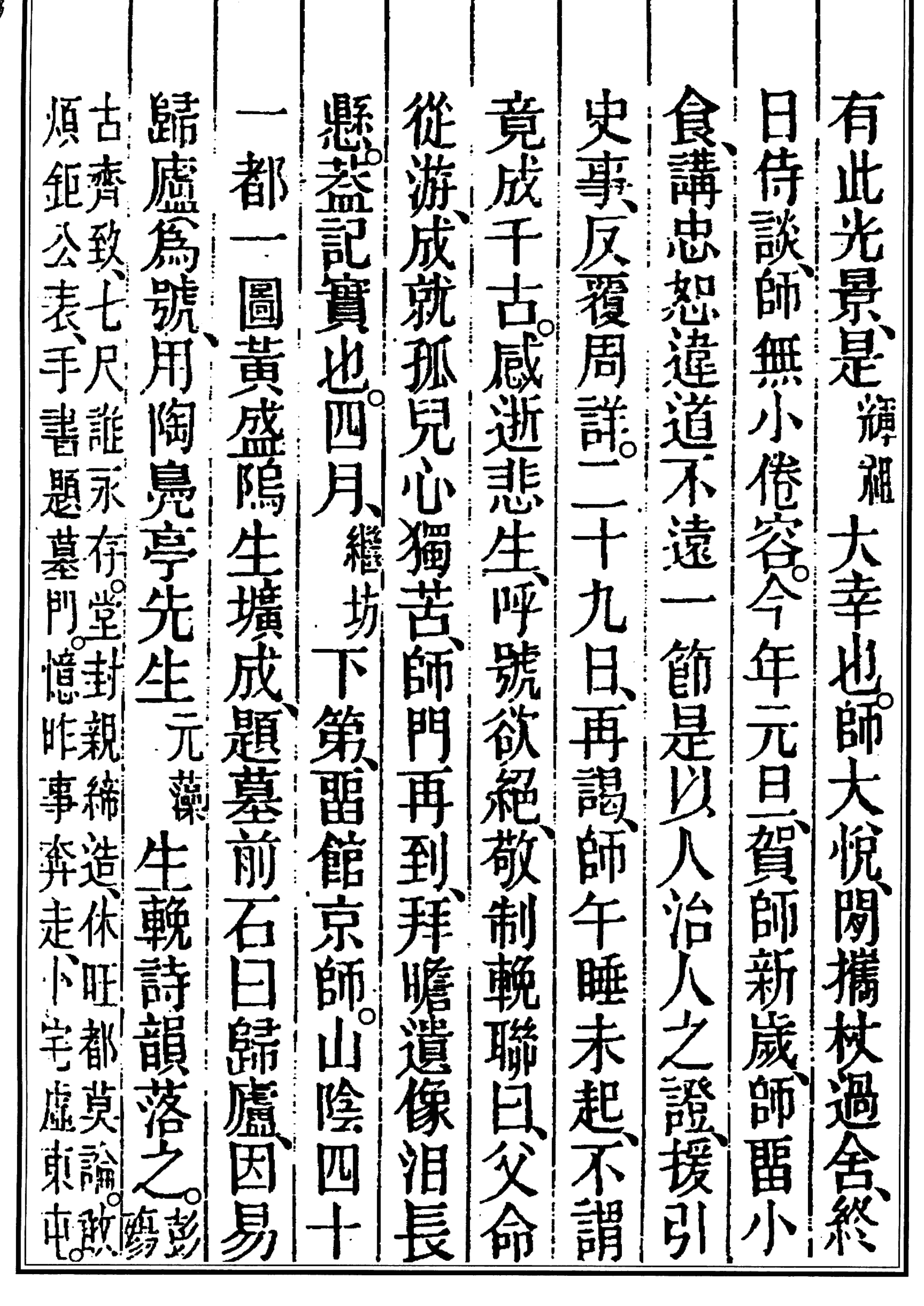
欲招余入幕、以目昏鐙下不能辨字固辭。六月、吉
公列輝祖名覆
奏工竣。是役也、交張公鳳鸞。公號東
厓、山西猗氏人、己亥舉人。性質實、清儉自持。令餘
杭有賢聲、署紹興同知、擢海甯州知州引見。
歸途告
病同籍。七月、繼培院試、撥入府學第一名。彙錄雙
節堂贈言續集二十二卷梓成。蓋自乙酉乞言以
來、面求者無論、四方仁人君子聞名而不相識者、
多懇二三知交輾轉徵乞。稾啟稠疊、至再至三、或
至八九、不得不止。垂三十年、不啻萬有餘函。尋公
答劄及鈔存墨蹟并未上石者、裝成五十三冊九
軸、什襲珍藏、以諗後人。作記事詩絕句六首。憶從鄉國

達京師、名士名公不我遺。初念何曾能到此、先靈呵護乙言時。二母心誰筆墨傳、烏私非此若爲憐。錦囊卷帙天涯共、共坐詠哦三十年。千金一字爲松筠、共勵孤兒善守身。老病於今惟欠死、葢棺忍玷贈言人。解識親尊身自尊、此身可易受人恩。公卿何處無東閣、不爲微詞不到門。百牘千函往復還、封題稽拜淚痕斑。他年攜向泉臺讀、萬一雙親許解顔。重重篋軸護銀鉤、冰雪精神文字留。莫笑傳家無長物、官箴人樣是貽謀。八月、挈繼培鄉試赴省、與浙西故交聚會、頗足樂也。十月、改建西江塘石工、碑記暨笠山廟。北復與轂塍赴省謁吉公、送碑模。轂塍庚子進士、少騰文譽、好學不倦。乙未同赴會試訂交、年才二十。工局共事、益知其爲人老成慎密、能審緩急、有裁制。命繼培受業焉。梓雙節堂庸

訓六卷、分授五男。繼壕娶來氏、同邑貢生來端植作楷第四女。繼墉生次子、以余生日初見、名曰生兒。今名世鈺。是年庫平紋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四百四五十文、番銀亦增價。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葢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鰕蔬果無一不貴、故小販郡農俱可餬口。

六十年乙卯、六十六歲。正月、繼坊赴禮部試、自丁未至是五次矣。藩司安陽田公鳳儀、戊子同年也、印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各一百五十本、分給所屬官幕。

聞佐治藥言惺園師於京中重刻、刷印千本。芻蕘末論過蒙大人先生賞識至此、眞爲萬幸。二月十七日、鄭文亭師卒、年八十。師視輝祖猶子也、見呼名、拜不答、言必講學、道家事則纖悉周到、宛然骨肉。輝祖赴楚、師命之曰、利不如名、須做好官爲要。楚還、師甚喜、一日語輝祖曰、阿孟不知禮、謂吾宜乎子字。吾以子事吾謹、不肯薄待子、故他弟子皆稱字、子獨呼名、阿孟何足知之。阿孟師子王賓小名也。輝祖對曰、呼名、分也。且輝祖不逮事父、父在時延師訓誨、見師如見父。黃髮先生、白頭弟子、得



有此光景、是輝祖大幸也。師大悅、閉攜杖過舍、終日侍談、師無小倦容。今年元旦、賀師新歲、師留小食講忠恕違道不遠一節、是以人治人之證、援引史事、反覆周詳。二十九日、再謁、師午睡未起、不謂竟成千古。感逝悲生、呼號欲絕、敬制輓聯曰、父命從游、成就孤兒心獨苦、師門再到、拜瞻遺像淚長懸。蓋記實也。四月、繼坊下第、留館京師。山陰四十一都一圖黃盛隖生壙成、題墓前石曰歸廬、因易歸廬爲號、用陶晃亭先生元藻生輓詩韻落之。彭鷗古齊致、七尺誰永存。堂封親締造、休旺都莫論。敦煩鉅公表、手書題墓門。憶昨事奔走、卜宅虛東屯。

江南更江北、風轉秋蓬根。歸歟此千古、故謝黃埃昏。庶幾保膚髮、未辜鞠育恩。譬若潮已退、沙際留餘痕。過客任憑弔、雲來薦清樽。羣山儼供揖、萬象供咀吞。及今筋力健、飛蘿時一捫。他年灑然去、底用款招魂。

葬前室王宜人於左穴、作紀事詩六首。

西小江邊陟彼屺、經營蒿宇闕榛墟。髮膚到此方全我、手足他年待啟予。氣恰乘生除五患、身還慎疾選三虛。歸歟一覺遊仙夢、不更人間就寓廬。

踏徧晴巒復雨巒、芒鞵到處萬峯攢。行從鳥道穿雲上、脈認蛛絲倚杖看。豈有鄰墟爭尺寸、懸知歲奠得平安。半生胸次耽高曠、雖拜人來布帘寬。

松杉鬱鬱草芊芊、溪溯縈紆趣大川。敢信剛巒坤郭側、端期封樹子孫賢。枕山宿憾尋幽性、近水偏宜上家船。料埋隙人先台寢、憑棺從此了前緣。

地鑑山經互短長、不須兒輩費商量。一邱幸自生前定、七尺從渠化後藏。漫飾頭銜留俗眼、聊憑手筆記年光。幾人出宿歸無日、生許頻游樂未央。

鸞膠續後世緣深、偕老胥期幸到今。可易娣婚姐得了、蘇憐衰病兩相侵。灌園圖戲天涯諾、同穴盟遲地下尋。



待兒肩輿秋並上，臨風先和白頭吟。生小身宮值漸河，桑榆誰乞魯陽戈。殘棊幾著枰將徹，百歲三分二已過。臨穴何須殉老子，易名只合喚蘇何。還愁他日煩親故，費唱山頭蒿里歌。五月，繼墉之京師。陳氏妹卒。余姊二、妹二，陳氏妹、王太宜人出，幼同憂患者。遭變戚然，無能自已。聞長沙守潘公陞辰沅道，未幾卒於位。六月，繼坊寄到悝園師書，書云：「閏月初，令郎至京，接手書，備悉年兄前此經理塘工始末，及履祉綏佳，慰甚慰甚。比維家居課讀，益覺優游自樂，漸與當事跡疏，可徵信道日篤矣。書院一席，非不可就，視其來意之敦誠與否，以定去就可耳。所刻臆說、庸訓二書，出處

胥資閲之深爲忻賞。來札云、天下無不可効用之地、儒者無不可致用之方。此實見道之言、非反身修德者不能及此。四令郎亦得入學、可喜之至。所云教之讀有用書、益可以知家學也。予嘗謂子孫不以能文得官爲賢、惟願以知廉恥明道義爲賢。窮通知有命在、讀書不爲利祿、則出處俱可自信。年兄與愚眞可謂同志者。愚近景尙幸平適、第衰病日增、不堪勞頓、夙夜趨直、勉强支持而已。報稱無聞、馬齒徒增、去冬賤辰、仰蒙

恩賚、錫賚駢蕃、彌深慙悚。年兄惟當規其不及、俾免叢

愆乃亦爲過情之譽、益切汗顏。專此布謝、順候邇祺。不備。吾師門下士滿天下、輝祖何足比數、而師遇輝祖獨逾常格、凡有稟啟、必手書作答。皆言律己之道、惟恐輝祖失檢、望輝祖爲完人、輝祖益用自勉。古人所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憾者、故詳錄吾師各書、以誌稟承有自云。八月、挈繼培至杭鄉試。初七日、忽奉督學懸牌、繼培改歸蕭山縣學。督學李公漢重默經、凡科試入學未默經者、皆以是年七月至省覆試。又每邑另招未入學之備卷數名、與覆試者同考、名曰考奪。有補進者無可歸、因黜

縣學生之已進者、虛其名次以府學生撥歸縣學、而以新進者補府學之額。繼培入府學年餘、又改縣學、職是之故。十一月、製附身衣得七律一首。斟量要領放寬裁、舊典朝衫待贖回。至竟終隨黃土化、當初祗是赤身來。裹非馬革生何幸、兆得牛眠死莫哀。聞說王孫曾裸葬、未能免俗亦堪咍。閱邸鈔、知福建巡撫浦公獲罪。公在湖南時、政紀嚴明、無聲色玩好之娛、事皆手自治辦、藩臬兩司不能旁分其柄。屬吏到省、無朝暮必見、見必詳詢地方情形。公事畢、即諭回任、出省城守門弁兵有日報、或逗留一二日未出、必立傳面誡。與屬吏言、不假辭色、然論公事極和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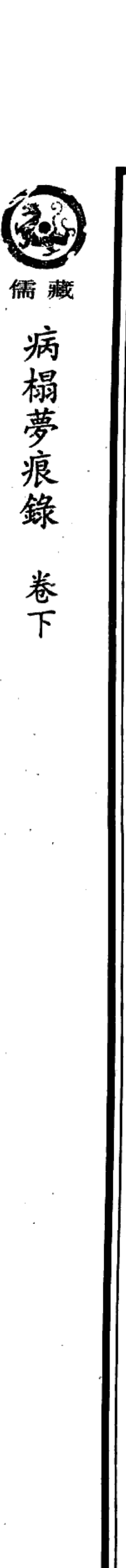
余性麤戇、遇委辦事、必求申所見、甚或絮絮詳辦、皆荷優容。嘗偕同官謁見、公語同官曰、親民官以勤爲本、甯遠只是耐勤、故事事踏實。有見解、即未必皆合吾意、吾樂竟其說。即如稟晴雨、各處多不留意、惟甯遠一語無泛、吾訪之皆確。若等惟幕友是倚、安得不誤事。又曰、湖南幕風日下、與主人休戚無關。吾知甯遠佐幕時、必不若是。余悚然敬謝、實愧且感、益兢兢奮勵。丁未

大計、兩司塡余考語、居官謹愼、辦事勤勉、公特改謹愼爲整肅、勤勉爲安詳。同官有擬調繁者、公曰、昨考

廉官某文甚草率，字亦越格，豈能認真做官。其察吏如此。丁未、戊申間，繁缺出，公卽屬司道詳調余，力求道府顧免。公曰：甯遠儘可勝任，如何無志上進，豈欲爲自了漢耶。本道世公語余，余謹對曰：某自分衰荼，甚懼不能了此官，儻容自了，恩幸大矣。他日世公以余言告公，因曰：甯遠甚感憲恩，只是拘謹太過。公曰：拘謹卻是好處，肯久耐苦缺，真自愛之士。從此遂不復言調。至庚戌，資格已深，循例調善化，署長沙。張君博致余書曰：大憲命某寄聲，善化雖衝要，將來不以應酬相累，可竟行君志，毋

慮也。其愛惜人才又如此。何謂閩後忽喪所守，豈
橘化爲枳，遷地弗良，抑宦怠垂成，天奪其魄歟。公
以名進士起家，歷中外，卓有聲望。年已六十有
六，末路改絃，殃及嗣子。傳曰，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每讀一過，輒爲公喟悼也。二十日，二十四
史同姓名録稾成，編家藏書目。至十二月初三日
録訖，爲之序，序曰，積書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人
多信之，故蓄書者尠。然獨不聞積財貽子孫，子孫
未必能守乎，何求田問舍之惟恐不廣也。余少孤
露，先世手澤僅坊刻古文階鳳陳檢討四六二書。

綱鑑、正史約一部，假諸舅氏，未幾歸焉。年十四五，見五經類編，如得瑯嬛祕笈。既補博士弟子，家奇貧，衣食出　兩母十手指，力不能具一卷書。賜從友人借讀經史古文選本，率意鈔撮，不終卷輒素去。已而讀律倜口，寄蹟官中，主人有插架書，稍稍繙閱，官事不易了，未能卒讀，讀亦無所得也。忝賦鹿鳴，年已三十有九，游京師，側聞大人先生緒論，甚愧嚮學之晚。亟走琉璃廠西門，市得漢書，歸寓讀之。南還佐幕，以館脩益市正史，晝夜讀。其後稍市他書之涉史事者，旁及諸子，而於羣經勢尚不



逭及成進士、益懃枵餒。脩入較豐、先人遺事以次告竣、館若雲閱與書賈習者七八年、聚書數十百種。謁選都門、增所欲備、約載一車。請急過里、彙錄書目、都爲二本、一隨行篋、一庋書樓。手自編扃、攜鑰以行。罷官歸來、啟鑰見書、幸無蠹蝕。會移居城南、即於宅後隙地築樓三楹、中奉 神主、藏書左右。重加整比、畧涉違礙、細意汰毁。因區門類、恭列

御製、

欽定於首、餘遵 四庫總目編次收貯。四庫之例、纔分子目、余書本無多、不復析編。惟於史部立備史

一門、紀掌故者入之、子部立雜考一門、記瑣事者入之、以便檢閱。榆陰衰促、家無餘貲、不能再聚書矣。雖所聚之書類塾本恆見、絕無枕祕、然畢生心力、盡此區區。得之不易、則思守之不失。世世子孫不得贈人、不得假人。即遇密交懿戚、貴人達官、不得違吾此訓、私爲贈假。庶仁人孝子、囿有瑕疵、別具經史副本、留傳家塾。非能考訂著述、不必登樓啟視、致有損失。坊、培、壕三房同守此規、塘、塝不得過問。培兒向知慕學、匙鑰收管。培如他出、聽其交託、但不得付不知學問之人經手。曩讀平泉花木

記、竊笑李衛公之未達、今亦不免過計、行自笑也。余薄宦未久、又不善治家人生業、惟望兒輩他日收稽古之益。古人以書爲良田、穫且無算、達可以經世濟物、窮亦不失爲學人。如其不材、卽與以田宅、其能長裕乎。癸丑析產以來、培、壕遇余所嗜書、輒以受分市產之資時時增益之、四年中續置不少、此卽培、壕之田宅矣。兩兒嗜好已不盡同、培喜收經、集、壕喜收類書及說部、各得其性之所近。余亦不復强之使一、聽其別立書目、附庋樓西、隨時檢閱、各從其便、不必援公書之例。兩兒當奮志於

學毋自舍其田、余有厚望焉。序成時已丙夜、歸寢

虾睡。逾時、右手麻木、漸及右足、遂不能起立。越四

五日方省人事。自問必死、制輓聯二。一曰、贖有餘

慙名過實、差無遺憾死如歸。一曰、讀聖賢書曰懷

刑、日守身、歷種種風波、此日髮膚還父母。爲衣食

計、也求田、也問舍、成區區基業、他年顔面任兒孫。

屬轂塍代書書目序、屬吾婦檢衣篋、分培、壉各數

種。兩兒以余衣爲衣、余病未免應酬、故授之。余年

十七、羨單紗衫、受人錢代作試文、蒙　兩母泣誡、

知服之美惡不關身之榮辱、漸解緼袍不恥之義。



年二十二客游、攜一竹笥、冬夏兼儲。是冬嚴寒、外舅以裘衣余謝卻之。後入胡公幕、止服高麗布袍褂。高麗布絲爲經、木棉爲緯、簇簇有皺紋、如蠶殼然、今久不見矣。時幕風樸素、重裘尚少、皀衣表亦未嘗有紅青色也。己卯、庚辰間、或衣反裘馬褂、羣耳目之。己卯、胡公贈余灰鼠褂、辛巳、孫師贈余羊皮袍、余始得重裘、然皆盛服、非敢常服也。戊子、叨鄉薦、製山羊皮袍褂、爲公車之飾、其餘緜夾衣、無紅青褂。都門以元青爲素色、見大人先生、則假紅青褂於沈青齋。青齋亦無他製、亙友易衣而出。至今感同袍雅誼。所見孝廉、反裘

者十不得一二。迨乙未、則無不反裘者。宦途服飾之華，亦始於戊子、己丑，至是益麗。吾鄉素號簡質，二十年來亦俱絢爛。今則賓朋讌集，冬皆反裘，夏皆紗羅，以羊皮、山羊皮爲不足齒數，葛不經見。甚至婦人女子，十有六七亦衣裘衣羽毛緞矣。

嘉慶元年丙辰，六十七歲。正月初一日，右體略能動移。初七日，口授培、壕作家書寄繼坊，勉其力學自樹立。遇合有命，愼毋躁進，爲識者所鄙。初八、初九日，大風雨雪，奇寒，擁重縣不溫者三日。自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夢人邀余同行，至曠野，有宮殿金碧巍

峩、闥中扉、闢東西二門。余朝珠補褂入。有頎而髯者亦朝珠補褂、衣蟒袍、先在東門、語余曰、何不衣蟒。余亦衣蟒、從西門入。兩廡外大樹甚多、有縶於樹者。至階、階甚峻。一人下階、持帨拭余面、余不自知面目何等。視髯者、則猙獰改觀、而請東階。余自西階上、一紅緯帽、青袍、如吏人狀、導余入中堂面南坐者鬚眉皆白、紗帽鋭兩翅、上綴明珠無數、光彩照人。衣紅繡蟒吏贊、余揖、面南者出位答揖、謂余曰、積案煩君清理。遂令僉坐西北隅、與面南者同几。吏奉冊設余前、即有數鬼卒引四向余跪。余

依冊鞫問，頃刻便了數事。每夜睫復往案事，故睡時多醒時少，凡十餘日。正案事閒，一婦捧帛向面南者跪。帛有朱書數行，稱告汪輝祖。余悚然起立。婦自言爲秀水虞氏，因許某調戲捐軀，余不爲抵。余一一剖辨。面南者顧余曰，君不差。婦又言，奪辨他人事，是私也。余又辨，面南者復曰，君不差。遂舉筆書數字還婦，婦稽顙去。凡所案事，開睫輒忘，獨此事醒猶了了。蓋辛巳年在秀水辦許天若案也。殆余切己事神，故牖其衷以示戒歟。先是十月閒，史邨有念佛媼，夢余與數官人同坐。一少婦指名

告余、議余於婦人有枉。疑即此事、不知何以遲至正月方入余夢。又數日、案事畢、面南者起語余曰、君速歸、不再煩矣。送余出堂。余行至階、則風雨驟作、天墨色。欲再入、堂吏不可、促余下階出門。外吏入紅日當天。又一人伴余行數里、風波震蕩、帆檣錯雜。其人推余下舟、余即醒。自此醒多睡少矣。蓋正月十四日也。案事時、旁止一吏、他無侍從。面南者體極尊貴、不置一詞、余亦未嘗刑鞫若人世秋讞然。二月初一日、請西席於翬垣保延代筆作家書、又口授翬垣書遺屬寄繼坊。萬一不諱、本日斂、

三日畢喪，不得虛文飾觀聽。他年祭掃，婦女不得上冢。初五日，足能伸縮，右臂亦漸可舒展。當余病劇，候病者多慮不起，及是方來相慶也。然輾側眠起、飲食、溲溺、抑搔，皆非人不可。培、壕兩兒數月奉事甚謹，余習而安焉，因於公書中酌賞以犒其勞。培兒喜讀經考古，給通志堂經解全部、通典、通志、通考各一部。壕兒喜雜覽，給說郛一部，令各自收藏檢閱，不入公書數內。屬穀膛錄附書目序後。聞督學試甯波，乃命繼培治舉業，專責繼壕侍病。往歲乙亥，余館常州，從駱炳文先生讀律。先生年七

十三、子年纔十二、從余問學。余以先生得子晚、先生曰、此眞吾兒也。吾年二十有室、使一二年間得子、今已五十餘、人事牽涉、豈復能在吾膝下、吾卽病且死、亦無繫輕重。此兒尙不及二十、必戀我哭必哀。故曰此眞吾兒。余以先生言過激、今閱事久、乃知確有所見也。四月、繼坊之京師、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得繼坊書、知試後卽歸甚慰。命繼壕編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總目十卷成、分編一百六十卷。得姓名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同姓名者四萬二三千有奇。存疑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八卷。培、壕兩

兒分纂逸姓同名錄一卷、字同名錄一卷、名字相同錄一卷。倩友人繕稾。後人如能付雕、即以目存公書酬之。是時扶杖能舉步、右足麻輭如故、右臂甚痛。醫師重用黃耆、令以薏苡爲小食。寓長沙、甯遠人來問疾、率以薏米相贈、積至二石餘。余以民情可念、捆載而歸、不常服、至是日服數次、益感甯遠人之待余厚也。來茂才渭濱稽言御史錢南園先生卒於位。余去湖南不四五年、而曩所知契之上官無一存者、良可慨也。長夏無事、培塿檢故篋、得舊作詩文雜稾、請余編定。余學殖荒落、詩文

無師法。詩自庚午至庚辰，曾編紀年草十八卷，刻獨吟草一卷。庚寅有題衫集二卷，辛卯至辛丑有辛辛草四卷，丙午有岫雲初稾二一卷。辛巳至庚寅，壬寅至乙巳俱零散失編，丁未至辛亥楚中雜詠亦未編定。壬子歸田，更寥寥矣。詩餘則訥愁符詞草二卷，皆丙寅至己巳少作，不能協律，後不復爲綺語。文則龍莊四六稾二一卷，皆代人應酬之作，自爲亦復無多。乙未以後始學爲散古文，未合作者法度。所專攻者八股文，而揣摩場屋，不免勦襲雷同，所存者不過數十篇。策抬十卷，多拾前人唾餘，絕

少心得。選録者有駢體鈔存八卷、詞律選鈔四卷
二十一二歲手錄、皆兔園册耳。所錄正史總目、閒
有校訂、編史姓時爲之。其已刻者史姓韻編、諸書、
分錄歷年之後。余意文以載道、無關懲勸、偶然適
性陶情、贈答紀事、皆可不錄、無庸爲棗梨禍也。丁
丑、借胡公辦理船差、作舟見錄一卷、自第一號沙
飛至小划船共七十餘種、詳記名目、制度可資考
訂。不知何人攫去、念之悵然。余舊僻處東鄉、足跡
不入城市、所知契者惟族兄茂才克標鉁、上舍佐
荆士湘、族子處士昌年永祚、介甫永禎、上舍星旋

辰

今克標兄與昌年、介甫星旋相繼歸道山、佐荊兄亦衰老、歲不過三四聚首而已。邑中鄭世兄貢生覲瞻王賓外、素罕交遊。自省試始交於體乾、上公車先後交來江皐王穀塍、今卜居城南、過從漸夥。如榮貢生雲白英孝友誠篤、胸無城府、何孝廉葭汀其葵工賦多才、通達事理、丁茂才昂若仲舉尺步繩趨、精心勁氣、徐中翰古梅國楠明通爽直、議論端純、湯解元敦山金釗歛才篤志、內朗外凝、皆盛年豪俊、他時樹立、未可限量。病中垂問、氣誼肫然、惟恐其去。樂莫樂兮新相知、其數君之謂乎。

讀邸鈔、京師每小錢五文直制錢一文、蓋於行使之間寓禁止之權。浙省尚未通行、官非不禁、而民間小錢愈熾。每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七八九十文、市肆交易竟有作錢一千一百三四十至七八十者、杭州尤甚。銀價因之日減、蓋錢肆易錢、價無一定、自鷙眼以至制錢凡數等、雜小錢者曰時錢、其稍淨者曰鄉貨錢、純制錢者曰典錢。以銀易錢、相錢議價、錢既參錯、用者不便、乃計所易之錢折受番銀、故番銀之價昂於庫銀。余年四十歲以前、尚無番鏹之名、有商人自閩粵攜回者、號稱洋錢、

市中不甚行也。唯聘婚者取其飾觀，酌用無多，價略與市銀相等。今錢法不能畫一，而使番銀之用廣於庫銀、小錢之利數倍制錢，不知其流安極。番銀又稱洋銀，名亦不一，曰雙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潔，曰小花，曰大戳，曰爛版，曰蘇版，價亦大有低昂。作僞滋起，甚至物所罕見，輒以洋名。陶之銅胎者爲洋甆，縣之塡金者爲洋漆，松之鍼小本矮者爲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爲洋菊，以及洋罽、洋錦、洋綺、洋布、洋銅、洋米之類，不可僂指，其價皆視直省土産較昂。毋亦鄭聲亂雅之弊歟。作昔

有詩二章示培、壉兩兒。昔有兩閒屋、晨昕西夕照。長夏苦炎威、炊煙雜茶竈。我依二母居、一經課後效。牀前書几陳、蚊蚋常繚繞。攤書紡車旁、形影互相弔。庭闈樂復樂、寬窄那計較。郎今擴新居、高爽向南曜。雖殊廣廈觀、幸免偪仄誚。是處可延佇、堂謠隨所到。誰云熱難避、廢書日坐嘯。古賢容膝安、努力事讐校。昔有一束書、無多手澤在。雒誦功易羅、文章溯流派。一額偶借人、何處得津逮。勤勤勉期鈔、脘脫敢云懲。一隅以三反、周行問向背。揣摩尚且精、倖邀葑菲采。郎今萬牙籤、經史頗萃薈。餘力羅百家、編輯及細碎。愛博情轉疏、讀多不求解。譬如寶山回、空手徒自慨。古賢惜分陰、青春可能再。

六月、酷暑。余畏熱煩悶、家人言誤美堂靜涼可憇。余曰、此堂上奉先靈、藏書籍、下嵌石刻、庋書版。余有約、册許子孫爲書塾、爲客寢、非祭祀不得輕到、余何敢自開其端、貽後人口實。誤

亾友於體乾墓誌銘。倪孝廉南崗名皐求曾祖伯興公家傳、諾二年、屬稾寄之。晃亭先生去夏以全浙詩話屬序、既病、再四敦迫、爲譔書後一篇。山陰朱節婦賛、節婦、孫甥繼英姑也、應其請爲之。桐鄉施上舍憲祖乞節母詩、作五言古、屬鮑以文轉致。塤望海潮一闋、題丁昂若觀潮圖小照、皆口授、壕兒代繕。文逋俱償、不復更事應酬矣。二十一日、繼坊自京師還里。酌定曾大父以來城鄉祭規、命繼坊手錄、其序則令孫甥繼英代繕、寄墉、[illegible]京寓。余少羸多病、生三歲始能行。年十五、行不二三百

步，腹輒下墜，足腫，筋凸於膚，骨見衣表。每飯不過一盂，不能食肉，日恃藥以生。兼丁家變，撲捉是懼，兩母愛護，如燭當風，惴惴恐不育，旁人皆以爲必難成立。既娶婦，外舅嘗謂汪郎恐不及三十。惟鄭叉亭師爲吾母慰解曰，此子作事有恆，且知惜福，必能永年，無慮。比游幕爲養，歲必病，或二三次、四五次不等。年三十，病大劇，幾無生理。是時家四壁立，膝下止一女，無可爲生，亦無可爲嗣，屬吾婦爲女擇人童養，事終。兩母天年，黄泉相見，吾母夢先人有啚垃圾之語，垂絕得甦，飯可二三盂，精神

漸覺强固、終年不病、步履亦康、可行四五里。然九月至四月夜寢、兩膝尚不能舒也。至年四十六、十月閲寢、覺膝灣微汗、伸縮自然、從此日健、能耐勞勤。我汪氏始祖遷蕭以來、傳世二十、歷六百餘年、未有科第。余以膚學、開先、衰齡入仕、獲免大戾。歸田數載、課子讀書、婚娶皆完、孫男林立、芋羹豆飯、夏葛冬裘、差免飢寒、不勞奔走。回念孤寒陳迹、過分多多。薄植粗材、所向如意、先人積慶、鍾於一身。去臘患風頗重、復得從容調治、迄於今兹、可不謂重微天幸歟。先是正月、恭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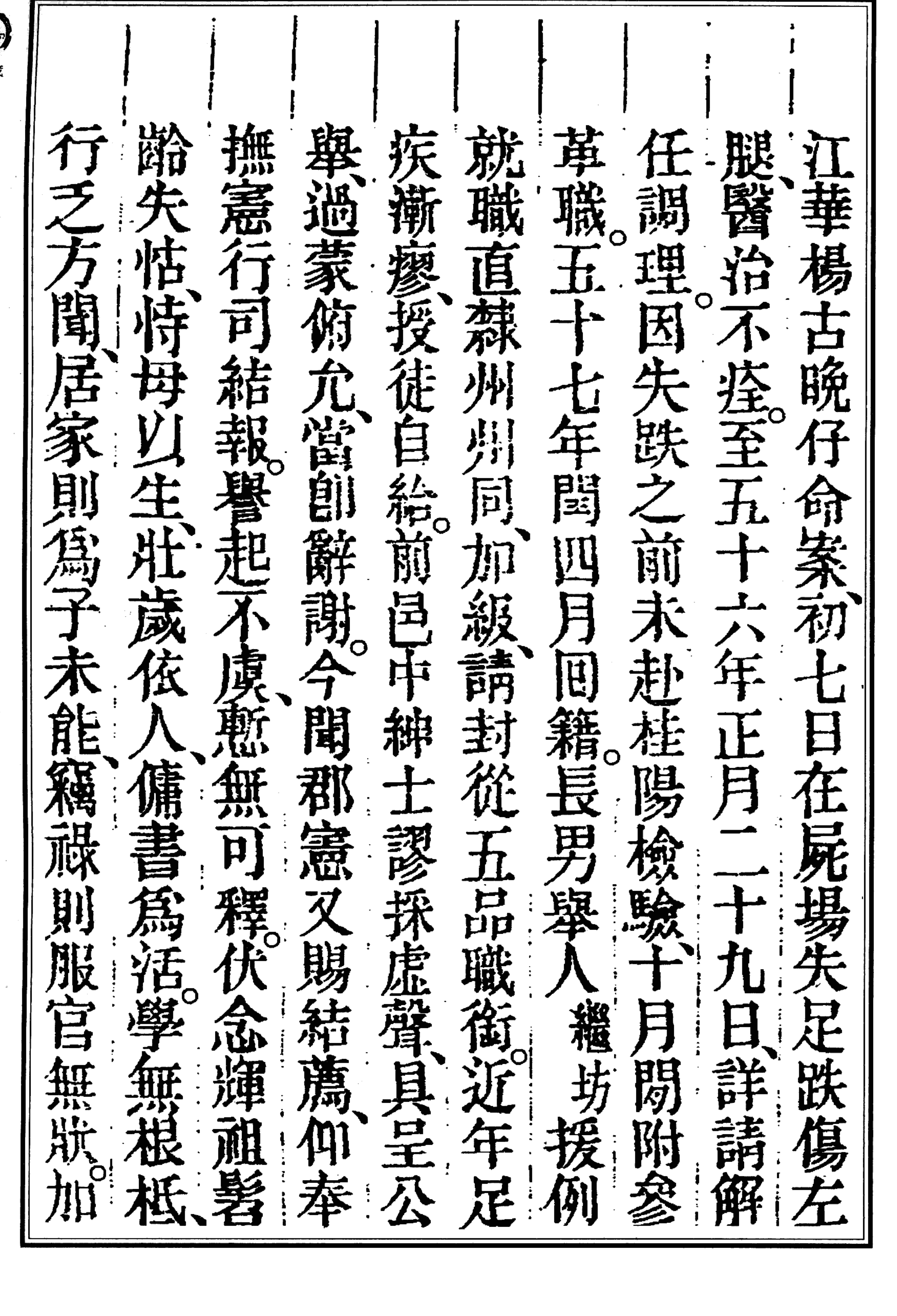
恩詔、飭府州縣衞舉孝廉方正。三月、邑人士具余名公舉、兩學師海甯俞公澉園超、蘭谿諸葛公鈞堂謌核報縣尊、桐城方公春池于泗兩顧敝廬、道款致書、辭曰、日前屢枉旌旗、未克摳迎。小兒傳述面諭、將以輝祖充薦舉之數、聞命惶恐、背汗交流。伏念輝祖早歲日孤、寄身賓幕、垂衰筮仕、終掛彈章。草士餘生、幸延喘息、授徒自給、等於蒙師。此古人所謂德不修而行不著於時、道不充而材不適於用者、未知執事何所取之。且聖人有譽、必有所試。輝祖受治未久、親炙未深、無寸長自見於左右、未知



執事何所信之。

熙朝盛典、斷不當以無可取錄、不足徵信之人濫膺薦牘。況舉主重任也、與受舉者相爲終始。輝祖儻不自揣、忝荷齒芬、將來不肖之身設有瑕玷、則所以負執事知人之明者甚鉅、自累累人、辱莫大焉。故菲材冒濫、輝祖分不敢居、在貢舉非人、執事義宜自重。知己之言、感深膈腑、過情之譽、愧怵夢魂。用敢倚枕口授、命小兒莊書、賫送臺端、敬辭台命。已而縣尊具結核詳、府尊郟縣高公杭山三畏加結看轉。至是督學儀徵阮芸臺先生元諮示兩

母雙節五言古詩、由本學師轉頒。詩中牽綴輝祖
薦舉事云、
龍飛在丙辰、興廉復舉孝。我爲風化司、咨詢徧學校。既
無左雄試、恐致別居誚。安得蠹如君、舉以答
明詔。恧然無似、即具稟致謝、仍出學師轉呈。撫軍吉
公批准縣詳、行藩司結報。六月二十八日、呈縣詳
辭、呈曰、爲　曠典不敢濫邀、乞賜詳銷事。伏查乾
隆五十五年輝祖於署道州任內、十月初六日奉
臬憲委赴桂陽縣檢驗何劉氏母子四命一案、闗
查鄰境諳練仵作未到。十二月初五日、公出代驗



江華楊古晚仔命案、初七日在屍場失足跌傷左腿、醫治不痊。至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詳請解任調理。因失跌之前未赴桂陽檢驗、十月間附參革職。五十七年閏四月回籍。長男舉人繼坊援例就職直隸州州同、加級、請封從五品職銜。近年足疾漸瘳、授徒自給。前邑中紳士謬採虛聲、具呈公舉、過蒙俯允、當即辭謝。今聞郡憲又賜結薦、仰奉撫憲行司結報。譽起不虞、慚無可釋。伏念煇祖髫齡失怙、恃母以生、壯歲依人傭書爲活。學無根柢、行乏方聞、居家則爲子未能、竊祿則服官無狀。加

以曠聾將及，衰病相尋，自賦閑居，惟課功於佔畢，比嬰末疾，難徵效於耆耈。榮鄉里以封銜，衣冠黍列；冀階梯於進用，才識慚虚。聞薦牘之聯翩，撫私衷而歉仄。欣逢

盛典，敢希褒異之名；伏處衡廬，自樂涵濡之化。用敢瀝誠上瀆，攄悃叩辭。伏乞鑒詳，轉請銷案，庶名器不假，羣材欽相士之公，而奬勵有眞，

特詔收得人之效矣。

病榻夢痕録卷下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0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98
页数=898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11
SS号=12365607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0.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